

## 苏轼文集卷五十三

### 尺牋

与钱济明十六首 以下俱赴定州

某启。别后至今，遂不上问，想察其家私忧患也。远辱专使惠书，且审侍奉起居康胜，感慰兼集。老妻奄忽，遂已半年，衰病岂复以此汨缠。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之不免。重烦慰谕，铭佩何言。然公亦自有爱女之戚而不知，奉疏后时，惭负不已。出守中山，谓有缓带之乐，而边政颓坏，不堪开眼，颇费锄治。近日逃军衰止，盗贼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极有助。闻两浙连熟，呻吟疮痍，遂一洗矣。何时会合，临书惘惘。惟倍加爱啬，以副所愿。

## 二

寄惠洞庭珍苞，穷塞所不识，分饷将吏，并戴佳贶也。无以为报，亲书《松醪》一赋为信，想发一笑也。近得单季隐书云：公有一痢药方，极神奇。某长孙有此疾，多年不痊，可见传否？如许，望递中示及。

## 三

某启。久不奉书，盖无便，亦懈怠之故，未深讶否？比日起居何如？某与贱累如昔，曾托施宣德附书及《遗教经》跋尾，必达也。吴江宦况如何？僚佐有佳士否？垂虹闻已复旧，信否？旅寓，不觉岁复尽。江上久居益可乐，但终未有少田，生事漂游无根尔。儿子明年二月赴德兴，人口渐少，当稍息肩。余无可虑。会合何时，万万自爱。不宣。因便往三衢，奉启。

## 四 以下俱惠州

某启。专人远辱书，存问加厚，感悚无已。比日，郡事余暇，起居何如？某到贬所，阖门省愆之外，无一事也。瘴乡风土，不问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

殊畏之。唯绝嗜欲、节饮食，可以不死，此言已书之绅矣。余则信命而已。近来亲旧书问已绝，理势应尔。济明独加于旧，高义凛然，固出天资。但愧不肖，何以得此？会合无期，临纸怆恨，惟祝倍万保重。不宣。

## 五

某启。近在吴子野处领来教，尚稽答谢，悚息之至。远蒙差人，固佩荷契义矣，而卓契顺者，又可奇也。无以答其意，与写数纸，公可取一阅也。寄惠白术，极所欲得也。笺格甚高，想见风裁。回信唯有紫团参一板，疑可以奉亲故，不以微鲜为愧也。两儿子曾拜见否？凡百想有以训之。幼子过相随，甚干事，且不废学。蒙令子惠书，回答简率，一一封内，必不罪也。岭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香酒法，酿成不减王晋卿家碧香，亦谪居一喜事也。有一颂，亲作小字录呈。勿示人，千万！千万！

## 六 以下俱北归

某启。去年海南得所寄异士太清中丹一丸，即时服之，下丹田休休焉。数日后，又得迨赍来手书。今又领教诲及近诗数纸，高妙绝俗，想见谪居以来，探

道著书，云升川增，可慕可畏，可叹可贺也。及录示训词，悔以所不及，此曾子所谓爱人以德者，敬遵用不敢忘。幸甚！幸甚！

## 七

某启。忽闻公有闺门之戚，悲惋不已。贤淑令人久同忧患，乍失内助，哀痛何堪！人生此苦，十人而九，结发偕老，殆无而仅有也。惟深照痛遣，勿留胸次。令子哀疚难堪，惟当勉为亲庭节哀摧慕。本欲作慰疏，适旅中有少纷冗，灯下倦怠，不能及也。千万恕察。某若居住常，即自与公相聚；若常不可居，亦须到润与程德孺相见。公若枉驾一至金山，又幸也。

## 八

某启。人来，领手教及二诗，乃信北归灾退，并获此佳宠，幸甚！幸甚！又知诗人穷而后工，然诗语明练，无衰惫气，如季札者听之，亦有以知君之晚节也。比日起居佳胜。某此去不住滞，然风水难必期，公闲居难以远涉，须某到真遣人奉约，与德孺同来金山，乃幸也。所怀未易尽言，并俟面陈。余惟万万自重。

## 九

某启。得来书，乃知廖明略复官，参寥落发，张嘉父春秋博士，皆一时庆幸，独吾济明尚未，何也？想必在旦夕。因见参寥复服，恨定慧钦老早世，然彼视世梦幻，安以复服为？闻儿子迨道其化于寿州时，甚奇特，想闻其详。乃知小人能坏其衣服尔。至于其不可坏者，乃当缘厄而愈胜也。旧有诗八首寄之，已写付卓契顺，临发，乃取而焚之，盖亦知其必厄于此等也。今录呈济明，可为写于旧居，亦挂剑徐君之墓也。钦诗乃极佳，寻本未获。有法嗣否？当载之其语录中。契顺又不知安在矣，吾济明刻舟求剑，皆可笑者也。

## 十

某已到虔州，二月十间方离此。此行决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僦可典买者否？如无可居，即欲往真州、舒州，皆可。如闻常之东门外，有裴氏宅出卖，虔守霍子侔大夫言。告公令一干事人与问当，若果可居，为问其直几何，度力所及，即径往议之。俟至金陵，别遣人咨禀也。若遂此事，与公杖屨往来，乐

此余年，践《哀词》中始愿也。张嘉父今安在？想日益不止。途中闻秦少游奄忽，为天下惜此人物，哀痛至今。闻鲁直、无咎皆起，而公独为獠子所啮，尚栖迟田间。圣主天纵，幽鄙毕照，公岂久废者？惟万万宽中自爱。

## 十 一

示谕孙君宅子，甚感其厚意，且为多谢上元令侄，行见之矣。王、范二君处，皆当力言也。刘道人若能同济明来会，深所望。未敢奉书，且为致此意。裴家宅子果如何？

## 十 二

居常之计，本已定矣，为子由书来，苦劝归许，以此胸中殊未定，当俟面议决之。

## 十 三

某启。蒙示谕，昨日所得过矣。思无邪，吾子自有，老拙何为者。神药希代之宝，理贯幽明，未敢轻议，少留谛观，俟从者见临，乃面论也。

## 十四

妙啜见分，幸甚。所问已得其端，通缓颊否？不倦，日例见顾为望。

## 十五

家有黄筌画龙，拔起两山间，阴威凜然。旧作郡时，常以祈雨有应，今夕具香烛试祷之。济明虽家居，必不废闵雨意，可来燔一炷香否？旧所藏画，今正曝凉之，只今来闲看否？

## 十六

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困惫之甚。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已令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庄生云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如此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杨评事谩与一来亦佳，到此，诸亲知所饷无一留者，独拜蒸作之馈，切望止此而已。

## 答廖明略二首 以下俱北归

远去左右，俯仰十年，相与更此百罹，非复人事，置之，勿污笔墨可也。所幸平安，复见天日。彼数子者，何辜独先朝露，吾侪皆可庆，宁复戚戚于既往哉！公议皎然，荣辱竟安在？其余梦幻去来，何啻蚊虻之过目前也！矧公才学过人远甚，虽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节功名，直恐不免尔。老朽欲屏归田里，犹或得见，蜂蚁之微，寻已变灭，终不足道。区区爱仰，念有以广公之意者，切欲作启事上答，冗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 二

衰陋之甚，惟有归田杜门面壁，更无余事。示谕极过当，读之悚汗。毗陵异政，谣颂蔼然，至今不忘。为民除秽，以至蚕尾，吴越户知之，此非特儿子能言也。圣主明如日月，行遂展庆，众论如此。目昏不能多书，悚怍不已。

与陈伯修五首 以下俱杭州

辱书，承孝履如宜。日月如昨，奄换新岁，追慕摧怛，愈远无及，奈何。未缘面慰，伏冀简哀自重。不宣。

二

盐官尉以阻节诉灾，致邑民纷然喧讼，不得不问。然已州罚讫，奏知而已。承谕及，幸悉！幸悉！

三 以下俱惠州

某启。久不通问，愧仰深矣。远辱专使手书，眷念之重，不减畴昔，幸甚！幸甚！比日履兹暑溽，起居佳胜。始闻出使畿甸，旋又移守解梁。伯修平生厄滞，得丧毫末，本不足云，但恨材用不展，有孤天授。今兹小试，已恨迟暮，惟勉之一日千里，副士友之望也。秋热，万万以时保重。不宣。

## 四

某谪居粗遣筠州时，得书甚安。长子已授仁化令，今挈家来矣。某以买地结茅，为终焉之计，独未罄墓尔。行亦当作杜门绝念，犹治少饮食，欲于适口。近又丧一庖婢，乃悟此事亦有分定，遂不复择。脱粟连毛，遇辄尽之尔。惠示佳茗，极感厚意，然亦安所施之。扇子极妙，奉养村陋，凡百不能称也。佩公高义，不忘于心。千里劳人，以致口腹之养，甚非所安也。

## 五

某近日甚能剖心省事，不独省外事也，几于寂然无念矣。所谓诗文之类，皆不复经心，亦自不能措辞矣。辱示清风堂石刻，幸得荣观，仍传之好事以为美谈。然竟无一字少答来贶，公见知之深，必识鄙意也。新居在一峰上，父老云，古白鹤观基也。下临大江，见数百里间。柳子厚云：“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丘也欤？”只此便是东坡新文也。谭文之，南方之瑚璉杞梓也，恨老尔，颇相欢否？毛泽民高文，恨知之者少，公能援达之乎？徐得之书信已领，当递中答谢也。

## 答陈履常二首 以下俱密州

吴中屡得瞻见，时以余弃，洗濯蒙鄙，别来仰仗日深。递中首辱教尺，感服良厚，即日履兹酷暑，起居何如？贵眷令子各佳胜，披奉杳然，临纸怅惘，惟冀为时调护。

## 二

远承寄贶诗刻，读之洒然，如闻玉音，何幸获此荣观。不独以见作者之格，且足以知风政之多暇，而高躅之难继也。辄和《光禄庵二绝》，聊以寄钦羨之怀，一笑投之可也。所须接骨丹方，谨录呈。高密连年旱蝗，应副朔方百须，纷然疲薶，日俟汰逐。企仰仙馆，如在云汉矣。因风，不吝诲字。

## 与鲜于子骏三首 以下俱密州

久不奉状，方深愧悚。递中，伏辱手教，并新文石刻等，疾读，喜快无量。即辰起居佳否？公文学德度，宜在朝廷，久此外远何也？然闻一路蒙被仁政，不尔，吏民皆在倒悬中也。况乡井坟墓在焉，计居之

甚以为乐。某到郡正一年，诸况粗遣，岁凶民贫，力所无如之何者多矣。然在己者未尝敢行所愧也，如此而已。忝厚眷，故及。未缘瞻奉，惟冀以时自重。不宣。

## 二

忝厚眷，不敢用启状，必不深讶。所惠诗文，皆萧然有远古风味。然此风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则疏矣。但时独于闲处开看，未尝以示人，盖知爱之者绝少也。所索拙诗，岂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

## 三

故人刘格，字道纯，故友刘恕道原之亲弟，读书强记辨博，文词粲然可观，而立节强鲠，吏事亦健，君实颇知之，余人未识也。欲告子骏与一差遣，收置门下，公若可以踏逐辟召，幸先之，敢保称职也。旦夕归南康军待阙，公若有以处之，他必愿就也。某非

私之也，为时惜才也。

与欧阳仲纯五首 以下俱徐州

去岁城东，屡获陪从，蒙益既多，乐亦无量。既别，日苦贱事，不克驰问，惭负不可言。即日起居何如？见报，除审簿，信否？殊不知。即日从者所在，徒有仰咏。某蒙庇粗遣，彭门本无一事，足以藏拙。河水一至，事无不有，中间几殆者数矣。必亦闻之。今方稍安，而夏秋之患未可量，盖命穷所至感召，此何时复得一笑之乐也。近诗数首，聊以破颜。余寒，万万以时自重。

二

伯仲、叔弼昆仲，各计安胜。杨掾行速，未及拜书，乞道下息。子由在南都，时得书，无恙。彭城最处下流，水患甲于东北。奏乞钱与夫为夏秋之备，数章皆不报。曹河若可塞，固大善，不尔，仓卒之间，不免调急夫使系省钱，岂暇复禀命乎？所费必多，而为备不如先事之精也。人微言轻，信命而已。仲纯知我之深者，聊复及之。

三

去春寄舍国门，屡辱临顾，喜慰无量。别来逾年，奔走俗状，未尝通问，瞻企徒深。即日履此烦暑，起居何如，眷爱各安否？传闻车马已到宛丘，相去甚近，书问自此可时相及矣。千万顺时珍重。

四

崔度者，顷年在陈，与之甚熟。今作过海之行，妻子仍在陈学，幸略与垂顾。

五

伯仲兄闻监西岸，已视事未？叔弼近托孙元忠附书季默，今安在？因风无惜惠问。宛丘谁与往还，有可与语者否？

与眉守黎希声三首 以下俱徐州

倾向已久，展奉无由。窃计比日履兹酷暑，起居

佳胜。某占籍部中，不获俯伏门下，一修桑梓之仪，瞻望铃斋，岂胜怀仰。伏惟顺时为民自爱。

## 二

去岁王秀才西归，奉状必达，即日远想起居住佳胜。承朝廷俯徇民欲，有旨借留，虽滞留高步，士论未厌，而乡闾之庆，特以自私而已。然山水之秀，园亭之胜，士人之众多，食物之便美，计公亦自乐之忘归也。某久去坟墓，贪禄忘家，念之辄面热，但差使南北，不敢自择尔，何时复得一笑为乐？尚冀为时自重。

## 三

向自密将赴河中，至陈桥，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以儿子娶妇，暂留城东景仁园中。旦夕自汴东去，逾远风问，可胜怅然。坟墓每烦戒敕，惟增感噎。堂兄欲葬祖坟，为诸房众多，某既不敢果决，恐众意难允也，乞知之。

## 与张嘉父七首

某启。都下纷纷，不遂款奉，别来思渴深矣。比

日起居何如？某凡百粗遣，汝阴僻陋，但一味闲，真衰病所乐也。合会未期，千万保重。不宣。

二

某启。今日与嘉父道别，浩然笑仆醉后草书，虽不通他心，信手乱书，亦有祸福也。公少年高才，不患不达，但志于存养，孟子所谓“心勿忘勿助长”者，此当铭之座右。世人学道，非助长也，则忘而已矣。仆少时曾作《杂说》一首送叔毅，其首云“曷尝观于富人之稼者”是也，愿一阅之。承过听，见语甚重，不敢不尽。

三

某启，君为狱吏，人命至重，愿深加意。大寒大暑，囚人求死不获；及病者多，为吏卒所不视，有非病而致死者。仆为郡守，未尝不躬亲按视。若能留意于此，远到之福也。

四

某启。君年少气盛，但愿积学，不忧无人知。譬

如农夫，是穠是睮，虽有饥馑，必有丰年。敢以为赠。

## 五

某启。公文章自己得之于心，应之于手矣。譬之百货，自有定价，岂小子区区所能贵贱哉？“潜虽伏矣，亦孔之章。”足下虽欲不闻于人，不可得。愿自信不疑而已。

## 六

某启。借示赋论诸文，遂得厌观，殊发老思。西汉一首尤精确。文帝不诛七国，世未有知其说者，独张安道尝言之于神考，其疏，人亦莫之见也。今公所论，若合符节，非学识至到，不能及此。仰钦！仰钦！

## 七 惠州

某启。久不奉书，过辱不遗，远枉教尺，且审起居佳胜，感慰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谕治《春秋》学，此儒者本务，又何疑焉。然此书自有妙用，学者罕能领会，多求之绳约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细缴绕，竟亦何用。惟丘明识其妙用，然不肯尽谈，微见端兆，

欲使学者自求之，故仆以为难，未敢轻论也。凡人为文，至老多有所悔，仆尝悔其少作矣；若著成一家之言，则不容有所悔。当且博观而约取，如富人之筑大第，储其材用，既足而后成之，然后为得也。愚意如此，不知是否？夜寒，笔冻眼昏，不罪！不罪！春首，惟千万自重。不宣。

与陈季常十六首 以下俱黄州

某启。昨日人还，拜书，想已达。今日见马铺报，公择二十一日入光州界，计今已在光。辄于太守处借人持书约会于岐亭。某决用初一日早离州，初二日晚必造门，此会殆为希有。然第一请公勿杀物命，更与公择一简邀之，尤妙。人速，不尽所怀。恕之。不宣。

二

早来宿酒殊昏倦，得佳篇一洗，幸甚。昨日醉中口占，忘之矣。写一首为笑。

三

近因往螺师店看田，既至境上，潘尉与庞医来相

会。因视臂肿，云非风气，乃药石毒也。非针去之，恐作疮乃已。遂相率往麻桥庞家，住数日，针疗。寻如其言，得愈矣。归家，领所惠书及药，并荷忧爱之深至，仍审比来起居住安。曾青老翁须《传灯录》，皆已领，一一感佩。《五代史》亦收得。所看田乃不甚佳，且罢之。蕲水溪山，乃尔秀邃耶？庞医熟接之，乃奇士。知新屋近撰《本草尔雅》（谓一物而多名也。）见刘颂具说，深欲走观。近得公择书云，四月中乃到此。想季常未遽北行，当与之偕往耳。非久，太守处借人遣赍家传去，别细奉书。

## 四

柴炭已领，感怍！感怍！东坡昨日立木，殊耿耿也。

## 五

王家人力来，及专人，并获二緘。及承雄篇赞咏，异梦证成仙果，甚喜幸也。某虽窃食灵芝，而君为国铸造，药力纵在君前，阴功必在君后也。呵呵。但累书听流言以诬平人，不得无折损也。悬弧之日，请一书示谕，当作贺诗，切祝！切祝！比日起居住否？何

日决可一游郡城？企望日深矣。临皋虽有一室，可憩从者，但西日可畏。承天极相近，或门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后相度。未间，万万以时自重。

## 六

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记》索隐、正义。如许，告季常为带来。季常未尝为王公屈，今乃特欲为我入州，州中士大夫闻之耸然，使不肖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驾否？春瓮但不惜，不须更为遗恨也。

## 七

郑巡检到，领手教。具审到家尊履康胜，羈孤结恋之怀，至今未平也。数日前，率然与道源过江，游寒溪西山，奇胜殆过于所闻。独以坐无狂先生，为深憾耳。呵呵。示谕武昌田，曲尽利害，非老成人，吾岂得闻此。送还人诸物已领。《易》义须更半年功夫练之，乃可出。想秋末相见，必得拜呈也。近得李长吉二诗，录去，幸秘之。目疾必已差，茂木清阴，自可愈此。余惟万万顺时自重。

## 八

示谕武昌一策，不劳营为，坐减半费，此真上策也。然某所虑，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饰，云擅去安置所而居，于别路传闻京师，非细事也。虽复往来无常，然多言者何所不至？若大霈之后，恩旨稍宽，或可图此，更希为深虑之，仍且密之为上。

## 九

稍不奉书，渴仰殊深。辱书，承起居佳胜。新居渐毕工，甚慰想望。数日得君字韵诗，茫然不知醉中拜书道何等语也。老媳妇云“一绝乞秀英君”，大为愧悚，真所谓醉时是醒时语也。蒙不深罪，甚幸。

虽知来篇非实语，犹且收执，庶几万一。莫更要写脊记否？呵呵。柳簿云某奉讶者，不知得之于谁，安有此理。来书雄冠之语，亦无人见。但有答柳二书云，陈季常要写脊记，欲与写云。文武案寮，常居禄位，亦如与季常书作戏耳，何名为讶哉！想公必不以介意，不答最妙。日夜望季常入州，但可惜公择将至，若不争数日，而吾三人者不一相聚剧饮数日，为可惜耳。有人往舒，五七日必回，可见其的。若不来，续

以书布闻。茶臼更留作样几日。近者新阅甚多，篇篇皆奇。迟公来此，口以传授。余惟万万自爱。

## 十

叠辱来贶，且喜尊体已全康复。然不受尽言，遂欲闻公，何也？公养生之效，岁有成绩，今又示病弥月，虽使皋陶听之，未易平反。公之养生，正如小子之圆觉，可谓“害脚法师鹦鹉禅，五通气球黄门妾”也。至禱。

## 十一

孙巨源之侄，甚佳士，兼甚仰盛德，云当去请见。某告以季常不蓄乌巾十余年矣，又不欲便裹帽奉谒，他必自去见公也。镇中得一好官人，亦非细事。叔宣书已附去。西方多事，此君却了得，莫遂奋起否？见报，赵二罢相州取勘，他称病乞不下狱，不知为何事，私甚忧之，公闻其详否？又报舒宣乞郡。闲知之。

## 十二

侯马铺行，奉书未达。间领来海，具审起居住胜，

至慰！至慰！答京洛书，过当！过当！此何足称。先生笃于风义，至自割瘦胫以啖我，可谓至矣。然以化不为鹭鸯者，则恐未能也。彼不相知者，视仆之饥饱，如观越人之肥瘠耳，虽象亦未易化也。乡谚有云“缺口镊子”者，公识之乎？想当拊掌绝倒。知过节入州，甚幸。未间，万万自重。缺口镊子者，取一毛不拔。恐未常闻，故及。

## 十 三

别后凡四辱书，一一领厚意。具审起居佳胜，为慰。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无碍睡，辄亦得之耳。公无多奈我何，呵呵。所要谢章寄去。闻车马早晚北来，恐此书到日，已在道矣。故不夙缕。

## 十 四

置中叠辱手示，并惠果羞，感愧增剧。《酒隐堂诗》，当涂中抒思，不敢草草作。公是大檀越，岂容复换牌也。一笑。

## 十 五 翰 林

某局事虽清简，而京辇之下，岂有闲人，不觉劫劫过日，劳而无补，颜发苍然，见必笑也。子由同省，日夕相对，此为厚幸。公小疾虽平，不可忽。“善言不离口，善药不离手。”此乃古人之要言，可书之座右也。药物有彼中难得须此干置者，千万不外。如闻公有意入京，不知几时可来，如得一会，何幸如之。柳一已在此，一访，值出，未见也。僦居在蒲池寺，去此稍远。数日颇有新事。左揆已出陈州，君实代之，蹇老知和州，授之庐签，余不能尽报去。刘莘老中丞旦夕授也，黄安中龙直知越州。静庵不管闲事，最妙！最妙！

## 十 六 惠 州

轼启。惠兵还，辱得季常手书累幅，审知近日尊候安胜。择、括等三凤毛皆安，为学日益，喜慰无量。轼罪大责薄，圣恩不赅，知幸念咎之外，了无丝发挂心，置之不足复道也。自当涂闻命，便遣骨肉还阳羨，独与幼子过及老云并二老婢共吾过岭。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虽蛮貊之邦

行矣。”岂欺我哉！自数年来，颇知内外丹要处。冒昧厚禄，负荷重寄，决无成理。自失官后，便觉三山跬步，云汉咫尺，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轻出入，老劣不烦过虑，决须幅巾草屨相从于林下也。亦莫遣人来，彼此须髯如戟，莫作儿女态也。在定日作《松醪赋》一首，今写寄择等，庶以发后生妙思，着鞭一跃，当撞破烟楼也。长子迈作吏，颇有父风。二子作诗骚殊胜，咄咄皆有跨灶之兴；想季常读此，捧腹绝倒也。今日游白水佛迹山，山上布水悬三十仞，雷轰电散，未易名状，大略如项羽破章邯时也。自山中归，得来书，灯下裁答，信笔而书，纸尽乃已。托郡中作皮筒送去。想黄人见轼书，必不沉坠也。子由在筠，极安。处此者，与轼无异也。书云，老躯极健，度去死远在。读之三复，喜可知也。吾侪但断却少年时无状一事，诚是。然他未及。子由近见人说，颜状如四十岁人，信此事不辜负人也。不宣。轼再拜。

### 答毛泽民七首 以下翰林

轼启。比日酷暑，不审起居何如？顷承示长笺及诗文一轴，日欲裁谢，因循至今，悚息。今时为文者至多，可喜者亦众，然求如足下闲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实少也。敬佩厚赐，不敢独飨，当出之知者。世

间唯名实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轼于黄鲁直、张文潜辈数子，特先识之耳。始诵其文，盖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称之，轼岂能为之轻重哉！非独轼如此，虽向之前辈，亦不过如此也，而况外物之进退。此在造物者，非轼事。辱见贶之重，不敢不尽。承不久出都，尚得一见否？

## 二

再辱示手教，伏审酷热起居清胜。见谕，某何敢当？徐思之，当不尔；非足下相期之远，某安得闻此言？感愧深矣。体中微不佳，奉答草草。

## 三 以下俱惠州

某启。公素人来，得书累幅。既闻起居之详，又获新诗一篇，及公素寄示《双石堂记》。居夷久矣，不意复闻韶濩之余音，喜慰之极，无以云喻。久废笔砚，不敢继和，必识此意。会合无期，临书惘惘。秋暑，万万以时自厚。不宣。

## 四

某寓居粗遣，本带一幼子来。今者长子又授韶州仁化令，冬中当挈家来。至此，某又已买得数亩地，在白鹤峰上，古白鹤观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间。今冬成，去七十无几，矧未能必至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气粗定，他无足为故人念者。圣主方设科求宏词，倘有意乎？

## 五

新居在大江上，风云百变，足娱老人也。有一书斋，名“思无邪斋”。闲知之。

## 六

某启。寄示奇茗，极精而丰，南来未始得也。亦时复有山僧逸民，可与同赏，此外但緘而藏之尔。佩荷厚意，永以为好。

七

秋兴之作，追配骚人矣。不肖，何足以窥其粗？遇不遇固自有定数，向非厄穷无聊，何以发此奇思，以自表于世耶？敬佩来贶，传之知音，感愧之极。数日适苦壅嗽，殆不可堪，强作报，灭裂。死罪！死罪！

与何正通三首

某启。辱书，承起居佳胜。乡校淹留，然使徐之士子识文章瑰伟之气，非小补也。某又复西上，纷纷无补，甚愧朋友矣。乍冷，万万以时自重。不宣。

二

某启，张圣途来，稍闻动止为慰。退之所叹，乃今见之。大匠旁观，愧汗深矣。行役匆匆，不尽区区。

三

某启。忝命假守，出于奖庇，礼当诣谢，以衰病

疲曳，不给于力，愧悚而已。乍热，起居住胜，登舟迫遽，不果造谢，益增仰恋。尚冀顺时为国自厚。谨奉启，不宣。

### 答陈传道五首 杭州

某启。久不接奉，思仰不可言。辱专人以书为贶，礼意兼重，捧领惕然。且审比来起居住胜，少慰驰想。某以衰病，难于供职，故坚乞一闲郡，不谓更得烦剧。然已得请，不敢更有所择，但有废旷不治之忧尔。而来书乃有遇不遇之说，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无取，入为侍从，出为方面，此而不遇，复以何者为遇乎？舟中倦暑无聊，来使立告回，区区百不尽一。乍远，唯千万自爱。不宣。

### 二 以下俱扬州

某启。衰朽何所取，而传道昆仲过听，相厚如此。数日前，履常谒告，自徐来宋相别。王八子安偕来，方同舟东下，至宿而归。又承传道亦欲至灵壁，以部役沂上，不果。佩荷此意，何时可忘。又承以近诗一册为赐，笔老而思深，蕲配古人，非求合于世俗者也。幸甚！幸甚！钱唐诗皆率然信笔，一一烦收祿，只以

暴其短尔。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矧欲更令人刊耶！当俟稍暇，尽取旧诗文，存其不甚恶者，为一集。以公过取其言，当令人录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

## 三

某启。知日课一诗，甚善。此技虽高才，非甚习不能工也。圣俞昔常如此。某近绝不作诗，盖有以，非面莫究。顷作神道碑、墓志数篇。碑盖被旨作，而志文以景仁丈世契不得辞。欲写呈，又未有暇，闻都下已开板，想即见之也。某顷伴虏使，颇能诵某文字，以知虏中皆有中原文字，故为此碑。谓富公碑也。欲使虏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昔年在南京，亦尝言此事，故终之。

李六丈文集引，得闲当作。向所示集，古文留子由处，有书令检送也。

## 四

某启。久不上问，愧负深矣。忽枉手讯，劳来勤甚。夙昔之好，不替有加。兼审比来起居住胜，感慰兼集。诸新旧诗，幸得竟览，不意余生复见斯作。古

人日远，俗学衰陋，作者风气，犹存君家伯仲间。见近报，履常作正字，伯仲介特之操，处穷益励，时流孰知之者？用是占之，知公议少伸也耶！传道岂久淹筦库者。未由面谈，惟冀厚自爱重而已。

## 五 北归

来诗欲和数首，以速发此介，故未暇。闲居亦有少述作，何日得见昆仲稍出之也？宫观之命，已过忝矣。此外只有归田为急。承见教，想识此怀。履常未及拜书，因家讯道区区。

## 答李方叔十七首 以下俱黄州

某启。久不奉书问为愧。递中辱手书，劳慰益厚。无状，何以致足下拳拳之不忘如此。比日起居何如？今岁暑毒十倍常年。雨昼夜不止者十余日，门外水天相接，今虽已晴，下潦上蒸，病夫气息而已。想足下闭门著述，自有乐事。间从诸英唱和谈论，此又可羨也。何时得会合，惟万万自重。不宣。

## 二

秋试时，不审已从吉未？若可以下文字，须望鼎甲之捷也。暑中既不饮酒，无缘作字，时有一二，辄为人取去，无以塞好事之意，亦不愿足下如此癖好也。近获一铜镜，如漆色，光明冷彻。背有铭云：“汉有善铜出白阳，取为镜。清如明，左龙右虎辅之。”字体杂篆隶，真汉时字也。白阳不知所在，岂南阳白水阳乎？“如”字应作“而”字使耳。“左龙右虎”，皆未甚晓，更闲，为考之。

## 三

侄婿王适子立，近过此，往彭城取解，或场屋相见。其人可与讲论，词学德性，皆过人也。其弟名适，字子敏，亦不甚相远。承问及儿子，属令干事，未及奉书，王文甫已与简，令持前所留奉纳矣。

## 四

某启。辱书累数百言，反复寻味，词气甚伟；虽不肖，亦已粗识。君子志义所在，然仆以愚不闻过，

故至黜辱如此。若犹哀怜之，当痛加责让，以感厉其意，庶几改往修来，以尽余年。今乃粉饰刻画，是益其疾也，愧悚！愧悚！承持制甚苦，哀慕良深，便欲走诣；而自谪官以来，不复与往还庆吊，杜门省愆而已。谨遣小儿问左右，当以亮察。不宣。

### 五 以下俱翰林

某启。承示新文，如子骏行状，丰容隽壮，甚可贵也。有文如此，何忧不达！相知之久，当与朋友共之。至于富贵，则有命矣，非绵力所能必致。姑务安贫守道，使志业益充，自当有获。鄙言拙直，久乃信尔。照察，幸甚。

### 六

某启。久别，音问缺然。忽承惠教，愧仰何胜。秋暑未过，起居何如？未由会见，万万顺时珍重。匆匆上谢，不宣。

### 七

某启。专人辱启事长书，及手简累幅，意贶甚厚，

非所敢当。又蒙教以不逮，非君子直亮，期人之远，何以及此。然衰病之余，岂任此责，愧悚之极。比日起居佳胜。惠示獭皮等物，皆所不敢当，礼曹之传，盖妄也。信暄元不发，却付来人。盖近日亲知所寄惠，一切辞之，非独于左右也。千万恕察。知非久入京，见访，幸甚。未间，千万珍重。不宣。

## 八

某启。叠辱手教，愧荷不已。雪寒，起居室佳胜。示谕，固识孝心深切。然某从来不独不书不作铭、志，但缘子孙欲追述祖考而作者，皆未尝措手也。近日与温公作行状书墓志者，独以公尝为先妣墓铭，不可不报尔，其他决不为。所辞者多矣，不可独应命，想必得罪左右。然公度某无他意，意尽于此矣。悚息！悚息！

## 九

某再启。承遂举十丧，哀劳极矣。此古人之事，复见于君，恨不能兼助尔。不易！不易！阡表既与墓志异名而同实，固难如教，不罪！不罪！某暮归困甚，来人又立行，不复颺缕，悚息！悚息！

## 十

某启。昨日辱书，不即答为愧。乍晴，孝履安稳。所示，反复思之，亦欲有以少慰孝子之心，而某所不敢作者，非独铭志而已。至于诗赋赞咏之类，但涉文字者，举不敢下笔也。忧患之余，畏怯弥甚，必望有以亮之。少选，更令儿子去面述。不一一。

## 十一

前日所贶高文，极为奇丽。但过相粉饰，深非所望，殆是益其病尔。无由往谢，悚汗不已。

## 十二

某启。近者虽获屡见，迫于多故，不尽区区。别来辱书，且喜体中佳胜。某方杜门请郡，章四上，未允，方更请尔。会见未可期，惟千万顺时自爱。不宣。

十 三

某以虚名过实，士大夫不察，责望逾涯，朽钝不能副其求，复致纷纷，欲自致省静寡过之地，以全余年，不知果得此愿否？故人见爱以德，不应更虚华粉饰以重其不幸。承示谕，但有愧汗尔。

十 四

某启。前日辱访，客众，不及款话，两三日又无缘接奉，思念不可言。手教为贶，惭感无量。苦寒，诸况如何？常日不独以禁令不得瞻奉，又以差馆伴，纷纷殊不暇也。衰病疲曳，欲脱而不可得，可胜叹耶？人还，不一一。

十 五

某启。连日殿门祇候，不果致问。辱简，承起居住佳胜。来日行香罢，又须一吊康公，晚乃归。方叔能枉访夜话为别，甚幸。余留面尽。

## 十 六 以下俱北归

比年于稠人中，骤得张、秦、黄、晁及方叔、履常辈，意谓天不爱宝，其获盖未艾也。比来经涉世故，间关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决不徒出，不有益于今，必有觉于后，决不碌碌与草木同腐也。迨、过皆不废学，可令参侍几砚。

## 十 七

某启。比辱手教，迩来所履如何？某自恨不以一身塞罪，坐累朋友。如方叔飘然一布衣，亦几不免。纯甫、少游，又安所获罪于天，遂断弃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议而已。忧患虽已过，更宜掩口以安晚节也。不讶！不讶！

## 与刘壮舆六首

某启。久阔，但有怀企，窃惟起居住胜。便欲造门，以器之率入山，还当奉谒。谨奉启候问，匆匆，不宣。

二

某昨夜苦热减衣，晨起得头痛病，故不出见客，然疾亦不甚也。方令小儿研墨为君写数大字。旋得来教及纸，因尽付去。恐墓表小字中亦有题目，则额上恐不当复云墓表，故别写四大字，以备或用也。舍弟所作词，当续写去。人还，匆匆。

三

旦来枕上，读所借文篇，释然遂不知头痛所在。曹公所云，信非虚语。然陈琳岂能及君耶？

四 以下俱北归

某启。辱手教，仍以茶簞为贐，契义之重，理无可辞。但北归以来，故人所饷皆辞之。敬受茶一袋以拜意。此陆宣公故事，想不讶也。仍寝来命，幸甚。

## 五

诗文二卷并纳上，后诗已别写在卷。后检得旧本，改定数字。

## 六

某疾虽轻，然头痛畏风也。承与李君同见过，不果见，不深讶否？悚息！悚息！来日若无风，当侵夜发去，更不及走别。一诗，取笑。

## 与潘彦明十首 离黄州

别来思念不去心，远想起居佳安，眷爱各无恙。不见黄榜，未敢驰贺，想必高捷也。某两曾奉书，达否？屡梦东坡笑语，觉后惘然也。已买得宜兴一小庄，且乞居彼，遂为常人矣。公必已赴省试。谩发此书，不复颺缕。惟千万保爱。

二 以下俱登州还朝

行役无定，久不奉书。至登州，领所惠书。承起居住胜，甚慰思企。到郡席不暖，复蒙诏追，勉强奔走，愧叹不已。缅怀旧游，殆不胜情。承太夫人尊候如昨。昌言令兄亦蒙惠书，冗甚，未及答。且申意毅甫、兴宗、公颐，各为致区区。余万万自重。

三

少事奉闻，吴待制谪居于彼，想不免牢落，望诸君一往见之，诸事与照管。某向者流落，非诸君相伴，何以度日。雪堂如要偃息，且与打揲相伴，使忘迁谪之意，亦诸君风义也。不罪！不罪！

四

辱书，喜承起居住胜，眷聚各佳。某老病还朝，不为久计，已乞郡矣。何时扁舟还乡，一过旧栖，溷乱故人，旬日而去，言之怅然。大热，千万保爱。

## 五

久不闻问，方增渴仰。忽领手字，方知丈丈倾逝，闻之，悲怛不可言。比日追慕之余，孝履且支持否？某衰病怀归，梦想江上，又闻耆旧凋丧，可胜凄惋！未由往慰，惟冀节哀自重，以毕后事。

## 六

东坡甚烦葺治，乳媪坟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各计安，宝儿想见颀然矣。郭兴宗旧疾，必全平愈，酒坊果如意否？韩氏园亭，曾与葺乎？若果有亭榭佳者，可以小图示及，当为作名写牌，然非华事者，则不足名也。张医博计安胜。一场灾患，且喜无事。风颠不少减否？何亲必安，竹园复增葺否？以上诸人，各为再三申意。仆暂出苟禄耳，终不久客尘间，东坡不可令荒蕪，终当作主，与诸君游，如昔日也。愿遍致此意。

## 七

近附黄兵书必达。比日孝履何如？刘全父来，颇

闻动止，殊慰想念。京尘袞袞无佳思，缅怀昔游，怅惘而已。昌言及诸故人皆未及书，必察其少暇，伸意！伸意！乍暄，千万节哀自重。

## 八 杭州

久不奉书，切惟起居佳胜。老拙凡百如旧。出守旧治，颇得湖山之乐。但岁灾伤，拯救劳弊，无复齐安放怀自得之娱也。彦明与故人诸公颇见念否？何时会合，临纸惘惘。新春，万万自重。

## 九

两儿子新妇，各为老乳母任氏作烧化衣服几件，敢烦长者叮嘱一干人，令剩买纸钱数束，仍厚铺薪刍于坟前，一酹而烧之，勿触动为佳。恃眷念之深，必不罪。干浼，悚息！悚息！

## 十 颍州

辱书，感慰无量。比日起居何如？别来不觉九年，衰病有加，归休何日？往来纷纷，徒有愧叹。知东坡甚葺治，故人仍复往还其间否？会合无期，临纸怅惘。

## 答庞安常三首 以下俱登州还朝

久不为问，思企日深。过辱存记，远枉书教。具闻起居住胜，感慰兼集。惠示《伤寒论》，真得古圣贤救人之意，岂独为传世不朽之资？盖已义贯幽明矣。谨当为作题首一篇寄去。方苦多事，故未能便付去人，然亦不久作也。老倦甚矣，秋初决当求去，未知何日会见。临书惘惘，惟万万以时自爱。

## 二

人生浮脆，何者为可恃，如君能著书传后有几。念此，便当为作数百字，仍欲送杭州开板也。知之。

## 三 翰林

端居静念，思五脏皆止一，而肾独有二，盖万物之所终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也。故《太玄》：“罔、直、蒙、酋、冥。”罔为冬，直为春，蒙为夏，酋为秋，冥复为冬，则此理也。人之四肢九窍，凡两者，皆水属也。两肾、两足、两外肾、两手、两目、两鼻，皆水之所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肾，旧说固与肾相

表里，而鼻与目，皆古未之言也，岂亦有之，而仆观书少不见耶？以理推之，此两者其液皆咸，非水而何？仆以为不得此理，则内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笔墨究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养肾水，而以心火暖之，以脾固之。脾气盛则水不下泄，心气下则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孙思邈用磁石为主，而以朱砂、神曲佐之，岂此理也夫。安常博极群书，又善穷物理，当为仆思之。是否？一报。某书。

## 与王元直二首 黄州

黄州真在井底。杳不闻乡国信息，不审比日起居何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边弄水挑菜，便过一日，每见一邸报，须数人下狱得罪。方朝廷综核名实，虽才者犹不堪其任，况仆顽钝如此，其废弃固宜。但犹有少望，或圣恩许归田里，得款段一仆，与子众丈杨宗文之流，往来瑞草桥，夜还何村，与君对坐庄门吃瓜子炒豆，不知当复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还，详示数字。余惟万万保爱。

## 二 杭州

别久，思咏春深，不审起居住否。眷爱各康胜。

某与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并无恙。新珠必甚长成，诸亲各安。旅宦寡悰，思归未由，岂胜恨恨。某为权幸所疾久矣，然捃摭无获，徒劳掀搅，取笑四方耳。不烦远忧，未缘会聚，惟冀以时珍卫。

### 与王文甫二首 黄州

数日，不审尊候何如？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旧黄州住，细思罪大责轻，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数日念之，行计决矣。见已射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发，沿流入淮，溯汴至雍丘、陈留间，出陆，至汝。劳费百端，势不得已。本意终老江湖，与公扁舟往来，而事与心违，何胜慨叹。计公闻之，亦凄然也。甚有事欲面话，治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两三日间特一见访乎？至望！至望！元弼药并书，乞便与送达。三五日间，买得瓷器，更烦差人得否？

### 二登州还朝

多时不奉书，思仰不去心。比日履兹酷暑，体中佳胜。数日，以伏暑下府，初安乏力，而潘二丈速行，略奉此数字，殊不尽意。《西山》诗一册，当今能文之士，多在其间。并拙诗亲写与邓圣求诗同纳上，或能为入石安溪，亦佳，不然，写放壁中可也。

## 苏轼文集卷五十四

### 尺 牋

与程正辅七十一首 以下俱惠州

某启。近闻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问候，长官来，伏承传诲，意旨甚厚，感怍深矣。比日履兹新春，起居佳胜。知车骑不久东按，倘获一见，慰幸可量。未间，伏冀万万以时自重。谨奉手启。不宣。

### 二

某再启。窜逐海上，渴况可知。闻老兄来，颇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从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凄断。不知兄果能为弟一来否？然亦有少拜闻。某获谴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门自

屏，虽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尔。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爱，不责末礼而屈临之，余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余区区，殆非纸墨所能尽。惟千万照悉而已。德孺、懿叔久不闻耗，想频得安问。八郎、九郎亦然。令子几人侍行？若巡按必同行，因得一见，又幸。舍弟近得书云，在湖口见令子新妇，亦具道尊意，感服不可言。

## 三

某启。专人至，承赐教累幅，感慰兼极。比日履兹春阳，尊体佳胜。知春夏间方按行此邦，岂胜系望。韶州风物甚美。园亭，德孺所治，殊可喜。但不知有可与为乐者否？未披奉间，更冀若时保练。不宣。

## 四

某启。老兄近日酒量如何？弟终日把盏，积计不过五银盏尔。然近得一酿法，绝奇，色香味皆疑于官法矣。使旆来此有期，当预酝也。向在中山，创作松醪，有一赋，闲录呈，以发一笑也。

五

某启。数日闻使旆来此，喜慰不可言。方欲遣人奉状，遽捧手教，感愧兼集。比日涉履风涛，起居住佳胜。旦日瞻奉，并陈区区。人还，手状。不宣。

六

轼深欲出迎郊外，业已杜门，知兄知爱之深，必不责此，然愧悚甚矣。专令小儿去舟次也。知十秀才侍行，喜得会见，不及别奉书。轼再启。

七

某启。昨日辱临，款语倾尽，感慰深矣。经宿起居住佳胜。所贶皆珍奇，物意两重，敢不拜赐。少顷面谢。人还，不宣。

八

某启。谪居穷寂，谁复顾者。兄不惜数舍之劳，

以成十日之会，惟此恩意，如何可忘。别后不免数日牢落，窃惟尊怀亦怅然也。但痴望沛泽北归，将复会见尔。到广少留否？比日起居何如？某到家无恙，不烦念及。未参候间，万万若时自重。不宣。

## 九

某启。两甥相聚多日，备见孝义之诚，深慰所望。未暇别书，悉之！悉之！儿子适令干少事，未及拜状。辄已和得《白水山》诗，录呈为笑。并乱做得《香积》数句，同附上。前本并纳去。“哑”字辄用“桎”字，盖攀例也。呵呵。

## 十

某启。近检法行奉书，未达间，伏蒙赐教，并寄惠柑子，此中虽有似此佳者，即不识也。但十有一二坏尔。谨如教略尝，不多啖也。比日还府以来，起居佳胜。某与儿子如昨，不烦念及。大郎、三郎有近耗未？岁暮无缘会合，惟冀若时珍练。区区不宣。

## 十 一

某启。和示《香积》诗，真得渊明体也。某喜用陶韵作诗，前后盖有四五十首，不知老兄要录何者？稍间，编成一轴附上也，只告不示人尔。

## 十 二

某启。忽复残腊，会合无缘，不能无天末流离之念也。急足回，辱书，具审尊体康胜。仍示佳句五章，字字新奇，叹咏不已。老嫂奄隔，更此徂岁，想更凄断，然终无益，惟日远日忘，为得理也。某近苦痔，殊无聊，杜门谢客，兀坐尔。新春，为国自爱，早膺北归殊宠。不宣。

## 十 三

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诗屡和，韵险又已更老手五赓，殆难措辞也，亦苦痔无情思尔。惠黄雀，感愧！感愧！子由一书，告早入皮筒，幸甚！幸甚！

## 十 四

某启。残腊只数日，感念聚散，不能无异乡之叹，不审兄诸况如何？子舍已到否？新年不获奉觞，惟祝早膺召命。未间，更乞为时自重。不宣。

## 十 五

轼近以痔疾，发歇不定，亦颇无聊，故未和近诗也。郡中急足，有书并顾掾寄碑文，达否？成都宝月大师孙法舟者，远来相看，过筠，带子由一书来。他由循州行，故不得面达。今附上。轼再拜。

## 十 六

某启。人来，辱书。伏承履兹新春，起居佳胜。至孝通直已还左右，感慰良深。且闻有北轶之耗，尤副卑望。咏史诗等高绝，每篇乃是一论，屈滞他作绝句也。前后惠诗皆未和，非敢懒也。盖子由近有书，深戒作诗，其言切至，云当焚砚弃笔，不但作而不出也。不忍违其忧爱之意，故遂不作一字，惟深察。吾兄近诗益工，孟德有言：“老而能学，惟吾与袁伯业。”

此事不独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未拜命间，频示数字，慰此牢落。余惟万万为时自重。不宣。

## 十 七

寄贶酥梨、猫笋、五味煎、榴枣等北方珍奇，物意两重，感佩无穷。轼近来眠食颇佳，痔疾亦渐去矣。兄去此后，恐寓行衙，亦非久安之计，意欲结茅水东山上，但未有佳处，当徐择尔。侄孙既丧母，当令长子迈来此指射差遣，因挈小儿子房下来。次子迨，且令试法赴举也，恐欲知之。今有一书与迈，辄已作兄封题，乞令本司邸吏分明付之，迈必已到都下也。不罪！不罪！轼再拜。

## 十 八

某启。本州黄焘推官，实甚廉干，郡中殊赖之。不知今岁举削能及之否？孤进无缘自达，不免僭言，不罪！不罪！博罗正月一日夜，忽失火，一邑皆为灰烬，公私荡然。林令在式假，高簿权县。飓风猛烈，人力不加，众所知也。百姓千人，皆露宿沙滩，可知！可知！盖屋固未能，茅竹皆不可得，一壶千金之时，黄焘擘划得竹三万竿往济之，极可佳。火事后极多，

林令有心力，可委。他在式假，自不当坐此。愿兄专牒此子，令修复公宇、仓库之类，及存抚被灾之民，弹压寇贼，则小民受赐矣。又，起造物料，若不依实价和买而行科配，则害民又甚于火矣。愿兄严切约束本州，或更关牒漕司，依实支破，或专委黄推官提举点检催促及觉察科配。幸恕僭易。黄焘有一申状，为催促广州检县颖公案，附来人去此文字。盖广州不应副，非本官拖延也。至孝通直蒙惠书，极于感慰，深欲裁答，为连写数书，灯下目昏，容后信也。不罪！不罪！六郎亦蒙问及，不殊此意。惟千万节哀自重。幸恕简略。

## 十九

正辅要墨竹，固不惜，为近年不画，笔生，往往画不成。候有佳者，当寄上也。

## 二十

某启。近因人来，附状，必达。比日伏惟尊体佳胜，眷聚各康宁。某凡百如昨，北徙已绝望，作久计矣。宝月师孙法舟来，子由有书并刘朝奉书，今附舟去。宝月已化矣。舟甚佳士，语论通贯，可喜！可喜！

开岁忽将一月，瞻奉无时，临书惘惘。兄北归，别得近耗否？惟万万自重。冗中奉启，不宣。

## 二十一

某启。近乡僧法舟行，奉状必达。惠州急足还，辱手教，且审起居佳胜，感慰交集。宠示诗域醉乡二首，格力益清茂。深欲继作，不惟高韵难攀，又子由及诸相识皆有书，痛戒作诗，有说不欲详言。其言甚切，不可不遵用。空被来贶，但惭汗而已。兄欲写陶体诗，不敢奉违，今写在扬州日二十首寄上，亦乞不示人也。未由会合，日听召音而已。余惟万万若时自重。

## 二十二

某启。承服温胃药，旧疾失去，伏惟庆慰。反复寻究，此至言也。拙恙亦当服温平行气药尔。德孺书信已领，尚未闻所授，岂到阙当留乎？兄亦归觐尔，何用更求外补。惠及佳面，感怍。适有河源干菌少许，并香篆一枚，颇大，谩纳去，作笑。有肉苁蓉，因便寄示少许，无即已也。侯晋叔实佳士，颇有文采气节。恐兄不久归阙，此人疑不当遗也，故略为记之。不罪！

不罪！

### 二十三

少愚。冒闻向所见海会长老，甚不易得。院子亦渐兴葺。已建法堂，甚宏壮。某亦助三十缗足，令起寝堂，岁终当完备也。院旁有一陂，诘曲群山间，长一里有余。意欲买此陂，属百姓见说数十千可得。稍加葺筑，作一放生池。囊中已竭，辄欲缘化。老兄及子由齐出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成此事。所活鳞介，岁有数万矣。老大没用处，犹欲作少有为功德，不知兄意如何？如可，便乞附至，不罪！不罪！

### 二十四

此中湖鱼之利，下塘常为启闭之所，岁终竭泽而取，略无脱者。今若作放生池，但牢筑下塘，永不开口，水涨溢，即听其自在出入，则所活不贲矣。

### 二十五

某启。往还接奉，其乐无量。既别，甚凄断，亦不可言也。旦夕到广，想不留两日。尊候必佳健。十

郎侍行不易，六郎甚渴一见也。某到家无恙。乞不赐念，惟万万为时自重。不宣。

二十六

某别时饮，过数日，病酒昏昏，如梦中也。且速发此书，不周谨，恕恕。家酿，尝之微酸，不敢寄去。二诗，以发一笑。幸读讫，便毁之也。

二十七

某启。老兄留意浮桥事，公私蒙利，未易遽数。本州申漕司，乞支阜民监买粪土钱，若蒙支与，则邓道士者可以力募，缘成之矣。告与一言，某不当僭管。但目见冬有覆溺之忧，太守见祷，故不忍默也。但邓君肯管，其工必坚久也。不罪！不罪！仍乞密之，勿云出于老弟也。

二十八

某前日留博罗一日，再见邓道士，所闻别无异者，方欲邀来郡中款问也。续寄丹砂已领，感愧之极。某于大丹未明了，直欲以此砂试煮炼，万一伏火，亦恐

成药尔。成否当续布闻。顷得七哥书，递中已附谢也。六郎、十郎各计安，未及别书。所要书字墨竹，固不惜，徐寄去也。外曾祖遗事录呈。不一一。

## 二十九

某近因宜兴回人卓契顺者奉状，想达视览。即日起居佳胜，老嫂诸侄各计康靖。某与幼子亦如昨。迁居已八日，坐享安便，知愧！知愧！非兄巨庇，何以得此。未由面谢，临纸怅仰。乍暄，万万为国自重。不宣。

## 三十

某启。本州近申乞支阜民监粪土钱用修桥，未蒙指挥告与漕使一言，此桥不成，公私皆病，敢望留意。近又体问得一事，本州诸军，多阙营房，多二人共一间，极不聊生。其余即散居市井间，赁屋而已。不惟费耗，军人因此窘急作过。又本都无缘部辖，靡所不为，公私之害，可胜言哉。某得罪居此，岂敢僭管官事，但此事俗吏所忽，莫教生出一事，即悔无及也。兄弟之情不可隐，故具别纸冒闻，千万亮其本心恕罪，幸甚。此数十年积弊，难以责俗吏，非老兄才气，常

欲追配古人，即劣弟亦不轻发也。然千万密之。若少漏泄，即劣弟居此不安矣。告老兄作一手书，说与二漕，但只云指使蓝生经过廉得，或更以一书与詹守，稍假借之，令尽力为妙。自兄过此，詹亦知惧厉精也。

本州管六头项兵，却一半无营房。其间有营房者，皆两人住一间，颇不聊生。其余只在民间赁屋散住，每月赁房钱百五十至三百。其间赁官屋者，即于月粮钱内刻。非官中指挥，盖掠房钱者，自擅如此。不惟军人缘此贫乏，又都将上下，无繇部辖，饮博逾违，急即逃走作贼，民不安居；又军妻缘此犯奸者众。远方吏不得人，从来如此，非今官吏之过也。问得，数十年来如此矣。约度大略，少三百来间好屋。若与擘划砖瓦，官自烧，林木亦可下县采斫。只恐难为足用。又阜民废监，亦有木植，此外官买足之。度三百间瓦屋，每间可用三贯省钱，不过千缗，此事可了。愿兄与漕司商量，先行文字下本州作访。闻惠州自来军人阙少营房，多在民间赁居。又广州、泉州、信州三处，差来客军，各无营房。本州清化一指挥，虽有营房一二十间，又每年遭水，军人家累，难为存活，深为不便。令本州知州职官都监子细勘会，逐一指挥去处及少营房数目，子细画一开具：若干指挥全无营房，见今若干兵士赁屋，各具见今赁屋人数供申及相度；未有营房指挥，合于何处起造营房；及清化指挥，年年遭水，合与不合迁移，如合迁移，即今来已废阜民监地位可

与，不可迁就。仍约度合用砖瓦材料人工钱数，先将本州见有砖瓦材料豁除外，仍更具管下县分，有无可以采斫材木去处，兼见差是何人，如何采斫，及相度添置瓦窑，差兵匠烧变。本州皆荒茅地，虽有主，百姓自来不采茅，官若日差兵士数十人，专留充烧瓦之用，于公私并无妨害。此外只具合支官中见钱的确数目供申，仍于本州应系诸般钱物内划支拨，系提转提举司钱物具若干数目供申。若似此行遣，料得不过支转运司钱四五百贯，思量此事，若不稍处置，致稍有意意外之患，则于监司诸公，岂得为稳便。然此事积弊久矣，非今官吏之过。切告吾兄，勿怪责此中官吏，万告！万告！如以卑言为然，及漕司商量得行，即须专差一精干官吏来此，与权都监王约者此子甚勤干。同干之。今且体问得逐营事件如后：

一、本州管澄海两指挥，禁军皆有营房，不外住。然皆是废茅屋，常忧火烛，亦当为瓦屋。又本营逐年多有水患，亦当相度，合如何疏理沟渎或筑防，令军人安居。

一、清化指挥见管二百三十人，只有官屋二十间。见有五十五人兵级，在外赁屋住。及年年遭水，及地僻远，并无篱墙，不可不迁，若迁于废阜监，极为稳便。

一、牢城指挥见管二百六十人，只有官屋四十间，二人共一间。外有三十六人兵级，见赁屋住。

一、泉州客军一百五人，并无营房，只有官屋三间，余并赁屋住。

一、信州客军九十六人，见管营房七间。

一、广州客军九十人，元因岑探反后添差，不曾与置营房。此等客军，多在知州都监及场务地分窠坐，故只于窠坐处宿食，以此不肯赁屋居住。然体访得客军既无营房，才有病患，易得失所，是致死损人众，不可不为动心。

江海之间，寇攘渊藪。近日盐贼，幸而皆已获，不尔岂细故哉！谪居之人，只愿安帖。如惠州兵卫单寡，了无城郭，奸盗所窥，又若营房不立，军政隳坏，安知无大奸生心乎？此孤旅之人，所以辄贡缕言也。与指使蓝生语，觉似了了，可令来此与王约者同干否？不揆僭言，非兄莫能容之。然此本乞一详览，便付火，虽二外甥，亦勿令见。若人知其自劣弟出，大不可不可。

## 三十一

某启。近指使还左右，奉书必已闻达。比日履兹炎燠，尊体佳胜。某蒙庇如昨。筠州时得信，甚安。暑雨不常，蒸烧可厌，曲江想少清爽否？何时会合，少解驰结，尚冀保练，姑慰愿言。因何推官行，奉启上问。不宣。

再启。桥钱必不足用，学钱且告老兄留取。切告！切告！前所问者，已得实状，本州必已申去，盖亦只止是矣。

## 三十二

某启。近苦痔疾逾旬，牢落可知，今渐安矣，不烦深念。荔枝正熟，就林恣食，亦一快也，恨不同尝。六郎、十郎昆仲各安。知六郎已拜恩命，深增庆怍。病倦，未及别启。兼十郎要字，尚未暇写，不讶！不讶！岐下、湖北，想频得信。

## 三十三

某启。柯推良吏，冠一郡也。兄许一纸乞济其垂成，他虽细满内太守一削，恐以他年及不使，若非兄特达，谁复成之。某不合僭言，实见其有风力廉干，可惜其去，故为一言也。切望！切望！若非公论以柯为可举，某亦不敢频频，乞恕察。

## 三十四

近酿酒，甚醞白而醇美。或教入大麦蘖，而此中

绝无大麦。如韶州有此物，因便人为置数斗。不罪！不罪！

## 三十五

某启。违别忽复数月，思仰日积。递中辱书，伏审尊体佳胜，甚慰驰想。示谕《碧落洞》诗，却未寄贶，必封书时忘之也。窃望寄示。老弟却曾有一诗，今录呈，乞勿示人也。惠贶新茶，极为佳品，感佩之至。未由会见，万万为国自重。

## 三十六

某启。近因柯推行，奉状必达。示谕修桥事，问得才元，行牒已到本州，差官估所费，盖八九百千。除有不系省诸般钱外，犹少四五百千。除有不系省诸般外，于法当提、转分认。见说估得却是的确合用之数，若减省，即做不成，纵成，不坚久矣，体问是实。然老弟以卑见度之，恐不能成。何者？吏暗而孱，胥狡而横，若上司应副，破许多钱，必四六分入公私下头，做成一坐河楼桥也。必矣！必矣！才元必欲成之，选一健干吏令来权签判，专了此事。不宜，且勿应副此钱，但令只严切指挥，且令牢系添修竹浮桥也。竹

贱易成，创新，不过二十千，一两月修一次，每次不过费三千，惟频修为要。前日指挥使去时，曾拜闻营房事，后来思之，亦与此同，度官吏必了不得也。深不欲言，恐误老兄事。故冒言，千万密之。与才元言，但只作兄意也。至恳！至恳！

## 三十七

某启。伏暑，切惟起居清胜。某凡百如昨，近指使柯推及郡中买药兵士三次奉状，一一达否？十郎递中书未到。新什此篇尤有功，咄咄逼鲍、谢矣。不觉起予，故和一诗，以致钦叹之意，幸勿广示人也。未由瞻奉，万万以时保练，麾汗不谨。

## 三十八

德孺、懿叔近得耗否？子由频得安问，云亦有书至兄处，达否？邓道士州中住两月，已归山。究其所得，亦无他奇，但归根宁极，造次颠倒，心未尝离尔。此士信能力行，又笃信不欺，常欲损己济物，发于至诚也。知之！知之！

## 三十九

某启。专人辱书，感慰无量。比日履兹新凉，尊体何如？某一向苦痔疾，发歇未定，殊无聊也。所谕退闲之乐，固终身无厌，但道气未胜，宿疾尚缠，想亦灾数。或言冬深当出厄，倘尔时勿药乎？何时一迓来旆，少解羁困。万万以时自重。不宣。

## 四 十

某启。近因蜀使奉状，必达。惠新茶绝品，石耳异味，感荷之极也。扇二十柄，书画殆遍，然终不佳，病倦少思也。《遗事》更少凉写纳。懿叔近得书，甚安。德孺久不闻耗也，令子各计安，未及别书。小儿荷问及，宜兴两儿服阙后欲南来。又赦后痴望量移稍北，不知可望否？兄闻众议如何，有所闻批示也。报言者论寿州配买茶一事，已施行仁圣之意，亦可仰测万一也。

## 四十一

广倅书报，近日飓风异常，公私屋倒二千余间，

大木尽拔。乾明诃子树已倒，此四百年物也。父老云：“生平未见此异。”老兄莫缘此一到南海，拊视为佳，惠人亦望使车一到。若早来，民受赐多矣。必察此意。狱事辱老兄按正，远近心服，暗缪之人，亦缘兄免此冤债，当没齿荷戴，乃更恨耶？好笑！好笑！

## 四十二

某启。昨日附来使，上状，必达。稍凉，起居住胜。见严推言，邑君尝服药，寻已平愈，今想益康健。秋色渐佳，惟冀倍加寝膳。不宣。

## 四十三

某启。严令清约，恤民之心，必蒙顾虑也。有两事托面闻，幸恕草次。

## 四十四

某启。近奉慰必已达。比日悼念之余，起居如宜。吾兄学道久矣，必不使无益之悲，久留怀抱。但劣弟未克面论，不免悬情，惟深察此理。宽中强饭，不胜区区。再奉手启布闻。不宣。

## 四十五

某启。知己登舟岁巡连州，切望不惜数日之劳，一游罗浮。家居悒悒，触物增怀，不如且徜徉山水间散此伊郁也。仍望先令人来约，径去山下伺候也。少事干告，此中太守已借数人白直，仅足使令，欲更告兄，辄借两人，如许，即乞彼中先减两白直，却牒州差两厢军借使也。不罪！不罪！

## 四十六

某启。近两奉状，必相继尘闻。比来切惟尊候康安。闺门之戚，想已平遣。前云过重九启行，计已在涂，罗浮之游，果如约否？不胜颺望。余暑跋涉，惟冀若时自重。不宣。

## 四十七

某目见之事，恐可以助仁政之万一，故敢僭言。不罪！不罪！今来秋大熟，米贱已伤农矣。所纳秋米六万三千余石，而漕府乃令五万以上折纳见钱，余纳正色，虽许下户取便纳钱，然纳米不得过五千硕元科

之数，则取便之说，乃空言尔。岭南钱荒久矣，今年又起纳役钱，见今质库皆闭，连车整船，载米入城，掉臂不顾，不知如何了得赋税役钱去。朝廷新行役法，监司宜共将傍人户令易为征催，准条支移折变，委转运司相视收成丰歉，务从民便。据此敕意，即是丰则约米，歉则约钱。今乃反之，岂为稳便？闻范君指挥，非傅同年意也。本州詹守极有恤民之意，闻说申乞第二等以下人户纳钱与米，并从其便，不知元科米数。此实一州人户众愿，非詹守私意，及非专斗要计会多纳米也。望兄力赐一言，特从其请及乞提、转共行一条，戒约州县大估米价，以致百姓重困，须得依在市见卖实直。如牒到日，已估价太高者，许依实改正，庶几疲民尽沾实惠。切望兄留意，仍密之，勿令人知自弟出也，千万！千万！问得本州支米，每年不过九千，若五万全纳正色，则有积弊之忧，若以积滞之故，年年多纳钱，少纳米，则农民益困，岭南之大患也。见说广东诸郡，皆患米多支少。请兄与诸公商量，具此利害，共入一奏，乞今后应役人、公人庸钱及重法钱并一半折米，却以见钱还运司，则公税皆便，免得税米积滞，年年抑勒，人户多纳见钱，此大利也。但当立条，常令提举、提刑司常切觉察转运司及州县大估米价及支恶弱米，免亏损役人、公人，则尽善矣。

本州申乞桩定第一等丁米，二万九千余硕，并须得纳见钱。其余第一等税米，及第二等以下丁税米，共约计三万四千余硕，任从民便，纳钱纳米。近下零

碎者，多愿纳钱，且以少计之，三万四千硕中，必有一万以上硕纳见钱矣，与漕司元科数目不大相悬，而第二等以下户，皆得任便，不拘元科数目，人情必大悦。奈何！一年役钱及重法等钱，共计支一万三千四百余贯，若一半折支米，即是每年有六千七百贯钱折米，米每斗极贵时，不过折五十，约计折支，得一万三千余硕也。

大郎兄弟有来耗未？六郎、十郎侍下孝履如何？不及作书，且乞宽节哀思，强食自爱。宜兴一书，烦为入一皮角递。儿子辈开岁前皆入京授差遣，此书告为便发，庶速得达也。不罪！不罪！

## 四十八

某启。自闻尊嫂倾背，三发慰书矣。比日起居何如，怀抱渐开否？倾仰之至。辄有少意，不胜私忧过计之心，故复发此书，必加恕亮，余无异前恳也。不宣。

## 四十九

某今日伏读赦书，有责降官量移指挥，自惟无状，恐可该此恩命，庶几复得生见岭北江山矣。幸甚。

又见赦文云：“访闻诸路转运司，有折科二税过重，致民间输纳倍费涉于掊克者，令提举司举察关提、转先次改正，依条折科讫奏。”此一节非常赦语，必是圣主新意。主上自躬听断以来，事从仁恕。如孙载不奏灾伤冲替，庐、寿等州罢配买茶之类，皆非有司所及。乃天衷英发，恤民之深意，恨远不尽闻。然亦得北方故人书，皆云仁圣日跻，兼有昭、裕二陵德美。某虽废弃，曾忝侍从，大恩未报，死不敢忘，闻此美政，不胜踊跃。正辅忠爱之深，想同此意。

然惠州近日科折秣米一事，正违着此赦文，甚可惧也。赦文云：“访闻折科二税过重，致民间倍费，涉于掊克者，令觉察改正。”今惠州秋田大熟，米贱伤农，而秋米六万余硕，九分二厘以下纳人户卖米，众人皆云今年米实无价，若官中价钱紧急，人户更不敢惜米，得钱便卖，下稍不过三十文足。二斗已上，方纳得一斗。岂非赦文所谓“折科过重，使民倍费”者乎？谓之“掊克”，显见圣意疾之甚矣。赦文榜在衢路，读者已有此谤，可不惧乎？

谨按《编敕》，支移折变，令转运司相视丰歉，务从民便。详此赦意，专务便民，丰则纳米，歉则纳钱。今乃反之，违条甚矣。某切谓提刑、提举司当依赦文检坐此条，改正施行。

昨日惠守詹君，申转运司乞指定第一等丁米二万九千余硕纳钱，其余第一等以下税米及第二等以下米

三万余硕，并从民便，任纳米钱。詹欲某与兄一言，时已致书具论矣。此虽少苏疲民，然亦未依得今来赦赦也。如赦赦意，第一等人户，岂可令倍费乎？某恃兄洞照，不避僭易，请兄与传傅、萧二公面议，共行下一文字云：“所有今年折科秋米，并只依见在市卖实直估定。其第五等人户，并听情愿，任纳钱米，更不拘前来元科数目。”如此，方依得今来赦文外编赦指挥，而一路之民遂少纾也。

但闻得东路州郡，大率米多支少，故运司常有积滞腐败之忧，不可不为之深虑。若能权利害之轻重，取舍从宜，则拘多补少，固自有术，何至作此违条害民之事乎？昨日书中所陈役人见钱，奏乞一半折米，此公私两利之策也。大凡人户，去州县远者，及下户税米零碎者，皆愿纳钱。只为州郡估得价高，大抵官吏皆畏惧上司，但加三以上估价。滑胥俗吏，结为一片，靡不如此。须是上司痛加约束，则此风庶几或可革也。致人户只愿纳米。今运司既患米多支少，归于腐败，所损不小，即须权此利害。不知估价稍低，而常得见钱，以救运司匮乏，与空估高价，而令人户只愿纳米，积滞腐败，终为粪土者，得失孰多？若能痛加打骂郡中俗吏，令中平估价，则人户必有大半愿纳钱者。岂非运司大利乎？今惠州每年支米，不过九千，九千之外，累百钜万，虽未腐败，而无可支遣，与粪土何异？若上等人户，必欲纳又不失高价，则须是州县盲枷瞎棒，以膏血偿填，纵忍为之，奈赦文何？

某不避僭易，欲兄专为此，一到广州，与傅、萧面议，反覆究竟，权利害。二公皆仁人君子也，必商量得成。即愿三司连衔入一文字，专牒逐州知通，大略云：今年秋熟，恐米贱伤农，所以听从民便，任纳钱米。又缘逐州米多支少，恐有腐败积滞之忧，深虑仓专斗级等，意欲多纳正色，用幸计会司属及行人等高估估米价，令人户纳钱倍费，只愿纳米，致将来纳多支少，积滞腐败，不委逐官专切觉察须管。一依见在市卖中价，不得辄有丝毫加抬，仍具结罪保明申上。如牒来到日，已曾高估者，许改正裁减，务令便民讫，申其高估干系人，并与免罪。如经逐官保明后，却察探得知依旧高抬大估，比见卖直价有加分文，致人户不愿纳钱，将来积滞官米，即官吏并须勘奏，乞行朝典。若蒙采用刍蕘，一路生灵受赐也。

恃眷知，如此率易，死罪！死罪！此事切勿令人知出不肖之言也。切告！切告！

## 五 十

某启。近四奉状，必一一达。比日起居何似？闻东行已决，但未闻离五羊的日，故未敢往迎。旦夕闻的耗，即轻舟径前也。区区，并俟面道。不宣。

五十一

某启。罗浮之游，不知先往而后入州耶？抑俟回日也？弟惟兄马首之视，无不可者。旦日乘舫，径至泊头以来也。匆匆，未能尽意。

五十二

某启。多日不上问，但积驰仰。不审比来尊候何似，眷聚各佳否？德孺、懿叔想时有安问。某蒙庇粗遣，子由亦安，秋凉使旆出按否？倘又一见，何幸如之。未间，万冀自重。不宣。

五十三

轼旧苦痔疾，盖二十一年矣。近日忽大作，百药不效，虽知不能为甚害，然痛楚无聊两月余，颇亦难当。出于无计，遂欲休粮以清净胜之，则又未能遽尔。但择其近似者，断酒断肉，断盐酢酱菜，凡有味物，皆断，又断粳米饭，惟食淡面一味。其间更食胡麻、伏苓麩少许取饱。胡麻，黑脂麻是也。去皮，九蒸曝白。伏苓去皮，捣罗入少白蜜，为麩，杂胡麻食之，

甚美。如此服食已多日，气力不衰，而痔渐退。久不退转，辅以少气术，其效殆未易量也。此事极难忍，方勉力必行之。惟患无好白茯苓，不用赤者，告兄为于韶、英、南雄寻买得十来斤，乃足用，不足且旋致之，亦可。已一面于广州买去。此药时有伪者。柳子云尽老芋是也。若有松根贯之，却是伏神，亦与茯苓同，可用，惟乞辨其伪者。频有干烦，实为老病切要用者，敢望留念。幸甚！幸甚！轼再拜。

蜜，此中无有，亦多伪。如有真者，更求少许。既绝肉五味，只啖此麩及淡面，更不消别药，百病自去。此长年之真诀，但易知而难行尔。弟发得志愿甚坚，恐是因灾致福也。

#### 五十四

某再启。承谕，感念至泣下，老弟亦免如此蕴结之怀，非一见，终不能解也。见劝作诗，本亦无固必，自懒作尔。如此候虫时鸣，自鸣而已，何所损益？不必作，不必不作也。吾兄作一两篇见寄，当次韵尔。兼寄佳酿川芎，大济所用，物意两重，增感激也。问所干，亦别无事，恐三四月间，告求一两般家人至筠及常州。至时，当拜书干扣也。

## 五十五

某近颇好丹药，不惟有意于却老，亦欲玩物之变，以自娱也。闻曲江诸场，亦有老翁须生银是也。甚贵，难得，兄试为体问，如可求，买得五六两为佳。若费力难求即已，非急用也。不罪！不罪！

## 五十六

某慰疏言。不意变故，表嫂寿安县君遽捐馆舍，闻讣悲怛，感涕并怀。切惟恩义深笃，追悼割裂，哀痛难堪，日月流速，奄毕七供，感动逾远，奈何。某限以谪居，莫缘奔诣吊问，愧恨千万。幸冀省节悲悼，强食自重，不胜区区。谨奉疏慰。不次，谨疏。

## 五十七

某启。不谓尊嫂忽罹此祸。惟兄四十年恩好，所谓老身长子者，此情岂易割舍。然万般追悼于亡者，了无丝毫之益，而于身有不贖之忧，不即拂除，譬之露电，殆非所望于明哲也。遣弟不敢辄舍去，无缘面析此理，愿兄深照痛遣，勿留丝毫胸中也。惟有速作

佛事，升济幽明，此不可不信也，惟速为妙。老弟前年悼亡，亦只汲汲于此事，亦不必尽之。佛僧拯贫苦尤佳，但发为亡者意，则俯仰之间，便贯幽显也。忝至眷，必不讶。草次。

## 五十八

某辄附上绫刻丝各一疋，用与表嫂斋僧，表区区微意。不罪！不罪！淡面经月，疾不减，却稍肉食，近却颇安。天凉灾退，自然安适，茯苓亦不服食也。承寄遗并蜜已领，极佳。近严推官者，托口陈二事，曾道使人寄书画扇子去，必达。八十哥化去，感念畴昔，为之出涕。史嗣立宅表姊二十一县君，亦有事羁寓岭海，那堪时时闻此。知兄已出巡，千万勿惮远，一来游罗浮。弟候闻来耗，便去山下奉候。表侄必未到，且请决意一来。恐明年兄必北归，无由来也。

## 五十九

《遗事》已用澄心纸、廷珪墨写成，纳去。尉掾子孙一句，不须出，彼自不知也。必欲去者，摹刻时落之。并有《江月》五首，录呈为一笑。吾侪老矣，不宜久郁，时以诗酒自娱为佳。亡者俯仰之间，知在何

方世界，而吾方悲恋不已，岂非系风捕影之流哉！

## 六 十

轼启。别后，因本州使人一次上状，并《香积》诗，必已达尊览。两辱赐教，具审起居佳胜，甚慰驰仰。轼入冬，眠食甚佳，几席之下，澄江碧色，鸥鹭翔集，鱼虾出没，有足乐者。又时走湖上，观作新桥。掩骼之事，亦有条理，皆粗慰人意。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知之，免忧。葬钱亦已如请。比来数事，皆蒙赐左右，此邦老稚，共荷戴也。乍寒，万万自重，不宣。轼再拜正辅提刑大夫兄阁下。

## 六十一

轼启。长至伊迩，不获称觞，祝颂之怀，难以言谕。比日起居增胜。宪掾顾君至，辱手书，感慰倍常。顾君信佳士，伯乐之厩，固无凡足也。老弟凡百如昨，但痔疾不免时作。自至日便杜门不见客，不看书，凡事皆废。但晓夕默作小乘定，虽非至道，亦且休息。平生劳弊，且作少期百日。兄忧爱之深，故白其详，不须语人也。所谓以得为失者，梦幻颠倒，类皆如此尔。未由瞻奉，万万若时自重。不宣。轼再拜正辅提

刑大夫兄。十一月十日。

## 六十二

某启。蒙惠冠簪甚奇，即日服之，但衰朽不称尔。全面极佳，感恻之至。岑茶已领。杭人送到《表忠观碑》，装背作五大轴，辄送上。老兄请挂之高堂素壁，时一睨之，如与老弟相见也。附顾君的信，封角草草。不讶！不讶！升卿之问，已答之矣。已白顾君其详。轼再拜。

## 六十三

轼启。别来三得书教，眷抚愈重，感慰深矣。想已达韶，起居佳胜。《桃花诗》，再蒙颁示，诵咏不能释手。“菅”字韵拙句，特蒙垂和，句句奇警，谨用降服。幸甚！幸甚！“一字”虽戏剧，亦人所不逮也。轼凡百如昨，十九日迁入行衙。再会未期，惟望顺时而为国自重。因苏州卓行者奉问。不宣。轼再拜正辅提刑大夫执事。三月十七日。

六十四

三诗因感微物，以寄妙理，读之翛然自失。以病未和得，愧怍。执政小简，中近人之病，听不听在他，兄不可不言也。如闻前削监事，亦颇行，是否？寄惠大黄丸等、糟姜法、鱼麦蘖，并已捧领，感荷！感荷！

六十五

近得柳仲远书，报妹子小二娘四月十九日有事于定州，柳见作定签也。远地闻此，情怀割裂，闲报之尔。

六十六

某启。闻归艫到岸，喜不自胜。辱手教，承起居佳适。值夜乏人，未可前诣。新诗辄次韵，取笑！取笑！前本附纳，匆匆。

六十七

某启。漂泊海上，一笑之乐固不易得，况义兼亲友如公之重者乎！但治具过厚，惭悚不已。经宿，尊体佳胜。承即解舟，恨不克追饯。涉履慎重，早还为望。不宣。

六十八

河源事，上下缪悠而已。有一信暄并书，欲附至子由处，辄以上干，然不须专差人，但与寻便附达，或转托洪、吉间相识达之。其中乃是子由生日香合等。他是二月二十日生，得前此到为佳也。不罪！不罪！

六十九

河南兄弟已归，左右想哀慕之极，切希为亲自宽也。近有慰疏，未暇别纸。

七 十

蜜极佳，荔枝蒙颁赐，谨附谢。恳苏州钱倅，差一般家人，又借惠力院一行者。契顺来与宜兴通问，万里劳人，甚愧其意。因令附此书或略赐照管，幸甚。卒子与借请少许，甚幸！甚幸！

七十一

广州多松脂，闾甫尝买，用桑皮灰炼得甚精，因话告求数斤。仍告正辅与买生者十斤，因便寄示舶上。硫黄如不难得，亦告为买通明者数斤，欲以合药散。铁炉熬，可作时罗夹子者，亦告为致一副中样者。三物，皆此中无有也。不罪。

## 苏轼文集卷五十五

### 尺 牘

与程全父十二首 以下俱惠州

某启。去岁过治下，幸获接奉，别后有阙上问，过沐存记。远辱手教，且审起居住安，感慰兼集。长笺见宠，礼意过当，非衰老者所宜承当。伏读，愧汗而已。未由会见，万万以时自重。不宣。

### 二

某乏人写公状，幸恕简略，示谕固合如命，但罪废闲冷，众所鄙远，决无响应之理。近发书，多不答，未欲频渎也。幸矜察，愧愧。

三

新诗过蒙宠示，格律深妙，非浅学所能仿佛，叹诵不已。老拙无以答厚意，但藏之，永以为好尔。匆匆，不谨。

四

某启。新诗幸得熟览，至于钦诵。老病废学，无以少答重意，愧怍而已。

五

别纸示喻，具晓所示。田地问得，郡中犹取文字未了，切不可问也。感挂意，悚息！悚息！老拙慕道，空能诵《楞严》言语，而实无所得，见贤者得之，便能发明如此。颂语精妙，过辱开示，感怍不已。

六

令子先辈辱访及客众，不及款语。少事干烦，过

河源日，告仲意仙尉差一人押木匠作头王皋暂到郡外，令计料数间屋材，惟速为妙。为家私纷冗，不及写书，千万勿罪！勿罪！蒋生所斫木，亦告略督之。江君访别，本欲作书，醉熟手软，不能多书，独遣此纸而已。

## 七

某启。龙眼晚实愈佳。特蒙分惠，感忤不已。钱数封呈，烦聒，增悚！增悚！白鹤峰新居成，当从天侔求数色果木，太大则难活，太小则老人不能待，当酌中者。又须土砧稍大不伤根者为佳。不罪！不罪！

柑 橘 柚 荔枝 杨梅 枇杷 松 柏 含笑  
梔子

谩写此数品，不必皆有，仍告书记其东西。十二月七日。

## 八

令子先辈辱书及新诗，感慰弥甚，笔力益进，家有哲匠矣，何复下问乎？老病百事皆废，尤倦写书，故止附此纸尔，不别缄也。不罪！不罪！

## 九 以下俱僮耳

某启。别遽逾年，海外穷独，人事断绝，莫由通问。舶到，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仍审起居清安，眷爱各佳。某与儿子粗无病，但黎、蜒杂居，无复人理，资养所给，求辄无有。初至，僦官屋数椽，近复遭迫逐，不免买地结茅，仅免露处，而囊为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聊为一笑而已。平生交旧，岂复梦见，怀想清游，时诵佳句，以解牢落。此外，万万以时自重。舶回，匆匆布谢。

## 十

某再启。阁下才气秀发，当为时用久矣。遐荒安可淹驻，想益辅以学以昌其诗乎？仆焚笔砚已五年，尚寄味此学。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正赖此尔。有新作，递中示数首，乃珍惠也。山川风气能清佳否，孰与惠州比？此间海气郁蒸，不可言，引领素秋，以日为岁也。寄贶佳酒，岂惟海南所无，殆二广未尝见也。副以糖冰精面等物，一一铭佩，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怍之至。此间纸不堪覆瓿，携来者已竭。有便，可寄百十枚否？不必甚佳者。不罪！不

罪！

十 一

某启。便舟来，辱书问讯既厚矣，又惠近诗一轴，为赐尤重。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策，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今又辱来贶，清深温丽，与陶、柳真为三友矣。此道，比来几熄，海北亦岂有语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佳胜。某与小儿亦粗遣，困穷日甚，亲友皆疏绝矣。公独收恤加旧，此古人所难也。感忤不可言，惟万万以时自爱。为祝舶回，奉启，布谢万一。不宣。

十 二

某启。久不得毗陵信，如闻浙中去岁不甚熟，曾得家信否？彼土出药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为寄少许。此间举无有，得者即为希奇也。间或有药籛药，以授病者，入口如神，盖未尝识尔。

## 与程秀才三首 以下俱僮耳

某启。去岁僧舍屡会，当时不知为乐，今者海外岂复梦见。聚散忧乐，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尚健。得来讯，喜侍下清安，知有爱子之戚。襁褓泡幻，不须深留恋也。仆离惠州后，大儿房下亦失一男孙，亦悲怆久之，今则已矣。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惟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居之，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赀矣。赖十数学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乍热，万万自爱。不宣。

## 二

近得吴子野书，甚安。陆道士竟以疾不起，葬于河源矣。前会岂非梦耶？仆既病倦不出，出亦无与往还者，阖门面壁而已。新居在军城南，极湫隘，粗有竹树，烟雨濛晦，真蜒坞獠洞也。惠酒佳绝。旧在惠州，以梅酝为冠，此又远过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适，非小补也。

## 三

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为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乐以此告壮者尔。纸、茗佳惠，感怍！感怍！丈丈惠药、米、酱、姜、糖等皆已拜赐矣。江君先辱书，深欲裁谢，连写数书，倦甚，且为多谢不敏也。

## 与林天和二十四首 以下俱惠州

某启。近辱手书，冗中，不果即答，悚息。春寒，想体中佳胜。火后，凡百劳神，勤民之意，计不倦也。未由披奉，万万自重。不宣。

## 二

某启。专人辱书，具审起居住胜，为慰。春物益妍，时复寻赏否？想亦以少雨軫怀也。未由往见，万万若时爱摄。不宣。

三

某启。多日不奉书，思仰之至。伏暑，尊候何如？惠贶荔子极佳，郡中极少得，与数客同食，幸甚！幸甚！未由会合，万万以时自重。

四

某启。近数奉书，想皆达。雨后晴和，起居住胜。花木悉佳品，又根拨不伤，遂成幽居之趣。荷雅意无穷，未即面谢为愧。人还，匆匆。不宣。

五

花木栽，感留意惠贶。鹿肉尤增惭荷。某又上。

六

某启。昨日辱访别，尤荷厚眷。老病龙钟，不果诣送，愧负多矣。经夕起居何如，果成行未？忘己为民，谁如君者。愿益进此道，譬如农夫不以水旱而废

穰装也。此外，万万自重。

七

某启。辱教，承微恙已平，起居轻安，甚慰驰仰。暑雨不常，官事疲勩，摄卫为艰。惟加意节调，以时休息为佳也。匆匆，不宣。

八

某启。近辱过访，病中恨不款奉。人来，枉手教，具审起居住胜，至慰！至慰！旦夕中秋，想复佳风月，莫由陪接，但增怅仰也。乍凉，千万自重。

九

某启。从者往还见过，皆不款奉，愧仰可胜。辱书，承起居住胜。闻还邑以来，老稚鼓舞，数日调治，想复清暇矣。岁暮，万万自重。

十

小儿往循已数月矣，贱累闰月初可到此。新居旦夕毕工，承问及，感感。领书，及惠笋蕨，益用愧感。闻相度移邑，果否？

十 一

某启。辱手教，伏承起居住胜，甚慰驰仰。承问贱累，正月未已到赣上矣，闰月上旬必到此也。考室劳费，乃老业也，旦夕迁入。未由会面，万万以时自重。

十 二

某启。辱书，承起居住胜。示谕幼累已到，诚流寓中一喜事。然老稚纷纷，口众食贫，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蒸郁未解，万万自重。

十 三

骨肉远至，重为左右费，羊面、鲈鱼，已拜赐矣，感忤之至。

十 四

某启。辱手教，承起居住胜。久以冗率，有阙驰问，愧念深矣。承惠龙眼、牙蕉，皆郡中所乏，感忤之至。未由瞻奉，万万自重。

十 五

高君一卧遂不救，深可伤念，其家不失所否？瘴疫横流，僵仆者不可胜计，奈何！奈何！某亦旬浹之间，丧两女使，况味牢落，又有此狼狈，想闻之亦为恍然也。

十 六

某启。人来，辱书，具审比日尊候佳胜，甚慰所

望。加减秧马，曲尽其用，非抚字究心，何以得此，已具白太守矣。乍热，万以时加啬。不宣。

十 七

某启。人来，辱手教，具审起居住胜。吏民畏爱，谣颂布闻，甚慰所望。秧马聊助美政万一尔，何足云乎？承示喻，愧悚之至。僧磨已成，秋凉当往观也。毒热，万万为民自爱。不宣。

十 八

某启。比日蒸热，体中佳否？承惠杨梅，感佩之至。闻山姜花欲出，录梦得诗去，庶致此馈也。呵呵。丰乐桥数木匠请假暂归，多日不至，敢烦指挥勾押送来为幸。

十 九

某启。近日辱书，伏承别后起居住胜，甚慰驰仰。数夕月色清绝，恨不对酌，想亦顾影独饮而已。未即披奉，万万自重。不宣。

二 十

某启。人还，奉书必达。即候渐凉，起居佳否？叠烦颐旨，感忤交深，未缘面谢，惟祝若时自重。不宣。

二十一

某启。秋高气爽，伏计尊候清胜。公宇已就，想日有佳思。未缘披奉，万万以时珍啻。不宣。

二十二

某启。前日人回，裁谢必达。比日履兹薄冷，起居佳否？未缘展奉，但有翘想。尚冀保卫，区区之至。不宣。

二十三

某启。近奉状，知入山未还。即日想已还治，起居佳否？往来冲冒，然胜游计不为劳也。未瞻奉间，

更乞若时自重。不宣。

二十四

某启。昨日江干邂逅，未尽所怀。来日欲奉屈早膳，庶少款曲。阙人，不获躬诣。不罪。

与冯祖仁十一首 以下俱北归

某慰疏言。承艰疚，退居久矣，日月逾迈，哀痛理极，未尝获陈区区，少解思慕万一，实以漂寓穷荒，人事断绝，非敢慢也。比辱手疏，且审孝履支持，廓然逾远，追恻何及。伏冀俯顺变礼，宽中强食。谨奉启疏上慰，不次。

二

某启。蒙示长笺，粲然累幅，光彩下烛，衰朽增华。但以未拜告命，不敢具启答谢，感恻不可云喻。老瘁不复畴昔，但偶未死耳。水道间关寸进，更二十日，方至曲江，首当诣宇下。区区不究，乏人写大状，不罪。手拙简略。不次。

三

某启。昨日辱远迓，喜慰难名。客散，已夜，不能造门。早来又闻已走松楸，未敢上谒。领手教，愧悚无地。至节，想惟孝思难堪，奈何！奈何！来晚当往慰。不宣。

四

节辰蒙惠羊边、酒壶，仁者之馈，谨以荐先，感佩不可言也。

五

某启。辱手教，承晚来起居住胜。惠示珠榄，顷所未见，非独下视沙糖矣，想当一笑。匆匆，不宣。

六

某启。前日辱下顾，尚未果走谢，悚息不已。捧手教，承起居住胜。卑体尚未甚清快，坐阻谈对，为

怅惘也。惠示妙剂，获之，喜甚。从此衰疾有瘳矣。人还，不宣。

七

某启。辱手教，具审尊体佳胜，甚慰驰仰。拙疾亦渐平矣。来日当出诣。番烧羊蒙珍惠，下逮童稚矣。谨奉启谢，不宣。

八

两日冗迫，不果诣见。伏计孝履如宜。欲告借前日盛会时作包子厨人一日，告白朝散，绝早遣至。不罪！不罪！家人辈欲游南山，祖仁若无事，可能同到彼闲行否？

九

辱回教，及蒙以岩砚、法醕、嘉蔬、珍果等为饷，已捧领讫，顾无以当之。适苦嗽，昏倦，裁谢草草。

## 十

昨日奉辞，瞻恋殊甚。旦来孝履佳否？先什辄已题跋。鹤、鹿、马三轴，迫行不暇题，谨同纳上。祖仁方在疚，更不烦远出，昨所云金山之行，可罢也。乍远，保重。

## 十 一

某启。辱笺教累幅，文义粲然，礼意兼重，非老朽所敢当，藏之巾笥，以为光宠，幸甚。比日孝履何如？到韶累日，疲于人事，又苦河鱼之疾，少留调理乃行。益远，极瞻系也。岁暮，更惟节哀自重。

## 与章质夫三首 以下俱黄州

某启。承喻慎静以处忧患，非心爱我之深，何以及此？谨置之座右也。《柳花》词妙绝，使来者何以措词。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四子，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七夕》词亦录呈。药方付徐令去，惟细辨。覆盆子若不真，即无效。前者路傍摘者，此土人谓之

插秧莓，三四月花，五六月熟，其子酸甜可食，当阴干其子用之。今市人卖者，乃是花鸦莓，九月熟，与《本草》所说不同，不可妄用。想暄子已寄君猷矣。

## 二

某启。伏承被召，移漕六路，舆论所期，虽未厌满，而脱屣炎州，归覲阙庭，兹可庆也。比日启途之暇，起居住胜。某摘籍所拘，未由攀饯，北望旌驭，此怀可知。伏冀若时为国保重而已。谨奉手启代违，不宣。

## 三 惠州

某启。近承手书，以侍者化去，曲垂开喻，感佩深矣。比来皆已忘去。凡百粗遣。但方营新居，费用百端，独力干办，尤为疲勤，冬末乃毕工。尔时遂杜门默坐，虽邻不覲。荷公忧爱之深，恐欲知其略也。万一有南来便人，为致人参、干枣数斤，朝夕所须也。不罪！不罪！

## 与章子厚二首 以下俱黄州

某启。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身耕妻蚕，聊以卒岁。昨日一牛病几死，牛医不识其状，而老妻识之，曰：“此牛发豆斑疮也，法当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勿谓仆谪居之后，一向便作村舍翁。老妻犹解接黑牡丹也。言此，发公千里一笑。

## 二

某启。闲居无人写得公状及圆封，又且不利于邮筒，不以为简慢也。丈丈尊候，闻愈康健，不敢拜书。江淮间岁丰物贱，百须易致，但贫窶所迫，营干自费力耳。舍弟自南都来，挈贱累缭绕江淮，百日至此，相聚旬日，即赴任到筠。不数日，丧一女，情怀可知。碎累满眼，比某尤为贫困也。荷公忧患，聊复及之耳。其余，非尺书所能尽也。

## 与章子平十二首 以下俱杭州

某启。咫尺不时上问，特枉手书，愧汗不已。比日起居何如？某老病日增，殊厌繁剧，方艰食中，未

敢乞闲郡，日俟谴逐尔。未由面言，临纸惘惘。千万为国自爱。不宣。

二

某启。久阔，幸经过一见，殊慰瞻仰。违去未几，复深驰系。比日，伏惟起居佳胜。到官数月，公私袞袞，殆非衰病所堪。然湖山风物依然，足慰迟暮也。未由接奉，千万为国自重。不宣。

三

某启。稍疏上问，伏惟台候万福。积雨不少，害稼否？想极忧劳。杭虽多高原，已厌水矣。未缘瞻奉，惟剧思仰。毒暑，万万自重。挥汗，恕不谨。

四

某启。杨同年至，出所教赐，且审比日起居佳胜，感慰兼极。某百凡如昨。秋暑向衰，官事亦渐简，差有可乐。湖山之胜，恨不与老兄共之也。金鱼池上，数寺亦洁雅，未宜嫌弃，余非书所能究。

## 五

某再启。前日曲蒙厚待，感怍兼至，辄有小恳拜闻。本州于潜县柳豫，极有文行，近丁忧贫甚，食口至众，无所归，可代曾君管秀学否？闻曾君不久服阕入京，如未有人，幸留此阙也。此人词学甚富，而内行过人，诚可以表帅学者。率易干闻，必不深讶。可否略示谕。

## 六

某少事试干闻。京口有陈辅之秀才，学行甚高，诗文皆过人，与王荆公最雅素。荆公用事，他绝不自通。及公退居金陵，日与之唱和，孤介寡合，不娶不仕，近古独行。然贫甚，薪水不给。窃恐贵郡未有学官，可请此人否，如何？乞示及。月给几何，度其可足，即当发书邀之。如已有人，或别有所碍，即已。哀其孤高穷苦，故谩为之一言。不罪！不罪！

## 七

某再启。叠蒙示谕，但得吾兄不见罪，幸矣，岂

复有他哉！某自是平生坎坷动致烦言者，吾兄不复云尔，读之不觉绝倒也。舍弟孤拙，岂堪居此官，但力辞不得免尔。承谕及，感怍！感怍！船子甚荷留念，已差人咨请。知之。

## 八

葑霱初无用，近以湖心叠出一路，长八百八十丈，阔五丈，颇消散此物，相次开。路西葑田，想有余可为田者，当如教揭榜示之。

## 九

某疏拙多忤，吾兄知之旧矣。然中实无他，久亦自信。示谕别纸，读之甚惶恐。某接契未非一日，岂复以人上浮言为事，而况无有耶？此必告者过也。当路纷纷，易得瞋喜，愿彼此一切勿听而已。余非面不究。令子辱访，不尽款曲。悚息！悚息！

## 十

某启。公见劝开西湖，今已下手成伦理矣，想不惜见助。赃罚船子，告为尽数划刷，多多益佳，约用

四百只也。仍告差人驾来，本州诸般，全然阙兵也。至恳！至恳！

## 十一

某启。昨日远烦从者，感愧之极。辱书，承起居佳胜。渡江非今晚即来晨，岂可再烦枉顾。赐鹅肉，极济所乏，遂与安国、几先同飧。乍远，千万保爱不宣。

## 十二

某启。久别，复此邂逅为喜。病疮，不果往见，只今解去，岂胜怅惘。子由寄今年赐茗，辄分一团，愧微少也。二陈恨不一见之，且为致区区。乍远，千万自爱。

## 与章致平二首 以下俱北归

某顿首致平学士。某自仪真得暑毒，困卧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茫然不知致平在此。得书，乃渐醒悟。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

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也。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又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闽客、广舟准备，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以及邻里乡党。又丞相知养内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兹闲放，正宜成此。然只可自内养丹。切不可服外物也。舒州李惟熙丹，化铁成金，可谓至矣，服之皆生胎发。然卒为痈疽大患，皆耳目所接，戒之！戒之！某在海外，曾作《续养生论》一首，甚欲写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叠检获，当录呈也。所云穆卜，反覆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为幸！更徐听其审。又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速归毗陵，聊自憩。此我里，庶几且少休，不即死。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某顿首再拜。致平学士阁下，六月十四日。

## 二

《续养生论》乃有遇而作，论即是方，非如中散泛论也。白术一味，舒州买者，每两二百足，细碎而有两丝。舒人亦珍之。然其膏润肥厚，远不及宣、湖所出。每裹二斤，五六百足，极肥美，当用此耳。若世所谓茅术，不可用。细

捣为末，余筋滓难捣者弃之。或留作香，其细末曝日中，时以井花水洒润之，则膏液自上，谨视其和合，即入木臼杵数千下，便丸，如梧桐子大。不入一物。此必是仙方。日以井花水咽百丸，渐加至三百丸，益多尤佳。此非有仙骨者不传。《续养生论》尤为异书，然要以口授其详也。

### 与人一首

某再启。比来道气如何？用新术有验否？何生写真，逮十分矣，非公与子中指撻，亦不至是也。感服！感服！所云观音验已久，公何知之晚，丘诵之久矣。一笑！一笑！令侄节推甚安，幕中极烦他也。

### 与蹇授之六首 以下俱黄州

某慰疏言。不意变故，令阁盛年遽至倾殒，闻问悲愕，如何可言。窃惟感悼之深，触物增恻。日月逝矣，追想无及，奈何！奈何！未缘诣慰，但增哽塞。谨奉启少布区区。不宣。

## 二

某启。得季常书，知公有闺门之戚，内外积庆，淑德著闻，乃遽尔耶？公去亲远，动以贻忧为念，千万靡遣，无令生疾。此区区至意，惟聪明察之。季常悲恨甚矣，亦常以书痛解之。适苦目疾，上问极草草，不罪！不罪！舍弟每有书来，甚荷德庇。尊丈待制，必频得信，因家书为道区区。

## 三

某欲一奉见，岂徒然哉，深有所欲陈者，而竟不遂，可胜叹耶！子由在部下，甚幸，但去替不远耳。辄有一书及少信，烦从吏，甚不当尔。恃眷故，必不深责。季常可劝之一起，深欲图其见坐处也。一噓。

## 四

某启。前日已奉书。昨日食后，垂欲上马赴约，忽儿妇眩倒，不省人者久之，救疗至今，虽稍愈，尚昏昏也。小儿辈未更事，义难舍之远去，遂成失言。想仁心必恕其不得已也，然愧负深矣。乍暖，起居何

如？闲废之人，径往一见，谓必得之，乃尔齟齬，人事真不可必也。后会何可复期，惟万万为国自重。谨奉手启，不宣。

## 五

不得一见而别，私意甚不足。人常蔽于安逸，而达于忧患，愿深照此理。况美材令问，岂久弃者耶？

## 六

某启。江上一别，今几年矣，不谓尚蒙存记，手书见及，感愧不可言。冲涉薄寒，起居佳安，甚慰所望。承奉使江表，乡闾之末，亦窃以为宠，但罪废之余，不敢复自比数故旧。书词过重，只益惶悚。旦夕恐遂一见，惟冀顺候自重。谨奉启。不宣。

## 与张君子五首 以下俱杭州

某启。别后公私纷冗，有阙上问，敢谓存记，远枉书教，奖与隆重，足为衰朽之光。比日履兹寒凝，起居佳胜。某凡百粗遣。但杭之烦剧，非抱病守拙者所堪。行丐闲散，以避纷纷耳。湖山虽胜游，而浙民

饥歉，公帑窘迫，到郡但闭阁清坐而已，甚不为过往所悦。然老倦谋退，岂复以毁誉为怀。公知照之深，聊复及此。未由展会，尚冀为国自爱。不宣。

## 二

某春来多病，时复谒告，乞宣城，或一宫观差遣。盖拙者虽在远外，尚忝剧郡，故不为用事者所容。近者言陈师道，因复见及。又去年黥二凶人，一路为之肃然。今乃为其所讼，盖必有使之者。不然，顽民不知为此也。以此，不得不为求闲散以避其锋。素荷知照，聊复及之。亦恐都下相识，不知其由，以为无故复求退，欲公粗知其心耳。

## 三

某承欲令写先茔神道碑，如公家世，不肖以得附托为宠，更复何辞。但从来不写，除诏旨外，只写景仁一《志》，以尽先人研席之旧，义均兄弟，故不得免，其余皆辞之矣。今若为公家写，则见罪者必众，唯深察悚息。不肖为俗所憎，独公相视亲厚，岂复惜一运笔。但业已辞他人，嫌若有所择耳。千万见恕。惠贶小团佳酝，物意两重。捧领惭荷。

## 四

某守郡粗遣，去国稍久，矧怀家弟，老病岂不念归。但闻以眷知之深，颇为当路所忌，纵复归覲，不免侧目，忧患愈深，不若在外之安也。蒙念最深，故及此，幸密之。

## 五

某启。别纸示喻，爱念之深，欲其归阙。某之思念家弟，怀仰亲友，岂无归意。但在内实无丝毫补报。而为郡，粗可及民。又自顾衰老，岂能复与人计较长短是非，招怒取谤耶？若缄口随众，又非平生本意。计之熟矣，以此不如且在外也。子由想亦不久须出，则归亦谁从。浙西灾伤殊甚，不减熙宁。然备御之方，亦粗设矣。俟到夏，流殍不大作，则别乞一小僻郡，少安衰拙也。蒙知照之深，故觭缕。因见晋卿道此，亦佳。冗懒殊甚，不别拜书，想不罪也。惠贶团茗御香，皆所难得，感佩之至。

与杨元素十七首 以下俱黄州

某启。忽闻舟馭至鄂，喜不自胜。想见笑语，发于寤寐。寻遣人驰书，未达间，令弟庆基来，闻已往安州，怅然失望，至今情况不佳。想公爱我之深，亦自悔之也。比日起居佳胜。与元法相聚之乐，独不得与樽俎之间，想孜孜见说而已。然领手教累幅，及见和新词，差以喜慰。乍寒冲涉，保练为祷。不宣。

二

轼启。近两辱手教，以多病不即裁谢，愧悚殊深。比日伏惟履兹溽暑，台候清胜。轼病后百事灰心，虽无复世乐，然内外廓然，稍获轻安。何时瞻奉，略道所以然者。未间，伏惟为时自重。谨奉手启，不宣。轼顿首再拜元素内翰老兄执事。六月三日。

三

涉暑疲倦，书问稍缺，愧仰无量。比日起居胜常。近领手诲，承小疾尽去，体力加健，此大庆也。更望倍加保啬，侧听严召，以慰舆论。

## 四

承令弟见访，岸下无泊处，又苦风雨，匆匆解去，至今不足。示谕田事，方忧见罪，乃蒙留念如此，感幸不可言。某都不知彼中事，但公意所可，无不便者。军屯之东三百石者便，为下状，甚佳。李教授之兄又云：官务相近有一庄，大佳。此彭寺丞见报，亦闲与问看。今日章质夫之子过此，已托于舟中载二百千省上纳。到，乞与留下。果蒙公见念，令有归老之资，异日公为苍生复起，当却为公葺治田园，以报今日之赐也。适新旧守到、发，冗甚，不一一。

## 五

示谕，秀才唐君许为留念，兼令干人久远干之，幸甚！幸甚！某未能去，此间更无人可以往干，必须至奉烦唐君也。未尝相识，便蒙开许，必以元素之故也。深欲作书为谢，适冗甚，非久，别附问，且乞道区区。天觉、彭寺丞，皆蒙书示，亦未及奉启，乞致下慰。

## 六

轼启。递中领手教，伏审台候佳胜，为慰。轼凡百如旧，近又大霪，庶几得归农乎？公决起典郡，无疑也。近嘉州魏秀才兄弟行，附手问，不审得达否？岁行尽，伏惟顺时为人自重。不宣。轼再拜元素内翰尊兄。十二月十五日。

## 七

笔冻，写不成字，不罪！不罪！舍弟近得书，无恙，不知相去几里，但递中书须半月乃至也。奇方承录示，感戴不可言，固当珍秘也。近一相识，录得明公所编《本事曲子》，足广奇闻，以为闲居之鼓吹也。然切谓宜更广之，但囑知识，间令各记所闻，即所载日益广矣。辄献三事，更乞拣择，传到百四十许曲，不知传得足否？

## 八

近于城中葺一荒园，手种菜果以自娱。陈季常者，近在州界百四十里住，时复来往。伯诚亲弟，近问之，

云不曾参拜。其人甚奇伟，得其一词，以助《本事》。

## 九

承示谕，定襄胡家田，公与唐彦议之，必无遗策。小子坐享成熟，知幸！知幸！近答唐君书，并和红字韵诗，必皆达矣。胡田先佃后买，所谓抱桥澡浴，把揽放船也。呵呵。凡事既不免干渎左右，乞一面裁之，不须问某也。尚有二百千省，若须使，乞示谕，求便附去。见陈季常慥，云：京师见任郎中其孚之子，欲卖荆南头湖庄子，去府五六十里，有田五百来石，厥直六百千，先只要二百来千，余可迤邐还。不知信否？又见乐宣德，言此田甚好，但税稍重。告为问看。彭寺丞之流，近日更不敢托他也。浼乱尊听，负荆不了也。

## 十 赴登州

专人至，辱长笺为贶，礼意两过。契故不浅，乃尔见疏。悚息！悚息！比日起居何如？登州谢章未上，不敢致启事，近所传，盖非实也。未由合并，千万顺时保爱。人还，适在瓜洲道中。裁谢不如礼。

## 十 一 以下俱登州还朝

陈主簿人还，领手教。伏承比日台候万福，深慰驰仰。人物丰盛，池馆清丽，足供啸咏之乐。数日来，人皆云公移徐州，虽未是实语，然理当如此，惟汲汲行复迁擢矣。某本欲秋间往见，而汝州之行，度不可免。见治装舟行，自洛阳出陆百八十里至汝，虽缭绕遭回，然久困，资用殆尽，决不能陆行耳。无缘诣别，惟望顺时为国自重。

## 十 二

城南有亚父冢，然非也。冢在居巢。城北有刘子政墓，昔欲为起一祠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余力，为成之，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猎，至其下。石佛山，亦佳观。

## 十 三

奉别忽将二载，未尝定居。到阙以来，人事袞袞，不皇上问，愧仰深矣。比日切想起居佳胜。近闻小人辄黷左右，此何品类也，乃敢如此！信知困中，无种

不有。想以道眼观之，何啻蚊虻，一笑可也。知故旧皆已还朝，坐念老兄独在江湖，未免慨叹也。更冀顺时为国自重。冗迫，不详及。

## 十四

忝命过分，皆出素奖，碌碌无补，日忧愧耳。舍弟适患赤目，未能上状，又适得乡信，堂兄承议名不疑。丧亡，悲痛中，不能尽区区，恕之！恕之！都下有干，示及。

## 十五

陈金主簿，闻公已荐之，感戴之怀，如亲受赐也。幸为始终成之。此人实无他肠，可保信也。不罪。

## 十六 以下俱翰林

向驰贺緘，及因李教授行附问，各已达否？比日履兹微凉，台候何似？某蒙庇粗遣，如闻公欲一谒元老，果否？不若遂游庐阜，况职当按行，他日世事，一复奉诿，欲为此行，岂可得哉？余惟万万为人自重。

## 十 七

某近数章请郡，未允。数日来，杜门待命，期于必得耳。公必闻其略，盖为台谏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致此烦言，盖始于此。然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愿闻之，不须为人言也。令子必得信，计安。

## 与林子中五首 以下俱扬州

某启。近遣人奉书，必达。乍暖，台候佳胜。某被命维扬，差复相近，颇以为喜。召命过我，当为十日留也。未间，万万自重。不宣。

## 二

某启。以病在告，不与朝会，莫克望见，瞻企之极。前日辱手教，不即答，悚息！悚息！比来起居何如？二图奇妙绝世，辄作二绝句其后，答去。幸批一二字，要知达也。匆匆，不宣。

## 三

某启。惠贶二团，领意至厚，感怍无已。所要鸡肠草，未有生者。此有一惑炉火，人收得少许，纳去。老兄亦有此惑故耶？邦直耽此极深。仆有一方，遂为取去，可就问传取也。奇绝！奇绝！消碛，雌相伏者。写书至此，忽见报，当使高丽。方喜得人，又见辞免，何也？不知得请否。此本劣弟差遣，遂为老兄所挽，然比公之还，仆亦不患贫矣。呵呵。且寄数字，贵知此行果决如何？若不能免，遂浮沧海、观日出，使绝域知有林夫子，亦人生一段美事也。

## 四

某启。承别纸示喻，知大事虽已毕，而聚族至众，费用不贍。吾兄平时仅足衣食，况经此变故，窘迫可知，闻之但办得空忧，可量愧叹。昆仲才行，岂久困者。天下何尝有饥寒官人耶？惟宽怀顺变而已。故人勉强一慰，此乃世俗之常悲，何知之晚耶！所要元素方，本非亲授于元素。盖往岁得之于一道人，后以与单骧，骧以传与可。与可云试之有验，仍云元素，即此方也。某即不曾验，今纳元初传本去，恐未能有益，

而先奉糜垂竭之囊也。又初传者，若非绝世隐沦之人为之，恐有灾患，不敢不纳去，又不敢不奉闻，慎之！慎之！某在京师，已断作诗，近日又却时复为之，盖无以遣怀耳，固未尝留本。今蒙见索，容少暇也。

## 五

某启。子中既忧居，情味可知。又加以贫乏。而值此时，百事难碍，奈何。近得正仲书，亦如此。此乃吾曹分限，殆不可逃也。某始到此，俸亦粗给，为欲聘一外生，亦忙窘。此事亦不足言，要亦不至饥寒。近日逐出数讲僧，别请长老，此亦小事，系何休戚。而文移问难如织。今差人请瑞光本师，见说，已有人向道此僧不赴，是何闲事，但欲沮此公耳。请子中缓颊，力为致之，有一别纸，或可示本也。其余，非面不悉。

## 与晁美叔二首 以下俱徐州

某启。自别，两辱存问，荷眷契之厚，无以为喻。日欲裁谢，而拙钝懒放，因循至今。计明哲雅量，不深谴过，而自讼亦久矣。即日，不审尊履何如。某此无恙，但奉行新政，多不如法。勘劾相寻，日俟汰遣

耳。若得放归，过淮，必遂候见。未间，为国自重。谨奉手启居，不宣。

## 二

某再拜。向承出按淮甸，不即具贺幅者，以吾兄素性亮直，而此职多有可愧者，计非所乐耳。然仁者于此时力行宽大之政，少纾吏民于网罗中，亦所益不少。此中常赋之外，征敛杂出，而盐禁繁密，急于兵火，民既无告，吏亦仅且免罪，益苟简矣。向闻吾兄议论，颇与时辈不合，今兹躬履其事，必有可观者矣。令兄佳士，久淹，诸兄自亦知之。

## 与杨康功三首 黄州

某启。浙右之别，遂失上问，至今想必察其情也。特枉书问，感愧兼集。比日起居何如？众论翕然，知忠信之可恃，名实之相副也。雅故之末，欣慰可量。未缘趋奉，惟冀顺时为国自重。不宣。

## 二 离黄州

某启。自闻国恤，哀慕摧殒，不知所措。惟公忠

孝体国，想同此情。某无状，自取大戾，非先帝哀矜，岂有今日矣？谁复知我者，公知之深，故及此耳。嗣皇继圣，圣化日新，勉就功业，遂康斯民，知识之望也。

### 三 赴登州

两日大风，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阖户拥衾，瞑目块坐耳。杨次公惠酝一壶，少酌径醉。醉中与公作得《醉道士石诗》，托楚守寄去，一笑。某有三儿，其次者十六岁矣，颇知作诗，今日忽吟《淮口遇风》一篇，粗可观，戏为和之，并以奉呈。子由过彼，可出示之，令发一笑也。

### 与李昭玘一首 黄州

某启。无便，久不奉书。王子中来，且出所惠书，益知动止之详，为慰无量。比日尊体何如？既拜赐雪堂新诗，又获观负日轩诸诗文，耳目眩骇，不能窥其浅深矣。老病废学已久，而此心犹在，观足下新制，及鲁直、无咎、明略等诸人唱和，于拙者便可阁笔，不复措词。近有李豸者，阳翟人，虽狂气未除，而笔势澜翻，已有漂砂走石之势，常识之否？子中殊长进，

皆左右之赐也。何时一笑？未间，惟万万自重。徐人还，匆匆奉启。不宣。

答刘元忠四首 以下俱杭州

专人辱书，承昆仲远寄诗文，读之喜慰，殆不可言，喜谏议公之有子也。比日雪寒，起居佳否？诗文皆大佳，然法曹君所制尤佳也。为之不已，何所不至，辄出一诗为谢，取笑！取笑！未由披奉，千万节哀自重。

二

闻爱弟倾逝，手足之痛，如何可言，奈何！奈何！盛德之后，何乃止此？寿夭默定，非追悼所及，千万宽中自爱而已。无由面慰，临纸哽塞。

三

先公《传》久欲作，以官事衮衮未暇，成，当即寄去也。所要“白云居士”字，不知足下自谓耶，抑为他人求也？既不识其人，不欲便写；若乃是自谓，则未愿足下为此名号也。必亮此言。黄素却写一绝句

纳去。不讶。

#### 四 儋耳

某启。近别，伏惟起居安胜。短笺不尽意，察之。柳伯通因会，为致区区。欧阳秀才真谈道甚妙，可与闲游。怀思文忠公，爱其屋上乌，况族子弟之佳者乎！余惟万万若时自重。不宣。

#### 与蔡景繁十四首 以下俱黄州

自闻车马出使，私幸得托迹部中，欲少布区区，又念以重罪废斥，不敢复自比数于士友间，但愧缩而已。岂意仁人矜闵，尚赐记录，手书存问，不替畴昔，感悚不可言也。比日履兹烦暑，尊体何如？无缘少奉教诲，临书怅惘，尚冀以时保颐，少慰拳拳。

#### 二

近奉书，想必达。比日，不审履兹隆暑，尊体何如？某卧病半年，终未清快。近复以风毒攻右目，几至失明，信是罪重责轻，召灾未已。杜门僧斋，百想灰灭，登览游从之适，一切罢矣。知爱之深，辄以布

闻。何日少获，瞻望前尘，惟万万为时自重。

三

某谪居幽陋，每辱存问，漂落之余，恃以少安。今者又遂一见，慰幸多矣。冲涉薄寒，起居何如？区区之素，即获面既。

四

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晚即面呈。

五

违阔数日，凄恋不去心。切惟顾爱之厚，想时亦反顾也。比来跋履之暇，起居何如？某蒙庇如昨，度公能复来，当在明年秋矣。某杜门谢客，以寂嘿为乐耳。乍远，万乞为国自重。

## 六

凡百如常。至后杜门壁观，虽妻子无几见，况他人乎？然云蓝小袖者，近辄生一子，想闻之，一拊掌也。惠及人参，感感。海上奇观，恨不与公同游。东海县一帆可到，闻益奇伟，曩恨不一往也。公尝在否？大篇或可追赋，果寄示，幸甚！幸甚！

## 七

前日亲见许少张暴卒，数日间，又闻董义夫化去。人命脆促，真在呼吸间耶？益令人厌薄世故也。少张徒步奔丧，死之日，囊囊罄然，殆无以敛。其弟麻城令尤贫，云无寸垆可归，想公闻之凄恻也。料朝廷亦怜之。如公言重，可为一言否？辄此僭言，不深谴否？

## 八

特承寄惠奇篇，伏读惊耸。李白自言“名章俊语，络绎间起”，正如此耳。谨已和一首，并藏笥中，为不肖光宠，异日当奉呈也。坐废以来，不惟人嫌，私亦自鄙。不谓公顾待如此，当何以为报。冬至后，便杜

门谢客，斋居小室，气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劳，以增永叹。春间行部若果至此，当有少要事面闻。近见一僧甚异，其所得深远矣。非书所能一一。

## 九

承爱女微疾，今必已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虽无可忧之状，而无憊甚矣。临皋南畔，竟添却屋三间，极虚敞便夏，蒙赐不浅。胸山临海石室，信如所谕，前某尝携家一游。时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瀼索凉州》，凜然有水车铁马之声。婢去久矣，因公复起一念，果若游此，当有新篇。果尔者，亦当破戒奉和也。呵呵。

## 十

近专人还，奉状必达。忽复中夏，永日杜门，无如思渴仰何！不审履兹薄热，起居何似？向须画扇，比已绝笔。昨日忽饮数酌，醉甚，正如公传舍中见饮时状也。不觉书画十扇皆遍，笔迹粗略，大不佳，真坏却也。适会人便寄去，为一笑耳。

## 十 一

黄陂新令李吁到未几，其声蔼然，与之语，格韵殊高。比来所见，纵小有才，多俗吏。侑辈如此人殆难得。公好人物，故辄不自外耳。近葺小屋，强名南堂，暑月少舒。蒙德殊厚，小诗五绝，乞不示人。

## 十 二

辱书，伏承尊体佳胜。惊闻爱女遽弃左右，切惟悲悼之切，痛割难堪，奈何！奈何！情爱著人如鬻胶油腻。急手解雪，尚为沾染，若又反覆寻绎，便缠绕人矣。区区，愿公深照，一付维摩、庄周令处置为佳也。劣弟久病，终未甚清快。或传已物故，故人皆有书惊问，真尔犹不恤，况谩传耶？无由面谈，为耿耿耳。何时当复迎谒？未间，惟万万为国自重。

## 十 三

近来颇佳健。一病半年，无所不有，今又一时失去，无分毫在者。足明忧喜浮幻，举非真实，因此颇知卫生之经，平日妄念杂好，扫地尽矣。公比来诸况

何如？铲刷之来，不少劳乎？思渴之至，非笔墨所能尽也。

## 十 四

《西阁》诗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写板上也。阁名亦思之，未有佳者。蔡谟、蔡廓，名父子也，晋、宋间第一流，辄以仰比公家，不知可否？徐秀才前曾面闻，留此书，令请见。此人有胆，重气义，试收录之，异日或有用也。公许密石砚，若有余者可辍，即付徐可也。

## 苏轼文集卷五十六

### 尺 牒

与刘器之二首 黄州

辱书，极论内外丹事，劣弟初不及此，受赐多矣。辄拜呈《方丈铭》一首，更告与敲琢。看唐彦道处，亦有一赞，并为看过。因家兄龟年行，奉启。半醉中，书字不谨。

### 二 北归

志仲本以乌丝栏求某录杂诗耳，某自出意，欲与写《广成子解》篇。舟中热倦，遂忘之，然此意终在也，今岂可食言哉！病不能作志仲书，乞封此纸去。

## 答杨君素三首 以下俱杭倅

久不奉书，递中领来教，欣承起居佳胜，眷爱各无恙。奉别忽四年，薄廩维絀，归计未成，怀想亲旧，可胜惋叹！吾丈优游自得，心恬体舒，必享龟鹤之寿。劣侄与时龃龉，终当舍去，相从林下也。

## 二

奉别忽二十年，思仰日深，书问不继，每以为愧。比日动止何似？子侄十九兄弟远来，得闻尊体康健异常，不胜庆慰。知骑驴出入，步履如飞，能登木自采荔枝，此希世奇事也。虽寿考自天，亦是身心空闲，自然得道也。某衰倦早白，日夜怀归，会见之期，想亦不远。更望顺时自重，少慰区区。因孙宣德归，附手启上问。

## 三 登州还朝

某去乡二十一年，里中尊宿，零落殆尽，惟公龟鹤不老，松柏益茂，此大庆也。无以表意，辄送暖脚铜缶一枚。每夜热汤注满，密塞其口，仍以布单裹之，

可以达旦不冷也。道气想不假此，聊致区区之意而已。令子三七秀才及外甥十一郎，各计安。

与周开祖四首 以下俱密州

某忝命皆出奖借，寻自杭至吴兴见公择，而元素、子野、孝叔、令举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开祖不在坐为恨。别后，每到佳山水处，未赏不怀想谈笑。出京北去，风俗既椎鲁，而游从诗酒如开祖者，岂可复得。乃知向者之乐，不可得而继也。令举特来钱塘相别，遂见送至湖。久在吴中，别去，真作数日恶。然诗人不在，大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亦非细事。

二

递中辱书教累幅，如接笑语。即日，远想起居住佳胜。某此无恙，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相去益远矣。往日相从湖山之景，何缘复有。别后百事纷纷，皆不足道。维令举逝去，令人不复有意于兹世。细思此公所以不寿者而不可得，不免为之出涕。读所示祭文纪述，略尽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欲作一首哀词，未暇也。当作寄去。开祖笔力颇长，魏武所谓“老而能学，惟予与袁伯业”，真难

得也。寄示山图，欲寻善本而不可得者。新诗清绝，辄和两首取笑。浩然亭欲续和寄去。今日大雪，与客饮于玉山堂。适遣人往舍弟处，遂作此书。手冷，殊不成字，惟冀自重而已。

### 三 以下俱湖州

久别思渴，不言可知。一路候问来耗。忽辱教，喜慰良深。乍寒，起居佳胜。承脱湖北之行而得乐清，正如舍鱼而取熊掌，甚可贺也。某忝命，甚便其私，即遂面话，此不尽怀。

### 四

长篇奇妙。无状，每蒙存录如此之厚，但赐多而报寡，故人知其惭拙，必不罪也。今辄和一首，少谢不敏，且资一笑。惠及海味，珍感。来人遽还，未有以报，但愧怍无穷。到郡不见令举，此恨何极！尝奠其殡，不觉一恸。有刻石，必见之，更不录呈。有干，一一示及。李无悔近见访，留此旬余，亦许秋凉再过也。

## 答舒尧文二首 湖州

轼顿首。轼天资懒慢，自少年筋力有余时，已不喜应接人事。其于酬酢往反，盖尝和矣，而未尝敢倡也。近日加之衰病，向所谓和者，又不能给，虽知其势必为人所怪怒，但弛废之心，不能自克。闻足下之贤久矣，又知守官不甚相远，加之往来者具道足下，虽未相识，而相与之意甚厚。亦欲作一书相闻，然操笔复止者数矣。因与贾君饮，出足下送行一绝句，其语有见及者，醉中率尔和答，醒后不复记忆其中道何等语也。忽辱手示，乃知有“公沙”之语，惘然如梦中事，愧赧不已。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轶世俗而追配古人矣。岂仆荒唐无实横得声名者所得眩乎？何其称述之过也。其词则信美矣，岂效邹衍、相如高谈驰骛，不顾其实，苟欲托仆以发其宏丽新语耶？欧阳公，天人也，恐未易过，非独不肖所不敢当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难，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复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为似之，或至以为过之，非狂则愚而已。何缘会面一笑为乐。朱支使行，匆遽裁谢，草草。

## 二 黄州

轼启。午睡昏昏，使者及门，授教及诗，振衣起

观，顿尔醒快，若清风之来得当之也。大抵词律庄重，叙事精致，要非嚣浮之作。昔先零侵汉西疆，而赵充国请行；吐谷浑不贡于唐，而文皇临朝叹息，思起李靖为将，乃知老将自不同也。晋师一胜城濮，则屹然而霸，虽齐、陈大国，莫不服焉。今日鲁直之于诗是已。公自于彼乞盟可也，奈何欲为两属之国，则牺牲玉帛焉得而给诸？不敢当！不敢当！即承来命，少资睨噓。

## 答毕仲举二首 黄州

轼启。奉别忽十余年，愚瞽顿仆，不复自比于朋友，不谓故人尚尔记录，远枉手教，存问甚厚，且审比来起居住胜，感慰不可言。罗山素号善地，不应有瘴疠，岂岁时适尔。既无所失亡，而有得于齐宠辱、忘得丧者，是天相子也。仆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长者所教以触罪罟，然祸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论巧拙也。黄州滨江带山，既适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须，亦不难致，早寝晚起，又不知所谓祸福果安在哉？偶读《战国策》，见处士颜蠋之语“晚食以当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谓巧于居贫者也。菜羹菽黍，差饥而食，其味与八珍等；而既饱之余，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恶在我，何与于物？所云读佛书及合药救人二事，以为闲居之赐甚厚。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

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不知君所得于佛书者果何耶？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与仆辈俯仰也？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来书云，处世得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乃为至足。三复斯言，感叹无穷。世人所作，举足动念，无非是业，不必刑杀无罪，取非其有，然后为冤业也。无缘面论，以当一笑而已。

## 二 北归

适辱从者临贶书教，礼意兼重，殆非不肖所堪。书词高妙，伏读增叹，病不能冠带，遂不果见，愧悚无地。

### 与杜子师四首 黄州

某启。辱书，承晚来起居住胜。示及画图，览之

愧汗，不惟犯孟子、柳宗元之禁，又使多言者得造风波，甚非相爱之道也。谨却封纳。从者已多日离亲侧，唯以早还为宜。进道外，千万倍加爱养。入夜草草。不宣。

## 二 扬州

某启。辱书，因循不即裁谢。专人惠简，只增愧悚。比日起居佳胜。某今晚到泗州，来日随早晚行，不出十六七日到扬。如欲相见，可少留相待，或附客舟沿路邂逅也。若已由天长路奔还，即不及矣。惟千万保爱，更进学术，以就远业。不宣。

## 三 惠州

某启。贬窜皆愚暗自取，罪大罚轻，感恩念咎之外，略不置胸中也。得丧常理，正如子师及第落解尔。如别纸所谕，甚非见爱之道。此等语切冀默之。馀非面莫悉。

## 四 北归

某启。泗上为别，忽已八年，思企深矣。专人辱

手书，承起居佳福，至慰。某已到仪真少干，当留旬日。舍弟欲同居颖昌，月末遂北上矣。非久会面，欣悵之极。人还，谨奉启。不宣。

与郑靖老四首 以下僮耳

某启。近舶人回，奉状必达。比日起居住佳胜，贵眷令子各安。某与过亦幸如昨。初赁官屋数间居之，既不可住，又不欲与官员相交涉。近买地起屋五间一龟头，在南污池之侧，茂木之下，亦萧然可以杜门面壁少休也。但劳费窘迫尔。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诸史满前，甚有与语者也。借书，则日与小儿编排整齐之，以须异日归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劳辱，甚于家隶，然无丝发之求也。愿公念之，有可照庇之者，幸不惜也。死罪！死罪！柯仲常有旧契，因见道区区。馀万万顺候自重。

二

迈后来相见否？久不得其书，闻过房下卧病，正月尚未得耗，亦忧之。公为取一书，附琼州海舶或来

人之便，封题与琼州倅黄宣义托转达，幸甚也。见说琼州不论时节有人船便也。《众妙堂记》一本，寄上。本不欲作，适有此梦，梦中语皆有妙理，皆实云尔，仆不更一字也。不欲隐没之，又皆养生事，无可酝酿者，故出之也。

## 三 北归

某启。到雷见张君俞，首获公手书累幅，欣慰之极，不可云谕。到廉，廉守乃云公已离邕去矣。方惘然，欲求问从者所在，少通区区，忽得来教，释然，又得新诗，皆秀杰语，幸甚！幸甚！别来百罹，不可胜言，置之不足道也。《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甚赖公两借书籍检阅也。向不知公所存，又不敢带，行封作一笼，寄迈处，令访寻归纳。如未有便，且寄广州何道士处，已深嘱之，必不散坠。某留此过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北流，作竹筏，下水历容、藤至梧。与迈约，令般家至梧相会，中子迨，亦至惠矣。却雇舟溯贺江而上，水陆数节，方至永。老业可奈何！奈何！未会间，以时自重。不宣。

## 四 北归

某见张君俞，乃始知公中间亦为小人所摭摭，令

史以下，固不知退之《讳辨》也，而卿贰等亦尔耶！进退有命，岂此辈所能制？知公奇伟，必不经怀也。某须发皆白，然体力元不减旧，或不即死，圣恩汪洋，更一赦，或许归农，则带月之锄，可以对秉也。本意专欲归蜀，不知能遂此计否？蜀若不归，即以杭州为佳。朱邑有言：“子孙奉祀我，不如桐乡之民。”不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当更临时随宜，但不即死，归田可必也。公欲相从于溪山间，想是真诚之愿，水到渠成，亦不须预虑也。此生真同露电，岂通把玩耶！

## 与程怀立六首 黄州

某启。昨日辱访，感恻不已。经宿起居佳胜。蒙借示子明传神，笔势精妙，仿佛莫辨，恐更有别本，愿得一轴，使观者动心骇目也。专此致叙，灭裂，不一。

## 二 以下俱北归

某启。昨日辱顾，夙昔之好，不替有加，感叹深矣。属服药汗后，不可以风，未即诣谢，又枉使旌，重增悚灼。捧手教，且审尊体佳胜。旦夕告谒，以究所怀。

## 三

某启。已别，瞻企不去心。辱手教，且审起居住胜，感慰之极。早来风起，舟师不敢解，故复少留，来约净慧与惠州三道人语尔。无缘重诣，临纸惋怅。

## 四

某启。去德弥日，思渴萦怀。比日窃惟履兹新阳，起居住胜。江路无阻，至英方再宿尔。少留数日。此去尤艰关借舟，未知能达韶否？流行坎止，辄复随缘，不烦深念也。后会未卜，万万为国自重。人行，匆遽。不宣。

## 五

某启。令子重承访及，不暇往别，为愧深矣。珍惠菜膳，增感怍也。河凉藤已领，衰疾有可恃矣。眉山有巢谷者，字元修，名穀，后改名谷。曾举进士武举，皆无成；笃有风义。年七十馀矣。闻某谪海南，徒步万里相劳问，至新州病亡。官为槁葬，录其遗物于官库。元修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来迎丧，

颇助其路费，仍约过永而南，当更资之，但未到间。其旅殡无人照管，或毁坏暴露；愿公愍其不幸，因巡检至新，特为一言于彼守令，得稍为修治其殡，常戒主者谨护之，以须其子之至，则恩及存没矣。公若不往新，则告一言于进叔，尤幸。亦曾恳此。恐忘之尔。死罪！死罪！

## 六

某启。领海阔绝，不谓生还。复得瞻奉，慰幸之极。比日履兹秋凉，起居佳胜。少选到岸，即遂伏谒，以尽区区。不宣。

## 与谢民师二首 以下俱北归

某启。衰病枯槁，百念已忘，缙衣之心，尚馀此尔。蒙不鄙弃，赠以瑰伟，藏之巾笥，永以为好。今日遂行，不果走别，愧负千万。

## 二

某启。蒙录示近报，若果然得免湖外之行，衰羸之幸，可胜道哉！此去，不住许下，则归阳羨。民师

还朝受任，或相近，得再见，又幸矣。儿子辈并沐宠问，及览所赐过诗，何以克当。然句法有以启发小子矣。感荷！感荷！旅况不尽区区。

与孙志同三首 以下俱北归

某启。衰朽困穷，故人不遗，远辱临访，旅泊两月，勤厚至矣。明旦决行，料公必欲追饯。古语云：“千里远送，归于一别。”而吾辈学道人，不欲有所留恋，况公去家往返已千里矣，慎勿更至前路舟次执手足矣。惟万万自重。不宣。

二

僧监大师行解高明，得数月相从，殊慰所怀。已曾告别，更不再诣，与志举为舟次执别，慎勿前去。浮屠不三宿桑下，尤忌牵联也。

三

煮菜羹已熟，奉待同啜了，往道场烧香，供小团，可速来。诗改一联补两字，重写纳去，却示旧本。

## 与孙志康二首 以下俱惠州

某慰言。不意变故，尊丈节推遽捐馆舍，士友悲恸，有识叹惋，奈何！奈何！伏惟至孝志康节推，纯诚笃至，罹此凶酷，哀慕摧裂，何以堪处。日月有时，已讫襄事，攀号逾远，触物增怆，孝思罔极，奈何！奈何！某以窜逐海上，莫由赴吊，临纸哽噎，言莫能谕。尚冀宽中以继志为大，以时节哀强食，庶全生理。谨奉疏，不次。

## 二

某启。自春末闻讣，悲愕不已。自惟不肖，得交公父子间有年矣。即欲奉疏，少道哀诚，不独海上无便，又闻志康往西路迎护，莫知往还的耗，故因循至今。遂辱专使，手书累幅，愧荷深矣。窃承已毕大事，营干勤苦，何以堪任。即日孝履支持，粗慰所望。志文实录，读之感噎。自闻变故，即欲撰一哀词，以表契义之万一，患不知爵里之详。今获观此文，旦夕即当下笔，然不敢传出，虽志康亦不相示。藏之家笥，须不肖启手足日乃出之也。自惟无状，百无所益于故友，惟文字庶几不与草木同腐，故决意为之，然决不

以相示也。志康必识此意，千万勿来索看。师是此文甚奇，斯人亦可人也。

某谪居已逾年，诸况粗遣。祸福苦乐，念念迁逝，无足留胸中者。又自省罪戾久积，理应如此，实甘乐之。今北归无日，因遂自谓惠人，渐作久居计。正使终焉，亦有何不可？志康闻此，可以不深念也。玳瑁合见遗，乃吾介夫遗意。谨炷香拜受。志康所惠布蜜药果等，一一捧领，感怍无量。海上穷陋，又谪居贫病，无一物报谢，惭负无量。见戒勿轻与人诗文，谨佩至言。如见报出都日所闻，虚实不可知，慎勿以告人也。舍弟筠州甚安，时时得书。儿侄辈或在陈或在许，两儿子在宜兴，某独与幼子过在此。明年长子迈，当挈他一房来此指射差遣，因般过房下来。见忧之深，恐欲知其详。示谕开岁来此相见，虽为厚幸，然窜逐中，惟欲亲故谢绝为孤寂可怜者，则孤危犹可粗安。若如志康，人所指目者，而乃不远千里相求，此重增某罪戾也。千万寢之，切告！切告！

李泰伯前辈不相交往，然敬爱其人，欲为作集引，然亦终不传出也。承谕乃世旧，可为集其前后文集，异日示及，当与志康商议，少加删定，乃传世也。斯人既无后，吾辈当与留意。李文叔书已领，会见无期，千万节哀自重。诸儿子为学颇长进，迨自吴兴寄诗来，文采甚可观。此等辱交游最旧，故辄以奉闻，然不敢令拜状，无益，徒烦报答也。某所答书，乞勿示人。

切祝！切祝！

与张元明四首 以下俱翰林

数日，起居住否？有一诮秘大师者，与之久故。患痢后，肠滑，甚困，欲烦一往视疗之，可否？在兴国寺戒坛院，此一高行僧也。便同作福田。呵呵。

二

数日，起居住胜。适在院中，得王郎简贴如此。今封呈，切告辍忙一往，他必不敢苛留。且请周念，副此人友爱急难之心，切望！切望！

三 以下俱南迁

前日承追饯南都，又送子由至筠，风义之厚，益增感慨。比日，具审起居住胜。万里之别，后会杳未有期。伏乞善加保练。

四

远辱专人惠书，辅以药物，极济所乏，衰疾有赖矣。感刻！感刻！不知何时还蜀中，自此音问遂隔，曷胜惘惘。

与孙子思七首 以下俱湖州

奉别未几，思企已深，比日起居佳胜。闻轩从及境，即遂披对，岂胜慰喜。

二

事冗，有疏上谒，思企之深。不审起居住否？来日辄邀从者同宪车议少事。本欲躬诣，为公择见访，不果。幸赐临顾。

三

屡辱垂访，尚稽走谒，经宿起居住否？借示诸刻，一清心目，又足见雅尚之不凡也。谨却驰纳。

四

过辱枉顾，知事务冗迫，不敢久留语。纸轴纳去，馀空纸两幅，留与五百年后人跋尾也。呵呵。耘叟诗亦佳。

五

叠辱车骑，往谢甚疏，惟故人深照，不以为谴也。经宿尊候佳胜。书四纸，并药方驰上，须面授其秘也。并砚，不一一。

六

近辱轩从，虽屡接奉，既别，思仰无穷。人事袞袞，未遑上问，先枉宠讯。伏审起居住佳胜，感慰兼深。仲通来，知在府中，计与子由辈游从甚乐。未缘再会，惟万万以时自重。

七

比来新诗必多，无缘借观，岂胜渴仰。示谕诸公处，敢不出力，但恐言轻不能有益耳。

与孙子发七首 以下俱赴定州

专人来辱书，承近日尊体佳胜。蒙许就辟，慰浣深矣。奏检附呈已发讫。某行期不过九月半间，会见不远，更祈顺时自重。

二

贵眷各计安胜。公宇已令粗葺，什物粗陋，然亦粗足。更有干，示喻。途中幸不滞留，早到慰勤迟，幸也。

三

人还，辱教，具审别后起居住佳胜，贵眷各康宁，至慰！至慰！某到邢甚健。忝乡且亲，平时不为不知

公，因此行，观公举措，方恨前此知公未尽，勉进此道为朋友光宠。馀惟万万以时自爱。

四

子发以古人自期，信道深笃，虽穷达在天，未可前定，然必有闻于时而传于后也。幸益自爱重，以究远业。临行，不尽区区。

五 以下俱南迁

轼启。别来思念不可言。比日尊体何如？某蒙庇粗遣，旦夕离南都，如闻言者尚纷纷，英州之命，未保无改也？凡百委顺而已。幸不深虑。愈远，万万以时自重。□□不谨。轼再拜子发通直□。

六

郡中诸公，未能一一奉状，因见，各为致意。过真定，见杨采朝议。此人有实学隐德，河朔似此老，以一二数矣。其子迪简亦善吏，某已举之矣。欲告提刑大夫来年一京削，敢烦子发为道此恳，或持此简呈宪使，又幸。不罪！不罪！轼再启。

## 七

一起写书十六七封，不能复谨，勿罪！勿罪！

## 与程德孺四首 儋耳

在定辱书，未裁答间，仓猝南来，遂以至今。比日窃惟起居住胜。老兄罪大责薄，未塞公议，再有此命，兄弟俱窜，家属流离，污辱亲旧。然业已如此，但随缘委命而已。任德翁同行月馀，具见老兄处忧患，次第可具问，更不详书也。懿叔赴阙今何在？因书道区区。后会无期，临书惘惘。馀热，万万以时珍重。

## 二 以下俱北归

近蒙专使至虔，远致时服寝衣之馈，寻附启布谢，必达。比日起居住胜，眷爱各康健。某候水过赣，今方达南康军，约程，四月末间到真州。当遣儿子迈往宜兴取行李，某当泊船瓜洲以待之。不知德孺可因巡按至常、润，相约同游金山否？患难之余，老兄弟复一相聚，旷世奇事也。可不略喻及。馀万万自重。

## 三

某此行本欲居淮、浙间，近得子由书，苦劝来颖昌相聚，不忍违之，已决从此，计溯汴至陈留出陆也。今有一状干漕司，一坐船乞早为差下，令且在常州岸下，候迈到彼乘来，切望留意早早得之，免滞留为幸。懿叔必常得信，令子新先辈必已赴任。未及书，因家信道区区。

## 四

告为买杭州程奕笔百枝及越州纸二千幅，常使及展手者各半，不罪！不罪！正辅知已到京，非久上状次。乞因信致恳。

## 与康公操都管三首 以下俱杭倅

某稔闻才业之美，尚淹擢用，向承非罪被移，众论可怪，贤者处之，想恬适也。希声久不得书，承示谕，方知得蜀州，应甚慰意。二浙处处佳山水，守官殊可乐。乡人之至此者绝少，举目无亲故，而杭又多事，时投隙，辄出访览，亦自可卒岁也。东阳自昔

胜处，见刘梦得有“三伏生秋”之句，此境犹在否？未知会晤之日，但有企咏。

## 二

所索诗，非敢以浅陋为辞，但希世绝境，众贤所共咏叹，不敢草草为寄也。幸恕察。

## 三

向辱教，久欲裁谢，值出入纷纷无定，因循至今。即日履兹春和，起居佳适。向承寄示图记及诗，实深慰仰。此真得贤者之乐，虽鄙拙，亦欲勉作歌诗，庶几附托高人绝境，以传永久。适会纷纷未暇，更旬日当寄上也。

## 与王敏仲十八首 以下俱惠州

某启。春候清穆，窃惟按驭多暇，起居百福，甘雨应期，远迩滋洽，助喜慰也。某凡百粗遣，适迁过新居，已浹旬日，小窗疏篱，颇有幽趣。贱累亦不久到矣。末期瞻奉，万万为国自重。不宣。

二

某启。两蒙赐教，慰感深至。曾因周循州行，奉状，伏想已坐清览。即日台候何似？越人事嬉游，盛于春时，高怀俯就，想复与众同之，天色澄穆，亦惟此时也。莫缘陪后乘，西望增慨。尚冀保练，慰此区区。不宣。

三

某启。久以病倦，阙于上问。窃惟镇抚多暇，起居万福。春来雨暘调适，必善岁也。想慰勤恤之怀。莫由瞻奉，惟冀若时为国保练。不宣。

四

某启。辱手教，荷戴深矣。仍审比日台候康胜，至慰！至慰！某凡百如昨。新屋旦夕毕工，即迁入。长子迈自浙中般挈，由循州径路来，闰月可至此。渐似无事，却可以扫室安居矣。新政恺悌，已穆然岭海间矣。更蒙下访，粗识仁人之用心也。欣慰之剧，未缘面尽，临书菀结。渐暖，万万为人自重。

## 五

某启。浮玉遂化去，殊不知异事，可闻其略乎？其母今安在？谤者之言，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录示，决不示人也。起居之语未晓，亦告指示。近颇觉养生事绝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谈，便是妙诀，咽津纳息，真是丹头，仍须用寻常所闻般运溯流法，令积久透彻乃效也。孟子曰：“事在易而求诸难，道在迩而求诸远。”董生云：“尊其所闻则高明，行其所知则光大。”不刊之语也。

## 六

某启。自幼累到后，诸孙病患，纷纷少暇，不若向时之癯然也。小儿授仁化，又碍新制不得赴，盖惠韶亦邻州也。食口猥多，不知所为计。数日，又见自五羊来者，录得近报，舍弟复贬西容州，诸公皆有命，本州亦报近贬黜者，料皆是实也。闻之，忧恐不已，必得其详，敢乞尽以示下。不知某犹得久安此乎否？若知之，可密录示，得作打叠擘划也。忧患之来，想皆前定，犹欲早如，少免狼狈。非公风义，岂敢控告，不罪！不罪！人回，乞数字。

## 七

某启。比闻政誉甚美，仁明之外，济之以勤，想日有及物之益。许录示丹元近事，幸早寄贶。此月十四日迁入新居。江山之观，杭、越胜处，但莫作万里外意，则真是，非独似也。又长子迈将家来，已到虔，近遣幼子过往循迎之，闰月初可到此。老幼复得相见，又一幸事也。迈到后，当遣入府参候。馀非书所能究。不宣。

## 八

某虑患不周，向者竭囊起一小宅子。今者起揭，并无一物，狼狈前去，惟待折支变卖得二百馀千，不知已请得未？告公一言，傅同年必蒙相哀也。如已请得，即告令许节推或监仓郑殿直，皆可为干卖。缘某过治下，亦不敢久留也。猥未干冒，恃仁者恕其途穷尔。死罪！死罪！

## 九

某再启。承谕津遣孤孀，救药疾病，政无急於此

者矣。非敏仲莫能行之，幸甚！幸甚！广州商旅所聚，疾疫之作，客先僵仆，因薰染居者，事与杭相类。莫可擘划一病院，要须有岁入课利供之，乃长久之利，试留意。来谕以此等为仕宦快意事，美哉此言，谁肯然者。循州周守，治状过人，议论甚可听，想蒙顾盼也。

## 十

某启。得郡既谢，即辞不敢久留，故人事百不周一。方欲奉启告别，遽辱惠问，且审起居佳胜，宠谕过实，深荷奖借。旦夕遂行，益远，万万以时自重。人还，匆匆。不宣。

## 十一

某启。罗浮山道士邓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讷，然道行过人，广、惠间敬爱之，好为勤身济物之事。尝与某言，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井水，贫丁何由得？惟蒲涧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高可引入城，盖二十里以下尔。若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

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过用大竹万余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百千可成。然须于循州置少良田，令岁可得租课五七千者，令岁买大筋竹万竿，作筏下广州，以备不住抽换。又须于广州城中置少房钱，可以日掠二百，以备抽换之费。专差兵匠数人，巡觑修葺，则一城贫富同饮甘凉，其利便不在言也。自有广州以来，以此为患，若人户知有此作，其欣愿可知。喜舍之心，料非复塔庙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诚不欺，精力勤干，不能成也。敏仲见访及物之事，敢以此献，兼乞裁度。如可作，告差人持折简招之，可详陈也。此人洁廉，修行苦行，直望仙尔，世间贪爱无丝毫也，可以无疑。从来帅漕诸公，亦多请与语。某喜公济物之意，故密以告，可否更在熟筹，慎勿令人知出于不肖也。

## 十二

某启。有二事，殊冗，未尝以干告，恃厚眷也。某为起宅子，用六七百千，囊为一空，旦夕之忧也。有一折支券，在市舶许节推处，托勘请。自前年五月请，不得，至今云未有折支物。此在漕司一指挥尔，告为一言于志康也。又有医人林忠彦者，技颇精，一郡赖之，欲得一博士助教名目，而本州无阙，不知经

略司有阙可补否？如得之，皆谪居幸事也。不罪！不罪！

## 十三

某再启。林医遂蒙补授，于旅泊衰病，非小补也。又攻小儿、产科。幼累将至，且留调理，渠欲往谢，未令去也，乞不罪。治瘴止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而土人不知作豉。又此州无黑豆，闻五羊颇有之，便乞为致三硕，得为作豉，散饮疾者。不罪！不罪！

## 十四

《富公碑词》，甚愧不工。公更加粉饰，岂至是哉！舟中病暑，疲倦不谨。恕罪！恕罪！

## 十五

闻遂作管引蒲涧水甚善。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道远，日久，无不塞之理。若无以验之，则一竿之塞，辄累百竿矣。仍愿公擘画少钱，令岁入五十馀竿竹，不住抽换，永

不废。僭言，必不讶也。

十 六

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此外宴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谓不如其已，所欲言者，岂有过此者乎？故泐缕此纸，以代面别尔。

十 七

某启。儿子乏人，亦不相辞令嗣也。不罪！不罪！又有少愚，见人说舍弟赴容州，路自英、韶间，舟行由端、康等州而往，公能与监司诸公言，辍一舟与之否？今又有一家书，欲告差人，赍往岭上与之。罪大罚轻，数年行遣不已，屡当患祸，老矣，何以堪此。恃公旧眷，必能兴哀。恐悚！恐悚！

## 十八 儋耳

某启。儿子还，辱手书，具审起居佳胜，感慰兼俱。舟行至扶胥，急足示问，乃知有袁州之命，叹惋不已。行止孰非天者？复何言哉！道眼所照，知己平适，但治行迫遽，亦少劳神矣。不宣。

## 与陈公密三首 以下俱北归

途中喜见令子，得闻动止之详。继领专使手书，且审即日尊体清胜，感慰无量。差借白直兜乘担索，一一仰烦神用。孤旅获济，荷德之心，未易云喻。来日晚方达蒙里，即如所教，出陆至南华，南华留半日，即造宇下，一吐区区，预深欣跃。

## 二

行役艰羸，托庇以济。分贖丹剂，拯其衰疾，此意岂可忘哉。其馀言谢莫尽。令子昆仲，比辱书示，未暇修答，悚息！悚息！曹三班廉干非常，远送，愧感。二绝句发一笑。

## 三

穷途栖屑，获见君子，开怀抵掌，为乐未央。公既王事靡宁，某亦归心所薄，匆遽就列，如何可言。别后亟辱惠书，词旨增重。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某已度岭，已无问鹏之忧，行有见蝸之喜。但远德谊，未忘鄙情。新春保练，以需驿召。

## 与陈大夫八首 以下俱黄州

某启。秋暑尚尔，不敢造门。伏想起居清胜。借示丞相手简，又承弥勒偈，笔势峻秀，实为奇观。手简谨却驰纳，偈必有别本，辄留箱篋之珍，且欲诵味以洗从来罪垢业障，幸甚！幸甚！旦夕当得造谢。人还，不一一。

## 二

某启。辱简，伏承起居清胜。召往山间陪清游，夙昔所愿也。但晚来儿妇病愿加，须且留家中与斟酌药饵。小儿辈不历事，未可委付。不免有违尊命，当蒙仁者情恕也。匆匆布谢。不一一。

## 三

某启。递中奉状，不审已达否？比日起居何如？奉违如宿昔尔，遂两改岁。浮幻变化，念念异观，闲居静照，想已超然。某蒙庇粗遣，遂为黄人矣。何时握手一笑，临书怅然，惟万万珍重。因周宣德行，奉状上问。周令行速，殊草略，乞恕之。比虽不作诗，小词不碍，辄作一首，今录呈，为一笑。九郎不及奉启。

## 四

某启。闲居阙人修写，每用手简通问，甚为率易，想不深责。见报，公遂乞还事，不知信否？然不待引手，脱履世路，此固烈丈夫之事，回视鄙懦，增愧叹也。园宅日益葺，子孙满前，此乐岂易得哉！唐守常相见否？九郎淹滞，盖其举术之未精富尔。

## 五

某启。近人从南丰来，获手教累幅。存念之厚，不替夙昔，感服深矣。比日伏惟履兹隆暑，起居胜常。

某凡百如昨，贱累俱无恙。子由亦时得安讯，皆托馀庇也。公微疾，闻已除，且当指射湖外一郡，胡为遂入宫观也？未缘瞻奉，万万以时自重。谨奉启上问。不宣。

## 六

某启。闲居阙人写启，必以情恕。公去愈久矣，贫羸之民，思公益深，真古人在官无赫赫之誉者也。九郎别来计安。今岁科诏，当就何处下文字？明伟已被恩命，欣贺殊深。日望渠过此，不闻来耗，何也？儿子蒙问及，无事，不敢令拜状，恐烦清览。知生事渐缉，仍用画叉藏瓶之法否？此法至要妙。非其人，不可妄传，非复戏言，乃真实语也。

## 七

某启。蒙惠竹篔、剪刀等，仰服眷厚。欧阳文忠公云“凉竹篔之暑风”，遂得此味。近日尤复省事少出。去岁冬至，斋居四十九日，息命归根，似有所得。旦夕复夏至，当复闭关却扫。古人云：“化国之日舒以长。”妄想既绝，颓然如葛天氏之民，道家所谓延年却老者，殆谓此乎？若终日汲汲随物上下者，虽享耄期

之寿，忽然如白驹之过隙尔。不敢独享此福，辄用分献，想当领纳也。呵呵。

## 八

某启。多日不获请见。伏惟尊候康胜。借示绣佛，奇妙之极，当由天工神俊，非特寻常女工之精丽者也。凡目瞻礼，一洗尘障，幸矣。谨却驰纳，少暇诣谢次。谨奉启，不宣。

## 与范梦得十首 以下俱杭倅

久以事牵，不遑奉书，深以为愧。中间安上处及递中捧来教，具审起居住佳胜。某旅宦粗遣，春夏间殊少事。近日并觉冗盆，盗贼狱讼常满，盖新法方行故也。疲薶无状。馆中清佚，至为福地。然知平日交游皆不在，何以为乐。某旬日来，被差本州监试，得闲二十馀日。日在中和堂、望海楼闲坐，渐觉快适，有诗数首寄去，以发一笑。

## 二

久不奉书，愧负不可言。不审比辰起居住否？某

此粗遣，但亲友疏阔，旅怀牢落尔。屡得蜀公书，知佳健。二家兄书云，每去辄留食，食倍于我辈，此大庆也。频得潞公手笔，皆详悉精好。富公必时见之，闻其似四十许人，信否？君实固甚清。安得此数公无恙，差慰人意。无缘言面，惟顺时自爱。

### 三 以下俱翰林

某启。辱教字，审起居住胜。郊外路远，不当更烦临屈，可且寝罢，有事以书垂谕可也。界纸望示及，来日自不出，只在舟中静坐。惠贶凤团，感意眷之厚。热甚，不谨。

### 四

某启。辱教，承台候康胜，为慰。得请知幸，以未谢尚稽谒见，悚息！悚息！子功复旧物，甚慰众望。来日方往浴室也。人还，匆匆。不宣。

### 五

某启。不肖所得寡薄，惟公爱念，以道义相期，眷予无穷。既别，感恋不可言。乍寒，不审起居安否？

某已次陈桥，瞻望益远。惟万万以时自重。不宣。

六

某启。今日谒告，不克往见。辱教，伏承尊体佳胜。杨君举家服其药多效，亦觉其稳审。然近见王定国云，张安道书云，曾下疏药，数日不能食，又谢之，不满意，颇云云。然不知果尔否？有闻，不敢不尽。

七

某启。辱简，且审起居佳胜，为慰。和篇高绝，木与种者皆被光华矣。甚幸！甚幸！旧句奇伟，试当强勉继作。匆匆，不宣。

八

某启。违远二年，瞻仰为劳。辱书，承起居佳胜，慰喜可量。觐罢，当往造门，并道区区。不宣。

九

某启。昨日方叔处领手诲，今又辱书，备增感慰。乍冷，台候胜常。未由诣见，但有钦仰。匆匆，上启。

十 南迁

某启。一别俯仰十五年，所喜君子渐用，足为吾道之庆。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南迁，后会无期，不能无怅惘也。过扬，见东平公极安，行复见之矣。新著必多，无缘借观，为耿耿尔。乍暄，惟顺候自重。因李彘秀才行，附启上问。不宣。

与江惇礼五首 以下俱黄州

罪废屏居，忽辱示问累幅，粲然览之，茫然自失。比日侍奉外，起居无恙。仆虽晚生，犹及见君之王父也。追想一时风流贤达，岂可复梦见哉！得所惠书，词章温雅，指趣近道，庶几昔人，三复喜甚。独恨所称道过当，举非其实，想由相爱之深，不觉云耳。自是可略之也。久不得贡父翁书，因家信略为道意。无缘面言，临纸惘惘。

## 二

向示《非国语》之论，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为书尔。所示甚善。柳子之学，大率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云云。虽多，皆此类耳。此所谓小人无忌惮者，君正之大善。至于《时令》、《断刑》、《正符》、《四维》之类皆非是，前书论之稍详。今冗迫，粗陈其略，须面见乃尽言。然迂学违世，不敢自是，因君意合，偶复云尔。

## 三

所示徐君，为朝中知之者益众。不肖固尝爱仰，然老朽无状，岂能为之增重。向者亦或从诸公之后，时挂一名，以发扬遗士，而近者不许连名，此事便不继。然所示亦当在心，有问焉固当以此告也。

## 四

叠辱临顾，感作无量。录示神告，得闻前人伟迹，固后生之幸。然事体不小，未敢辄作文字，非面莫究也。

五

十论、十二说已一再读矣，不独叹文辞之美，亦以见尽诚求道之至也。科举数不利，想各有时。樵爨不废，三年可必也。曾过江游寒溪西山否？见邑人王文甫兄弟，为致意。近有书，必达矣。

## 苏轼文集卷五十七

### 尺牋

#### 与韩昭文一首

某启。违远旌棨，忽已数月。改岁，缅惟台候胜常。边徼往还，从者殊劳，日望马首。但迂拙动成罪戾，恐不能及见公之还而去尔。馀寒，伏冀为国自重。因任秘校行，谨奉启参候。不宣。

#### 与胡深父五首 以下俱杭州

某启。自闻下车，日欲作书，纷冗衰病，因循至今，叠辱书诲，感愧交集。比日起居住胜。未缘瞻奉，伏冀以时保练。

二

某启。乍到整葺，想劳神用。自浙西数郡，例被  
靈雨颶风之患，而秀之官吏，独以为无灾，以故纷纷  
至此。想公下车倍加抚绥，不惜优价广余，以为嗣岁  
之备。宪司移文，欲收糙米，此最良策，而榷户专斗  
所不乐，故妄造言语，聪明所照，必不摇也。病中，  
手字不谨。

三

某久与周知录兄弟游，其文行才气，实有过人，  
不幸遭丧，生计索然，未能东归九江，托迹治下。窃  
惟仁明必有以安之，不在多言。馀托柳令咨白。冗中，  
不尽区区。

四

彦霖之政，光绝前后，君复为僚，可喜。船暂辍  
借，知之。

## 五

某以衰病纷冗，裁书不谨，惟恕察。王京兆因会，幸致区区。久不发都下朋旧书，必不罪也。

## 与几宣义一首 黄州

某启。久放江湖，务自屏远，书问之废，无足深讶。比日侍奉之暇，起居何如？某凡百如旧。向者以公择在舒，时蒙相过，既去，索然无复往还，每思槛泉之游，宛在目前。闻河决阳武，历下得无有曩日之患乎？得暇，遣数字慰此穷独。乍冷，万万保爱。不宣。

## 与任德翁二首 黄州

自蒲老行后，一向冗懒，不作书。子侄来，领手教，感愧无量。仍审尊体佳胜为慰。昆仲首捷，闻之欣快，起我衰病矣。当遂冠天下士，蔡州未足云也。陈季常归，又得动止之详，小四乃能尔，师中不死矣。此间凡事可问小大，更不烦缕。未期会晤，万万自爱。

二 赴登州

某启。半月不面，思仰深剧。辱书，承孝履如宜。金陵虽久驻，奉伺不至，知亦滞留如此。某在慈湖夹阻风已累日，今日风亦苦不顺，且寸进前去，恐亦未能远也。不知德翁今晚能到此否？倾渴之至。谨遣人上问。不宣。

与鲁元翰二首

某启。元翰少卿，宠惠谷帘一器、龙团二枚，仍以新诗为贶，叹咏不已，次韵奉谢。

岩垂足练千丝落，雷起双龙万物春。此水此茶俱第一，共成三绝鉴中人。通前共三篇矣。可与一碗鼓汤吃。呵呵。

二

公昔遗予以暖肚饼，其直万钱，我今报公，亦以暖肚饼，其价不可言。中空而无眼，故不漏；上直而无耳，故不悬。以活泼泼为内，非汤非水；以赤历历为外，非铜非铅；以念念不忘为项，非解非缚；以了

了常知为腹，不方不圆。到希领取，如不肯承当，却以见还。

### 与监丞事一首

示谕，赵宗有化去久矣，为一怅然。终南昔尝久居，往来鄜、虢、二曲，三邑山川草木，可以坐而默数也。当时李庠彭年监官，与之往还甚熟，斯人今亦不可得也。关中后来豪俊为谁乎？某日夜念归蜀尔，终当一过岐、雍间，徜徉少留，以偿宿昔之意也。君自名臣子，才美渐著，岂复久浮沉里中？宜及今为乐，异时一为世故所縻，求此闲适，岂可复得耶？偶记旧与彭年一诗，彭年读之，盖泪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废，故多感慨，可念！可念！聊复录此奉呈，想亦为之惘然也。

### 与陈朝请二首 以下俱黄州

某启。钱塘一别，如梦中事。尔后契阔，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独中间述古捐馆，有识相吊，矧故人僚吏相爱之深者。然中无一字以解左右，盖罪废穷奇，动辄累人，故往还杜绝。至今思之，惭负无量。昨远辱书问，便欲裁谢，而春夏以来，卧病几百日，

今尚苦目疾。再枉手教，喜知尊体康胜，贵眷各佳安。罪废屏居，交游皆断绝，纵复通问，不过相劳愍而已，孰能如公远发药石以振吾过者哉？已往者布出，不可复掩矣，期於不复作而已。无缘一见，临纸耿耿，万万以时自重。不宣。

## 二

某启。每辱不遗，时枉书问，感恚深矣。比日起居住胜。某自窜逐以来，不复作诗与文字。所谕四望起废，固宿志所愿，但多难畏人，遂不敢尔。其中虽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切望怜察。示谕学琴，足以自娱，私亦欲尔。但老懒不能复劳心尔。有庐山崔闲者，极能此，远来见客，且留之，时令作一弄也。江倅递中辱书，此人回，深欲裁谢。适寒，苦嗽，而此人又告去甚急，故未果，且为道此。其子文格甚高，议论与世欲异矣。可畏！刘宗古近过此，甚安健，绝无迁谪意。江之亲亦可与言过。

## 与石幼安一首 黄州

某启。近日连得书札，具审起居住胜。春夏服药，且喜平复。某近缘多病，遂获警戒持养之方，今极精

健。而刚强无病者，或有不测之患。乃知羸疾，未必非长生之本也，惟在多方调适。病后须不少白乎？形体外物，何足计较，但勿令打坏《画苑记》尔。呵呵。因王承制行，奉启，不宣。

与赵晦之四首 以下俱黄州

某性喜写字，而怕作书，亲知书问，动盈筐笥，而终岁不答，对之太息而已。乃知剖符南徼，贤者处之，固不择远近剧易，矧风土旧谙习。而兵兴多事，适足以发明利器，但恨愚暗，何时复得攀接尔。

二

南事方殷，计贵郡亦非静处，长者固自有以处之矣。闻庙略必欲郡县荒服，就使必克，正是添一熙河屯守，馈饷中原，无复宁岁。况其不然，忧患未易言也。履险涉难，可以济者，其惟迈德寡怨之君子乎？

三

示谕，处患难不戚戚，只是愚人无心肝尔，与鹿豕木石何异！所谓道者，何曾梦见。旧收得蜀人蒲永

升山水四轴，亦近岁名笔，其人已亡矣，聊致斋阁，不罪浼渎。藤既美风土，又少诉讼，优游卒岁，又复何求。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王定国近得书，亦甚泰然，今有一书与之，告早为转达。张安道近得书，无恙。只是丧却儿妇，亦稍烦恼。公后来已有子未？因书略示及。

## 四

久不奉状，懒慢之过。远辱信使，惭愧交怀。比日履兹馀热，尊体何如？承被命再任，远徼不足久留贤者，然彼人受赐多矣。晦之风绩素闻，使者交章，伫闻进擢，以为交游故人宠光。未期会见，万万以时自重。不宣。

与袁真州四首 以下俱离黄州

某罪废流落，不复自比数缙绅间。公盛德雅望，乃肯屈赐书问，愧感不可言也。比日履兹新凉，尊体佳胜。某更三五日离此，瞻望不远，踊跃于怀。更乞以时保练，区区之禱。人还，布谢。不宣。

二

某到金陵一月矣，以贱累更卧病，竟卒一乳母。劳苦悲恼，殆不堪怀。渴见风采，恨不飞去。公仁厚愍恻，劳问加等，无状，何以获此，悚息！悚息！无人写谢书裁谢，多不如礼。惟加察。

三

某启。叠辱手教，具审比来起居住胜，感慰兼怀。某虽已达长芦，然江流湍驶，犹当相风而行。瞻奉不远，欣抃可量。人还，复谢。不宣。

四

某再启。承示谕，胜之少驻，恨不飞驰，然须风熟乃敢行尔。太虚书已领，却有一书，乞送与太虚，不在金山，即在润州也。不罪。频频不一。

## 与上官彝三首 以下俱黄州

某启。专人至，辱书及诗文二册。捧领惊喜，莫知所从。得伏观书辞，博雅纯健，有味其言；次观古律诗，用意深妙，有意于古作者；卒读《庄子论》，笔势浩然，所寄深矣，非浅学所能到。自惟无状，罪戾汨没，不缘半面，获此三贶，幸甚！幸甚！老谬荒废，不近笔砚，忽已数年，顾视索然，无以为报，但藏之巾笥，永以为好而已。适病中，人还，草率奉谢。不宣。

## 二

某再启。闻名久矣，谪居幸获相近，而不相通问。先辱教诲，感愧不可言。比来起居佳否？足下雄文妙论，当与作者并驱。过求不肖，莫晓所谓，凡所称道，举不敢当，悚息不已。闲居，阙人修写，又病中，亲书不周谨，望一一恕之。

## 三

某启。诗篇多写洞庭君山景物，读之超然神往于

彼矣。见教作诗，既才思拙陋，又多难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年矣。所居临大江，望武昌诸山咫尺，时复叶舟纵游其间，风雨雪月，阴晴早暮，态状千万，恨无一语略写其仿佛耳。会面未由，惟千万以时珍重。何时得美解，当一过我耶？

### 与王子高三首

某启。多懒少便，久不奉状。儿子自北还，辱手书，且审起居佳安，为慰。游刃一邑，风谣之美，即自闻上，翘俟殊擢，以塞众望。会合未涯，伏冀倍万自爱。区区之禱。不宣。

### 二

某惊闻大郎监簿遽弃左右，伏惟悲悼痛裂，酸苦难堪，奈何！奈何！逝者已矣，空复追念，痛苦何益，但有捐尔。窃望以明识照之，纵不能无念，随念随拂，勿使久留胸中。子高高才雅度，此去当一日千里，以发久滞。愿深自爱，以慰亲友之望。无由面慰，临书哽塞。不一一。

三

率尔乱道，何足上石，有书可劝令罢也。若更刻却二红饭一帖，遂传作一世界笑矣。

与段约之一首

某启。辱书累幅，教以所不及，为赐大矣。某平生与公不相识，一见便能数责其过，此人与此语，岂可多得也。蜀江湍悍，卒夫牵挽，最为劳苦。若一一以钱与之，则力不能给，故不免少为此尔。事有疑似，人言良可畏，得公一言则已。无缘亲拜厚意，谨奉手启上谢。不宣。

答刁景纯二首 以下俱黄州

因循不奉书，不觉岁月乃尔久耶。过辱不遗，远赐存问，感激不可言也。比日，窃惟镇抚多暇，起居胜常。吴兴风物，梦想见之，啸咏之乐，恨不得相陪，但闻风谣蔼然，足慰所望。夏暄，万万自重。

## 二

旧诗过烦镌刻，及墨竹桥字，并蒙寄惠，感愧兼集。吴兴自晋以来，贤守风流相望，而不肖独以罪去，垢累溪山。景纯相爱之深，特与洗饰，此意何可忘耶？在郡虽不久，亦作诗数十首，久皆忘之。独忆四首，录呈，为一笑。耘老病而贫，必赐清顾，幸甚。

## 与王佐才二首 以下俱黄州

某启。前日蒙惠雄文，伏读钦耸，且使为诗，固愿托附。近来绝不作文，如忏赞引、藏经碑，皆专为佛教，以为无嫌，故偶作之，其他无一字也。君辞力益老，字画益精，老拙亦自不敢出手也。今复枉专人辱书，并新诗小篆石画，览味欣然，忘疾之在体。示谕《维摩题跋》，无害。偶患一疮，腿上甚痛，行坐皆废，强起写赞，已拓然疲薶，以是未果。奉书亦不复觐缕。严寒，万万自重。不宣。

## 二

某启。自岁初附书及《维摩赞》，尔后不领音耗，

不知达否？今蒙遣人惠书，并不言及，料必中间曾赐教，不达也。

与黄元翁一首

某启。垂老投荒，众所鄙远，见孙提点言，独有存恤孤旅之意，感激不已。到治下当作陆行，必留数日款见也。

与蔡朝奉二首 以下俱扬州

某启。寄示士民所投牒，与韩公庙图，此古人贤守，留意于教化，非簿书俗吏所及也。顾不肖何以托此。公意既尔，众复过听，亦不敢固辞。但迫冗未暇成之，幸稍宽假，途中寄上也。子野诚有过人，公能礼之，甚善。自蒙寄惠高文，钦味不已，但老懒废学，无以塞盛意，愧怍不已。

二

某启。示谕《韩公庙记》。辍忙为了之，已付来人。来人日饭之，以需此文。其一乃遁去。足下书中云，王守六月替此，二人乃云二月替，不知果如何？

若万一已得替，即请足下与勾当摹刻，已于太守书中细言矣。初到扬州，冗迫，书不尽所怀。

与知监宣义一首 北归

某启。流落生还，得见君子，喜老成典刑，凛然不坠，幸甚。既不往谢，又枉手教，契好益厚。且审起居住胜，感慰兼集。风便解去，瞻恋莫及。惟万万以时自重。匆匆，不宣。

与毅父宣德七首 以下俱扬州

某启。递中复辱手教，感悚。比日起居住安。明日便重九，每缘相对，耿耿也。来书推予过重，公欲避文人相轻之病，而不度不肖所不能任，甚无谓也。以曩日之誓，故复不自隐，想当一笑也。近侄婿曹君行，曾奉状，必达。乍冷，惟万万自重。不一一。

二

子由信笼敢烦求便附与。内有系婿一带，乞指挥去人，勿令置润湿处也。烦读，至悚！至悚！祖守便行否？因书，示谕。中前曾托购一碑石，不知得否。

因见，乞试问看。

### 三

到扬吏事清暇，而人事十倍于杭，甚非老拙所堪也。熟观所历数路，民皆积欠为大患。仁圣抚养八年，而民未苏者，正坐此事耳。方欲出力理会，谁肯少助我者乎？此间去公咫尺耳，而过往妄造言语者，或云公欲括田而招兵，近闻得皆虚，想出于欲邀功赏而不愿公来者乎？事之济否，皆天也，君子尽心而已。无由面见，临纸惘惘。

### 四

到此得所赐书，即于递中上谢，岂不达耶？续蒙示谕《王景寻文集》，某犹及从其人游，当依所教。然近日士大夫以某不作铭志，故变文为集引耳。已屡辞之，今恐未可遽作也。不罪！不罪！前日得舍弟书报，志公婢偶伤火汤，初甚惊惋，连得书，已全安无痕矣。恐要知。在京数日，见其慧利长进，无病，后母抚之如己出也。除夜纷纷，奉启不谨。

## 五 以下俱北归

久不通问，计识其无他。北归所过，皆公之旧迹，或见清诗以增感叹。忽辱手书及子由家讯，穷途一笑，岂易得哉！比日起居住安，眷聚各康宁。仙舟想非久到阙，某当老江淮间矣。会合未期，万万自重。

## 六

中间常父倾逝，不能一奉慰疏，但荒徼一慨而已。惭负至今。承谕，子由不甚觉老，闻公亦蔚然如昔，不肖虽皤然，亦无苦恙。刘器之乃是铁人。但逝者数子，百身莫赎，奈何！奈何！江上微雨，饮酒薄醉，书不能谨。

## 七

日至阳长，仁者履之，百顺萃止。病发掩关，负暄独坐，醺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诲谕过重，乏人修写，乃以手简为谢。悚息。

与程懿叔六首

某启。长至，不获展庆。伏惟顺履初阳，百福来集。知浙中人事简静，颇得溪山之乐，但有仰羨。全翁已得文字，吏民甚惜其去，江潮未应，速去无益，不如少留也。问及儿子，感恻，不敢令拜状。不宣。

二

某启。叠辱车骑，皇悚不可言。晚来起居住胜。公诗清拔，范老奇雅，真一段佳事也。盛制必自有本，辄留范诗纳上。风色未稳，来日必未成行。不一。

三

发勾承议，数日欲往谒，泥冻方甚，寸步艰阻，思企无量。辱教，且喜起居住胜。子由省中试人锁宿，初一日方出，户侍之命，必辞免也。

## 四 翰 林

人来，辱书，喜知起居住胜，眷爱各万福。郡政清暇，稍有乐事，处以无心，强梗自服，甚善！甚善！所望于吾弟也。某凡百如昨，但碎累各病，医人不离门，劳费百端，日有外补之兴。行先尚未到，亦不闻远近之耗。未缘会合，新春保练，别膺殊渥。

## 五 杭 州

稍不闻问，思企增剧。比日起居何如，贵眷各安胜。广东近亦得书，甚安。子由使虏亦还矣。某近忽苦腰痛，在假数日。今虽强出视事，尚未全健，已乞宣城或官观去。此虽暂病，亦欲渐为退休之计耳。吾弟治绩远闻，当即召用，少慰公议。

## 六 杭 州

承拜命，移漕巴峡，薄慰众望。方欲奉书，使至，辱教字，且审起居清胜。懿叔才地治状，当召还清近，此何足道。得一省坟墓，仍见亲知，为可贺耳。衰病疲厌，何时北趋归路，仰羨而已。知在江上，咫尺莫

缘一见，临纸惘惘。

与徐得之十四首 以下俱黄州

某启。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此意岂可忘哉！恨谪籍所縻，不克千里会葬。诸令侄皆少年，未甚更事。得之既手足之爱，事事处置令合宜，若有分毫不如法者，人不责之诸子，而责得之也。幸深留意，切不可惜人情，顾形迹，而有所不尽也。十三、十四皆可，俊性，不宜令失学。闻其舅仲谟户部君之雅望久矣，但未相见，不敢致书。欲望得之致慰。若候葬毕，迎君猷阁中，与其三子置之左右，而教以学，则君猷为不死矣。土契之深，不避僭易，悚息之至。

二

某启。不意君猷文止于此，伤痛不可言。丧过此，行路挥涕，况于亲知如仆与君者。见其诸子，益复伤心。然其弟六秀才，虽骤面，颇似佳士。郡人贖之百餘千，已附秀才收掌，专用办葬事也。志文已是杨元素许作，专为干致次，公仪必来会葬，幸与六秀才者商议，令如法也。既葬之后，邑君与十三、十四等，

可暂归张家，为长策，幸更与详议。闲人不当僭管，但平昔蒙君猷相待如骨肉，不可不尽所怀。书不可尽谈，想深照此意也。不一一。

三

某启。适辱手简，且审起居住胜。知尚留雪堂，所须文字，得款曲为之也。兴国书附去，可便遣人。适已遣人，来简必达。要记昨日事，适会沐浴，困甚，信笔无伦次。

四

某启。数日得相从，遽别，情惊惘然。晚来起居佳胜。后会未可期，惟万万顺时自重。

五

十一郎昆仲不及再别，惟节哀慎重为祷。葬期不远，想途中不复滞留。凡事稟议大阮为佳也。

## 六

作此书讫，得二月二十八日所惠书，知仙舟靠阁滞留，不易！不易！即日想已离岸。天色稍旱，江水殊未甚长，奈何。更冀勉力。李乐道篆字等不来，恐妨使，且纳志文去，可就近别求也。

## 七

得之晚得子，闻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为贺，所用石砚一枚，送上，须是学书时与之。似太早计，然俯仰间，便自见其成立，但催迫吾侪，日益潦倒尔。恐得之惜别，又复前去，家中阙人抱孩儿，深为不皇。呵呵。

## 八

定省之下，稍葺闲轩，箪瓢鸡黍，有以自娱，想无所慕于外也。闽中多异人，隐屠钓，得之不为簪组所縻，倘得见斯人乎？仆亦衰老，强颜少留，如传舍尔。因风，时惠问。

## 九

某启。昨日已别，情惊惘然。辱教，且审起居住胜。风雨如此，淮浪如山，舟中摇撼，不可存济，亦无由上岸，但阖户拥衾尔。想来日未能行，若再访，幸甚。

## 十

某启。逾年相从，情均骨肉，乍此远别，怅恋可知。辱书，承起居住胜，为慰。来日离此，水甚湍涩，不知趁得十五日上否？得之亦宜早发，勉此岁月间，早遂定居为佳也。馀万万自重。

## 十 一

某启。承舟御不远数百里相从，风义之重，感慰何极。经宿起居何如？郡中虽留数日，竟少暇陪接，又不得一候馆舍，遂尔远别，可量怅惘。

十 二 离黄州

某启。别后所辱手书，一一皆领。罕遇信便，不克裁谢，甚愧负也。再到旧游，不见故人，深为惘惘。然喜久客牢落，得遂归计也。比日已还。侍下起居佳胜。会合何时，临书怅然，惟千万自爱。

十 三 以下俱惠州

某启。张君来，辱书存问周至，感激不已。即日哀慕之余，孝履如宜。某到惠已半年，凡百粗遣，既习其水土风气，绝欲息念之外，浩然无疑，殊觉安健也。儿子过颇了事。寝食之余，百不知管。亦颇力学长进也。子由频得书，甚安。一家今作四处，住惠、筠、许、常也，然皆无恙。得之见爱之深，故详及之，不须语人也。瞻企邈然，临书惘惘。乍热，惟万万节哀，顺变自重，千万！千万！

十 四

詹使君，仁厚君子也，极蒙他照管，仍不辍携具来相就。极与君猷相善，每言及，相对凄然。君猷诸

子得耗否？十四郎后来修学如何？

答贾耘老四首 以下俱离黄州

久不奉书，尚蒙记录。远枉手教，且闻比日动止佳胜，感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见故人风气之深，且与世异趣也。新诗不蒙录示数篇，何也？贫固诗人之常，齿落目昏，当是为两荷叶所困，未可专咎诗也。某发少加白耳，馀如故。未由一见，万万自重。

二

仆已买田阳羨，当告圣主哀怜馀生，许於此安置。幸而许者，遂筑室于荆溪之上而老矣。仆当闭户不出，公当扁舟过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见滕公，且告为卑末送相子来扬州。

三

久放江湖，不见伟人，前在金山，滕元发乘小舟破巨浪来相见。出船，巍然使人神耸。好个没兴底张镐相公！见时，且为我致意。别后酒狂，甚长进也。老杜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谓张

镐也。萧嵩荐之云：“用之则为帝王师，不用则穷谷一病叟耳。”

## 四

今日舟中无他事，十指如悬槌，适有人致嘉酒，遂独饮一杯，醺然径醉。念贾处士贫甚，无以慰其意，乃为作怪石古木一纸，每遇饥时，辄一开看，还能饱人否？若吴兴有好事者，能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终君之世者，便以赠之。不尔者，可令双荷叶收掌，须添丁长，以付之也。

## 与陈辅之一首 北归

某启。昨日承访及，病倦，不及起见，愧仰深矣。热甚，起居何如？某万里海表不死，归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耶？若得少驻，复与故人一笑，此又出望外也。力疾，书此数字。

## 与李通叔四首 以下俱黄州

某启。向承宠访，教语甚厚，因循未获裁谢。复枉专使辱书累幅，意愈勤重。且获所著《通言》二篇，

及新诗碑刻，废学之人，徒知爱其文之工妙，而不能究极其意之所未至，钦味反覆，不能释手，幸甚！幸甚！比日起居何如？窃恐著书讲道，驰骋百氏，而游于艺学，有以自娱，忘其家务也。未由面言，万万以时自重。人还，奉启，不宣。

## 二

某启。《通言》略获披味，所发明者多矣。谨且借留，得为究观。他日成书，尽以见借，尤幸。篆书《心经》，字小而体完，尤为奇妙。君为亲书，岂敢辄留。他日别为小字，写百十字见惠，不必《心经》，乃大赐也。要跋尾，谩写数字，不称妙笔。愧愧。

## 三

某启。叠辱从者推与甚厚，患难多畏，又废笔砚，无以少答来贶，愧恨深矣。颁示篆字，笔势茂美，深得二李本意。虽已捧领，当为篋笥之华。无缘诣谢，惟万万慎夏自爱。匆匆，不宣。

四

某启。久不奉书，为愧。春物妍丽，奉思无穷。比日起居住否？中间蒙寄示雪堂篆字，笔势茂美，足为郊薮之光。不即裁谢，未见罪否？会合未由，万万以时自重。不宣。

与徐仲车三首 以下俱南迁

某启。三辱手教，极荷忧念，孔子所谓“忠焉能勿诲乎”？当书诸绅，寢食不忘也。名方良药，亦已拜赐，幸甚！幸甚！来日，舟人借请或小留，但不敢往谒尔。占望怅惋。

二

某启。昨日既蒙言赠，今日又荷心送，盎然有得，载之而南矣。复启，不宣。

## 三

某启。伏辱奇篇，伏读惊叹，愧何以当之，以太守会上，不即裁谢。继枉手教，益深感怍。晚来起居佳胜。公穷约至老，居甚卑而节独高。某忝冒过分，实内自愧，相见不免踧踖，来示何谦损之过也。迫行不再诣，惟厚自爱。入夜，不宣。

## 与彦正判官一首 黄州

古琴当与响泉韵磬，并为当世之宝，而铿金瑟瑟，遂蒙辍惠，拜赐之间，赧汗不已。又不敢远逆来意，谨当传示子孙，永以为好也。然某素不解弹，适纪老枉道见过，令其侍者快作数曲，拂历铿然，正如若人之语也。试以一偈问之：“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录以奉呈，以发千里一笑也。寄惠佳纸、名笺，重烦厚意，一一捧领讫，感怍不已。适有少冗，书不周谨。

## 与黄洞秀才二首 以下俱登州还朝

某启。寄示石刻，感愧雅意。求书字固不惜，但

寻常因事点笔，随即为人取去。今却于此中相识处觅得三纸付去，蓬仙因降，为致区区之意。

二

某启。经过，幸一再见。人来，辱书，甚荷存记，兼审比来起居住胜，为慰。未由款奉，千万保啬。

与黄敷言二首 以下俱北归

某启。叠辱宠访，感慰兼集。晚来起居住胜。来晨启行，以衰疾畏寒，不果往别，悚怍深矣。冲涉雨霰，万万保练。谨令儿子候违。不宣。

二

少事干烦，一书与惠州李念四秀才，告为到广州日专遣人达之，不罪。交代民师，且为再三致意。某再拜，不宣。

与陈承务二首 以下俱南迁

某启。倾盖一笑，慰喜殊深。奉违信宿，怀想不已。辱手教，且审起居佳胜。已到家累，承丈丈差借人轿，孤旅获济，感激不可言。愈远，万万若时自爱。

二

孤拙困踣，言无足取，足下独悦之。少年敏锐，所存如此，实增钦叹。然此事以临利害，不变为难也。

与吴将秀才二首 以下俱黄州

某启。某少时在册府，尚及接奉先侍讲下风，死生契阔，俯仰一世。与君相遇江湖，感叹不已。辱访山中，愧不能款。数日，起居佳否？以拙疾畏风，不果上谒。解去渐远，万万自重。

二

令子秀才，辱长笺之赐，辞旨清婉，家法凛凛，

钦味不已。老拙何以为谢，但有愧负。

答苏子平先辈二首以下俱黄州

某启。违别滋久，思咏不忘。中间累辱书教，久不答，知罪。远烦专使手书劳问，且审比日起居安佳，感慰殊甚。书词华润，字法精美，以见穷居笃学，日有得也。某凡百粗遣，厄困既久，遂能安之。昔时浮念杂好，扫地尽矣。何时会合，慰此惘惘。未间，惟万万自重。不宣。

二

远烦遣仆手书足矣，更蒙厚惠，足下困约中何力致此，愧灼不可言已。一一依数领讫，感恻而已。儿子令往荆南干少事，未还，还即令答教也。所要先丈哀词，去岁因梦见，作一篇，无便寄去。今以奉呈，无令不相知者见。若入石，则切不可也。至祝。

与杨耆秀才醵钱帖一首

杨耆秀才，谋学未成，行囊已竭，欲率昌宗、兴宗、公颀及何、韩二君，各赠五百，如何？

与文叔先辈二首 以下俱黄州

某启。叠辱顾访，皆未及款语。辱教，且审尊候佳胜。新诗绝佳，足认标裁，但恐竹不如肉，如何？所示前议更不移，十五日当与得之同往也。

二

某启。闻公数日不安，既为忧悬，又恐甲嫂见骂，牵率冲冒之过，闻已渐安，不胜喜慰。得之亦安矣。大黄丸方录去，可常服也。惠示子鹅，感服厚意，惭悚不已。入夜，草草，不宣。

与李先辈一首 黄州

某启。辱示，感恻。此石一经题目，遂恐为世用，便有戕山竭泽之忧，为石谋之，殆非所乐也。愿密勿语。世所少者，岂此石哉。临行匆匆，不果奉别。幸自爱。

## 与徐十二一首 黄州

今日食芥极美。念君卧病，面、酒、醋皆不可近，唯有天然之珍，虽不甘于五味，而有味外之美。《本草》：芥和肝气，明目。凡人，夜则血归于肝，肝为宿血之脏，过三更不睡，则朝旦面色黄燥，意思荒浪，以血不得归故也。若肝气和，则血脉通流，津液畅润，疮疥于何有。君今患疮，故宜食芥。其法，取芥一二升许，净择，入淘了米三合，冷水三升，生姜不去皮，捶两指大，同入釜中，浇生油一蚬壳多于羹面上，不得触，触则生油气，不可食，不得入盐、醋。君若知此味，则陆海八珍皆可鄙厌也。天生此物，以为幽人山居之禄，辄以奉传，不可忽也。朝奉公昨奉状，且为致意。区区遣此，不一一。羹以物覆则易熟，而羹极烂乃佳也。

## 与姚君三首 以下俱登州

某启。过苏，首辱垂访，到官，又枉教字，皆未克陈谢。又烦专使惠问，勤厚如此，可量感愧。比日起居何如？寄示诗编石刻，良为珍玩，足见好事之深笃也。溽暑未解，万万以时珍重。人还，草草奉谢。

不宣。

二

昨惠及千文，荷雅意之厚，法书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省缘，除长物旧有者，犹欲去之，又况复收耶！谨却封纳，不讶！不讶！

三

近专人还，奉书必达。入秋差凉，体中佳否？咫尺披奉无由，尚冀保练，慰此想念。

答吴子野七首 以下俱黄州

济南境上为别，便至今矣。其间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专人来，忽得手书，且喜居乡安稳，尊体康健。某到黄已一年半，处穷约，故是夙昔所能，比来又加便习。自惟罪大罚轻，馀生所得，君父之赐也。躬耕渔樵，真有馀乐。承故人千里问讯，忧恤之深，故详言之。何时会合，临纸惘惘。

## 二

承三年庐墓，葬事周尽，又以余力葺治园沼，教养子弟，此皆古人之事，仆素所望于子野也。复览诸公诗文，益增慨叹。介夫素不识，其笔力乃尔奇逸耶？仆所恨近日不复作诗文，无缘少述高致，但梦想其处而已。子由不住得书，无恙。所问数人，亦不甚得其详。冯在河阳，滕在安州，沈在延州，王在京。寄示墓铭及诸刻，珍感！珍感！虞直讲一帖，不类近世笔迹，可爱！可爱！近日始解畏口慎事，虽已迟，犹胜不悛也。奉寄书简，且告勿入石，至恳！至恳！某再拜。

## 三

寄惠建茗数品，皆佳绝。彼土自难得茶。更蒙辍惠，惭悚！惭悚！沙鱼、赤鲤皆珍物，感忤不可言。扶劣膏不识其为何物，但珍藏之，莫测所用，因书幸详示谕也。近有李明者，画山水，新有名，颇用墨不俗，辄求得一横卷，甚长，可用大床上绕屏，附来人纳上。江郡乃无一物为回信，惭悚之至。儿子无恙，承问及。

## 四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复有处世意。复一览其诗，为涕下也。黄州风物可乐，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俯临断岸，几席之下，风涛掀天。对岸即武昌诸山，时时扁舟独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两程，即可相见也。

## 五

少时在册府，尝及接见先侍讲下风，死生契阔，俯仰一世，乃与君相遇江湖，感叹不已。辱访山中，殊不尽款意。数日，起居佳否？以拙疾畏风，不果上谒。解去渐远，万万以时自重。

## 六

令子秀才，辱长笺之赐，辞旨清婉，家法凛然，钦味不已。老拙何以为谢，但有愧负。

## 七 扬州

《文公庙碑》，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则已有文行之士如赵德者，盖风俗之美久矣。先伯父与陈文惠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尝一日忘潮也。云潮人虽小民，亦知礼义，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论矣。然谓瓦屋始于文公者，则恐不然。尝见文惠公与伯父书云：岭外瓦屋始于宋广平，自尔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鱼鳞鸟翼，信如张燕公之言也。以文惠书考之，则文公前已有瓦屋矣。传莫若实，故碑中不欲书此也。察之。

## 与吴秀才三首 黄州

某启。相闻久矣，独未得披写相尽，常若有所负。罪废沦落，屏迹郊野，初不意舟从便道，有失修敬。不谓过予，冲冒大热，间关榛莽，曲赐临顾，一见洒然，遂若平生之欢。典刑所钟，既深叹仰，而大篇璀璨，健论抑扬，盖自去中州，未始得此胜侣也。钦佩不已，俯求衰晚，何以为对。送别堤下，恍然如梦，觉陈迹具存，岂有所遇而然耶？留示珠玉，正快如九鼎之珍，徒咀嚼一窗，宛转而不忍下咽也。未知舟从

定作几日计。早晚过金陵，当得款奉。

二 以下俱惠州

轼启。远辱专人惠教，具审比来起居住胜，感慰之至。与子野先生游，几二十年矣。始以李六丈待制师中之言，知其为人。李公人豪也，于世少所屈伏，独与子野书云：“白云在天，引领何及。”而子野一见仆，便谕出世间法，以长生不死为余事，而以练气服药为土苴也。仆虽未能行，然喜诵其言，尝作《论养生》一篇，为子野出也。近者南迁，过真、扬间，见子野无一语及得丧休戚事，独谓仆曰：“邯郸之梦，犹足以破妄而归真，子今目见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夫南方虽号为瘴疠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且许过我而归。自到此，日夜望之。忽得来教，乃知子野尚在北不远，当来赴约也。幸甚！幸甚！长书称道过实，读之赧然，所论孟、杨、申、韩诸子，皆有理，词气翛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昆仲以子野之故，虽未识面，悬相喜者，则附递一书足矣，何至使人茧足远来，又致酒、面、海物、荔子等，仆岂以口腹之故，千里劳人哉！感愧厚意，无以云喻。过广州，买得檀香数斤，定居之后，杜门烧香，闭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为往复之礼，但欲昆仲知仆汛扫身心，澡澣神气，兀然灰槁

之大略也。有书与子野，更督其南归，相过少留，为仆印可其所已得，而诃策其所未至也。此外，万万自爱。

三

人来，领书，且喜尊体佳胜。并示《归凤赋》，兴寄远妙，词亦清丽，玩味爽然。然仆方杜门念咎，不愿相知过有粉饰，以重其罪。此赋自别有所寄，则善，不肖决不敢当，幸察之！察之！

与姜唐佐秀才六首 以下俱僮耳

某启。特辱远贶，意甚勤重。衰朽废放，何以获此，悚荷不已。经宿起居佳胜。长笺词义兼美，穷陋增光。病卧，不能裁答，聊奉手启。

二

某启。昨日辱夜话，甚慰孤寂。示字，承起居安胜。寄菴佳惠，感服至意，当同啜也。适睡，不即答，悚息。某顿首。

三

今日雨霁，尤可喜。食已，当取天庆观乳泉泼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与共之。然早来市中无肉，当共啖菜饭耳。不嫌，可只今相过。某启上。

四

适写此简，得来示，知巡检有会，更不敢邀请。会若散早，可来啜茗否？酒、面等承佳惠，感愧！感愧！来早饭必如诺。十月十五日白。

五

某启。别来数辱问讯，感恻至意。毒暑，具喜起居佳胜。堂上嘉庆，甚慰所望也。知非久适五羊，益广学问以卒远业。区区之禱。此外，万万自重。不宣。

六

某已得合浦文字，见治装，不过六月初离此。只

从石排或澄迈渡海，无缘更到琼会见也。此怀甚惘惘。因见贰车，略道下愚。有一书到儿子迈处，从者往五羊时，幸为带去，转托何崇道附达为幸。

儿子治装冗甚，不及奉启。所借《烟蓑子》两卷、《吴志》四册、《会要》两册，并驰纳。

### 答苏伯固四首 以下俱北归

辱书，劳问愈厚，实增感概。兼审尊体佳胜。今日到金山寺下，虽极艰涩，然尚可寸进，则且乘大舟以便幼累。必不可前，则固不可辞小艇也。馀生未知所归宿，且一切信任，乘流得坎，行止非我也。离英州日，已得玉局敕，感恩之外，实荷馀庇。得来示，又知少游乃至如此。某全躯得还，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无穷已也。同贬死去太半，最可惜者，范纯父及少游，当为天下惜之，奈何！奈何！子由想已在巴陵，得宫观指挥，计便沿流还颖昌。某行无缘追及。昨在途中，风闻公下痢，想安复矣。

### 二

人至，辱书，承别后起居住佳胜，感慰深矣。念亲怀归之心，何事可以易此，顾未有以为计，当且少安之。神明知公心如此，当自有感应，非久，见师是，

当谋之。某留虔州已四十日，虽得舟，犹在赣外，更五七日，乃乘小舫往即之。劳费百端，又到此。长少卧病，幸而皆愈，仆卒死者六人，可骇。住处非舒则常，老病唯退为上策。子由闻已归至颖昌矣。会合何日，万万保啬。

## 三

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所谕，其他何足道。三复诲语，钦诵不已。寄惠钟乳及檀香，大济要用，乳已足剩，不烦更寄也。感愧之至。江晦叔已到。霍子侔往太和听命。三儿子皆促装登舟，未暇上状。《清晖亭记》，亦以忙未暇作，少间当为作也。令子疾，知减退，可喜！可喜！

## 四

住计龙舒为多，大盆如命取去，为暑中浮瓜沉李之一快也。《论语说》，得暇当录呈。源、修二老行当见之，并道所谕也。至虔州日，往诸刹游览，如见中原气象，泰然不肉而肥矣。何时得与公久聚，尽发所蕴相分付耶！龙舒闻有一官庄可买，已托人问之。若

遂，则一生足食杜门矣。灯下倦书，不尽所怀。

与黄师是五首 以下俱北还

行计屡改。近者幼累舟中皆伏暑，自愍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复入汴出陆。又闻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诿之，已决意旦夕渡江过毗陵矣。荷忧爱至深，故及之。子由一书，政为报此事，乞蚤与达之。尘埃风叶满室，随扫随有，然终不可废扫，以为贤于不扫也。若知本无一物，又何加焉。有诗录呈：“帘卷窗穿户不扃，隙尘风叶任纵横。幽人睡足谁呼觉，欹枕床前有月明。”一笑！一笑！某再拜。

二

比归江淮间，蒙四遣人坠教，且致家信，非眷念特深，何以及此。比日履兹畏暑，起居清胜。少御之除，未满公论，但朝廷正欲君子在内耳。行别展庆，未间，万万若时自重。

三

子厚得雷，闻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瘴疠，

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

## 四

人来两捧教赐，具审起居康胜。仲子之戚，惟当日远日忘，想痛割肠，何所及。中年以后出涕，能令目暗，此最可惜，用鄙言，慎勿出一滴也。儿子之爱虽深，比之自爱其目，岂不有间，幸深念之。馀惟万万为国自重。

## 五

某已决意北行，从子由居。但须令儿子往宜兴干事，艤舟东海亭下，以待其归，乃行矣。行期约在六月上旬，不知其时，使舟已到真否？或犹得一见于扬、楚间尔。穷途百事坎坷，望公一救之，亦参差如此，信有命也。犹欲仰干一事，为绝少挽舟人。四舟行淮汴间，每舟须添五人，乃济。公能为致此二十人否？乞裁之可否，幸早示谕。此间亦可求五七人，公若致得十五人，亦足用。恃眷干挠，死罪！死罪！子由一书，乞便送与舟中。热甚，修问草略。不谨。

## 苏轼文集卷五十八

### 尺 牋

与沈睿达二首以下俱黄州

某启。近辱书，伏承退居安隐，尊候康健，甚慰所望。某去岁不记日月，递中奉书，并封公择小简去，谓必达。今承示谕，岂浮沉耶？某今年一春卧病，近又得时疾，逾月方安。浮念灰灭无馀，颓然闭户，又非复相见时意思矣。临纸惘惘，乍热，惟万万自重。不宣。

二

某启。公所须拙文记云巢，向书中具道矣，恐不达，故再云云。某自得罪，不复作诗文，公所知也。

不惟笔砚荒废，实以多难畏人，虽知无所寄意，然好事者不肯见置，开口得罪，不如且已；不惟自守如此，亦愿公已之。百种巧辨，均是绮语，如去尘垢，勿复措意为佳也。令子今在何许？渐就迁擢，足慰迟暮。小儿亦授德兴尉，且令分房减口而已。孙运判行，病起乏力，未能详尽。

与李知县一首 北归

某启。近奉状，必达。比日，伏计起居佳胜。旱势如此，抚字之怀，想极焦劳。旧见《太平广记》云，以虎头骨缒之有龙湫潭中，能致雨，仍须以长细系之，雨足乃取出，不尔雨不止。在徐与黄试之，皆验，敢以告，不罪！不罪！某家在仪真，轻骑到此数日，却还般挈，须水通乃能至邑中拜见。倾企之甚。毒热，千万为民自爱。不宣。

与翟东玉一首 惠州

马，火也，故将火而梦马。火就燥，燥而不已则穷，故膏油所以为无穷也。药之膏油者，莫如地黄，以啖老马，皆复为驹。乐天《赠采地黄者》诗云：“与君啖老马，可使照地光。”今人不复知此法。吾晚觉血

气衰耗如老马矣，欲多食生地黄而不可常致。近见人言，循州兴宁令欧阳叔向于县圃中多种此药。意欲作书干求而未敢，君与叔向故人，可为致此意否？此药以二八月采者良。如许以此时寄惠，为幸，欲烹以为煎也。不罪！不罪！

### 与孙运勾一首

某启。脾能母养馥藏，故养生家谓之黄婆。司马子微著《天隐子》，独教人存黄气入泥丸，能致长生。太仓公言安穀过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宁固，百疾不生。近见江南老人，年七十二，状貌气力如四五十人。问其所得，初无异术，但云平生习不饮汤水尔。常人日饮数升，吾日减一合，今但沾唇而已。脾胃恶湿，饮少，胃强气盛，液行自然不湿。虽冒暑远行，亦不念水，此可谓至言不繁。闻曼叔比得肿疾，皆以利水药去之。中年以后，一利一衰，岂可数乎？当及今无病时，力养胃气。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向陈彦升云，少时得此病，服商陆、防己之类皆不效，服金液丹，灸脐下，乃愈。此亦固胃助阳之意也。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术尔。姜桂辣药，例能胀肺，多为肿媒，不可服，有书以告之为佳也。

与引伴高丽练承议三首 以下俱杭州

某启。辱回教，感服不已。数日极寒，徒御良苦，切惟起居住胜。早潮不知应否？想不出今晚必渡，引领饥渴。专遣人候问。不宣。

二

来日若晚渡，酒五行已夜矣。本州旧例，虽夜已深，人使犹秉烛复谒，当夜下书，请次日大排，不知如何？又二十日正是国忌，若待二十一日大排，又过三日敕限，不知可打散不坐否？乞一一示谕，得以预备也。

三

某启。中使已到三十里，若高丽使只今来辞，酒罢却可迎中使。老业未尽，有如此仓忙，望公慈造一言，得只今上马为幸。

与杭守一首

某启。近有自浙中来者，颇能道杭人之语。数年饥馑，若非公，尽为鱼鳖蝼蚁矣。比公之去，涕慕殆不可胜，公何施而及此，钦仰！钦仰！闻俞主簿者，附少信物，如果为带得来，乞尽底送与范子礼正字。偶索得此冷债，信天养穷人也。呵呵。

不知信物果带得来？此中已打破瓮也。一噓！一噓！

与傅质一首

某启。再辱示手教，伏审酷热，起居清胜。见谕，某何敢当，徐思之，当不尔。然非足下相期之远，某安得闻此言，感愧深矣。体中微不佳，奉答草草。

与吴君采二首 俱黄州

惠花已领，影灯未尝见，与其见此，何如一阅《三国志》耶？

二

近日黄州捕私酒甚急，犯者门户，立木以表之。临皋之东有犯者，独不立木，怪之，以问酒友，曰：“为贤者讳。”吾何尝为此，但作蜜酒尔。

与高梦得一首 黄州

某启。人来，领教，开谕累幅，足见相属之厚。然称述过当，皆非所敢当。仆举动疏谬，龃龉于世，既忝相知，惟当教语其所不逮，反更称誉如此，是重不肖之罪也，悚息！悚息！新阍尤增咏叹，然柏舟之讽，何敢当此诸事，幸且慎默于事，既无补，益增嫉尔。

与孟亨之一首 黄州

某启。今日斋素，食麦饭笋脯有馀味，意谓不减刍豢。念非吾亨之，莫识此味，故饷一合，并建茶两片，食已，可与道媪对啜也。

与程彝仲六首 以下俱密州

某启。奉别积年，因循不修书问，每以为愧。递中辱手书，问劳勤厚，感戴不可言也。承以科诏入都，跋履之馀，起居佳否？老兄循习既久，文行愈粹，决无终否不振之理。更少贬以就绳墨，即当俯拾也。无缘披奉，惟冀以时自重。不宣。谨因乡人李君行，奉启布问。

二

得圣此行，得失必且西归，计无缘过我。而东武任满，当在来岁冬杪，亦无缘及见于京师矣。此任满日，舍弟亦解罢，当求乡里一任，与之西还。近制既得连任蜀中，遂可归老守死坟墓矣。心貌衰老，不复往日，惟念斗酒只鸡，与亲旧相从尔。星桥别业，比来更增葺否？因便，无惜一二字。

三 以下俱湖州

近省榜到郡，首承高过，欢慰可量。沉困累年，行业充富，乡曲荣耀，交游喜快，甚休！甚休！春气

暄和，奉计即日起居安胜。御试必更在高等。盘桓都下，为况何如。惟顺时珍爱。

## 四

某去秋因乡人自高密过此，托致手书，不知达否？奉违累岁，无缘一接谈笑，倾仰殊甚。榜中乡人，所识惟吾兄一人，其余岂尽新俊耶！车马必稍留都下，因风，无惜惠问。

## 五 黄州

某启。阔别永久，多难流落，百事废弛，不复通问。独吾兄不忘畴昔，时枉远书，感恻不可言。仍审比来起居佳胜。又读别纸所记园亭山水之胜，废卷闭目，如到其间，幸甚！幸甚！吾兄潜德晚遇，当遂光大。惟厚自爱，慰朋友之望。

## 六

轼与幼累皆安。子由频得书无恙。元修去已久矣，今必还家。所要亭记，岂敢于吾兄有所惜，但多难畏人，不复作文字，惟时作僧佛语耳。千万体察，非推

辞也。远书不欲尽言。所示自是一篇高文，大似把饭叫饥，聊发千里一笑。会合无期，临书凄然也。轼上。

与孙正孺二首 以下俱杭州还朝

数日前，因来人奉书，必达。比日，伏想履兹馀热，起居佳胜。某已八上章乞郡，旦夕必有指麾，且辍忙。为公作得送行诗跋尾，以先之祖讳故，不欲作冠篇也。未由会合，千万保爱。

二

某顽健稍胜昔。老兄眠食不衰否？阔远无他嘱，惟倍万保嗇而已。勿将作泛泛常语过耳也，千万！千万！入石时，莫用边花栏界之类。古碑惟石上有书字耳，少着花草栏界，便俗状也。不罪！不罪！偶与子由饮半盏酒，便大醉，不成字。

与李端伯宝文三首 以下俱杭州还朝

自附启河朔，尔后纷纷，不获继问左右。比日，伏审镇抚之暇，台候万福。蜀中本易治，而或者扰之，公既深识民情，而民亦素服公政。切想下车以来，谈

笑无事，行春之乐，无由托后乘陪宾客之末，但深想望。舍弟锁宿殿庐，未及奉状。

## 二

张君房助教，陵井人。本治儒学，已而为医，有过人者。智识通变，而性极厚，恐欲知之。某宠禄过分，碌碌无补，久以为愧。近屡请郡，未获，若得归扫坟墓，遂得望见，岂胜厚幸。但恐政成，促召在旦暮尔。冗中，不尽区区。

## 三

邑子每来，稔闻岂弟之政，西南泰然，不肖与受赐多矣。幸甚！幸甚！小侄千之初官，得在麾下，想蒙教诲成就也。曾拜闻眉土程尊诲者，文词气节，皆有可取。不知曾请见否？

## 与欧阳知晦四首 以下俱惠州

某启。近日屡获教音。及林增城至，又得闻动止之详，并深感慰。桃、荔、米、醋诸信皆达矣，荷佩厚眷，难以言喻。今岁荔子不熟，土产早者，既酸且

少，而增城晚者绝不至，方有空寓岭海之叹。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饱外又以归遗。皆云，其香如陈家紫，但差小尔。二广未有此，异哉！异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无一损者，此尤异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与者，故自不凡也。蒸暑异常，万万以时珍啻。不宣。

## 二

合药须鹅梨，岭外固无有，但得凡梨稍佳者，亦可用，此亦绝无。治下或有，为致数枚，无即已。栗子或蒙惠少许，亦幸。

## 三

闻公服何首乌，是否？此药温厚无毒，李习之《传》正尔。啖之，无炮制。今人用枣或黑豆之类蒸熟，皆损其力。仆亦服此，但采得阴干，便杵罗为末，枣肉或炼蜜和入木臼中，万杵乃丸，服，极有力，无毒。恐未得此法，故以奉白。

四

某乏人写先状，不罪！不罪！去思之声，喧於两郡，古人之事，复见于今矣。贵眷各惟安胜。

与欧阳晦夫二首 黄州

某启。辱答教，感服。风月之约，敢不敬诺。庾公南楼所谓老子于此兴复不浅，便当携被往也。

二 北归

愁霖终日，坐企谈晤，不审尊候佳否。《地狱变相》已跋其后，可详味之，似有补于世者。并字数纸，纳去。某所苦已平，无忧。闻少游恶耗，两日为之食不下，然来卒说得灭裂，未足全信。非久，唐簿必有书来言。旦夕话别次，仁人之馈，固当捧领。但以离海南，僮人争致贍遗，受之则若饕餮然，所以一路俱不受。若至此独拜宠赐，则见罪者必众。谨令驰纳，千万恕察，仍寝来耗，幸甚！幸甚！

## 与欧阳元老一首 北归

秋暑，不审起居佳否？某与儿子八月二十九日离廉，九月六日到郁林，七日遂行。初约留书欧阳晦夫处，忽闻秦少游凶问，留书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笔。今行至白州，见容守之犹子陆斋郎云，少游过容留多日，饮酒赋诗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归衡州，至藤，伤暑困卧，至八月十二日，启手足于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丧，仍遣人报范承务。范先去，已至梧州。范自梧州赴其丧。此二卒申知陆守者，止于如此，其他莫知其详也。然其死则的矣，哀哉痛哉，何复可言。当今文人第一流，岂可复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用，必有所论著以晓后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尽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风，惟此一事，差慰吾辈意。某不过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详，续奉报次。尚热，惟万万自重。无聊中奉启，不谨。某再拜元老长官足下。九月六日。

## 与杜道源二首 以下俱黄州

某启。谪寄穷陋，首见故人，释然无复有流落之叹。衰病迂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独见，不以进退

为意者，谁肯辱与往还。每惟此意，何时可忘。别来又复初夏，思企不可言。远想，即日尊候佳胜。两辱手书，懒不即答，计已获罪左右，然惟故人能知其性气，盖懒作书者有素矣，中实无他也，更望宽之。知到官，又复对换，想高怀处之，无适而不可。江令竟不肯少留，健决非庸人所及也。无由面言，以时自重。谨奉启，不宣。

## 二

某无人写得启状，即用手简，甚属简慢，想恕其不逮也。令子孟坚，必已得县。向者小累，固知无事，然非君相之明，不照其情也。可贺！可贺！九郎兄弟为学益精，犹复记老朽否？爱孙想亦长进，每想三人旅进折旋俯仰之状，未尝不怅然独笑也。此中凡事如昨，其详，托江令口陈。必须作数日聚会于京口，奉羨！奉羨！儿子蒙批问，感感。

江令处甚有竹石可取，看比旧何如。

## 与俞奉议一首

某启。回教，拜示先志，得见前人遗烈，幸甚！幸甚！又蒙分遗珍食，以荐冥福。在家出家，古有成

言，有发无发，俱是佛子。公能均施凡陋，如斋佛僧，只此功德，已无边际。但恨檀越未送衬钱，是故老僧只转半藏。人还，聊此一噓。

与杜孟坚三首 以下俱黄州

某启。前日方欲饮茶道话，少顷，忽然疾作，殊不可堪忍。欲勉强出见，竟不能而止，惭悚不可言。辱手教，重增反侧。稍凉，起居何如？承明日解舟，病躯尚未能走别，非久当渡江奉见也。不一一。

二

某乏人写大状，必不深罪。郡中凡百如旧，每见同僚及游从题壁处，未尝不怅然怀想也。侍下无事，必多著述，无缘请观，为恨尔。今岁亲知相过，人事纷纷，殊不如去年块处闲寂也。

三

朱守饷笋，云潭州来，岂所谓猫头之稚者乎？留之，必为庖僧所坏，尽致之左右，饌成，分一盘足矣。

与岩老一首 黄州

船中弯卧一日，便言闷杀，不知如何净瓶里澡洗去。某在东坡，深欲一往。示疾未瘳，聊致一问而已。法鱼一瓶，恐欲下饭。

与陆秘校一首 扬州

某再启。颖州人回，曲蒙书示，感恚不已。窃惟才美过人，晚乃少达，勿致毁灭，以就显扬之报，区区之祷也。

与杜几先一首 黄州

某启。奉别逾年，思企不忘，不审比日起居佳否。去岁八月初，就逮过扬，路由天长，过平山堂下，隔墙见君家纸窗竹屋依然，想见君黄冠草屨，在药墟棋局间，而鄙夫方在縲绁，未知死生，慨然羡慕，何止霄汉。既蒙圣恩宽贷，处之善地，杜门省愆之外，萧然无一事，恍然酒醒梦觉也。子由特蒙手书累幅，劳问至厚，即欲裁谢，为一老乳母病亡，而舍弟亦丧一女子，悼念未衰，复闻堂兄之丧，忧哀相仍，致此稽

缓，想未讶也。承六月中官满赴阙，不知今安在？托子骏求便达此书尔。未由会面，万万以时自重。不宣。

与周文之四首 惠州

某启。近蒙寄示画图及新堂面势，仍求榜铭。岭南无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盗发，春夏之际，柯叶潜改，四时之运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间，衣食之奉，终岁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乐者。若吏治不烦，即其所安而与之俱化，岂非牧养之妙手乎？文之治循，似用此道，故以“默化”名此堂，如何？可用，便请题榜也。

二 以下俱僮耳

某启。昨暮已别，回策凄断，谨令小儿候违。来年春末，求般家二卒，送少信至子由，乞为选有家而愿者，至时当别奉书也。喧聒为愧，不罪。

三

惠栗极佳，梨，无则已，不烦远致也。惠米五硕，可得醇酒三十斗，日饮一胜，并旧有者，已足年计。

既免东篱之叹，又无北海之忧，感恻可知也。食米已领足，今附纳二十千省还宅库足外，余缙尽用致此物，幸甚。来年食口稍众，又免在陈，不惟软饱，遂可硬饱矣。浙中谓饮酒为软饱。仆有诗云：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馀。以代相对，一笑。

## 四

郑君知其俊敏笃学，向观所为诗文，非止科场手段也。人去，忙作书，不及相见，且致此意。李公弼亦再三传语。承许远访，何幸如之。海州穷独，见人即喜，况君佳士乎？林行婆当健，有香与之，到日告便送去也。八郎房下不幸，伤悼。

## 与李亮工六首 以下俱北归

某启。特沐专使手书，具审起居佳胜，甚慰驰仰。江路滩涩，寸进而已，更半月乃可造谒。未间，乞保卫。人还，布谢草草。不宣。

## 二

某乏人修状，手启为答，幸望宽恕。见孙叔静言，

伯时顷者微嗽，不知得近信否，已全安未？馀非面莫究。

三

某启。近别，起居住胜。向者匆匆不一，诣违至今，为恨。旌旆之还，想已新岁，伏冀尊重，以迎多福。临行，冗迫，不宣。

四

某启。近辱书，承比日起居住胜。仍示和诗，词指高妙，有起衰疲，幸甚！幸甚！某更旬日乃行，逾远，怅望。意决往龙舒，遂见伯时为善也。馀惟万万以时自重。不宣。

五

伯固必频见，告致恳南华师，亦略道意。行役未休，疲厌甚矣，何时复见一洗濯耶？或转示此纸，幸甚！幸甚！

六

曾见伯固言，欲炼钟乳，果然否？告求少许，或只寄生者亦可；为两儿妇病，皆饵此得效也。陈公密来时，可附致否？

与游嗣立二首 以下俱惠州

某启。谪居瞻望不远，屡欲上问，不敢。忽辱手教，劳慰周厚，感仰深矣。比日履兹初凉，起居佳胜。某蒙庇粗遣，未缘披奉，惟冀若时自重。谨奉手启布谢。不宣。

二

某启。使人久留海丰，裁谢稽缓，想不深责。舍弟谪居部中，尤荷存庇。家书已领，并增感怍。馀非笔墨可究。

与张景温二首 以下俱僮耳

某启。久不上问，倾仰增剧。比日窃惟按抚多暇，起居佳胜。某罪大责薄，复窜海南，知舟御在此。以病不果上谒，愧负深矣。谨奉手启，布谢万一。不宣。

二

某垂老投荒，岂有复见之期，深欲一拜左右。自以罪废之余，当自屏远，故不敢扶病造前，伏冀垂察。

与冯大钧二首 以下俱南迁

某启。经由烦溷，铃下佩荷深矣。比惟起居佳胜。某来早发去，自是岭海阔绝，怅然。所冀以时自重。谨奉手启布谢。不宣。

二

某有广州市舶李殿直书一封，烦附递前去，复不沉没，为荷。勿讶浼渎。

与庄希仲四首 以下俱南迁

某启。山阳恨不得再见，留书告别。重烦遣人答教，具审弭节已还，起居佳胜。某少留仪真，旦夕出江，瞻企逾邈，怅焉永慨。尚冀顺时为国自重。不宣。

二

某辄有少烦，方深愧悚，遽承差借三卒，大济旅途风水之虞，感戴高谊，无以云谕。书信已领，人回日，别上状。适暑毒，不佳，布谢不详谨，悚息！悚息！仲光承非远赴阙，是否？因会，乞致区区。

三

某启。甬上奉违，忽已累月，思咏可量。比日窃惟履兹秋暑，起居佳胜。罪废之迹，曲荷存眷。差人津送，感愧无已。未期瞻奉，伏冀以时为国自重。不宣。

四

某启。罪大责薄，重罹窜逐，迁去海上，益远左右，但深依恋。途次，裁谢草草，恕悉，幸甚。

与张逢六首 以下俱僮耳

某启。兄弟流落，同造治下，蒙不鄙遗，眷待有加。感服高义，悚息不已。别来未几，思仰日深。比日起居何如？某已到琼，过海无虞，皆托馀庇。旦夕西去，回望逾远，后会未涯。惟万万若时自重，慰此区区。途次裁谢，草草。不宣。

二

某启。海南风气，与治下略相似。至于食物人烟，萧条之甚，去海康远矣。到后，杜门默坐，喧寂一致也。蒙差人津送，极得力，感感。舍弟居止处，若早得成，令渠获一定居。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乃公之厚赐也。儿子干事，未暇上状。

三

某启。久不上状，想察其衰疾多畏，非敢慢也。新军使来，辱教字，具审比日起居住胜，感慰兼集。某到此数卧疾，今幸少间。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因书瞻望，又复怅然。尚冀若时自厚，区区之馀意也。不宣。

四

某再启。闻已有诏命，甚慰舆议，想旦夕登途也，当别具贺幅。某阙人写启状，止用手尺，乞加恕。

五

某启。子由荷存庇深矣，不易一一言谢也。新春，海上啸咏之馀，有足乐者。此岛中孤寂，春色所不到也。

## 六

某启。新酿四壶，开尝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风，逐客何幸得此，但举杯属影而已。一笑！一笑！海错亦珍绝。此虽岛外，人不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忤无已。

## 与朱振二首 以下俱惠州

某启。前日蒙示所藏诸书，使末学稍窥家传之秘，幸甚！幸甚！恕先所训，尤为近古。某方治此书，得之，颇有所开益。拜赐之重，如获珠贝，又重烦令子运笔，益深愧感。老拙不揆，辄立训传，尚未毕工，异日当以奉呈也。新说方炽，古学崩坏，言之伤心。区区所欲陈，未易究也。临纸慨然，不一一。

## 二

公于《春秋》发明固多矣，舍弟颇治此学，异日相见，当出其书互相考也。然此书近遭废锢，尚未蒙牵复，公尚敢言及耶？想当一笑。

## 与萧世京二首 以下俱惠州

某启。春和，窃惟起居住胜。某罪谴，得托迹麾下，幸甚。到惠即欲上问，杜门省咎，人事几废，以故后时，想不深讶。未缘瞻奉，伏冀为时自重。谨奉手启布闻，不宣。

## 二

某再启。伏审使旆巡按至惠。得遂际见，何幸如之。某始寓僧舍，凡百不便。近因正辅至郡，许假馆行衙，不及面禀，辄已迁入，悚仄不已。想仁念顾恤，不深讶也。

## 与萧朝奉一首 惠州

近得见令兄提举，稍闻动止之详，为慰。少事辄冒闻，幸恕率易。儿子迈般挈数房贱累，自虔易小舟，由龙南江至方口出陆至循州，下水到惠。贱官重累，敢望矜恤。特为于郡中诸公，醮借白直数十人送至方口，计未远出州界，切望垂念。已于循州擘画得数十人至方口迎之也。流落困苦，想加愍察。

与罗秘校四首 以下俱惠州

某启。专人至，承不鄙罪废，长笺见及，援证古今，陈义甚高，伏读感愧。仍审比来起居住胜，至慰！至慰！守局海徼，屈淹才美，然仕无高下，但能随事及物，中无所愧，即为达也。伏暑，万万自重。

二

某启。衰病，裁答草草，不讶！不讶！知不久美解，即获会见，至喜！至喜！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冯、何二士去面禀，亦有少钱在二士处。此不刖缕。增城荔子一篮，附去人驰上。不罪！不罪！

三 以下俱儋耳

某启。远蒙惠书，非眷念之厚，何以及此。仍审比来起居住胜，感慰兼集。老病之余，复此穷独，岂有再见之期，尚冀勉进学问，以究远业。

## 四

某启。官事有暇，得为学不辍否？有可与往还者乎？此间百事不类海北，但杜门面壁而已。彼中有籛药可治病者，为致少许。此间如苍朮、橘皮之类，皆不可得，但不论籛贱，为相度致数品。不罪！不罪！

## 与朱行中十首 以下俱北归

某启。真阳一见，大慰宿昔。匆遽就别，怅惘可知。行役纷纷，且未有便，尚稽驰问。特辱专使手书，具审下车以来台候康胜，感慰兼集。某承庇如昨，更五六日离韶。已远左右，伏冀为国自重。人还，匆匆，不宣。

## 二

某前承借示新诗久矣，不见斯作也。然世俗识真者少，独唱无和。帐勾谢民师公，若不以位貌为间，亦庶几班斤郢斲也。老拙百念灰寂，独一觴一咏，亦不能忘。陋句数首，录呈，以为一笑。手启上问，恃知照不深责也。

三

某启。违阔滋久，向往徒勤。比日履兹寒凝，起居佳胜。承旌驭已至，即欲走谒，谨先奉手启上问。

四

某屏居岁久，未尝冠帻，比日又苦小疖，不能巾裹。欲服帽请见，先令咨禀，如许，乃敢前诣。幸不深责。

五

某启。近因还使上状，必已闻达。连雨凝阴，远想台候康胜。某蒙庇粗遣，已达虔州，少留，须水度赣，更半月行也。南海静治，有足乐者。想有妙唱，自南而北也。后会未期，万万自重。不宣。

六

某启。别后两奉状，想一一闻达，比日履兹春和，

台候胜常。某滞留赣上，以待春水至，此月末乃发。瞻望怅惋。南海虽远，然雅量固有以处之矣。诗酒之乐，恨不日陪接也。更冀若时保练，不宣。

## 七

般家人蒙辍借，行计遂办，非眷念特达，何以及此。言谢不尽，悚怍而已。

## 八

某启。蒙眷厚借搬行李人，感愧不在言也。但节级朱立者无状，侵渔不已，又遂窜去。林聪者，又殴平人几死。见禁幸所殴者渐安，决不死矣。此中人多言于法有碍，不可带去，故辄牒虔州云。得明公书，令某遣还，多难畏事，想必识此心也。买公用人于法无碍，故仍旧带去。此二十余人，皆得力不作过，望不赐罪。穷途作事皆类此，惭愧不可言。已得二座船，不失所矣。幸不贻念。陋句数首，端欲发一笑耳。

## 九

少事不当上烦，东莞资福老祖堂者，建五百罗

汉阁，极宏丽，营之十年，今成矣。某近为作记，公必见之矣。途中为告文安国，篆得阁额，甚妙。今封付去人。公若欲观，拆开不妨，却乞差一小心人赍送祖堂者。不罪！不罪！

十

某已得两舟，尚在赣石之下，若月末不至，当乘小舟往就之。买公用人以节级持所赍钱窜去，又以疫气多死亡者，以此求还。官舟无用多人，故悉遣回，皆以指挥严切，甚得力，乞知之。适少冗，驰问不尽区区。

与曹子方五首 以下俱惠州

某启。奉别忽三年，奔走南北，不暇奉书。中间子由转附到天门冬煎，故人于我至矣。日夜服食，期月遂尽之。到惠州，又递中领手书，懒废益放，不即裁谢。死罪！死罪！

二

某启。专人至，教赐累幅，慰抚周尽。且审比来

起居住胜，感慰兼集。某得罪几二年矣，愚陋贪生，辄缘圣主宽贷之慈，灰心槁形，以尽天年，即日殊健也。公别后，微疾尽去，想今亦康佳。养生亦无他术，独寝无念，神气自复。知吕公读《华严经》有得，固所望于斯人也。居闲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仪陈侯，忠勇绝世，死非其罪。庙食西路，威灵肃然，愿公与程之邵议之。或同一削，乞载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伸眉于地下。如何！如何！然慎勿令人知不肖有言也。陈侯有一子，在高邮，白身，颇知书。蒙惠奇茗、丹砂、乌药，敬饵之矣。西路洞丁，足制交人，而近岁绥馭少方，殆不可用，愿为朝廷熟讲之。此外，万万保重。

## 三

某启。公劝仆不作诗，又却索近作。闲中习气不除，时有一二，然未尝传出也。今录三首奉呈，览毕便毁之，切祝！切祝！惠州风土差善，山水秀邃，食物粗有，但少药尔。近报有永不叙复指挥，正坐稳处，亦且任运也。子由频得书，甚安。某惟少子随侍，馀皆在宜兴。见今全是一行脚僧，但吃些酒肉尔。此书此诗，只可令之邵一阅，馀人勿示也。

四

某启。专人辱书，仰服眷厚。仍审比来起居住胜，至慰！至慰！长子未得的耗，小儿数日前暂往河源，独干筑室，极为劳冗。承惠芽蕉数品，有未尝识者。幸得遍尝，感愧不已。匆匆奉谢。

五

某启。数日，稍稍清冷。伏惟起居住胜。构架之劳，殊少休暇，思企清论，日积滞念，尚冀保卫。区区之至，因吴子野行，附启。不宣。

与孙叔静三首 以下俱北归

辱手教，具审尊体佳胜，甚慰驰仰。拙疾亦渐平矣，明日当出诣见。烧羊蒙珍惠，下逮童孺矣。

二

某启。累岁阔别，不意相逢海上，握手一笑，岂

偶然哉。亟辱专使教墨，具审起居佳胜，感慰兼集。玉局之除，已有训词，似不妄也。得免湖外之行，馀生厚幸。至英，当求人至永请告敕，遂渡岭过赣归阳羨，或归颍昌，老兄弟相守，过此生矣。幸甚！幸甚！乍远，万万为国自重。匆匆，不宣。

## 三

某启。久留治下，辱眷待之厚，既过重矣。而爱念之意，拳拳不已，更勤从者远至今刹。自惟衰朽，何以获此。比来数日，思渴不已。长至俯迓，不克展庆，此心南骛矣。令子烦远饯，不及别状，伏惟侍外珍爱。

江知言附此恳兼记于许、李、欧阳、林、莫诸先辈处，略道不暇作书之意。

## 与米元章二十八首 登州还朝

某启。人至，辱书累幅，承孝履无恙，甚慰想念。某自登赴都，已达青社，衰病之余，乃始入闹，忧畏而已。复思东坡相从之适，何可复得。适人事百冗，裁谢极草草。惟千万节哀自重。

二 以下俱翰林

某启。示及数诗，皆超然奇逸，笔迹称是，置之怀袖，不能释手；异日为宝，今未尔者，特以公在尔。呵呵。临古帖尤奇，获之甚幸，灯下昏花不复成字，谨已降矣。馀未能尽，俟少暇也。

三

书牌额用公名，岂不足耶？而必欲得仆名，此老阙败不小，可以此答之也。

四

自承至京，欲一见，每遇休沐，人客沓至，辄不敢出，公又不肯见过，思仰不可言。二小诗甚奇妙，稍闲，当和谢。三本皆妙迹，且暂留一两日，题跋了奉还。偶与客饮数杯，薄醉，书不成字。悚息！悚息！

五

元章想旦夕还县，竟不得一款话。某累请终不允，信湖山非有分者不能得也。

六

某恐不久出都，马梦得亦然。旦夕间一来相见否？乞为道区区。惠示殿堂二铭，词翰皆妙，叹玩不已。新著不惜频借示。

七

马髯且为道意，未及答书，十千修屋缙，更旬日寄去也。非久得郡，或当走寓邑中待水也。

八

昨日诗发一笑尔，慎勿刻石。太师雄篇已领，纸轴亦且留下。

九 以下俱赴杭州

某以疾请郡，遂得馀杭，荣宠过分，方深愧恐，重辱新诗为送，词韵高雅，行色增光，感服不可言也。无缘面谢，益用悚息。

十

某启。示法书一轴，已作两诗跋尾封纳，请批一二字，贵知达也。诗皆戏语，不讶。

十 一

某启。昨日远烦追饯，此意之厚，如何可忘。冒热还城，且喜尊体佳胜。玳簪甚奇，岂公子宾客之遗物耶？佳篇辱贶，以不作诗故，无由攀和。山研奇甚，便当割新得之好为润笔也。呵呵。今晚不渡江，即来辰当济。益远，惟万万保爱。

十二 以下俱扬州还朝

某启。前在扬州领所惠书，当路日不暇给，不即裁答。人至，复枉手教，荷存记之厚，且审起居佳胜，感慰交集。梦得来谈新政不容口，甚慰所望。万万自重。

十 三

笺启过礼，深愧相疏。外人回速，未暇占词奉贺。不罪！不罪！

十 四

某启。辱书，承佳胜，甚慰想望。衰倦本欲远引，因得会见，竟未遂此心。何时到府，因复少款。未间，万万保重。不宣。

十五 以下俱赴定州

某启。过治下得款奉，辱主礼之厚，愧幸兼极。

出都纷冗，不即裁谢。辱书感忤，仍审起居佳胜，为慰。邑政日清简，想有以为适。新诗文寄示，幸甚。惟万万保练。不宣。

十 六

某启。辱临访，欲往谢，又蒙惠诗，欲和答，竟无顷刻暇，愧负可量。雨冷，起居佳胜。只今出城，无缘走谢，想公难得人仆，亦不烦出。千万保重，非远，北行矣。匆匆，不宣。

十 七

某启。辱简，承存慰至厚，哀感不已。平生不知家事，老境乃有此苦。蒙仁者矜愍垂诲，奈何！奈何！入夜目昏，不谨。

十 八

出城固不烦到，复得一见，幸矣。微疾想不为患，馀非面莫究。

十 九

某启。辱教，且审起居住胜，并惠新诗，足为衰朽光荣，感慰之极。途中宾客纷然，裁答未能详谨，千万恕察。

二 十 以下俱北归

傅守会已罢而归矣，风止江平，可来夜话。德孺同此慰。

二十一

某启。两日来，疾有增无减。虽迁闸外，风气稍清，但虚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儿子于何处得《宝月观赋》，琅然诵之，老夫卧听之未半，跃然而起。恨二十年相从，知元章不尽，若此赋，当过古人，不论今世也。天下岂常如我辈愤愤耶！公不久当自有大名，不劳我辈说也。愿欲与公谈，则实未能，想当更后数日耶？

二十二

某昨日归卧，遂夜。海外久无此热，殆不堪怀。柳子厚所谓意象非中国人也。宗伯遂弃世，当为天下惜。馀非面莫尽。

二十三

某两日病不能动，口亦不欲言，但困卧尔。承示太宗草圣及谢帖，皆不敢于病中草草题跋，谨具驰纳，俟少愈也。河水污浊不流，熏蒸成病，今日当迁过通济亭泊。虽不当远去左右，且就活水快风，一洗病滞，稍健当奉谈笑也。

二十四

某食则胀，不食则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饷蚊子尔；不知今夕如何度。示及古文，幸甚。谢帖既未可轻跋，欲书数句，了无意思，正坐老谬耳。眠食皆未佳。无缘遂东，当续拜简。

二十五

某启。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年瘴毒耶！今真见之矣，馀无足言者。不一一。

二十六

某昨日饮冷过度，夜暴下，旦复疲甚。食黄蓍粥甚美。卧阅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会食，乞且罢。需稍健，或雨过翛然时也。印却纳上。

二十七

某启。数日不闻来音，谓不我顾，复渡江矣。辱教，即承起居佳胜，慰感倍常。匆匆布谢。

二十八

某一病几不相见，今日始觉有丝毫之减，然未能作书也。跋尾在下怀。

## 苏轼文集卷五十九

### 尺 牘

与朱康叔二十首 以下俱黄州

某启。武昌传到手教，继辱专使坠筒，感服并深。比日尊体佳胜。节物清和，江山秀美，府事整办，日有胜游，恨不得陪从耳。双壶珍贖，一洗旅愁，甚幸！甚幸！佳果收藏有法，可爱！可爱！拙疾，乍到不谙风土所致，今已复常矣。子由尚未到真，寸步千里也。未由展奉，尚冀以时自重。

### 二

令子归侍左右，日有庭闱之乐，恨未际见，不敢辄奉书。近见提举司荐章，稍慰輿议，可喜！可喜！

作墨竹人，近为少闲暇，俟宛转求得，当续致之。呵呵。酒极醇美，必是故人特遣下厅也。某再拜。

## 三

某启。专使至，复领手教，契爱愈厚，可量感服。仍审比日起居休胜，为慰。舍弟已部贱累到此平安，皆出馀庇，不烦念及。珍惠双壶，遂与子由屡醉，公之德也。隆暑，万万以时自重。行膺殊用，人还，上谢。

## 四

某再拜。近奉书并舍弟书，想必达。胡掾至，领手教，具审起居佳胜。兼承以舍弟及贱累至，特有厚贶羊面酒果，一一捧领讫，但有惭怍。舍弟离此数日，来教，寻附洪州递与之。

## 五

已迁居江上临皋亭，甚清旷。风晨月夕，杖履野步，酌江水饮之，皆公恩庇之余波，想味风义，以慰孤寂。寻得去年六月所写诗一轴寄去，以为一笑。酷

暑，万乞保练。

六

某启。暑毒不可过，百事堕废，稍疏上问，想不深讶。比日伏想尊履佳胜。别乘过郡，承赐教。及惠新酒，到此如新出瓮，极为珍奇，感愧不可言。因与二三佳士会饮，同感德也。秋热，更望保练，行膺峻陟。

七

胡掾与语，如公之言，佳士！佳士！渠方寄家齐安，时得与之相见也。令子必且盘桓侍下。中前示谕姻亲事，可留示年月日，恐求亲者欲知之，造次！造次！

八

某启。因循，稍疏上问，不审近日尊候何如。某蒙庇如昨。秋色益佳，郡事稀少，有以为乐耶。无缘展奉，但积思仰。乍冷，万冀以时自重。

郭寺丞一书，乞指挥送与。其人甚有文雅，必蒙

青顾也。闻其坠马伤手，不至甚乎？

## 九

某启。近附黄冈县递拜书，必达。专人过此，领手教，具审起居佳胜，勿复凄冷。此岁行尽，会合何时，以增怅然，唯祈善保。

## 十

敷文，他计此月末方离陈。南河浅涩，想五六月间方到此。荷公忧恤之深，其家固贫甚，然乡中亦有一小庄子，且随分过也。归老之说，恐未能如雅志。又闻理积弊，已就伦次，监司朝廷，岂有遽令放闲耶？问及物食，天渐热，难久停，恐空烦费也。海味亦不苦食。既忝雅契，自当一一奉白。

## 十一

示谕亲事，专在下怀。然此中殊少士族，若有所得，当立上闻也。要字，俟少闲，续上纳。墨竹如可尊意，当取次致左右，画者在此不远，必可求也。呵呵。

## 十二

某启。近王察推至，辱书，承起居佳胜。方欲裁谢，又枉教墨，益增感愧。数日来，偶伤风，百事皆废。今日微减，尚未有力，区区之怀，未能详尽也。乍暄，惟冀以时珍摄。稍健，当上问次。

## 十三

阁名久思，未获佳者，更乞详示阁之所向及侧近故事故迹，为幸。董义夫相聚多日，甚欢，未尝一日不谈公美也。旧好诵陶潜《归去来》，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辄微加增损，作《般涉调哨遍》，虽微改其词，而不改其意，请以《文选》及本传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创入也。谨作小楷一本寄上，却求为书，抛砖之谓也。亦请录一本与郭元弼，为病倦，不及别作书也。数日前，饮醉后作得顽石乱眼一纸，私甚惜之。念公笃好，故以奉献，幸检至。

## 十四

令子必在左右。计安胜，不敢奉书。舍弟已到官。

闻筠州大水，城内丈馀，不知虚的也。屏赞、砚铭，无用之物，公好事之过，不敢不写，装成送去，乞一览。少事不免上干：闻有潘原秀才，以买扑事被禁。是潘正名买扑。某与其兄潘丙解元至熟，最有文行。原自是佳士，有举业，望赐全庇，暑月得早出。为此人父母皆笃老，闻之，忧恐万端。公以仁孝名世，必能哀之。恃旧干渎，不敢逃罪。

天觉出蓝之作，本以为公家宝，而公乃轻以与人，谨收藏以镇篋笥。然寻常不揆，辄以乱道尘献，想公亦随手将与人耳。呵呵。

## 十五

与可船旦夕到此，为之泫然，想公亦尔也。子由到此，须留他住五七日，恐知之。前曾录《国史补》一纸，不知到否。因书，略示谕。蒙寄惠生煮酒四器，正济所乏，极为珍感。生酒，暑中不易调停，极佳。然闵仲叔不以口腹累人。某每蒙公眷念，远致珍物，劳人重费，岂不肖所安耶！所问菱翠，至今虚位，云乃权发遣耳，何足挂齿牙！呵呵。冯君方想如所谕，极烦留念。又蒙传示秘诀，何以当此。寒月得暇，当试之。天觉亦不得书。此君信意简率，乃其常态，未可以疏数为厚薄也。酒法，是用绿豆为曲者耶？亦曾见说来。不曾录得方，如果佳，录示为幸。鲟鮓，极

珍！极珍！

十 六

叠蒙寄惠酒、醋、面等，一一收检，愧荷不可言。不得即时裁谢，想仁明必能恕察。老媳妇得疾，初不轻，今已安矣。不烦留念。食隔已纳武昌吴尉处矣。适少冗，不敢稽留来使。少间，别奉状次。

十 七

见元章书中言，当世之兄冯君处，有一学服朱砂法，甚奇。惟康叔可以得之，不知曾得未？若果得，不知能见传否？想于不肖不惜也。

十 八

今日偶读国史，见杜羔一事，颇与公相类。嗟叹不足，故书以奉寄，然幸勿示人，恐有嫌者。江令乃尔，深可罪。然犹望公怜其才短不逮而已。屡有干渎，蒙不怪，幸甚！幸甚！章宪今日恐到此，知之。

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经乱不知所之。会堂兄兼为泽潞判官，尝鞫狱于私第。有

老妇辩对，见羔出入，窃语人曰：“此少年状类吾夫。”讯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归。又往访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尽，不知所在。馆于佛寺，日夜悲泣。忽视屋柱煤烟之下，见数行字，拂而视之，乃父遗迹云：“我子孙若求吾墓，当于某村家问之。”羔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馀，指其丘陇，因得归葬。羔官至工部尚书，致仕。此出唐李肇《国史补》。近偶观书，叹其事颇与朱康叔相似，因书以遗之。元丰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记。

## 十九

近日随例纷冗，有疏上问，不审起居何如。两日来武昌，如闻公在告，何也？岂尊候小不佳乎？无由躬问左右，但有驰系。冬深寒涩，尤宜慎护。

## 二十

章质夫求琵琶歌词，不敢不寄呈。安行言，有一既济鼎样在公处，若铸造时，幸一见，为作一枚，不用甚大者，不罪！不罪！前日人还，曾附古木丛竹两纸，必已到。今已写得经藏碑附上。令子推官侍下计安胜，何时赴任，未敢拜书也。

## 答李康年一首

向承宠访，教语甚厚，因循未及裁谢。复枉专使辱书累幅，意愈勤重。且获所著通言三篇，及新诗碑刻，废学之人，徒知爱其文之工妙，而不能究极其意之所未至，钦味反覆，不能释手，幸甚！幸甚！比日起居何如？窃想著书讲道，驰骋百氏，而游于艺学，有以自娱，忘其穷约也。《通言》略获披味，所发明者多矣。谨且借留，得为究观，他日成书，尽以见借，尤幸。篆书《心经》，字小而体完，尤为奇妙。君为亲书，岂敢辄留。他日别为小字，写百十字见惠，不必《心经》，乃大锡也。要跋尾，谩写数字，不称妙笔，愧愧！

## 答虔倅俞括一首

轼顿首资深使君阁下。前日辱访，宠示长笺及诗文一编，伏读数日，废卷拊掌，有起予之叹。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独陆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议善本，顷侍讲读，尝缮写进御，区区之忠，自谓庶

几于孟轲之敬主，且欲推此学于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挟此药，以待世之病者，岂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观所示议论，自东汉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驭今，有意于济世之实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观美。此正平生所望于朋友与凡学道之君子也。然去岁在都下，见一医工，颇艺而穷，慨然谓仆曰：“人所以服药，端为病耳，若欲以适口，则莫如刍豢，何以药为？今孙氏、刘氏皆以药显，孙氏期于治病，不择甘苦，而刘氏专务适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刘氏富倍孙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恐未必售于世。然售不售，岂吾侪所当挂口哉？聊以发一笑耳。进宣公奏议，有一表，辄录呈，不须示人也。馀俟面谢，不宣。

### 答范景山一首

自离东武，不复拜书，疏忽之罪，宜获谴于左右矣。两辱手教，存抚愈厚，感愧不可言。即日起居住胜。知局事劳冗殊甚。景山虽去轩冕，避津要，所欲闲耳，而不可得，乃知吾道艰难之际，仁人君子舍众人所弃，犹不可得，然忧喜劳逸，无非命者，出办此身，与之浮沉，则亦安往而不适也。轼始到彭城，幸甚无事，而河水一至，遂有为鱼之忧。近日虽已减耗，而来岁之患，方未可知，法令周密，公私匱乏，举动尤难，直俟逐去耳。久不闻余论，顽鄙无所镌发，恐

遂汨没于流俗矣。子由在南都，亦多苦事。近诗一轴拜呈，冗迫无佳意思，但堪公笑耳。近斋居，内观于养生术，似有所得。子由尤为造入。景山有异书秘诀，倘可见教乎？余非面莫尽，惟乞万万自重。

与陆固朝奉一首 杭倅

某启。久留属疾，不敢造请，负愧已深。兹者启行，又不往别，悚怍之至。谨奉手启代违。

与李无悔一首

某启。久留浙中，过辱存顾，最为亲厚。既去，又承追饯最远。自惟衰拙，众所鄙弃，自非风义之笃，何以至此。既别，但有思咏。两辱书教，具审起居住胜。今岁科举，闻且就乡里。承示喻，进取之意甚倦，盛时美才，何遽如此，且勉之，决取为望。新文不惜见寄。未缘集会，惟万万自重。不宣。

答汉卿一首

某启。辱教，承起居住胜为慰。知不久入城，遂当一见，何幸如之。地黄煎已领，感怍。适自局中还，

热甚，懣塞。奉书。地黄煎蒙寄惠，极佳。姜蜜之剂，甚适宜也。仰烦神用，愧感不可言。

### 与何浩然一首

人还，辱书，且喜起居佳胜。写真奇妙，见者皆言十分形神，甚夺真也。非故人倍常用意，何以及此。感服之至。所要诗，稍暇作写去。双幅已令蜀中织造。至，便寄纳。未即会见，千万珍重。

### 答李秀才元一首 以下俱徐州

热甚。竟不再别，怅仰殊深。辱教，承起居佳胜。宠惠皆奇笔雅制，刻荷无已。仁者之惠，诚足慰彼黎庶。然不知者，以为见教，以是摇之，呵呵。安道舍弟，当具道盛意。乍远，万乞保重。即复显用，以慰士望。

### 答晁君成一首

苦寒。审尊履佳胜。新文极为精妙，久不见之，甚慰喜。《庄子》“用志不分，乃疑于神”，古语以“疑”为似耳。如《易》“阴疑于阳”，世俗不知，乃改

作“凝”；不敢不告。人还，草草。

答吕熙道二首 以下俱湖州

平时企咏贤者，独恨隔阂耳。既至治下，谓当朝夕继见，而病与人事夺之，又迫于行，匆遽舍去，可胜叹耶。别来方欲上问，先辱手教，益增悚怍。比日起居何如？后会不可期，惟万万以时自重。

二

南都住半月，恍然如一梦耳。思企德义，每以怅然。舍弟朴讷寡徒，非长者轻势重道，谁肯相厚者。湖州江山风物，不类人间，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庆。有干不外。

与道甫一首

昨日特蒙不外鄙拙，袖出盛文相示，辞赡格老，览之令人亶亶忘倦。非大手笔未易至此，受教良多。不敢擅为巾笥之藏，谨令人归纳文府。伏乞视至。未审从人何日成行，亦须示谕。

## 与钱世雄一首 以下俱黄州

某启。久不奉书，盖无便，亦懈怠之故，未深讶否。比日起居何如？某与贱累如昔，曾托施宣德附书及《遗教经》跋尾，必达也。吴江宦况如何？僚佐有佳士否？垂虹闻已复旧，信否？旅寓，不觉岁复尽。江上久居益可乐，但终未有少田，生事漂游无根耳。儿子明年二月赴德兴，人口渐少，当稍息肩，余无可虑。会合何时，万万自爱。不宣。因便往三衢，奉启。

## 答君瑞殿直一首

春来未尝一日闲，欲去奉谒，遂成食言，愧愧。辱书，承起居佳胜，为慰。君猷知四月末乃行，犹可一见否？乍暄，惟万万自重。

## 与景倩一首

昨日辱访，大慰久渴。经宿起居住佳胜。食已，本欲奉谒，适陈季常来，故且已。众客颇怀公高论，可能只今一访否？礼不当尔，意公期我于度外也。

与赵仲修二首

疮病不往见，而仁人敦旧，屡承车马，感愧不可言。雨凉，切惟起居佳胜。旦夕当获面谢。

二

公清贫，更烦辍惠羊边，谨以拜赐，使我有数日之饱，公亦乃无浹旬蔬食耶？一噓。

与何圣可一首

辱示朱先生所著书诗，词义深矣，浅学曾不足以窥其万一。结发求道，笃老不衰，世间有几人而匏系于此，不得一望其履幕，慨叹不已。久废笔砚，无以报此嘉贶，益增愧赧。

与毛维瞻一首

岁行尽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间，得少佳趣。无由持献，独享为愧，想当一笑

也。

与运判应之一首 登州还朝

多日不接奉，渴仰殊深。大热，伏想起居佳胜。承旦夕启行，无缘往别，乡里何幸被蒙岂弟之政，但贤者远去，有识所叹也。冲犯酷暑，千万自爱。

与张正己一首

特承访别，愧企良深。晴寒，起居安胜。宝月书信并念。二侄一书，烦从者附行，不讶！不讶！正寒冲冒，千万加爱。

答吕元钧三首 以下俱翰林

适辱教，值局中，不即答，悚息！悚息！热甚，尊体佳安。隆暑冲冒，何不少待秋凉。必亮此意，非面莫尽。香不欲附去，恐损其人之高节。纷纷之议，未闻其详。可否示谕，馀俟朝中可既。

二

中间承进职，虽少慰人望，然公当在庙堂，此岂足贺也。此间语言纷纷，比来尤甚，士大夫相顾避罪而已，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计乎？示谕，但闷然而已。非久，季常人行，当尽区区。

三

屡与令子语，钦爱才美，但尚屈大官，未厌公论耳。季常近得书，亦见黄州人言体气颇安壮，但口眼微动耳。来求药物，已寄去。馀具令子口白。

答史彦明主簿二首

别后冗懒相因，不果上问，愧企增剧。远辱书教，感服深矣。比日起居何如？衰病怀归，请郡未得。何时展奉，少道菀结。岁晚厚爱，少慰区区。

二

新宁想未赴上前所欲发书，至时可示谕也。程懿叔去后，旅思牢落，闻已到郡矣。寄惠秋石，极感留意。新春，龙鹤菜根有味，举箸想复见忆耶？

与家复礼一首

前日辱访别，怅恋不已。阴寒，起居佳否？送行诗别写得一本，都胜前日书者。复纳去。远道，万万自重。

答王圣美一首 以下杭州还朝

昨日庭中望见，喜慰久渴。辱教，伏承尊体佳胜。无缘造门，尚冀邂逅，复少须臾。人还，布谢草草。

与王正夫朝奉三首

递中辱书，人至，复枉手示，并增感慰。即日起居如宜。襄事薄遽，哀苦至矣。无由助执紼，临纸惋

叹，尚冀宽中毋毁，以就远业。

二

大年哀词，恨拙讷不尽盛德，聊塞孝心万一。何日西行，倾想之极。曹子方因会，致区区。

三

惠示志文，伏读感叹。拙词何足刻石，愧愧。子方见过，闻动止为慰。馀非面莫究。

答杨礼先三首

新岁，日欲往见，纷纷未由。辱简，承尊体已安复，感慰兼集。厚贶猳皮、石砚、蜡烛，物意两重，不敢违命，但有愧灼。

二

话别草草，惘然不已。信宿起居佳胜，明日果成行否？拙诗，聊发一笑。

## 三

久阔暂聚，喜慰不可言。但苦都下纷纷，不尽款意，别来思仰增剧。亟辱手教，承已到郡，起居康福，眷爱各无恙。寄示石刻，暴扬鄙拙，极为悚怍。衰病怀归，又复岁暮，牢落可知。切想坐颖之余，日与知旧往还，此乐可羨也。

## 与潮守王朝请涤二首

承寄示士民所投牒及韩公庙图，此古之贤守留意于教化者所为，非簿书俗吏之所及也。顾不肖，何足以记此。公意既尔，众复过听，亦不敢固辞。但迫行冗甚，未暇成之，顾稍宽假，递中附往也。子野诚有过人，公能礼之，甚善。向蒙宠惠高文，钦味不已，但老懒废学，无以塞盛意，悚怍而已。

## 二

承谕欲撰韩公庙碑，万里远意，不敢复以浅陋为词。谨以撰成，付来价，其一已先遁矣。卷中者，乃某手书碑样，止令书史录去，请依碑样，止模刻手书。

碑首既有大书十字，碑中不用再写题目，及碑中既有太守姓名，碑后更不用写诸官衔位。此古碑制度，不须徇流俗之意也。但一切依此样，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栏界之类，只于净石上模字，不着一物为佳也。若公已替，即告封此简与吴道人勾当也。

与汪道济二首 以下俱颍州

专使至，辱书，感服存记。且审比来起居住胜，甚慰驰仰。未卜会见，惟祈保练。

二

某见报移汶上，而敕未下，老病不堪寄任，方欲力辞，未知得免否。令子日夕相见，甚安，知之。

与明父权府提刑一首

到官半岁，依庇德宇，获遂解去，感服深矣。临行宠饯再三，益愧眷厚。别后，切想起居住胜。某已达泗上，迎送人等谨遣还府。今日留一饭，晚遂发去。逾远左右，回望怅然。尚冀保练，以须显拜。

与鞠持正二首 以下俱扬州

两日薄有秋气，伏想起居住佳胜。蜀人蒲永升临孙知微《水图》，四面颇为雄爽。杜子美所谓“白波吹素壁”者，愿挂公斋中，真可以一洗残暑也。近晚，上谒次。

二

知腹疾微作，想即平愈。文登虽稍远，百事可乐。岛中出一药名白石芝者，香味初若嚼茶，久之甚美，闻甚益人，不可不白公知也。白石芝状如石耳，而有香味，惟此为辨，秘之！秘之！

答刘无言一首 南迁

此行但有感恩知罪，省分绝欲。守此四言，行之终身，庶保馀年得还田亩，但未知有无后命尔。

与林济南二首 以下俱僮耳

眉兵至，承惠书，具审尊体佳胜，眷爱各安。某与幼子过南来，余皆留惠州。生事狼狈，劳苦万状，然胸中亦自有翛然处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递角场，明日顺风即过琼矣。回望乡国，真在天末，留书为别。未间，远惟以时自重。

二

某兄弟不善处世，并遭远窜，坟墓单外，念之感涕。惟济南以久要之契，始终留意，死生不忘厚德。

与郑嘉会二首

某启。近舶人回，奉状必达。比日起居住胜，贵眷令子各安。某与过亦幸如昨。初赁官屋数间居之，既不可住，又不欲与官员相交涉。近买地起屋五间一龟头，在南污池之侧，茂木之下，亦萧然可以杜门面壁少休也。但劳费窘迫尔。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诸史满前，甚有与语者也。借书，则日与小儿编排整齐之，以须异日归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

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劳辱，甚于家隶，然无丝发之求也。愿公念之，有可照庇之者，幸不惜也。死罪！死罪！柯仲常有旧契，因见道区区。余万万顺候自重。

## 二

迈后来相见否？久不得其书，闻过房下卧病，正月尚未得耗，亦忧之。公为取一书，附琼州海舶或来人之便，封题与琼州倅黄宣义托转达，幸甚也。见说琼州不论时节有人船便也。《众妙堂记》一本，寄上。本不欲作，适有此梦，梦中语皆有妙理，皆实去尔，仆不更一字也。不欲隐没之，又皆养生事，无可酝酿者，故出之也。

## 与钱志仲三首 以下俱北归

两日不见，渴仰兼怀。窃惟起居佳胜。昨日水东寻幽访古，颇有所得，恐欲知之。药方已领，感感。

## 二

流落晚途，始获瞻奉，顾遇之重，有过平生。幸

甚！幸甚！别来，伏惟起居住胜。涨水遂失赣险，不觉到吉，皆德庇所及，其余未易一一道谢也。日远，后会未期，岂免怅恋。

## 三

某去此，不复滞留。至安居处，当缕细驰问，不敢外，辄用手启，恃深眷也。乌丝当用写道书一篇，非久纳上。恶诗不足录也。事简客稀，高堂清风，有足乐者。想时复见念耶？吉州幕柳致，与之久，故知其吏干过人，不能和众，多获嫌忌，然其实无他也。憔悴将老矣，念非大度盛德，孰能收而用之，试以众难，必有可观者。药有毒，乃能已疾，马不蹄啮，多拙于行，惟深念才难，勿责全也。若公遂成就之，此子极有可采，必为门下用。恃明照僭言，死罪！死罪！

## 答王庄叔二首

远辱教书，具道三十年前都下与先人往还，伏读感涕。仁人念旧，手简见及，足矣。书辞累幅，礼意庄重，此何过也。伏审斩焉在疚，哀慕之余，起居如宜。某罪废远屏，有玷知识，重蒙奖饰，衰朽增光。会合未期，尚冀节哀自重。

## 二

某多病杜门，人事都绝，懒习已成，笔砚殆废。承长笺宠贶，裁谢苟简，愧负深矣。黄茅海瘴正坐于秋。蒸暑靡汗，不能尽意，恕之。

## 与宋汉杰二首

某初仕即佐先公，蒙顾遇之厚，何时可忘。流落阔远，不闻昆仲息耗，每以惋叹。辱书累幅，话及畴昔，良复慨然。三十馀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凋丧略尽，仆亦仅能生还。人世一大梦，俯仰百变，无足怪者。唐辅令兄今复何在？未及奉书，因信略道区区。某只候水来即行矣。馀留面尽。

## 二

前日裁谢草略；重烦问讯，眷意愈厚，感愧不已。仍审起居佳胜。宠赐新诗，词格甚美，伏读慰喜。但恨衰晚，无以当此嘉贶也。

答虔人王正彦一首

辱信，承起居住胜。沐馈遗，重增感灼。茗布领抹皆珍物，已捧领讫。今日与家人辈游东禅及景德，如相访，就彼亦可。

答王幼安三首

索居八年，未尝一通问，每以惭负。屡得许下儿侄书云，比来亲族或断往来，唯幼安昆仲待遇加厚。闻之，感激。人来，辱书累幅，陈义慨然，如接古人语，信王谢风气传之有自也。老病强答，不复成语。不罪！不罪！

二

某初欲就食宜兴，今得子由书，苦劝归颍昌，已决意从之矣。舟已至庐山下，不久当获造谒。未间，冀若时保啬。

## 三

蒙示谕过重，虽爱念如此，然忧患之余，未忘忧畏，朋友当思有以保全之者，过实之誉，愿为掩讳之也。许暂假大第，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托庇偏庑，谨不敢薰污。稍定居，当求数亩荒隙，结茅而老焉。若未即填沟壑，及见伯仲功成而归，为乡里房舍客，伏腊相劳问，何乐如之。馀非面莫究。

## 与寇君一首

经宿雨凉，起居佳胜。昨辱迂顾，稍闻馀论，退想忠愍之英烈，有概乎中。衰病不出，无缘上谒，少选解去。惟万万自重。

## 与杨济甫十首 京师

为别忽已半岁，倾想之怀，远而益甚。即日起居何如，贵眷各安吉。自离家至荆南，数次奉书，计并闻达。前月半已至京，一行无恙。得腊月中所惠书，甚慰远意。见在西冈赁一宅子居住，恐要知悉。春暄，未缘会见，千万珍重！珍重！

二 以下俱凤翔

奉别三更岁律，思渴日深。即日履此新春，起居多胜。贵聚各嘉安。某前月十四日到凤翔，十五日已交割讫。人事纷纷，久稽裁问，想自尊君襄事，后来渐获闲静，营干诸事，必且济办。某比与贱累如常。今因范元归，奉书露闻。气候渐和，更希珍重。

三

冬寒，远想起居佳胜。此去替不两月，更不能归乡，且入京去。逾远，依黯。近得王道矩书云，朝夕一来此，相看告便。如递中惠一书，贵知道矩几日起发，此干告早及，某只十二月十七八间离岐下也。

四 以下俱除丧还朝

某近领腊下教墨，感服眷厚，兼审起居佳胜。某此与贱累如常。舍弟差入贡院，更半月可出。都下春色已盛，但块然独处，无与为乐。所居厅前有小花圃，课童种菜，亦有少佳趣。傍宜秋门，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颇便野性也。渐暖，惟千万珍重。

## 五

递中屡得数书，知尊体佳胜，贵眷各安。示及发递引目，契勘得并到，但乡亲书皆五六十日，不独济甫也。府推之命，只是暂权发遣，更月馀正官到，即仍旧管官诰院也。府中冗绊，非拙者所乐，恐知。都下所须，示及。

## 六

近领来书，喜知眠食佳安。某此与贱累皆安。陈州舍弟并安，不烦念及。久客都下，桂玉所迫，囊装并竭。今冬积雪四五尺，僦居弊陋，殊无聊，惟日望一差遣出去耳。未由披奉，千万珍重。

## 七 杭倅

久不奉书，亦少领来信，思念不去心。不审即日起居佳否？眷爱各无恙？某此安健。官满本欲还乡，又为舍弟在京东，不忍连年与之远别，已乞得密州。风土事体皆佳，又得与齐州相近，可以时得沿牒相见，私愿甚便之。但归期又须更数年，瞻望坟墓，怀想亲

旧，不觉潸然。未缘会面，惟冀顺时自重。

八 颍州还朝

久以私挠不作书，累蒙惠问，且审起居住胜，为慰。衰年责咎，移殃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老人所堪，奈何！奈何！又以受命出帅定武，累辞不获，须至勉强北行。家事寥落，怀抱可知。因见青神王十六秀才，亦为道此。会合何时，临书凄断。惟千万顺时自爱。

九 以下俱僮耳

宝月师孙来，得所惠书，喜知尊体佳胜，眷聚各清安。至慰！至慰！某凡百粗遣，北归未有期，信命且过，不烦念及。惟闻坟墓安靖，非济甫风义之笃，何以得此，感荷不可言。舟师云当一到眉，此中诸事，可问其详也。远祝，惟若时珍重而已。

十

远蒙厚惠蜀纸药物等，一一如数领讫，感恻之至。人行速，无佳物充信，谩寄腰带一条。俗物增愧，不

罪！不罪！

与杨子微二首 以下俱北归

某与尊公济南，半生阔别，彼此发须雪白，而相见无期，言之凄断。尊公乃令阁下万里远来海外，访其生死，此乃古人难事，闻之感叹不已。辱书，具审起居佳安，尊公已下，各得安胜，至慰之极。某七月中必达颖昌矣。回驭少留，一须款见。馀祝若时自重。

二

某与舍弟流落天涯，坟墓免于樵牧者，尊公之赐也。承示谕，感愧不可言。闻井水尝竭而复溢，信否？见今如何，因见，细喻。

与王庆源十三首 以下俱密州

陵州递中辱书及诗，如接风论，忽不知万里之远也。即日履兹秋暑，尊候何似。某此粗遣，虽有江山风物之美，而新法严密，风波险恶，况味殊不佳。退之所谓“居闲食不足，从官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正此谓矣。知叔丈年来颇窘，此事有定

分。但只以安健无事多子孙为乐，亦可自遣。何时归休，得相从田里，但言此，心已驰于瑞草桥之西南矣。秋暑，更冀以时珍重。

## 二

高密风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库减削，索然贫俭。始至，值岁饥，人豪剽劫无虚日。凡督捕奸凶五七十人，近始肃然，斗讼颇简。稍葺治园亭，居之，亦粗可乐。但时登高，西南引领，即怅然终日。近稍能饮酒，终日可饮十五银盏。他日粗可奉陪于瑞草桥，路上放歌倒载也。

## 三 徐州

久以官冗，不暇奉问。忽辱手讯，喜知车从已达鞏下，起居佳胜，即日南宫必榜出矣。沦屈已久，必遂了当，欣贺良深。来书谦抑过当。四方赴者甚众，岂独吾叔。元昆劝驾，良合事宜，恨此拘系，无缘于东华门外奉接。京师一别二十馀年，岂惟吾侪衰老可叹，至于都城风物事体，索然无复往时矣。东南守官极可乐，而民间蹙迫不聊生，怀抱殊不佳。深愿庆源了当后，千万一来，相从数月，少慰平生，幸勿以他

事为辞，至恳！至恳！

#### 四 黄州

穷僻少便，久不上状。窃惟退居以来，尊体胜常。黑头谢事，古今所共贤。二疏师传，渊明县令，均为高退，昔人初不为优劣也。谨以此为贺。二子学术成就，瑞草桥果木成阴，卧想数年出仕，无一可愧者，此又有馀味矣。除却虚名外物，不知文太师何以加此想，当一笑也。某蒙恩量移汝州。回念坟墓，心目断绝。方作舟行，何时得到汝，到后又须营办生事。此身漂然，奉羨何及。乍热，惟万万顺候自重。

#### 五 黄州

窜逐以来，日欲作书为问。旧既懒惰，加以闲废，百事不举，但惭怍而已。即日体中何如，眷爱各佳。某幼累并安。但初到此，丧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亦不复置怀。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云涛接天，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客至，多辞以不在，往来书疏如山，不复答也。此味甚佳，生来未尝有此适。知之，免忧。近文郎行，寄纸笔与丛郎，到甚迟也。未缘面会，惟万万自爱。

## 六 以下俱登州还朝

近辱书，并寄新诗，伏读感慰不已。属多事，未及继和。不审比来尊体何如，贵眷各均安？某凡百如昨。梦想归路，如痿人之不忘起也。溽暑向隆，万乞以时保啬。

## 七

令子两先辈，必大富学术，非久腾蹕矣。五五哥、五七哥及十六郎，临行冗迫，不果拜书，因见，道意。登州下临涨海，枕簟之下，天水相连，蓬莱三山，仿佛可见。春夏间常见海市，状如烟云，为楼观人物之象。数日前偶见之，有一诗录呈为笑也。史三儒长老近蒙惠书，冗中未及答，因见，乞道区区。《海市》诗可转呈也。京师有干，乞示下。

## 八

久不奉状，愧仰增积。即日，远想起居住胜。叔丈脱屣缙绅，放怀田里，绝人远矣。某罪废流落，今复强颜周行，有愧而已。若圣恩怜其老钝，年岁间，

乞与一乡郡，归陪杖屨，复讲昔日江上携壶藉草之乐，只是不得拽脚相送，先发遣酒壶归瑞草桥，于义俭矣。记得否？呵呵。何幸如之。未间，惟望厚自颐养，以享无疆之寿。

## 九

远沐寄示，老手高风，咏叹不已。甚欲和谢，公私纷纷，少暇，竟未果，悚悚。七八两秀才，各计安。为学想日益，早奋场屋，慰亲意也。知宅酝甚奇，日与蔡子华、杨君素聚会，每念此，即致仕之兴愈浓也。示谕要画，酒后信手，岂能复佳。寄一扇一小轴去，作笑耳。

## 十 以下俱翰林

久不奉状，愧仰增积。即日退居多暇，尊体胜常。某进职北扉，皆出奖庇。自顷流落江湖，日欲还乡，追陪杖屨，为江路藉草之游，梦想见之。今日国恩深重，忧责殊大，报塞愈难，退归何日？西望惋怅，殆不胜怀。想叔丈与丈人及诸侄，岁时相遇，乐不可名，虽清贫难堪，然熬波之馀，必及鸰原，应不甚寂寞也。岁晚苦寒，伏乞保重。

## 十 一

近奉慰疏，必达。比日尊体何如？某与幼弱，凡百粗遣。人生悲乐，过眼如梦幻，不足追，惟以时自娱为上策也。某名位过分，日负忧责，惟得幅巾还乡，平生之愿足矣。幸公千万保爱，得为江边携壶藉草之游，乐如之何。

## 十 二

向要红带，今寄一条去。却是小儿子辈，闻翁要此，颇尽功勾当钉造，不知称尊意否。拙诗一首，并黄、秦二君，皆当今以诗文名世者，各赋一首。写作《黄素经》一卷，并托孙子发宣德寄上。京师有所须，但请示及。

## 十 三 杭州

久不奉书，愧仰兼极。令侄元直远访，首出教字，感慰之怀，未易尽陈。比日履兹春和，尊体何如？某为郡粗遣，衰病怀归，日欲致仕。既忝侍从，理难骤去，须自藩镇乞小郡，自小郡乞宫观，然后可得也。

自数年日夜营此，近已乞越，虽未可知，而经营不已，会当得之。致仕有期，则拜见不远矣。惟望倍加保啬，庶归乡日犹能陪侍杖屨上下山谷间也。楮冠、玳簪，聊表远意。玳簪已七八十年物，阅数名公矣，幸服用之。

与王庆源子一首 颍州

某自去岁闻宣义叔丈倾逝，寻递中奉慰疏，必已闻达。尔后纷冗少暇，继以行役不定，久阙书问，愧悚不已。叔丈平昔以文行著称乡闾，于场屋晚乃少遂，终不振显。惟望昆仲力学砥砺，以显扬不坠为心，乃未戚区区之望也。因信，惠一二字。

与蒲诚之六首 以下俱京师

某启。闻轩马已至多时，而性懒作书，不因使贲手教来，虽有倾渴之心，终不能致一字左右也。悚愧！悚愧！盛热殊不可过，承起居佳裕，甚善！甚善！某此并无恙，京师得信亦安。但近得山南书，报伯母于六月十日倾背，伯父之丧未及一年，而灾祸仍重如此，何以为心。家兄惟三哥在左右，大哥、二哥必取次一人归山南，谋扶护还乡也。人生患难，至有如此极者，

烦恼！烦恼！知郡事颇简，足以寻绎旧学也。同僚中有可与相处而乐者否？新牧、倅皆在此，常相见，恐知悉。残暑，更冀顺时珍重。

## 二

近闻员秘丞言，闻于诚之，韩益州欲令诚之替某。若得请，固所喜幸也。然某尽今岁，方及二年，不知朝廷肯令某成资解去否？若必俟三考，则于诚之为太淹缓，安用也？向经由时，甚恨不款曲，今若因此得从容接奉，何喜如之。陈丈日日见，甚安。

## 三

近递中辱书，方欲附问，人来，又承手教，审闻起居佳胜，差慰瞻望。新命必已下，伏增欣庆。苟相知，岂必为交代，但奉见稍远耳。承又须归觐，奔波良不易也。秋凉，千万保爱。

## 四

闻车骑已在二曲，即见风采，喜慰可知。冒寒，行李不易，久此僻左，获奉清游，幸甚也。

## 五

某启。比欲更接清话少顷，而人事纷纷，至今不得暂息。欲奉谒次，闻府官尽出，接张省箴，须至旦出城。恐讶不来，走此闻达。

## 六

长安之别，忽然改岁。伏计履兹新春，起居增庆。某明日至府谒见，预增欣抃，然不免有少事干聒。为本府带得接新戎兵士数十人，比谓到京，却中途逢本官行李颇阙事，欲告于贵府，添差防护厢军十余人。昨本有防护二十人，为华州减却十人，但只依元数亦差较也，告早为擘画。某更不住，后日绝早发去也。恃眷契，喋喋喧黩，幸为留念。

## 苏轼文集卷六十

### 尺 牒

与蒲廷渊一首 徐州

河中永洛出枣，道家所贵，事见《真诰》。唐有道士侯道华，尝得无核者三，食之后，竟窃邓太主药上升。君到彼，试求之，但恐得之不偶然，非力求所能致耳。

与蒲传正一首 以下俱黄州

千乘侄屡言大舅全不作活计，多买书画奇物，常典钱使，欲老弟苦劝公。卑意亦深以为然。归老之计，不可不及今办治。退居之后，决不能食淡衣籛，杜门绝客，贫亲知相干，决不能不应副。此数事岂可无备，

不可但言我有好儿子，不消与营产业也。书画奇物，老弟近年视之，不啻如粪土也。纵不以鄙言为然，且看公亡甥面，少留意也。

### 与巢元修一首

日日望归，今日得文甫书，乃云昨日始与君瑞成行。东坡荒废，春笋渐老，饼餠已入末限，闻此，当俟驾耶？老兄别后想健。某五七日来，苦壅嗽殊甚，饮食语言殆废，矧有乐事！今日渐佳。近日牢城失火，烧荡十九，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飞焰已燎檐矣。幸而先生两瓢无恙，四柏亦吐芽矣。

### 与王庠五首

轼启。二卒远来，承手书累幅，问劳教诲，忧爱备尽。仍审侍奉多暇，起居万福，感慰深矣。轼罪责至重，上不忍诛，止窜岭海，感恩念咎之外，不知其他。来书开说过当，非亲朋相爱保全之道，悚息！悚息！寄示高文新诗，词气比旧益见奇伟，粲然如珠贝溢目。非独乡闾世不乏人为喜，又幸珍材异产，近出姻戚，数日读不释手。每执以告人曰：“此吾家王郎之文也。”老朽废学久矣，近日尤不近笔砚，见少时所作

文，如隔世事、他人文也。足下犹欲使议论其间，是顾千里于伏枥也。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汨没至今。南迁以来，便自处置生事，萧然无一物，大略似行脚僧也。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几百日，缘此断荤血盐酪，日食淡面一斤而已。非独以愈疾，实务自枯槁，以求寂灭之乐耳。初欲独赴贬所，儿女辈涕泣求行，故与幼子过一人来，余分寓许下、浙中，散就衣食。既不在目前，便与之相忘，如本无有也。足下过相爱，乃遣万里相问，无状自取，既为亲友忧及，又使此两人者蒙犯瘴雾，崎岖往来，吾罪大矣。寄遗药物并方，皆此中无有，芎尤奇味，得日食以御瘴也。轼为旧患痔，今颇发作，外无他故，不烦深念。会晤无期，惟万万以时保练。

## 二

轼启。前后所寄高文，无不达。日每见增叹，但恨老拙无以少答来贶。又流落海隅，不能少助声名于当时。然格力自天，要自有公论，虽欲不显扬，不可得也。程夫子尚困场屋，王贤良屈为州县，皆造物有不可晓者。海隅风土不甚恶，亦有佳山水，而无佳寺院，无士人，无医药，杜门食淡，不饮酒，亦粗有味也。目昏倦，作书又此信发书极多，不能详尽，察之！察之！

## 三

承欲往黔南见黄鲁直。此古人所难，若果尔，真一段奇事也。然足下久违亲庭，远适更请熟虑。今谩写一书，若果行，即携去也。

## 四

念七娘远书，且喜侍奉外无恙。自十九郎迁逝，家门无空岁。三叔翁、大嫂继往，近日又闻柳家小姑凶讣，流落海隅，日有哀恸，此怀可知。兄与六郎却且安健，幸勿忧也。因侍立阿家，略与道慰，不敢拜状也。

## 五

别纸，累幅过当。老病废忘，岂堪英俊如此责望耶？少年应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及题目等，大略与近岁应举者同尔。亦有少节目，文字才尘忝后，便被举主取去，今日皆无有，然亦无用也，实无捷径必得之术。但如君高材强力，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实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

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甚非速化之术，可笑！可笑！

### 与王序一首

某启。忝姻戚之末，未尝修问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存记及之。专人远来，辱笺教累幅，称述过重，慰劳加等，幸甚。即日履兹秋暑，尊体何似？某仕不知止，临老窜逐，罪垢增积，玷污亲友。足下昆仲，曲敦风义，万里遣人问安否，此意何可忘。书词雅健，陈义甚高，但非不肖所当也。蜀、粤相望天末，何时会合，临书惘惘，未审授任何地。来岁科诏，伫闻峻擢，以慰愿望。未间，更乞若时自重。人还奉启，少谢万一。不宣。

### 谢吕龙图三首 以下俱京师

龙图阁老执事。某西蜀之鄙人，幼承家训，长知

义方，粗识名教，遂坚晚节。两登进士举，一中茂才科，故当世名公巨卿，亦尝赐其提挈爱怜之意。故欧公引之于其始，韩公荐之于其中，今又阁下举之于其后。自惟末学，辱大贤者之知，出自天幸。然君子之心，以公而取士，某小人之志，终荷恩以归心。但空省循，何由论报。比者止于片言只字谢德于门下，而其诚之所加，意有所不能尽，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宣，故其见于笔舌者，止此而已。惟高明有以容而亮之。

## 二

前以拙讷，上尘听览，方惧获罪于门下，而无以容其诛。又辱答教，言辞款密，礼遇优隆，而褒扬之句，有加于前日，此不肖所以且喜且惧而莫知所措也。珍函已捧受讫，谨藏之于家，以为子孙之美观。鄙屋之陋，复生光彩，陈根之朽，再出英华，乃阁下暖然之春，有以姬育成就之故也。择日斋沐，再诣阁下。临纸涩讷，情不能宣，伏惟恕其愚。

## 三

某久以局事汨没，殊不获觐止。窃惟应得疏绝之

罪于左右，不意宽仁含垢，察其俗状之常情，恕其简略之小过，光降书辞，曲加劳问，拜贶之际，益增厚颜。旦夕诣宾次。盛暑，伏惟为朝廷自爱，上副注倚之心，下慰舆人之望。

## 答王龙图一首

辱简，承孝履如宜。新诗宠行，甚幸。但称道太过，非所以安不肖也。余所谕，谨在意。

## 答张主簿一首 密州

改岁，无缘展庆。伏惟履兹新春，百福来集。旬日前辱教，感服眷厚，不即驰答，悚怍！悚怍！向日披奉，但有驰仰。余寒，冀以时自重。

## 答宋寺丞一首 徐州

轼自假守彭城，即欲为一书以问左右，久苦多事，竟为足下所先，惭悚不可言也。来书称道过当，皆非无状所能仿佛。自少小为学，不过以记诵篆刻追世俗之好，真所谓寡见浅闻者也。年大以来，虽所谓寡浅者，亦复废忘。至于吏道法令民事簿书期会，尤非所

长，素又不喜从事于此，以不喜之心，强其所不长，其荒唐缪悠可知也。而彭城自汉以来，号为重地，朝廷过采其虚名，不知其实无有也，而轻以畀之。自到郡以来，夏旱秋潦，继之以横流之灾，扎瘥之余，百役毛起，公私骚然未已也。计其不治之声，闻于左右者多矣。仁人君子，不指其过，教其所不迨，而更誉之，何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自今与足下往来相闻，知不徒为好而已，当有以告我者，不胜大愿。适会夫役起，无顷刻闲暇，书不能尽意，惟深察之。

### 与乐推官一首 以下俱黄州

叠辱临访，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继以卧病，愧负深矣。数日起居佳否？知明日启行，无缘面别，尚冀保练，慰此区区。

### 答李寺丞二首

久别渴咏，递中辱书，且审起居清胜，至慰！至慰！某谪居粗遣，废弃之人，每自嫌鄙，况于他人。君独收恤，有加平素，风义之厚，足以愧激颓靡也。未缘会见，万万以时自爱。

二

远蒙分辍清俸二千，极愧厚意。然长者清贫，仆所知也。此不敢请，又重违至意，辄请至年终、来春，即纳上，感愧不可言也。仆虽遭忧患狼狽，然譬如当初不及第，即诸事易了，荷忧患之深，故以解悬虑。

与徐司封一首

适辱车骑宠存，感恚无穷。晚来尊体佳胜。某与陈君略出至安国，遂觉拙疾稍作。欲告明日少休，后日恭与盛集，可否？无状，惭负多矣。幸甚。

与周主簿一首

罪废衰朽，过辱临顾，增愧汗也。晚来起居佳胜。甚欲诣谢，巾褐草野，不敢造门，幸加矜恕。

与李廷评一首 离黄州

某启。经由特辱枉访，适以卧病数日，及连日会

集，殊无少暇。治行匆遽，不及诣谢，明日解维，遂尔违阔，岂胜愧负。

与知县十首 以下俱翰林

纷冗，久疏上问，辱书感愧。比日履兹春温，起居何如。未由展奉，徒深渴仰。尚冀保练，以慰区区。

二

近屡辱书，数裁谢，但苦冗中不尽意耳。比日起居何如？惠笋已拜赐，新味之味，远能分惠，感愧无已。

三

频示诲，感服勤眷。乍暄，伏计尊体佳胜。前去当入府，果尔否？

四

近者叠辱临访，纷冗中不尽所怀。枉手教，具审

起居住胜，感慰兼集。何日复入城，得少款聚？未间，万万自重。

五

近辱回教，感慰深矣。比日履兹伏暑，起居清胜。咫尺莫由会遇，引领来尘，庶几少尽区区。未间，万万自重。

六

人来，辱手教。承比日起居住胜。思企高义，无缘款奉，临书怅惘。示谕，书醉公石固佳，但目昏罢倦，每书过百十字，辄意阑，恐旦夕少暇耳。毒热，万万以时自重。

七

近日虽获一再会，终不尽区区。辱书告别，又不即裁答，可量愧悚。宿昔稍凉，起居胜常。景物渐嘉，邑事多暇，想有以为乐。此外，万万自重。

八

叠辱手教，感慰兼集。邑事清简，起居胜常。小儿蒙不鄙外，荷德殊深矣。未由接奉，千万以时自重。

九

儿子遂获托庇，知幸。鲁钝多不及事，惟痛与督励也。切祝！切祝！晋卿相见殿门外，惘然如梦中人也。人世何者非梦耶！亦不足多谈，但喜其容貌，蔚然如故，非有过人，能如是耶？

十

昨日辱示佳篇，词韵高绝，非此句无以发扬醉公也。雨冷，起居住否？二碑纳上。

答青州张秘校一首 杭州还朝

承携长笺下访，不克迎奉，为愧经宿。伏惟尊履佳胜。示谕，乃宰物者之事，非不肖所能致也。幸赐

深亮。

与王贤良一首 扬州还朝

近辱临访，连日纷冗，不及款奉。窃惟起居住胜。宠示新作，感服至意。

与惠州都监一首 惠州

君南来，清节干誉，为有识所称，皆曰：“此东坡弟子由门下客也。”两汉之士，多起于游徼卒史，至公卿者多矣。愿君益广问学，以期远对。

与子安兄七首 黄州

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种蔬接果，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为一笑。为书角大。远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诸亲知书，各为致下悃。巢三见在东坡安下，依旧似虎，风节愈坚。师授某两小儿极严。常亲自煮猪头，灌血膾，作姜豉菜羹，宛有太安滋味。此书到日，相次，岁猪鸣矣。老兄嫂团坐火炉头，环列儿女，坟墓咫尺，亲眷满目，便是人间第一等好事，更何所

羨。可转此纸呈子明也。近购获先伯父亲写《谢蒋希鲁及第启》一通，躬亲裸背题跋，寄与念二，令寄还二哥。因书问取。

## 二 以下登州还朝

拜违十八年，终未有省侍之期。岁行尽，但有怀仰。即日履兹寒凝，尊体康胜。侄男女各长成。东莖每烦照管，感涕不可言。某到不旬日，又有起居舍人之命，方力辞免。年岁间，当请一乡郡归去，渐谋退省耳。未即瞻奉，万乞以时自重。

## 三

子由亦有司谏之命，想不久到京。东莖芟松，甚烦照管。如更合芟，间告兄与杨五哥略往觑，当分明点数根槎，交付佃户，免致接便偷砍也。不然，与出榜立赏，召人告偷斫者，亦佳。一切，告留意相度。阿胶半斤，真阿井水煮者。青州贡枣五斤，充信而已。京师有干，乞示及。

四 以下俱扬州还朝

十九郎兄弟远至，特蒙手诲，恭审比来尊体佳胜，甚慰系望。骨肉久别乍聚，问讯亲旧，但有感叹。知兄杜门守道，为乡里推爱。弟久客倦游，情怀常不佳。日望归扫坟墓，陪侍左右耳。方暑，敢冀以时自重。

五

往蒙示先伯父事迹，但有感涕，专在卑怀。重承诲谕，惶悚之至。正冗迫中，不敢久留来使。未暇，写诸亲知书，乞为致意，非久遍发也。

六

墓表，又于行状外，寻访得好事，皆参验的实。石上除字外，幸不用花草及栏界之类。才著栏界，便不古，花草尤俗状也。唐以前碑文皆无。告照管模刻仔细为佳。不罪！不罪！

## 七

每闻乡人言，四九、五九两侄，为学勤谨，事举业尤有功，审如此，吾兄不亡矣。惟深念负荷之重，益自修饬，乃是颜、闵之孝，贤于毁顿远矣。此间五郎、六郎乍失母，毁痛难堪。亦以此戒之矣。吾兄清贫，遭此，固不易处。某亦为一年两丧，困于医药殡敛，未有以相助，且只令杨济甫送二千为一奠，馀俟少暇也。

## 与子明兄一首 黄州

兄才气何适不可，而数滞留蜀中。此回必免冲替。何似一入来，寄家荆南，单骑入京，因带少物来，遂谋江淮一住计，亦是一策。试思之，他日子孙应举宦游，皆便也。弟亦欲如是，但先人坟墓无人照管，又不忍与子由作两处。兄自有三哥一房乡居，莫可作此策否？又只恐亦不忍与三哥作两处也。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如何！如何！记得应举时，见兄能讴歌，甚妙。弟虽不会，然常令

人唱，为作词。近作得《归去来引》一首，寄呈，请歌之。送长安君一盞，呵呵。醉中，不罪。

与史氏太君嫂一首 惠州

某谪海南，狼狈广州，知时侄及第，流落中尤以为庆。乃知三哥平生孝义廉静自守，嫂贤明教诲有方，天不虚报也。明日当渡大海，聊致此书，嫂知意而已。

与圣用弟三首 以下俱扬州还朝

圣用小二秀才弟。别后冗迫，不即奉书，想未讶也。比日体中佳安。今日榜出，且喜小十捷解，喜慰之极。此郎君为学勤至，文词成就，来春必殊等也。前贺无疑。向闻弟当复入来，想必成行也。小十甚安健，日夕相见，不用忧。未相会间，千万保爱。子由为朝陵去，未及奉书。

二

十郎司理不及别作书。初官，但事事遵禀小二叔教诲，官事勿苟简。公勤静恕，勿急求举主，曹事办集，上官必不汝遗。刘漕行父，叔与之契旧，因见，

但道此意，俟到定州款曲作书也。馀惟侍奉外多爱。夜中，目昏不成字，勿讶！勿讶！

## 三

方叔兄未及拜书，且为致意。子安三哥近有书，未及再上状，因见，亦为致慰。

## 与子由弟第十首 以下俱黄州

或为予言，草木之长，常在昧明间。早起伺之，乃见其拔起数寸，竹笋尤甚。夏秋之交，稻方含秀，黄昏月出，露珠起于其根，累累然忽自腾上，若推之者，或缀于茎心，或缀于叶端。稻乃秀实，验之信然。此二事，与子由养生之说契，故以此为寄。

## 二

子由为人，心不异口，口不异心，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近日忽作禅语，岂世之自欺者耶？欲移之于老兄而不可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死生可以相代，祸福可以相共，惟此一事，对面相分付不得。珍重！珍重！

## 三

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但此胜解，不属有无，不通言语，故祖师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尽，眼自有明，医只有除翳药，何曾有求明方？明若可求，即还是翳。固不可于翳中求明，即不可言翳外无明。而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儿狗子，得饱熟睡，腹摇鼻息，与土木同，当恁么时，可谓无一毫思念，岂可谓猫儿狗子已入佛地？故凡学者，但当观心除爱，自粗及细，念念不忘，会作一日，得无所除，弟以教我者是如此否？因见二偈警策，孔君不觉悚然，更以问之。书至此，墙外有悍妇与夫相殴，詈声飞灰火，如猪嘶狗噪。因念他一点圆明，正在猪嘶狗噪里面。譬如江河鉴物之性，长在飞沙走石之中，寻常静中推求，常患不见。今日闹里忽捉得些子，如何！如何！元丰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夜，已封书讫，复以此寄子由。

## 四

某近绝少过从，宾客知其衰懒，不能与人为轻重，

见顾者渐少，殊可自幸。昨旦偶见子华，叹老弟之远外久之。蒙见囑，闻过必相告。近者举刘太守一事，体面极生，不免有议论。吾弟大节过人，而小事或不介意，正如作诗高处可以追配古人，而失处或受嗤于拙目。薄俗正好点检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 五 杭州

明日，兄之生日。昨夜梦与弟同自眉入京，行利州峡，路见二僧。其一僧，须发皆深青。与同行，问其向去灾福，答云：“向去甚好，无灾。”问其京师所须，“要好朱砂五六钱。”又手擎一小卵塔，云：“中有舍利。”兄接得，卵塔自开，其中舍利粲然如花。兄与弟请吞之。僧遂分为三分，僧先吞，兄与弟继吞之，各一两掬，细大不等，皆明莹而白，亦有飞进空中者。僧言：“本欲起塔，却吃了。”弟云：“吾三人肩各置一小塔便了。”兄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无缝塔。”僧笑，遂觉。觉后胸中噎噎然，微似含物。梦中甚明，故闲报为笑耳。

### 六 赴定州

某为迫行事冗，不及作孙子发书，乞为致意。近

者奏辟，吏部胥子初妄执言，本官系合入远人，碍辟举条，及反覆诘之，乃始伏云。若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官成资后别无遗阙，即不该入远，可以奏辟。某寻有公文申部，乞会问本州，即见得成资已前有无遗阙。凡争数日，乃肯据状会同请。与孙子发言，略说与本州官员言，早与果决分明，回一成资无遗阙文字来，免为猾胥妄生枝节。或更孙宣德与一愿就及本州官员及所填替非有服亲一状，尤佳。京师，大抵官不事事而吏横也。

## 七 惠州

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耳。骨间亦有微肉，熟煮热漉出，不乘热出，则抱水不干。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抉剔，得铢两于肯綮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刍豢，没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戏书此纸遗之，虽戏语，实可施用也。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

## 八 以下俱北归

子由弟。得黄师是遣人赍来二月二十二日书，喜

知近日安胜。兄在真州，与一家亦健。行计南北，凡几变矣。遭值如此，可叹可笑。兄近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颖昌，行有日矣。适值程德孺过金山，往会之，并一二亲故皆在座。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颖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北行渐近，决不静耳。今已决计居常州，借得一孙家宅，极佳。浙人相喜，决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数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然亦不知天果于兄弟终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于省力处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叠一两月，方遣迈去注官，迨去般家，过则不离左右也。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可用，吾无不可用也。更破千緡买地，何如？留作葬事，千万勿徇俗也。林子中病伤寒十余日，便卒，所获几何，遗臭无穷，哀哉！哀哉！兄万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状力辞之，与迨、过闭户治田养性而已。千万勿相念，保爱！保爱！今托师是致此书。

## 九

程德孺兄弟出银二百星相借，兄度手下尚未须如此，已辞之矣。德孺兄弟意极佳，感他！感他！数日热甚，舟中挥汗写此，不及作诸侄书，且伸意。夫人

晚年，更且慎护，勿令少有疾，副子孙意。五郎妇，更与照管慰安之，便令五郎往般挈也。八郎续亲极好，但吾侪难自言，可托人与说。今师是已除太仆卿，恐遂北行，兄不能见。又恐其来省母苏州，若见，当令人探其意也。少留真，欲葺房縑，令整齐也。五娘、七娘近皆得书，与孙皆安。胡郎亦有书来，甚安，行见之矣。文九作书写字精好，无劳问讯。伯翁可喜，符亦卓卓，报二姊知。

## 十

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此外万端皆不足介怀。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吾作乐事也。

## 与千乘侄一首 黄州

念二秀才。别来又复春深，相念不去心。迈自北还，得手书，及见数诗，慰喜不可言。日月不居，奄已除服，哀念忽忽，如何可言。久不得乡书，想诸叔已下各安。子明微累想免矣。因书略报，大舅书中甚相称，更在勉力副尊长意。家门凋落，逝者不可复，如老叔固已无望，而子明、子由亦已潦倒头颅，可知

正望侄辈振起耳。念此，不可不加意。未由会合，千万自爱。

### 与千之侄二首 离黄州

必强侄近在泗州，得书，喜知安乐。房眷子孙各无恙。秋试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动心，益务积学而已。人苟知道，无适而不可，初不计得失也。闻侄欲暂还乡，信否？叔舟行几一年，近于阳羨买得少田，意欲老焉。寻奏乞居常，见邸报，已许。文字必在南都。此行略到彼葬却老妯二姨。子由干妯也。住二十来日，却乘舟还阳羨。侄能来南都一相见否？叔甚欲一往见传正，自惟罪废之余，动辄累人，故不果尔。甚有欲与侄言者，非面莫尽，想不惮数舍之远也。寒暖不定，惟万万自爱。

## 二

独立不惧者，惟司马君实与叔兄弟耳。万事委命，直道而行，纵以此窜逐，所获多矣。因风寄书。此外勤学自爱。近来史学凋废，去岁作试官，问史传中事，无一两人详者。可读史书，为益不少也。

## 付迈一首 以下俱惠州

古人有言，有若无，实若虚，况汝实无而虚者耶？使人谓汝庸人，实无所能，闻于吾者，乃吾之望也。慎言语，节饮食，晏寝早起，务安其形骸为善也。临书以是告汝。付迈。四月十五日。

## 付过二首

诗人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决非桃、李诗。皮日休《白莲》诗云：“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决非红莲诗。此乃写物之功。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中体也。元祐三年十二月六日，书付过。

## 二

砚细而不退墨，纸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无嗜好，独好佳笔墨。既得罪谪海南，凡养生具十无八九，佳纸墨行且尽，至用此等，将何以自娱，为

之慨然。书付子过。

与侄孙元老四首 以下俱僮耳

侄孙元老秀才。久不闻问，不识即日体中佳否？蜀中骨肉，想不住得安讯。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来多病瘦瘁，不复如往日，不知余年复得相见否？循、惠不得书久矣。旅况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舶绝不至，药物鮓酱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忧。所要志文，但数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侄孙既是东坡骨肉，人所觑看。住京，凡百加关防，切祝！切祝！今有一书与许下诸子，又恐陈浩秀才不过许，只令送与侄孙，切速为求便寄达。余惟万万自重。不一一。

二

侄孙近来为学何如？想不免趋时。然亦须多读史，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后，所学便为弃物也。海外亦粗有书籍，六郎亦不废学，虽不解对义，然作文极峻壮，有家法。二郎、五郎见

说亦长进，曾见他文字否？侄孙宜熟看前、后汉史及韩、柳文，有便寄近文一两首来，慰海外老人意也。

## 三

元老侄孙秀才。屡得书，感慰。十九郎墓表，本是老人欲作，今岂推辞！向者犹作宝月志文，况此文义当作，但以日近忧畏愈深，饮食语默，百虑而后动，想喻此意也。若不死，终当作尔。近来须鬓雪白加瘦，但健及啖啜如故尔。相见无期，惟望勉力进道，起门户为亲荣，老人僵仆海外，亦不恨也。

## 四

赵先辈僮人，此中凡百可问而知也。乡里出百药煎，如收得，可寄二三斤，赵还时可附也，无即已。

## 与胡郎仁修三首 以下俱北归

某启。得彭城书，知太夫人捐馆，闻问，哀痛不已。行役无便，未由奉疏。人至，忽辱手书。伏审攀慕之余，孝履粗遣，至慰！至慰！某本欲居常，得舍弟书，促归许下甚力，今已决计溯汴至陈留，陆行归

许矣。旦夕到仪真，暂留，令迈一到常州款见矣。未间，惟节哀自重。不宣。

## 二

某慰疏言。不意变故，奄罹艰疚。伏惟孝诚深笃，追慕痛裂，荼毒难堪，奈何！奈何！比日攀号愈远，摧毁何及。伏惟顺变从礼，以全纯孝。某未获躬诣灵帷，临书哽咽，谨奉疏慰。不次。

## 三

小二娘知持服不易，且得无恙，伯翁一行并健。得翁翁二月书及三月内许州相识书，皆言一宅康安。亦得九郎书。二子极长进。今已到太平州，相次须一到润州金山寺，但无由至常州看小二娘。有所干所阙，一一早道来。余万万自爱。

## 与外生柳闳一首 以下俱北归

展如外生。人来得书，知奉太夫人康宁，新妇外孙各无恙。北归万里，无足言者，独不见我令妹、贤妹夫，此心如割。介夫何负，亦早世，念之痛不去心。

数年岂贤隗厄会耶？相见，当一恸以写之。兹不一一。

与枢密侍郎一首

违去门下已八年，愚鲁罢殆，人事废绝，书疏缺然。怠慢之罪，宜在谴绝。比承柄用，又不以时随众修贺。盖疏懒愧缩，日复一日，不知复怜恕之否？即日履兹寒凝，台候万福。某去替止数月，而贫困难以赴阙，相次乞江浙一郡，若幸得之，拜见未可期。惟冀为国自重。谨因人便，奉手状起居，不宣。

密州与人二首

浙右之别，遂不上问至今，想必察其情也。特枉书问，感慰兼集。比日起居何如？涉海恬然，继以题擢，众论翕然，知忠信之可恃，名实之相副也。雅故之末，忻慰可量。

二

前日使车，道由郡下，虽展接颜表，殊慰瞻僮之怀。惟是礼劳不腆，实深愧悚。逮兹违间，吏役绊撻，未皇奉书，以伸惓惓之情。特蒙高明，远贶珍牍，披

绎数四，感仰交怀。初暑微热，切承跋履之余，动止佳胜。未缘会集，临纸增慨。

徐州与人一首

州人张天骥，隐居求志，上不违亲，下不绝俗，有足嘉者。近卜居云龙山下，凭高远览，想尽一州之胜。当与君一醉，他日慎勿匆匆去也。

湖州与人一首

托庇邻封，每荷存记，特辱荣讯，愧汗可量。即日履兹霜候，起居佳胜。未缘参见，惟日瞻企，尚冀以时珍卫，区区。

黄州与人五首

辱书，承起居住佳胜。奇墨吾侪共宝，并蒙辍惠，惭悚之甚，敬佩厚意也。

二

示谕《燕子楼记》。某于公契义如此，岂复有所惜。况得托附老兄与此胜境，岂非不肖之幸。但困蹶之甚，出口落笔，为见憎者所笈注。儿子自京师归，言之详矣，意谓不如牢闭口，莫把笔，庶几免矣。虽托云向前所作，好事者岂论前后。即异日稍出灾厄，不甚为人所憎，当为公作耳。千万哀察。

三

两日疮痛殊甚，不果见。辱简，且喜起居住佳胜。二诗高妙，读之喜慰，幸甚。病中，裁谢草草。

四

两日疮痛不出，思渴！思渴！今犹楚痛未已。钟乳丸更求数服，吐血者复作也。不罪！不罪！

## 五

久不奉书，叠承枉教字，慰感良深。比日起居住胜。汝郡务简，儒师清闲，于此相从，岂非甚幸。区区，非面莫究。令兄不敢别状，乞道恳。

## 与乡人一首 以下俱登州还朝

某去乡十八年，老人半去，后生皆不识面，坟墓手种木已经尺矣，此心岂尝一日忘归哉！久放山泽，乍入朝市，张皇失次，触目非所好也。但久与子由别，乍得一处，不无喜幸。然此郎君乃作谏官，岂敢望久留者。相知之深，故详及一二。

## 与人二首

辱教，伏承尊体康胜。某以拘文，不克造请，初不知微恙，今闻已安愈，甚慰驰仰。然犹当倍加保爱也。

二

违阔，忽复周岁，思仰日深。冲涉薄冷，起居清胜。即获瞻奉，下情欣跃，区区，并遂面尽。

与黄州故人一首 翰林

某宠禄过分，忧责至重，颜衰鬓秃，不复江上形容也。屡乞郡未得，但怀想曩游，发于梦想也。洗眼、揩牙药，得之甚幸。切望挂意。覆盆子必已采得，望多寄也。都下有干，示及。十二、十三两先辈，各致区区。忙甚，未及书。艾清臣亦然。京师冗迫，殊不款曲也。

与人三首 以下俱扬州

钦服下风，为日久矣，迟暮相从，倾盖如故。非气类自然，抑宿昔缘契也。人来，辱手教。得闻起居胜常，堂上康福，感慰深矣。某凡百如故。又得无咎切磨，知幸。

二

久别，思咏日深，衰疾多故，人事弛废。过蒙手书存录，益用愧负。比日起居佳胜。如闻已有召命，想即超用，以慰公论。未间，万万为国自重。

三

出守幸获相聚，每得见，翛然忘怀，为益多矣。别来起居何如？到扬，人事纷纷，坐想清游，可复得哉！乍热，千万保重。

与人三首 以下俱扬州还朝

吏役往还，得见风采，为幸已多。重承存录，延顾极厚，感佩无量。自别来，一向冗迫，不即裁谢，惭负可知。令子斋郎至，领手教，且审起居佳胜。乍此睽隔，翹想日深。尚冀珍调，少慰鄙愿。

## 二

辱示长笺，词旨过重。适少冗迫，来使不敢久稽，未及占词为答，想知照未甚讶也。惶恐！惶恐！叠蒙惠长松以扶老病，感佩不可言。天觉临别时，亦许寄来，因到彼，可为督之。药名品方状，精详之极，非故人留意之深，何以及此。未有以答厚意，但积悲感。都下委示及，余面究。

## 三

叠辱临访，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继以卧病，负愧深矣。知明日启行，无缘面别，尚冀保练。

## 与袁彦方一首

累日欲上谒，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胜驰系。足疾惟葳灵仙、牛膝二味为末，蜜丸，空心服，必效之药也。但葳灵仙难得真者，俗医所用，多藁本之细者尔。其验以味，极苦，而色紫黑，如胡黄连状，且脆而不韧，折之，有细尘起，向明示之，断处有黑白晕，俗谓之有鸲鹑眼。此数者备，然后为真，服之

有奇验。肿痛拘挛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马之效。二物当等分，或视脏气虚实，加減牛膝，酒及熟水皆可下，独忌茶耳。犯之，不复有效。若常服此，即每岁收穰皂荚芽之极嫩者，如造草茶法，贮之，以代茗饮。此效，屡尝目击。知君疾苦，故详以奉白。元素书已作，稍暇诣见。轼白彦方足下。

### 与人四首 以下俱北归

远枉书教，存问甚厚，兼审比来起居住胜，慰感兼集。寄示石刻，仰佩至意。何时会合，少发所怀，临书但有慨叹。

## 二

示谕，赵宗有化去久矣，为一怅然。终南昔尝久居，往来郿、虢、二曲，三邑山川草木，可以坐而默数也。当时李庠彭年监官，与之往还甚熟，斯人今亦不可得也。关中后来豪俊为谁乎？某日夜念归蜀尔，终当一过岐、雍间，徜徉少留，以偿宿昔之意也。君自名臣子，才美渐著，岂复久沉埋里中？宜及今为乐；异时一为世故所磨，求此闲适，岂可复得耶？偶记旧与彭年一诗，彭年读之，盖泪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废，

故多感慨，可念！可念！聊复录此奉呈，想亦为之惘然也。

三

某启。岭海阔绝，不谓生还。复得瞻奉，慰幸之极。比日履兹秋凉，起居佳胜。少选到岸，即遂伏谒，以尽区区，不宣。

四

某疲病加乏，使令辄用手启通问。恃公雅度阔略细谨耳，然亦惶恐不可言也。

与富道人二首 杭倅

某白道人富君。辱书，且喜体中安适。比谓再相见，今既被命，遂当北行。乍远，诸事宽中保重。

二 密州

承录示秘方及寄遗药，具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

无以遣日，聊用适意可也。若恃以为生，则为造物者所恶矣。仆方苟禄出仕，岂暇为此。谨却驰纳，且寄之左右，或异日归田却咨请。感愧之至，千万悉之，不一一。

### 与胡道师四首 黄州

庞安常为医，不志于利，得法书古画，辄喜不自胜。九江胡道士，颇得其术，与余用药，无以酬之，为作行草数纸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废也。”参寥子病，求医于胡，自度无钱，且不善书画，求余甚急。余戏之曰：“子粲、可、皎、彻之徒，何不与下转语作两首诗乎？”庞二安常与吾辈游，不日索我于枯鱼之肆矣。

### 二 以下俱离黄州

昨日起离，中途逆风吹往北岸，几葬鱼腹，知之。二诗录寄。到后，幸一两字附递至。他州贵知达。玉芝善守护，无为有力者所取。余惟保爱。

三

乍别，远枉专使手书，且审已还旧隐，起居胜常。明日解舟，愈远，万万以时自重。

四

某启。再过庐阜，俯仰十有八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态，栖贤、开先之胜，殆亡其半。幻景虚妄，理固当尔。独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虚语。道师又不远数百里负笈相从，秉烛相对，恍如梦寐。秋声宿云，了然在吾目前矣。幸甚！幸甚！

与陆子厚一首 以下俱惠州

某启。别来岁月，及尔许也，涉世不已，再罹忧患，但知自哂尔。感君不遗，手书殷勤如此，且审道体安休，喜慰之极。惠州百凡不恶，杜门养痾，所获多矣。念君弃家求道二十余年，不见异人，当得异书。见许今春相访，果能践言，何喜如之。旧过庐山，见蜀道士马希言，似有所知。今为何在，曾与之言否？黄君高人，与世相忘者，如某与舍弟，何足以致之。

若得他一见，子由砢错其所未至，则某可以并受赐矣。因足下致恳，可得否？韩朴处士，多从傅同年游。近傅得广东漕幕，遂带得来此否？因见，亦道意。罗浮有邓道士名守安，专静有守，皆世外良友也。世外之道，金丹为上，仪邻次之，服食草木又次之，而胎息三住为本，殆无出此者。嵇中散云：“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晞以朝阳，绥以五弦。”仆今除五弦不用外，其他举以中散为师矣。适饮桂酒一杯，醺然径醉，作书奉答，真不勒字数矣。桂酒，乃仙方也，酿桂而成，盎然玉色，非人间物也。足下端为此酒一来，有何不可，但恐足下拘戒箠不饮尔。道家少饮和神，非破戒也。余惟善爱。不宣。

### 与邓安道四首

某启。郡中久留鹤驭，时蒙道话，多所开益，幸甚！幸甚！到山，窃想尊体佳胜。未即款会，但深渴仰。伏暑，万万自重。不宣。

### 二

有人托寻一刘根道人者，本抚州秀才，今复安在？

如知得去处，且速一报，切切。山中芥蓝种子，寄少许种之也。

三

某启。近奉言笑，甚慰怀企。别来道体何如？桥，想益督工，何日讫事？船桥尤不可缓，不知已呼得斫船人与商量未？惟早定却为妙。此事不当上烦物外高人，但君以济物为心，必不罪煎迫也。太守再三托致意，不敢不达也。未相会间，万万若时自重。不宣。

四

某启。一别便数月，思渴不可言。迩来道体何如？痔疾至今未除，亦且放任，不复服药，但却荤血、薄滋味而已。宝积行，无以为寄，潮州酒一瓶，建茶少许，不罪浼渎。乍凉，万万保练。不知鹤驭何时可以复来郡城，慰此士民渴仰之意？达观久一喧静，何必拳拳山中也。八月内，且记为多采何首乌，雌雄相等，为妙。

与何德顺二首

某白道师何君足下。辱书，并抱朴子小神丹方，极感真意。此不难修制，当即服饵，然此终是外物，惟更加功静观也。何苓之更长进。后会无期，惟万万自重。不宣。

二

邓先生闻入山后回，如见，为致意。独往真长策也。惟早决计。

## 苏轼文集卷六十一

### 尺牋

与辩才禅师六首 以下俱翰林

久不奉书，愧仰增深。比日，切惟法履佳休。某忝冒过分，碌碌无补。日望东南一郡，庶几临老复闻法音。尚冀以时为众自爱。

### 二

某向与儿子竺僧名迨于观音前剃落，权寄缁褐，去岁明堂恩，已奏授承务郎，谨与买得度牒一道，以赎此子。今附赵君贲纳，取老师意，剃度一人，仍告于观音前，略祝愿过，悚息！悚息！

## 三

某有少微愿，须至仰烦，切料慈照必不见罪。某与舍弟某舍绢一百疋，奉为先君霸州文安县主簿累赠中大夫、先妣武昌郡太君程氏，造地藏菩萨一尊，并座及侍者二人。菩萨身之大小，如中形人，所费尽以此绢而已。若钱少，即省镂刻之工可也。乞为指挥选匠便造，造成示及，专求便船迎取，欲京师寺中供养也。烦劳神用，愧悚不已。

## 四 杭州还朝

某启。法孙至，领手教累幅。伏承道体安康，以慰下情。前此所惠书信皆领，无状，每荷存记，感怍亡已。真赞更烦刻石，甚愧不称。维摩赞近杜介刻，脱却数字，好笑！好笑！唯金山石本乃是也。信口妄语，便蒙印可，罪过！罪过！闻老师益健，更乞倍加爱重，且为东南道俗归依也。某衰病，不复有功名意，此去且勉岁月，才得个退缩方便，即归常州住也。更告法师，为祷诸圣，令早得归为幸。此是真切之意，勿令人知将为虚伪。迫行，冗中不宣。

五 以下俱颍州

某启。别来思仰日深，比来道体何如？某幸于闹中抽头，得此闲郡，虽未能超然远引，亦退老之渐也。思企吴越诸道友及江山之胜，不去心。或更送老请会稽一次，老师必能为此一郡道俗少留山中，勿便归安养，不肖更得少接清游，何幸如之。惟千万保重。不宣。

六

近日百事懒废，寝食之外，颓然而已。写此数纸书，一似小儿逃学。来人摧迫，日推一日，相知惠书，皆不能答，如相怪，且为道此意，老病不足责也。

与参寥子二十一首 徐州

某启。别来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遥堂，未尝不怅然也。为书勤勤不忘如此。仍审比来法体康佳，感服兼至。三诗皆清妙，读之不释手，且和一篇为答。所要真赞，尚未作，来人又不敢久留，甚愧！甚愧！知且伴太虚为汤泉之游，甚善！甚善！某开春乞江浙一

郡，候见去处，当以书奉约也。要墨，纳两笏，皆佳品也。余惟为法自重。适有数客，远来相看，陪接少暇，奉启不尽意。

## 二 以下俱黄州

某启。去岁仓卒离湖，亦以不一别太虚、参寥为恨。留语与僧官，不识能道否？到黄已半年，朋游稀少，思念二公不去心。懒且无便，故不奉书。远承差人致问，殷勤累幅，所以开谕奖勉者至矣。仆罪大责轻，谪居以来，杜门念咎而已。平生亲识，亦断往还，理故宜尔。而释、老数公，乃复千里致问，情义之厚，有加于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风，果在世外也。见寄数诗及近编诗集，详味，洒然如接清颜听软语也。此已焚笔砚，断作诗，故无缘属和，然时复一开以慰孤疾，幸甚！幸甚！笔力愈老健清熟，过于向之所见，此于至道，殊不相妨，何为废之耶？当更磨揉以追配彭泽。未间，自爱。不宣。

## 三

知非久往四明，琏老且为致区区。欲写一书，为来人告还，写书多，故懒倦，容后便也。仆有舍罗汉

一堂在育王山，禅月笔也，可一观。

## 四

聪师相别五六年，不谓便尔长进。诗语笔踪皆可畏，遂为名僧法足，非特巧慧而已。又闻今年剃度，可喜。太虚只在高邮，近舍弟过彼相见，亦有书来。题名绝奇，辩才要书其后，复寄一纸去，然不须入石也。黄州绝无所产，又窘乏，殊甚好，便不能寄信物去，只有布一疋作卧单。怀悚！怀悚！

## 五

览太虚《题名》，皆予昔日游行处，闭目想之，了然可数。始予与辩才别五年，乃自徐州迁于湖，至高邮，见太虚、参寥，遂载与俱。辩才闻予至，欲扁舟相过，以结夏未果。太虚、参寥又相与适越，云秋尽当还，而予仓卒去郡，遂不复见。明年，予谪居黄州，辩才、参寥遣人致问，且以《题名》相示。时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涨，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间，风露浩然。所居去江无十步，独与儿子迈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因录以寄参寥，使以示辩才。有便至高邮，亦可录以寄太虚也。

## 六 以下俱颍州

两得手书，具审法体佳胜。辩才遂化去，虽来去本无，而情钟我辈，不免凄怆也。今有奠文一首，并银二两，托为致茶果一奠之。颖师得书，且喜进道。纸尾待得闲写去。余惟万万自重。

## 七

某在颖，一味适其自得也。承惠家园新茗，珍感之至。紫衣脚色已付钱，今冬必得。已托王晋卿收附递至智果也。四公子亭他辈非吝，但近日人言尤可畏，薄恶之甚，故未可也。必深悉此。颖上人道业必进，托为传语。聪公病懒不写书，不讶！不讶！迈已赴河间，来书续附去次。少游近致一场闹，皆群小忌其超拔也。今且无事，闲知之。

## 八 赴定州

某启。吴子野至，出颖沙弥行草书，萧然有尘外意，决知不日颖脱而出，不可复没矣。可喜！可喜！近递中附吕丞相所奏妙总师号牒去，必已受讫。即日

起居何如？某来日出城赴定州，南北当又睽隔。然请会稽之意，终未已也。更当俟年岁间耳。未会见间，千万善爱。

## 九

又启。吴子野至，辱书，今又遣人示问，并增感佩。畏暑，伏惟法履清胜。惊闻上足素座主奄化，为之出涕。窃惟教育成就，义均天属，割慈忍爱，如何可言，奈何！奈何！追念此道人茹苦含辛，崎岖奉事，岂有他哉，求道故也！虽寡文，而守节疾邪，得师之一二，欲更求此，岂易得耶？又干蛊乏人，目前纷纷，便及老师，两日念此，为废饮食，奈何！奈何！达观之人，固有以处此，更望为道宽中自爱。不宣。

## 十 定州

某启。纷纷，久不奉书。窃惟起居住胜。吕丞相为公奏得妙总师号，见托，寄上。此公着意人物，至于山水世外之士，亦欲成就，使之显闻。近奏王子直处士之类，公虽无用，不可不领其意。初不相识而能相荐，此又古人之事也。秦少游作史官，亦稍见公议，亦吕公荐也。未由会合，千万自重。

## 十 一 以下俱南迁

弥陀像甚圆满，非妙总留意，安能及此，存没感荷也。公欲留施，如何不便留下！今既赍至此，长大，难得人肯附去。辄已带行，欲作一赞题记，舍庐山一大刹尔。

## 十 二

颖上人知学道长进，甚善！甚善！钟和尚奄忽，哀苦不易，不别书奉慰，惟节哀勉力，宽老和尚心。宜兴儿子处支米十石，请用钟和尚念佛追福也。

## 十 三

某垂老再被严谴，皆愚自取，无足言者。事皆已往，譬之坠甑，无可追。计从来奉养陋薄，廩入虽微，亦可供粗粝。及子由分俸七千，迈将家大半就食宜兴，既不失所外，何复挂心，实翛然此行也。已达江上，耳目清快，幸不深念。知识中有忧我者，以是语之，纱裹肚鞋，各一致区区而已。英州南北物皆有，某一饱之外，亦无所须。承问所干，感惧而已。

十 四

某启。辱书，感慰之极。目病已平复。某虽衰老远徙，亦且凡百如昨，不烦深念。但借誉过当，非所安全不肖者，勿遣异人闻此语也。呵呵。

十 五

参寥失钟师，如失左右手，不至大段烦恼否？且多方解之，仍众与善处院门事也。后会何日，千万自爱。写书多不谨。

十 六 以下俱惠州

海月真赞，许他二十余年矣，因循不作。因来谕，辄为之。不及作慧净书，幸付与此本也。《表忠观记》及辩才塔铭，后来不见入石，必是仆与舍弟得罪，人未敢便刻也。此真赞更请参寥相度，如未可，且与藏公处也。

## 十 七

某启。专人远来，辱手书，并示近诗，如获一笑之乐，数日慰喜忘味也。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馊糙米饭便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苦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故人相知者，即以此语之，余人不足与道也。未会合，千万为道自爱。

## 十 八

颖沙弥书迹巉耸可畏，他日真妙总门下龙象也，老夫不复止以诗句字画期之矣。老师年纪不小，尚留情句画间为儿戏事耶？然此回示诗，超然真游戏三昧也。居闲，不免时时弄笔。见索书字要楷法，辄往数篇，终不甚楷也。只一读了，付颖师收，勿示余人也。

雪浪斋诗尤奇玮，感激！感激！转海相访，一段奇事。但闻海舶遇风，如在高山上坠深谷中。非愚无知与至人，皆不可处。胥靡遗生，恐吾辈不可学。若是至人无一事，冒此险做甚么？千万勿萌此意。颖师

喜于得预乘桴之游耳。所谓无所取材者，其言不可听，切切！相知之深，不可不尽道其实尔。自揣余生，必须相见，公但记此言，非妄语也。轼再拜。

## 十九

慧净琳老及诸僧知，因见致恳。知为默祷于佛，令亟还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来，亦粗为知道者。但道心屡起，数为世务所移夺，恐是诸佛知其难化，故以万里之行相调伏尔。少游不忧其不了此境，但得他老儿不动怀，则余不足云也。俞承务知为少游展力，此人不凡，可喜！可喜！今有一书与之，告专一人与转达。仍已有书，令儿子辈准备信物，令送去俞处，托求稳当舶主，附与黄州何道士也。见说自有斤重脚钱，数目体例甚熟。

## 二十 北归

某病甚，几不相见，两日乃微有生意。书中旨意一一领，但不能多书历答也。见知识中病甚垂死因致仕而得活者，俗情不免效之，果若有应，其他不恤也。遗表千万勿刻，无补有害也。

## 与佛印十二首 以下俱黄州

归宗化主来，辱书，方欲裁谢，栖贤迁师处又领手字，眷与益勤，感恻无量。数日大热，缅想山间方适清和，法体安稳。云居事迹已领，冠世绝境，大士所庐，已难下笔，而龙君笔势，已自超然，老拙何以加之。幸少宽假，使得款曲抒思也。昔人一涉世事，便为山灵勒回俗驾，今仆蒙犯尘垢，垂三十年，困而后知返，岂敢便点涓名山！而山中高人皆未相识，而迎许之，何以得此，岂非宿缘也哉。向热，顺时自爱。

## 二

收得美石数百枚，戏作《怪石供》一篇，以发一笑。开却此例，山中斋粥今后何忧，想复大笑也。更有野人于墓中得铜盆一枚，买得以盛怪石，并送上结缘也。

## 三 以下俱离黄州

辱书，伏承道体安佳，甚慰驰仰。见约游山，固所愿也。方迫往筠州，未即走见。还日如约，匆匆布

谢。

四

专人来，辱书累幅，劳问备至，感忤不已。腊雪应时，山中苦寒，法体清康。一水之隔，无缘躬诣道场，少闻警款，但深驰仰。

五

梦想高风，忽复披奉，欣慰可知。但累日烦扰为愧耳。重承人船相送，益用感忤。别来法体何如？后会不远，万万保练。

六

专人来，复书教并偈，捧读慰喜。且审比日法体安稳，幸甚！幸甚！今闻秀老赴召，为众望，公来长芦，如何！如何！某方议买刘氏田，成否未可知。须更留数日，携家入山，决矣。殇子之戚，亦不复经营，惟感觉老，忧爱之深也。太虚已去，知之。

七 以下俱翰林

经年不闻法音，径术荒涩，无与锄治。忽领手教累幅，稍觉洒然。仍审比来起居住胜。行役二年，水陆万里，近方弛担，老病不复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于外。吁，可畏也。复欲如去年相对溪上，闻八万四千偈，岂可得哉！南望山门，临书凄断。苦寒，为众珍重。

八

阻阔，忽复岁暮。忽枉教翰，具审法履佳胜。久不至京，只衰疾倦于游从，无有会晤之日，惟冀良食自爱。烦置台挂，甚愧厚意。赐茶五角，聊以将意。余冀倍万保练。

九

人至，承诲示，知俶装取道，会见不远，岂胜欣慰。向冷，跋涉自爱。

十

治行草草，不复上问，忽奉手笔，旷若发蒙。且审比日戒体轻安，又承退席云卧，尤仰高风也。未缘展晤，引旰尤剧。

十 一

久不奉书，忽辱惠教，具审徂暑戒体轻安。承有金山之召，应便领徒东来，丛林法席，得公临之，与长芦对峙，名压淮右，岂不盛哉！渴闻至论，当复咨叩。惟早趣装，途中善爱。

十 二

尘劳袞袞，忽得来书，读之如蓬蒿藜藿之径而闻警欬之音，可胜慰悦。且审即日法履轻安，又重以慰也。某蒙恩擢真词林，进陪经幄，是为儒者之极荣，实出禅师之善祷也。余热，千万自重。

## 与南华辩老十三首 以下俱惠州

某启。窜逐流离，愧见方外人之旧。达观一视，延馆加厚，洗心归依，得见祖师，幸甚！幸甚！人来，辱书，具审法体佳胜，感慰兼集。某到惠已百日，杜门养痾，凡百粗遣，不烦留念。蒙致子由往来书信，异乡隔绝，得闻近耗，皆法慈垂恤，知幸！知幸！未由面谢，惟冀千万为众保练。不宣。

## 二

筠州书信已领足，兼蒙惠面粉瓜姜汤茶等，物意兼重，感怍不已。柳碑、庵铭，并佳贶也。《卓锡泉铭》已写得，并碑样并附去。钟铭，子由莫终当作，待更以书问之。紫菜石发少许，聊为芹献。陋邦乃无一物，愧怍。却有书一角、信暄三枚、竹筒一枚，封全并寄。子由不免再烦差人送达，惭愧之至。

## 三

某启。正月，人还，曾上问必达。比日法履何如？某到贬所已半年，凡百随缘，不失所也，毋虑！毋虑！

何时会合，怅仰不已。乍暄，万万为众自重。不宣。

四

程宪近过此，往来皆款见。程六、程七皆得书，甚安。子由亦时得书，无恙。又迁居行衙，极安稳。有楼临大江，极轩豁也。知之。

五

某顿首。净人来，辱书，具审法体胜常，深慰驰仰。至此二年，再涉寒暑，粗免甚病。但行馆僧舍，皆非久居之地，已置圃筑室，为苟完之计，方斫木陶瓦，其成当在冬中也。九月中，儿子般挈南来，当一礼祖师，遂获瞻仰为幸也。伏暑中，万万为众自重。不宣。

六

远承差人寄示诸物等，一一荷厚意也。儿子被仁化，今想与南华相近也。谪居穷陋，无可为报，益不遑矣。

## 七

某启。人至，辱书，具审法履清胜，至慰！至慰！忽复岁尽，会合无期，自非道力深重，不能无异乡之感也。新春，惟冀若时自重。

## 八

某近苦痔疾，极无聊，看书笔砚之类，殆皆废也。所要写王维、刘禹锡碑，未有意思下笔。又观此二碑格力浅陋，非子厚之比也。张惠蒙到惠，几不救，近却又安矣。不烦留念。寄拄杖，甚荷雅意。此木体用本自足，何用更点缀也。呵呵。适会人客书，不尽所怀，续奉状也。正辅提刑书，告便差人达之，内有子由书也。

## 九

某启。久不闻问，忽辱专使手书，具审比来法体佳胜。生日之饷，礼意兼重。庶缘道力，少安晚境乎？铭佩之意，非笔舌可究。披晤末期，惟万万为法自爱。不宣。

## 十

某再启。所要写柳碑，大是山中阙典，不可不立石。已辍忙，挥汗写出。仍作一小记，成此一事。小生结缘于祖师不浅矣。荒州无一物可寄，只有桄榔杖一枚，木韧而坚，似可采，勿笑！勿笑！舍弟及聪师等书信领足。此自有去人，已发书矣。张惠蒙去岁为看船，不得礼拜祖师及衣钵，甚不足。今因来人，令相照管一往，不讶喧聒。此子多病，来时告令一得力庄客送回也。留住五七日可矣。

## 十一

学佛者张惠蒙，从予南迁。予游南华，使惠蒙守船。明年六月，南华禅师使人于惠。惠蒙曰：“去岁不得一礼祖师，参辩公，乃可恨。”欲与是人俱往，请留十日而还。予嘉其意，许之，且令持此请教诲于辩公，可痛与提耳也。绍圣二年六月十一日。

## 十二

近日营一居止，苟完而已，盖不欲久留，占行衙，

法不得久居，民间又无可僦赁，故须至作此。久忝侍从，囊中薄有余赀，深恐书生薄福，难蓄此物。到此已来，收葬暴骨，助修两桥，施药造屋，务散此物，以消尘障。今则索然，仅存朝暮，渐觉此身轻安矣。示谕，恐传者之过，材料工钱，皆分外供给，无毫发干挠官私者。知之，免忧。此言非道友相爱，谁肯出此，感服之至。岁尽，会合何日，临纸怅惘。

## 十 三

专人远来，获手教累幅，具审法履佳胜，感慰兼集。又蒙远致筠州书信，流落羁寓，每烦净众，愧佩深矣。承惠及罌粟咸豉等，益荷厚意。银铭模刻甚精。某在此凡百如宜，不烦念及。未由瞻谒，怀想不已。热甚，惟万万为众自爱。

## 与通长老九首 以下俱密州

某启。近过苏台，不得一见而别，深为耿耿。专人来辱书，且喜法履清胜。某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养衰拙。然城中无山水，寺宇朴陋，僧皆龕野，复求苏、杭湖山之游，无复仿佛矣。何日会集，慰此牢落。唯万万自重。人还，布谢。

## 二

《三瑞堂诗》已作了，纳去。然恶诗竟何用，是家求之如此其切，不敢不作也。惠及温柑甚奇，此中所未尝识。枣子两暄，不足为报，但此中所有止此尔。单君贶必常相见，路中屡有书去。久望来书，且请附密州递寄数字，告为速达此意。

## 三

某启。别后一向忙冗，有疏奉问，叠辱手字，愧悚良深。仍审履兹初凉，法体增胜，为慰。承开堂未几，学者日增，吾师久安闲独，迫于众意，无乃少劳，然以济物为心，应不计劳逸也。未缘奉谒，千万珍重。人还，布谢。

## 四

姚君笃善好事，其意极可佳，然不须以物见惠也。惠香八十罐，却托还之。已领其厚意，与收留无异，实为他相识所惠皆不留故也。切为多多致此慰。千万，勿讶！勿讶！

## 五

且说与姚君勿疑讶，只为自来不受非亲旧之馈，恐他人却见怪也。元伯昆仲，各为致慰。乍到，未及奉书。

## 六 以下俱杭州还朝

人至，辱手书，感佩至意。且审比来法候佳胜。衰病，归兴日深。昨日忽召还禁林，殊异所怀，已辞免乞郡，然须至起发前路听命也。劳生纷纷，未知所归宿。临书慨叹，会合无时，千万为众自爱。迫行纷然，幸恕不谨。

## 七

示谕，石刻，浙中好事者多为之，老人亦尔耶？呵呵。惠茶，感刻，仓卒中未有以报。此方有所须，可示及也。大觉正月一日迁化，必已闻之，同增怅悼。某却与作得《宸奎阁记》，此老亦及见之。事忙，未及录本寄去，想非久必自传到也。

## 八

某启。此来浙中逾年，不一展奉，岂胜怅惘！辱书，具审法履佳胜，感慰兼集。衰病日侵，百念灰冷，勉强岁月间，归安林下矣。闻老师住持安稳，遂可送老，甚喜！甚喜！会合无时，临书慨然，惟千万为众自爱。不宣。

## 九

惠茶极为精品，感抃之至。长松近出五台，治风甚效。俗云文殊指示一僧，乃始识之。今纳少许，并人参四两，可以此二物相对入少甘草，不可多。并脑子作汤点，佳。送去御香五两，不讶浼渎。

## 与大觉禅师三首 杭倅

某启。人至，辱书，伏承法候安裕，倾向！倾向！昨奉闻欲舍禅月罗汉，非有他也。先君爱此画，私心以为舍施，莫如舍所甚爱；而先君所与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画颇似灵异，累有所觉于梦寐，不欲尽谈，嫌涉怪尔，以此，亦不欲于俗家收藏。意止如此。而来书

乃见疑，欲换金水罗汉，开书不觉失笑。近世士风薄恶，动有可疑，不谓世外之人犹复尔也。请勿复谈此。某比乏人可令赍去，兵卒之类，又不足分付，告吾师差一谨干小师赍笮杖来迎取，并古佛一轴，亦同舍也。钱塘景物，乐之忘归。舍弟今在陈州，得替，当授东南幕官，冬初恐到此，亦未甚的。诗笔记益老健，或借得数首一观，良幸。到此，亦有拙恶百十首，闲暇当录上。

## 二 以下俱杭州

某启。奉别二十五年，几一世矣，会见无时，此怀可知。到此日欲奉书，因循至今。辱书，具审起居安隐。南方耆旧凋落，惟明有老师，杭有辩才，道俗所共依仰，盖一时盛事。比来，时得从辩才游，老病昏塞，颇有所警发，恨不得一见老师，更与钻磨也。岁暮，山中苦寒，千万为众自重。不宣。轼再拜大觉器之禅师侍者。十二月二十日。

## 三

要作《宸奎阁碑》，谨已撰成。衰朽废学，不知堪上石否？见参寥说，禅师出京日，英庙赐手诏，其略

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却请录示全文，欲添入此一节，切望仔细录到，即便添入。仍大字写一本，付侍者赍归上石也。惟速为妙。碑上别作一碑首，如唐以前制度。刻字额十五字，仍刻二龙夹之。碑身上更不写题，古制如此。最后方写年月、撰人衔位姓名，更不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衔。此乃近世俗气，极不典也。下为龟趺承之，请令知事僧依此。

与宝觉禅老三首 以下俱密州

某启。去岁赴官，迫于程限，不能舣舟，一别中流。纵望云山，杳然有不可及之叹。既渡江，遂蒙轻舟见饯，复得笑语一饷之乐。惭荷之怀，殆不可胜言。别来因循，未及奉书。专人至，辱教累幅，慰谕反复，读之爽然，如对妙论。仍审比来法履佳胜。某此粗遣，但未有会见之期。临书惘然，惟万万自重。《至游堂记》，即当下笔，递中寄去。近有《后鰈菊赋》一首写寄，以当一笑。人还，草草不宣。

二

圆通不及别书，无异此意。告转求此纸，东州僧无可与言者，况欲闻二大士之警欬，何可复得耶？此

语合吃几拄杖？刁丈计自太平归安胜，屡有书去，不知达否。因见，道下愚。焦山纶老，亦为呼名。

### 三 杭州

明守一书，托为致之。育王大觉禅师，仁庙旧所礼遇。尝见御笔赐偈颂，其略云“伏睹大觉禅师”；其敬之如此。今闻其困于小人之言，几不安其居，可叹！可叹！太守聪明老成，必能安全之。愿因与款曲一言。正使凡僧犹当以仁庙之故加礼，而况其人道德文采雅重一时乎？此老今年八十三，若不安全，当使何往？恐朝廷闻之，亦未必喜也。某方与撰《宸奎阁记》，旦夕附去。公若见此老，且与致意。千万！千万！

### 与净慈明老五首 以下俱杭州

某启。近辱临访，纷冗不遂款接，愧企无量。比日道体何如？法涌赴阙，道俗一意，皆欲公嗣此道场。缘契已定，想便临屈，副此诚仰。余非面莫究。不宣。

### 二

某启。人还，承书，蒙峻拒，不识道眼有何拣择，

深所未谕也。众意甚坚，虽百却不已。幸早戒途。比日起居何如？即见，不复觊缕。

三

众诣漕台敦请，已许为行下。相次新太守过此，当力求之，想亦必劝行，吾师岂能尽违之耶？至时，不免来此，不如今日赴衰病之请，却非世情也。

四

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云，而张尉之请既坚，遂不能违，亦云缘契在彼，非力辞之可免。法涌既不得免，则吾师今者亦必无缘辞避。幸便副众心，毋烦再三也。钦企！钦企！

五

某启。适辱书，知不违众，愿即当西渡，喜慰之至。比日法履康胜。某虽被旨去郡，犹能少留，及见升堂，闻第一义也。谨奉手启攀迎。不宣。

与遵老三首 以下俱杭州

某启。前日壁间一见新偈，便向泥土上识君，今日复蒙古藤奇句，益知前言之不妄也。幸甚！幸甚！然既传之诸祖师，何不自家留使。既已倒持，辄当逆化。呵呵。人还，匆匆，不一一。

二

某启。叠辱手教，具审法体佳胜。扇子妙句，开发良多，本欲攀和，恐久立大众。呵呵。人还，匆匆复谢。不宣。

三

某启。前日辱临屈，既已不出，无缘造谢。信宿，想惟法体佳胜。筠州茶少许，谩纳上，并利心肺药方呈。范医昨呼与语，本学之外，又通历算，甚可佳也。谨具手启。不宣。

与径山维琳二首 以下俱北归

某卧病五十日，日以增剧，已颓然待尽矣。两日始微有生意，亦未可必也。适睡觉，忽见刺字，惊叹久之。暑毒如此，岂耆年者出山旅次时耶？不审比来眠食何似。某扶行不过数步，亦不能久坐，老师能相对卧谈少顷否？晚凉，更一访，惫甚，不谨。

二

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细故尔，无足道者。惟为佛为法，为众生自重。

与圆通禅师四首 以上俱黄州

某闻名已久，而得公之详，莫如鲁直，亦如所谕也。自惟潦倒迟暮，年垂五十，终不闻道，区区持其所有，欲以求合于世，且不可得，而况世外之人，想望而不之见者耶？不谓远枉音问，推誉过当，岂非医门多疾，息黥补劓，恃有良药乎？未脱罪籍，身非我有，无缘顶谒山门，异日圣恩或许归田，当毕此意也。

## 二

屏居亦久，亲识断绝，故人不弃，眷予加厚。每辱书问，感愧不可胜言。仆凡百如旧，学道无所得，但觉从前却是错尔。如何！如何！

## 三

某启。别后蒙五惠书，三遣化人，不肖何以当此。热毒殊甚，且喜素履清胜。某尚以少事留城中数日，然度不能往见矣。瞻望山门，临纸惋怅，惟千万为道自重而已。挥汗走谢，幸恕不谨。

## 四

某启。谪居穷僻，懒且无便，书问旷绝，故人不遗。两辱手教，具审比来法体甚轻安，感慰深至。仆晚闻道，照物不明，陷于吏议，愧我道友。所幸圣恩宽大，不即诛殒，想亦大善知识法力冥助也。自绝禄廩，因而布衣蔬食，于穷苦寂淡之中，却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节微福。两书开谕周至，常置坐右也。无缘展谒，万万以时自重。因使人还，附启起居。

与祖印禅师一首

某启。昨夜清风明月，过蒙法施，今又惠及幽泉，珍感！珍感！木汤法鼓，恐浊却妙供，谨以回纳，不一一。

与闻复师一首 杭州

某启。辱书并诗，诵味不释手，感慰之极。比日起居何如？示谕欲以高文发明儒释，固所望于左右也。某数日病在告，今日颇快，来日欲出视事，然尚少力。粗和得来诗，未能尽意。花瓷不难得，但去人已负重，后信当致也。诗中似欲之，故及。未相见间，万万自爱。

与宝月大师五首 以下俱杭倅

某启。久不奉书，盖冗情相因，必未讶也。史厚秀才及蔡子华处领来书，喜知法体佳胜，此中并安。请补外，蒙恩除杭倅，旦夕出京，且往陈州相聚，至九月初方行。愈远乡里，曷胜依黯。累示及瑜、隆紫衣师号，近为干得王诜驸马奏瑜为海慧大师文字，更

旬日方出。《圆觉经》云：“法界海慧，照了诸相。”文潞公亦许奏隆紫衣，然须俟来年，遇圣节方可奏。已差祠部吏人到王驸马宅，计会与瑜师文字，才得即入递次，莫更一两月，方得敕出。此事自难得，偶成此二事也。临行草草，不尽所怀，惟千万珍重。

## 二

屡蒙寄纸糖，一一愧荷。驸马都尉王晋卿画山水寒林，冠绝一时，非画工所能仿佛。得一古松帐子奉寄，非吾兄别识，不寄去也。幸秘藏之，亦使蜀中工者见长意思也。他甚自珍惜，不妄与人画。知之。

## 三 以下俱黄州

某启。近递中两奉书，必达。新岁，远想法体康胜。无缘会集，怅望可量。屡要经藏碑本，以近日断作文字，不欲作。既来书丁宁，又悟清日夜监督，遂与作得寄去。如不嫌罪废，即请入石。碑额见令悟清持书往安州干滕元发大字，不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栏界，只镌书字一味，已有大字额，向下小字，但直写文词，更不须写大藏经碑一行及书撰人写人姓名，即古雅不俗，切祝！切祝！又有小字行书一本，若有

工夫，更入一小横石，亦佳。黄州无一物可为信。建茶一角子，勿讶尘浼。余惟万万保练。适冗中，清师行，奉启草草。

## 四

此间诸事，请问清师即详也。清久游外方，练事多能，可喜！可喜！海惠及隆大师，各惟安胜。每念乡舍，神爽飞去，然近来颇常斋居养气，日觉神凝身轻，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屨，尚可放浪于岷峨间也。知吾兄亦清健，发不白，更请自爱，晚岁为道侣也。余附清师口陈，此不玃缕。

## 五

某有吴道子绢上画释迦佛一轴，虽颇损烂，然妙迹如生，意欲送院中供养。如欲得之，请示一书，即为作记，并求的便附去。可装在板子上，仍作一龛子。此画与前来菩萨天王无异，但人物小而多尔。

## 与南华明老三首 以下俱北归

某启。衰病复过南华，深欲一别祖师，因见仁者

遽辱专使惠手书，何慰如之。即日履此薄寒，法体佳胜。旦夕离英，但江路颇寸进，不即会见，企望之极。惟万万为众自重。不宣。

## 二

某流浪臭浊久矣，道眼多可，倾盖如旧，清游累日，一洗无余，幸甚！幸甚！专使惠手书，具闻别后法体安稳，为慰多矣。久留赣上待水，犹更旬浹。南望山门，驰神杳霭。更希若时为众保练。不宣。

## 三

某以促装登舟冗甚，作书极草草。宠示四偈，可谓奇特，聊答四句，想一大笑也。石刻已领，感感。潘生果作墨否？如成，寄一丸。伯固念亲怀归甚矣，道话解之。

## 与东林广惠禅师二首 以下俱翰林

示谕，臂痛，示与众生同病尔。然俗眼未免悬情，更望倍加保练。《王氏博济方》中有一虎骨散及威灵仙丸，此仙方也。仆屡用治臂病，其效如神，切望合吃。

元用虎胫骨，误写作脑骨。千万相信，便合服必效。自余都下有干，望示及。惠及名茗，已捧领，感刻！感刻！东林寺碑，既获结缘，三宝业障稍除，可得托名大士，皆所深愿。但自别后，公私百冗，又无顷刻闲，不敢草草下笔。专在下怀，惟少宽限也。

## 二

古人字体，残缺处多，美恶真伪，全在模刻之妙，根寻气脉之通，形势之所宜，然后运笔：亏者补之，余者削之，隐者明之，断者引之。秋毫之地，失其所体，遂无可观者。昔王朗文采、梁鹄书、钟繇镌谓之三绝，要必能书然后刻，况复摹哉！三者常相为利害，则吾文犹有望焉尔。

## 与灵隐知和尚一首 密州

某启。久留钱塘，寝食湖山间，时陪道论，多所开发。至于灵山道人，似有前缘。既别经岁，寤寐见之，盖心境已熟，不能遽忘也。及余簿来，并天竺处，得道俗手书近百余通，皆有勤勤相念之意。又皆云杭民亦未见忘。无状何以致此，盖缘业未断故耶？会当求湖、明一郡，留连数月，以尽平生之怀。即日法履

何似，尚縻僧职，虽不愜素尚，然勉为法众，何处不可作佛事。某到此粗遣，已百余日，吏民渐相信，盗贼狱讼颇衰，且不烦念及。未间，慎爰为禱。不宣。

与泉老一首 惠州

某启。今日忽有老人来访，姓徐名中，须发如雪，云七十六岁矣。示两颂，虽非奇特，亦有可观。子然一身，寄食江湖间，自伤身世，潜然出涕，不知当死谁手？老夫自是白首流落之人，何暇哀生，然亦为之出涕也。和尚慈悲普救，何妨辍丛林一席之地，日与破一分粥饭，养此天穷之士，尽其天年，使不僵仆道路，岂非教法之本意乎？请相度一报如何，即令人制衣物去。此人虽不审其性行，然决是读书应举之人。垂死穷途之士，百念灰冷，必无为恶之理。幸望慈悯摄受，不罪！不罪！

与言上人一首 黄州

去岁吴兴仓卒为别，至今耿耿。谴居穷陋，往还断尽。远辱不遗，尺书见及，感怍殊深。比日法体佳胜。札翰愈精健，诗必称是，不蒙见示，何也？雪斋清境，发于梦想，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

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旧游，未易议优劣也。何时会合一笑，惟万万自爱。

### 答蜀僧几演一首 翰林

几演大士。蒙惠《蟠龙集》，向已尽读数册，乃诗乃文，笔力奇健，深增叹服。仆尝观贯休、齐己诗，尤多凡陋，而遇知得名，赫奕如此。盖时文凋弊，故使此二僧为雄强。今吾师老于吟咏，精敏豪放，而汨没流俗，岂亦有幸不幸耶？然此道固亦澹泊寂寞，非以蕲人知而鼓誉也，但鸣一代之风雅而已。既承厚赐，聊奉广耳。

### 答开元明座主九首 以下俱黄州

久别，思企不忘。辱书，具审法履安胜，为慰。贤上人前年来此，寻往金山，多时不得消息，不知今安在也。石桥用工，初不灭裂，云何一水，便尔败坏，无乃亦是不肖穷蹇所累耶？何时复相见，千万保爱。

二

开元大殿，非吾师学行，人神响应，安能便成，可喜！可喜！此书附圣传，途中更不封，勿讶！勿讶！

三 以下俱离黄州

奉别累年，舟过境上，怀想不忘。遣人惠书，具知法体安稳，感慰兼集。咫尺无由往见，惟万万自爱。

四

石桥之坏，每为怅然。吾师经营非不坚尽，当由穷蹇之人所向无成，累此桥耶？知尚未有涯，但勿废此志，岁丰人纾，会当成耳。仆已得请居常州，暂至南京，即还南也。知之。

五

中前经过，幸闻清论，深欲还日再上谒，以数相知约在栖霞，且自德安径赴之，遂成食言，悚息不已。

比日法体何如？拙诗一首，聊以记一时之事耳，不须示人。切祝！切祝！

六

久复一见，甚以为慰。泥雨远烦瓶锡，不克款语，但有感怍。乍远，千万保爱。

七

近过南都，见致政太保张公。公以所藏禅月罗汉十六轴见授，云：“衰老无复玩好，而私家畜画像，乏香灯供养，可择名蓝高僧施之。”今吾师远来相别，岂此罗汉契缘在彼乎？敬以奉赠，亦太保公之本意也。

八 以下俱赴定州

辱简，并惠扇碑，及借示木石等，皆佳妙。但去长物为陆行计，无所置之，谨留笔一束，以领雅意。余回纳，不讶！不讶！

九

辱书，具审法履佳胜。且知从者尝至符离见待久之，感愧深矣。借示跋尾石刻，足见存诚笃至，却附来人纳上元本。未会集间，千万珍重。

与无择老师一首 以下俱黄州

吾师要写大字，特为饮酒数杯，只用寻常小笔作二额，八字者可入石，六字可上碑，两旁刻年月日及官位姓名，字小不称大伽蓝。示及大笔，皆市人用者，不足使也。惠及奇菽，感服之至。

与清隐老师二首

黄长生人来，辱书，承起居佳胜为慰。示及黄君佳篇及山中图刻，欲令有所记述，结缘净境，此宿所愿也。但多病久废笔砚，里中故人屡有求诗文者，皆未能副其请也。千万勿讶。

二

净因之会，茫然如隔生矣。名言绝境，寤寐不忘。何日得脱纒绊，一闻笑语，思渴！思渴！

与浴室用公一首 翰林

去乡，久不复相闻知。得来示及退翁书，乃审公正信法子，而吾先友史彦辅十三丈之甥也。又承寄示正信偈颂塔铭，感叹不可言。比日法体胜常。知长讲《起信》，自讲入禅，把缆放船，甚善！甚善！辄题数句塔铭后，以补阙逸。未即相见，千万为法自重。大雪后，手冻不复成字。

与大别才老三首 以下俱黄州

专人来，辱书，伏承法体清胜，甚慰想望。山门虚寂，长夏安隐，燕坐湛然，得无所得？无缘面话，惟万万自重。

## 二

昨日辱访，冗迫，未遑诣谢。领手教，具审法履胜常，为慰。语录蒙借，开发蒙鄙，为惠甚厚。

## 三

衰疾无状，众所鄙远。禅师超然绝俗，乃肯惠顾，此意之厚，如何可忘。还山以来，道体何如，相见杳未有期，日深驰仰。寒凝，为众自重。

## 答龟山长老四首 以下俱颍州

忽辱书，感慰无量。比日法履佳否？名为实宾，学者之意，师何用此。重烦示谕，过当。未缘展晤，千万为众自重。

## 二

张君予都尉，闻是旧檀越。为奏海照之号，今托林承议附纳敕牒，请作一书致君予，贵知到也。本欲

为书海照堂大字，作牌纳去，屡写皆不佳，不可用。非久，待告文安国为作篆字也。

三

奉别忽半年，思仰无穷。比日履兹余寒，法体何如？侧闻居山渐久，道俗向服。新命既下，想慰众意。未瞻奉问，千万以时自重。

四

前者过谒，虽不款留，然开慰已多矣。辱书，审闻别后法履清胜。山门久堕，经始为劳，然龙象所在，淮山已自改观矣。末期会集，幸为众自爱。

答清凉长老一首 扬州还朝

昨辱佳颂见贶，足为衰朽之光，未缘面谢。

与僧隆贤二首 以下俱惠州

某慰疏言。不意宝月大师宗古老兄捐众示化，切

惟孝诚深至，攀慕涕泗，久而不忘。仍承已毕大事，忽复更岁，触物感恻，奈何！奈何！某谪居辽冀，无由往奠，追想宗契之深，悲怆不已。惟昆仲节哀自重，以副远诚。谨奉疏慰。不次，谨疏。正月日。赵郡苏某慰疏上。

## 二

舟、荣二大士远来，极感至意。舟又冒涉岭海，尤为愧荷也。宝月塔铭，本以罪废流落，恐玷高风，不敢辄作，而舟师哀请诚切，故勉为之也。海隅漂泊，无复归望，追怀畴昔，永望凄断。

## 代夫人与福应真大师一首 黄州

久不闻法音，驰仰殊深，即日远想起居安隐。儿从夫远谪，百念灰灭，持诵之余，幸无恙。何时复见，一洗岭瘴。春寒，千万为法自重。不宣。旌德县君王氏儿再拜。

## 舍幡帖一首

祖母蓬莱县太君史氏绣幡二，其文曰“长寿王菩

萨”、“消灾障菩萨”。祖母没三十余年，而先君中大夫孝友之慕，至老不衰，每至忌日，必捧而泣。今先君之没，复二十四年矣。某以谓宝藏于家，虽先君之遗意；而归诚于佛，盖祖母之本愿。乃舍之金山，以资冥福。

## 付龚行信一首 惠州

辩禅师与余善，常欲通书，而南华净人皆争请行。或问其故，曰：“欲一见东坡翁，求数字，终身藏之。”余闻而笑曰：“此子轻千里求数字，其贤于戴山姥远矣。固知辩公强将下无复老婆态也。”乾明法煮诃梨勒，闻之旧矣，今乃始得尝，精妙之极，岂非中有曹溪一滴水故耶？偶病不得出，见书此为谢。绍圣二年六月十二日，付龚行信。

## 苏轼文集卷六十二

### 青 词

#### 醮上帝青词三首

臣闻报应如响，天无妄降之灾；恐惧自修，人有可延之寿。敢倾微悃，仰读大钧。臣两遇祸灾，皆由满溢。早窃人间之美仕，多收天下之虚名。溢取三科，叨临八郡。少年多欲，沉湎以自残；褊性不容，刚愎而好胜。积为咎厉，遘此艰屯。臣今稽首投诚，洗心归命。誓除骄慢，永断贪嗔。幸不死于岭南，得退归于林下。少驻桑榆之暮景，庶几松柏之后凋。

又 代鲜于子骏

切以洪覆至神，固不期于报谢；群生多故，实有

赖于祈禳。切输悃悃之私，仰读高明之听。伏念某遭逢盛际，蒙被余恩。赋形宇宙之中，殆将四纪；窃禄江淮之上，几及二年。身虽曲尽于勤劳，事岂举无于过误。虑愆尤之浸广，恐谴责之阴加。粤自先朝，当聿修于醮事；及兹岁暮，辄谨按于科文。祇建坛场，肃陈香火。伏愿上真保佑，列圣扶持。宦路亨通，无谤伤之横至；私门安燕，绝灾衅之潜生。福逮亲闱，庆延子舍。

又 代陆和叔

伏闻妙道渊微，非尘凡之可测；圆穹杳邈，有诚信之能通。辄伸悃悃之私，上读高明之德。切念臣叨司三局，从事六官，勤劳更历于岁终，修省每恭于夙夜。昨于正旦，尝启愿心。许大醮之祈禳，乞灵庇之保护。今逢诞日，恭按科文，集道侣于坛场，顶眸容于香火。仰回圣驭，曲享清羞。伏望上帝垂慈，列圣降佑，延偏亲之寿考，茂合族之禧祥。三考书成，祈有更代之庆；百神来相，俾无灾滞之虞。

醮北岳青词

少年出仕，本有志于救人；晚节倦游，了无心于

交物。蠢冥多罪，忧患再罹。飘然流行，靡所归宿。仰止高真之驭，降于乔岳之阳。稽首投诚，斋心悔过。庶一念之清净，洗千劫之尘劳。妙用无方，先解缠身之网；灵光所烛，幸逢出世之师。誓此余生，永依至道。

### 凤翔醮土火星青词

呜呼！天之保佑下民罔不至，所资以生罔不蕃。育民既不知德，天亦维不倦，乃朝夕戕取，以厚厥躬。天既不我咎，乃不恭畏于神祇，不修敕厥心，骄淫矜夸，以干上帝威命。帝用不赦，丕降罪疾于下，则惟雨暘，常以讫我黍、稷、禾、菽、麻、麦，我民用荡析陨越。天亦终哀矜，其忍翦弃，其命罔子遗。今秦民既不获于秋，乃十旬弗雨，曰：“其尚克有夏。”走于山川鬼神，亦罔不至。既不获，乃曰：“维荧惑镇星次于井，秦民其亦应受多罪。”兹用即于斋宫为坛位，以与百姓请命。呜呼！其庶几哀之。俾克有夏，亦克蓺厥秋。民今其栗栗，朝不谋夕。

### 徐州祈雨青词

河失故道，遗惠及于东方；徐居下流，受害甲于

他郡。田庐漂荡，父子流离。饥寒顿仆于沟坑，盗贼充盈于狂狱。人穷计迫，理极词危。望二麦之一登，救饥民于垂死。而天未悔祸，岁仍大荒。水未落而旱已成，冬无雪而春不雨。烟尘蓬勃，草木焦枯。今者麦已过期，获不偿种。禾未入土，忧及明年。臣等恭循旧章，并走群望。意水旱之有数，非鬼神之得专。是用稽首告哀，吁天请命。若其赋政多辟，以谪见于阴阳；事神不恭，以获戾于上下。臣实有罪，罚其敢辞。小民无知，大命近止。愿下雷霆之诏，分敕山川之神。朝济寸云，暮洽千里。使岁得中熟，则民犹小康。

诸宫观等处祈雨青词 元祐二年

饥馑之患，民流者期年；吁嗟之求，词穷于是日。仰惟至道之助，推广上天之仁。招呼群龙，时赐霈泽。罔以不德，而废其言。

疏文

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

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苏轼，先于绍圣之初，

谪往惠州，过南华寺，上谒六祖普觉大鉴禅师而后行。又谪过海南，遇赦放还。今蒙恩受前件官，再过祖师塔下。全家瞻礼，饭僧设浴，以致感恩念咎之意，为禳灾集福之因。具疏如后。

伏以窜流岭海，前后七年；契阔死生，丧亡九口。以前世罪业，应堕恶道；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今兹北还，粗有生望。伏愿六祖普觉真空大鉴禅师，示大慈愍，出普光明。怜幼稚之何辜，除其疾恙；念余年之无几，赐以安闲。轼敢不自求本心，永离诸障；期成道果，以报佛恩。

### 代毛正仲军衙厅成庆土道场疏

揆日灼龟，既鼎新而改造；伐林度土，遂云集以经营。丁丁而勇于运斤，索索而劳于缩版。虽不经于众口，虑有取于神恫。幸销覆压之虞，允获跻宁之愿。原其所赐，敢昧于神。是用命海角之禅那，资大雄之妙荫。宣此五福之教，庆乎百堵之成。伏愿天雨千花，薰太和于一切；佛尘万里，精遐福于无边。百谷丰登，群生恬泰。上祝河沙之圣寿，永瞻慧日之祥光。式罄诚心，庶祈灵鉴。

### 荐苏子容功德疏

伏以自昔先君以来，常讲宗盟之好。俯仰之间，

四十余年。在熙宁初，陪公文德殿下，已为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际，缀公迩英阁前，又为五学士之首。虽凌厉高躅，不敢言同；而出处大概，无甚相愧。敢缘薄物，以荐一哀。伏惟三宝证明。云云。

### 密州请皋长老疏

安化军据霍郎中、陈郎中、褚郎中、宋驾部、傅虞部、乔太傅及莒县百姓侯方等状，乞请沂州马鞍山福寿禅院长老惠皋住持本县石城院开堂说法者。

右伏以山东耆宿，言不足而道有余；胶西士民，信虽深而悟者少。当有达识，为开群迷。长老皋上人，德宇深醇，慧身清净。一瓶一钵，本来自在随缘；万水千山，所至皆非住处。愿体众心之切，毋辞数舍之遥。翻然肯来，慰此勤想。谨疏。

### 齐州请确长老疏

盖闻为一大事因缘，优昙时现；传吾正法眼藏，达么西来。直指心源，不立文字。悟道虽由于自得，投机必赖于明师。齐有灵岩，世称王刹。寔先圣启封之国，乃至人建化之方。图志具存，丛林为盛。久虚法席，学者何依。旁采輿言，守臣有请。特降睿旨，

慎择主僧。询于众中，无如师者。宜念传衣之嘱，敬仰佛恩；勿忘利物之心，上资圣化。不烦固避，以称宠休。谨疏。

### 修通济庙疏

南国大川，洞庭极险。上游群祝，通济最灵；实能关机阴阳、宰制生死，盛吸江吞海之气，有分风擘流之权。舟横中流，如幕上之巢燕；人依大庇，若仰德之婴儿。自非无知，孰敢不敬。而此庙结构，已久理葺。正烦大招开济之徒，肇兴重荣之役。期成功于不日，共徼福于来今。

### 修法云寺浴室疏

浴为净因，佛所深赞。以一念顷破尘垢缘，于三际中获妙湛乐。永惟悉达，尝感此以受生；爰逮跋□，亦因之而悟法。本院规摹素陋，年祀寔多。方澡雪乎精神，或震凌乎风雨。升堂入室，未称真游；运水搬柴，殊淹妙用。新以革故，今正是时。施及受人，亦俱功德。

### 杭州请圆照禅师疏

大道无为，入之必假闻见；一毫顿悟，得之乃离聪明。惟自在门，真无碍法。天降一雨，遍泅群生；佛无二门，并归真谛。恭惟本师长老，脱离常见，洒落孤风。其为已也，如月行空，无迹可践；其为人也，如金入范，随注皆圆。既不滞于一方，岂肯违于众欲。而况净慈古刹，钱氏福田；代不乏传，人所信向。闵矜善俗，久蕲真驭以来临；惻隐慈心，愿顺群诚之再请。

### 苏州请通长老疏

指衣冠以命儒，盖儒之衰；认禅律以为佛，皆佛之粗。本来清净，何教为律；一切解脱，宁复有禅。而世之惑者，禅律相殊，儒佛相笑。不有正觉，谁开众迷。成都通法师，族本缙绅，实西州之望；业通诗礼，为上国之光。爱自幼龄，绰有远韵。辞君亲于方壮，弃轩冕于垂成。自儒为佛，而未始业儒；由律入禅，而居常持律。报恩寺水陆禅院，四众之渊藪，三吴之会通。愿振法音，以助道化。所为者大，无事于谦。

### 散庆土道场疏

百神有相，致大厦之斯成；一国观新，洁盛仪而图报。因命祇园之侣，广宣呗竺之文。音涌海潮，花纷天雨。今则诚心已格，妙果斯圆。祈法力之有加，保皇图而永固。物无疵疠，民用平康。仰惟在上之尊，垂鉴由中之信。

### 忏经疏

如来大藏，起于《四十二章》；过去妙心，流出万五千卷。前言俱在，后句分明。纵有古佛六通，难转老婆一半。念我夙昔，见此本原。悟万善之同归，岂一法之敢舍。遍参重译，尽发秘函。全见摩尼珠，悉证贝多叶。作此大事，示诸有情。稽首双林之轮，不负三圣之偈。

### 请净慈法涌禅师入都疏

京师禅学之盛，发于本、秀二公。本既还山，秀复入寂。驸马都尉张君予来聘法涌，继扬宗风；东坡居士适在钱塘，实为敦劝。太丘道广，广则难周；仲

举性峻，峻则少通。法涌童子画沙，已具佛智；维摩无语，犹涉二门。虽吾先师，不异是说；质之孔子，盖有成言。不为穿窬，仁义不可胜用；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愿法涌广大慈悲，印宗仁得仁之侣；深严峻峙，诃未证谓证之人。本自不然，伏惟珍重。

### 散净狱道场疏

民知荣辱，自消五福之疵；政格平和，遂弛万人之狱。今者国家闲暇，囹圄空虚。虽仰荷于帝仁，亦阴资于神听。是用集祇园众，启大法筵。荡涤余氛，拔升宿滞。此则妙音普赞，胜果大圆。振九泉冤枉之魂，作万古清凉之地。靡生茂草，气召太和。岁常获于丰登，民永跻于仁寿。

### 装背罗汉荐欧阳妇疏

大觉现身，本无实相；应真随感，分化他方。指安养之归途，破阿鼻之疾苦。当五代末，有禅月大师，以诗句为佛事，以丹青为道场。名高身隐，寓西蜀以杜门；道契神交，梦天台之飞锡。故留真迹，以镇净方。今有礼部员外郎欧阳学士，为其亡女十四娘舍所服用，重别装新；礼部尚书苏端明，亲制颂文，更加

题赞。伏愿亡女欧阳氏，善根不坠，恶趣永离。冤亲两忘，福慧双证。

### 惠州荐朝云疏

千佛之后，二圣为尊。号曰楼至如来，又曰师子吼佛。以薄伽梵力，为执金刚身。护化诸方，大济群品为悯海隅之有罪，久住河源之栖禅。屡显神通，以警愚浊。今兹别院，实在丰湖。像设具严，威灵如在。轼以罪责，迁于炎荒。有侍妾王朝云，一生辛勤，万里随从。遭时之疫，遽病而亡。念其忍死之言，欲托栖禅之下。故营幽室，以掩微躯。方负浼渎精蓝之愆，又虞惊触神祇之罪。而既葬三日，风雨之余，灵迹五踪，道路皆见。是知佛慈之广大，不择众生之细微。敢荐丹诚，躬修法会。伏愿山中一草一木皆被佛光，今夜少香少花遍周法界；湖山安吉，坟墓永坚；接引亡魂，早生净土。不论幽显，凡在见闻。俱证无上之菩提，永脱三界之火宅。

### 荐鸡疏

罪莫大于杀命，福无过于诵经。某以业缘，未忘肉味；加之老病，困此蒿藜。每翦血毛，以资口腹。

惧罪修善，施财解冤。爰念世无不杀之鸡，均为一死；法有往生之路，可济三途。是用每月之中，斋五戒道者庄悟空，两日转经若干卷，救援当月所杀鸡若干只。伏望佛慈，下悯微命。令所杀鸡，永离汤火，得生人天。

### 虔州法幢下水陆道场荐孤魂滞魄疏

苦海瀰天，佛为彼岸；业风鼓浪，法是慈航。诸佛子等，久坠三涂，备尝万苦。不遇善友，永无出期。今者各于佛前，同发此愿。愿除无始以来贪嗔恶念，愿发今日以后清净善心，愿行行坐坐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愿世世生生远离财、远离色、远离酒。既获清凉之果，咸跻极乐之乡。普冀有缘，皆证无漏。

### 葬枯骨疏

诸佛众生，皆具大圆觉；天宫地狱，同在一刹尘。是故恶念才萌，便沦苦海；善根瞥起，已证法身。要在摄心，易同反掌。窃见惠州太守左承议郎詹使君范，与在州官吏，奉行朝典，支破官钱。埋葬无主暴骨数百躯，既掩覆其形骸，复安存其魄识。使归泉壤，别受后身。轼因目睹胜缘，辄随喜事。以佛慈悲誓愿力，

以我广大平等心。尊释迦之遗文，修地藏之本愿；起焦面之教法，设梁武之科仪。伏愿诸佛子等，乘此良因，离诸苦趣。沐浴法水，悟罪性之本空；鼓舞梵音，知道场之无碍。三皈已毕，莫起邪心；一饱之余，永无饥火。以戒、定、慧，灭贪、嗔、痴。勿眷恋于残躯，共逍遥于净土。伏乞三宝，俯赐证明。

### 重请戒长老住石塔疏

大士未曾说法，谁作金毛之声；众生各自开堂，何关石塔之事。去无作相，住亦随缘。长老戒公，开不二门，施无尽藏。念西湖之久别，本是偶然；为东坡而少留，无不可者。一时作礼，重听白椎。渡口船回，依旧云山之色；秋来雨过，一新钟鼓之音。

## 祝文

### 祭勾芒神祝文二首

夫帝出乎震，神实辅之。兹日立春，农事之始。将平秩于东作，先恭授于人时。乃出土牛，以示早晚。惟神其祐之。

又

春律既应，农事将作。爰出土牛，以为耕候。维尔有神，实左右之。伏愿雨暘以时，螟癘不作。俾克有年，敢忘其报。

### 祷龙水祝文

云布多峰，日有焚空之势；雨无破块，人怀暵虐之忧。虽屡叩于明灵，终未怀于通感。府主舍人存心为国，俯念舆民。燃香霭以祷祈，对龙湫而恳望。伏愿明灵敷感，使雨泽以旁滋；圣化荐臻，致田畴之益济。

### 祷雨蟠溪祝文

岁秋矣，物之几成者，待雨而已。穞者已秀，待雨而实。三日不雨，则穞者不实矣。莢者已孕，待雨而秀。五日不雨，则莢者不秀矣。野有余土，室有闲民，待雨而耕且种。七日不雨，则余土不耕，闲民不种矣。穞者不实，莢者不秀，余土不耕，而闲民不种，则守土之臣，将有不任职之诛，而山川鬼神，将乏其

祀。兹用不敢宁居，斋戒择日，并走群望，而精诚不歆。神不顾答，吏民无所请命。闻之曰：“虢有周文、武之师太公，其可以病告。”乃用太禋之礼，祷而不祠。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应上公者，通乎阴阳。君亲帅诸大夫道之而以请焉。”夫生而为上公，没而为神人，非公其谁当之。《诗》曰：“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公之仁且勇，计其神灵无所不能为也。吏民既以雨望公，公亦当任其责。敢布腹心，公实图之。尚飨。

### 凤翔太白山祈雨祝文

维西方挺特英伟之气，结而为此山。惟山之阴威润泽之气，又聚而为湫潭。瓶罍罐勺，可以雨天下，而况于一方乎？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为生者，麦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继，盗贼且起。岂惟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亦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圣天子在上，凡所以怀柔之礼，莫不备至。下至于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岂有他哉！凡皆以为今日也。神其盍亦鉴之。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以无失愚夫小民之望。尚飨。

### 告封太白山明应公祝文

天作山川，以镇四方。俾食于民，以雨以暘。惟

公聪明，能率其职。民以旱告，应不逾夕。帝谓守臣，予嘉乃功。惟新爵号，往耀其躬。在唐天宝，亦赐今爵。时惟术士，探符访药。谓为公荣，寔为公差。中原颠覆，神不顾救。今皇神圣，惟民是忧。民既饱溢，皇无祷求。袞衣煌煌，赤舄绣裳。舍旧即新，以佑我民。尚飨。

祈雨龙祠祝文 杭州

神食于民，吏食于君。各思乃事，食则无愧。吏事农桑，神事雨暘。匪农不力，雨则时霑。招呼风霆，来会我庭。一勺之水，肤寸千里。尚飨。

祈雨吴山祝文

杭之为邦，山泽相半。十日之雨则病水，一月不雨则病旱。故水旱之请，黷神为甚。今者止雨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吏以不得为愧，神以不倦为德。愿终其赐，俾克有秋。尚飨。

祈晴风伯祝文

维神开阖阴阳，鼓舞万类。行巽之权，直箕之次。

阴淫为霖，神能散之。下土垫涝，神能暎之。发軫西北，弭节东南。风反雨霁，神亦不惭。尚飨。

### 祈晴雨师祝文

天以风雨寒暑付于神，亦如人君之设官置吏以治刑政也。人君未尝不欲民之安，天亦何尝不欲岁之丰乎？刑政之失中，民惟吏之怨。雨暘之不时，民亦不能无望于神也。今淫雨弥月，农工告穷，岁之丰凶，决于朝夕，而并走群望，莫肯顾答。维天之所以畀于神，神之所以食于民者，庶其在此。尚率厥职，俾克有秋。尚飨。

### 祈晴吴山祝文

岁既大熟，惟神之赐。害于垂成，匪神之意。筑场为途，卧穉生耳。农泣于野，其忍安视。生为楚英，没为吴豪。烈气不泯，视此海涛。反雨为暘，何足告劳。有洁斯醴，匪神孰号。尚飨。

### 奉诏祷雨诸庙祝文

噫嗟艰岁，胡□斯雨。念我东南，哺饷中土。迎

秋钱伏，农不再举。有事郊庙，万方毕助。漕沟绝流，庭实未旅。下书哀痛，超轶尧禹。矧兹守臣，废食悼惧。民之祸福，间不容缕。今不愍救，后诉无所。天高莫谒，神或可吁。尚飨。

### 祷雨社神祝文

噫我侯社，我民所恃。祭于北墉，答阴之义。阳亢不反，自春徂秋。迄冬不雨，嗣岁之忧。吏民嗷嗷，谨以病告。锡之雨雪，民敢无报。尚飨。

### 祷雨后土祝文

神食于社，盖数千年。更历圣王，讫莫能迁。源深流远，爱民宜厚。雨不时应，亦神之疚。社稷惟神，我神惟人。去我不远，宜轸我民。尚飨。

### 祷雨稷神祝文

农民所病，春夏之际。旧谷告穷，新谷未穞。其间有麦，如喝得凉。如行千里，弛担得浆。今神何心，兹此雨雪。敢求其他，尚悯此麦。尚飨。

## 祷雨后稷祝文

维神之生，稼穡是力。瘠身为民，尚莫顾惜。矧今在天，与天同功。招呼风云，孰敢不从。岂惟农田，井竭无水。我求于神，亦云亟矣。尚飨。

## 祭常山祝文五首 密州

洪维上帝，以斯民属于山川群望；亦如天子，以斯民属于守土之臣。惟吏与神，其职惟通。殄民废职，其咎惟均。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流殍之余，其命如发。而飞蝗流毒，遗种布野。使其变跃飞腾，则桑柘麦禾，举罹其灾，民其罔有子遗。吏将获罪，神且乏祀。兹用栗栗危惧。谨以四月初吉，斋居蔬食，至于闰月辛丑。若时雨沾洽，蝗不能生，当与吏民躬执牲币以答神休。呜呼，我州之望，不在神乎？父老谓神求无不获，克有常德，以名兹山，其可不答，以愧此名。若曰：“岁之丰凶在天，非神之所得专。”吏将亦曰：“民之休戚在朝廷，我何知焉。”则谁任其责矣。上帝与吾君爱民之心，一也。凡吏之可以请于朝者，既不敢不尽；则神之可以谒于帝者，宜无所不为。尚飨。

又

峨峨兹山，望我东国。为帝司雨，涵濡百物。自我再祷，应不旋毂。迨兹有秋，岁得中熟。嗟此薄礼，曷称其德。陶匠并作，新其楹桷。岂以为报，民苟不忤。岁云徂矣，薶麦未殖。嗣岁之忧，既谢且谒。惠然雨我，以永休烈。尚飨。

又

比年以来，蝗旱相属。中民以上，举无岁蓄。量日计口，敛不待熟。秋田未终，引领新谷。如行远道，百里一宿。苟无舍馆，行旅夜哭。自秋不雨，霜露杀菽。黄糜黑黍，不满困麓。麦田未耕，狼顾相目。道之云远，饥肠谁续。五日不雨，民在坑谷。猗嗟我侯，灵应响速。帝用嘉之，惟新命服。祈而不获，厥愆在仆。洗心祇载，敢辞屡渎。庶哀斯民，朝夕濡足。尚飨。

又

天子有命，闵兹旱暵。俾我守臣，并走群望。惟

神聪明慈惠，求无不获。既再祷矣，虽尝一雨，不及肤寸。吏实不德，不足以蒙神之休，导迎善气，以致甘泽。洪惟圣天子之意，其可不答。而饥羸之民，将转于沟壑，其可不一救之。读神之罚，吏其敢辞。尚飨。

又

维熙宁九年，岁次丙辰，七月某日，诏封常山神为润民侯。十月某日，具位苏轼，谨以清酌少牢之奠，昭告于侯之庙曰：呜呼！旱蝗之为虐也，三年于兹矣。东南至于江海，西北被于河汉，饥馑疾疫，靡有遗矣。我瞻四方，大川乔岳，食于斯民者甚众，而受宠于吾君者，可谓巍巍矣。诉之而必闻，求之而必获，惠我农夫，而救其灾沴。不为倏云骤雨，苟以应祷之虚名，而有膏泽积润，可以及民之实效，卓然如侯者几希矣。凡天子之爵命，有德而致之则为荣，无功而享之则为辱。今侯泽此一郡，而施及于四邻，其受五等之爵，而被七命之服也，可谓无愧而有光辉矣。愿侯益修其实，以充其名。上以副天子之意，而下以塞吏民之望。民其奉事，有进而无衰矣。尚飨。

谢雪祝文 徐州

天不吝泽，神不忘职。胡为水旱，吏则不德。失

政召灾，莫知自刻。雨则号晴，旱则谒雪。神既不谴，又满其欲。四山暮霭，万瓦晨白。驱攘疫疠，甲拆粦麦。牲酒匪报，维以告洁。神食无愧，吏则惭栗。尚飨。

### 祭风伯雨师祝文

自秋不雨，以至于今。夏田将空，秋种不入。天子命我，祷于群望。云物既合，风辄散之。吏民皇皇，不知所获罪。敢以薄奠，诉于有神。风若不作，雨则随至。当以牲币，报神之赐。若格绝天泽，弃民乏嗣。上帝临视，神其不然。尚飨。

### 谒文宣王庙祝文 湖州

至圣文宣王。窃惟吏治以仁义为本，教化为急。故以视事之日，祇见于先圣先师，问所当先于学。其所从来尚矣，敢忘其旧。尚飨。

### 谒诸庙祝文

轼猥以不肖，来长此邦。实于有神，分职幽明。谨以视事之日，祇见于庙。惟神保佑斯民，俾风雨

时若，疫疠屏息。吏既免罪，神亦不愧。尚飨。

谒庙祝文 杭州

轼以王命，来守此邦。事神养民，敢不祗飭。莅政之始，见于祠下。安静无事，丰乐有年。惟神相之，使免罪戾。尚飨。

谒文宣王庙祝文

轼以诸生，误蒙选擢。昔自太史，通守此邦。今由禁林，出使浙右。莅事之始，祗见儒宫。圣神临之，敢忘夙学。尚飨。

祭英烈王祝文

钦诵旧史，仰瞻高风。报楚为孝，徇吴为忠。忠孝之至，实与天通。开塞阴阳，斡旋涛江。保障斯民，以食此邦。嗟我蠢愚，所向奇穷。岂以其诚，有请辄从。庚子之祷，海若伏降。完我岸闸，千夫奏功。牲酒薄陋，报微施丰。敬陈颂诗，侑此一钟。尚飨。

### 祈雨祝文

杭州之为郡，负山带江，水泽不留。逾旬不雨，农有忧色。挽舟浚河，公私告病。吏既无术，莫知所救。不敢坐视，惟神之求。庶几闵民之穷，赦吏之渎。赐以一雨，敢忘其报。尚飨。

### 谢雨祝文

旧谷不登，陈廩已发。稍失雨暘之节，则怀沟壑之忧。惟神至明，有祷必应。敢陈薄奠，少答殊私。愿推无倦之仁，以毕有年之赐。尚飨。

### 祈晴祝文

大雪连日，凝阴伤春。闵惟艰食之民，重此常寒之虐。役兵堕指，行旅摧轴。老弱号呼，吏既惭于无术；阴阳舒卷，神何惜而不为。愿扫重云，以昭灵贶。使民奉事，永岁益虔。尚飨。

## 谢晴祝文

轼以忧寄，出守此邦。岁之不登，实任其咎。政虽无术，心则在民。惟神聪明，其应如响。雨不暴物，晴不失时。喜愧之心，吏民所共。式陈菲荐，少答神休。尚飨。

## 祈晴吴山庙祝文

秋谷未登，既食其陈。嗣岁之虞，当敛其新。逮此秋暘，载获载春。阴雨害之，穡人罔功。我发库泉，以实高廩。曷敕雨官，遏止其淫。既嘆我场，万杵皆作。待此坻京，援我沟壑。英文烈武，雨霁在予。稽首告病，其忍弗图。尚飨。

## 谢晴祝文

赏罚在朝，吏申明之。及其有愆，吏得正之。雨暘在天，神奉行之。及其不时，神得请之。惟吏与神，各率其职。有求必获，则无虚食。淫雨既止，惟神之功。肴酒匪报，惟以告衷。尚飨。

## 开湖祭祷吴山水仙五龙三庙祝文

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菱葑，如目之有翳。翳久不治，目亦将废。河渠有胶舟之苦，鳞介失解网之惠。六池化为眚井，而千顷无复丰岁矣。是用因赈恤之余资，兴开凿之利势。百日奏功，所患者淫雨；千夫在野，所忧者疾疠。庶神明之阴相，与人谋而协济。鱼龙前导以破坚，菰苇解拆而迎锐。复有唐之旧观，尽四山而为际。泽斯民于无穷，宜事神之益励。我将大合乐以为报，岂徒用樽酒之薄祭也。尚飨。

## 谢吴山水神五龙三庙祝文

西湖堙塞，积岁之患。坐阅百吏，熟视而叹。惟愚无知，妄谓非难。祷于有神，阴假其便。不愆于素，咸出幽赞。大堤云横，老葑席卷。历时未几，功已过半。嗣事告终，来哲所继。神卒相之，罔拂民愿。肴酒之报，我愧不腆。尚飨。

## 谒文宣王庙祝文 颍州

轼以诸生遭遇，入侍帷幄，出典民社。莅事之始，

祇见于学。先圣先师实临之。敬行所闻，敢忘其旧。尚飨。

### 谒诸庙祝文

轼以侍臣出守，承宣上意，以民为本。祇敬事神，所以芘民。莅事之始，祇见祠下。尚飨。

### 德音到州祭诸庙祝文

维年月日，具位苏轼，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上清储祥宫成，敷宥四海，均福于下。有诏守臣，凡在秩祀，罔不祇荐。维神导和却疹，保民无疆，以称朝廷至仁之意。尚飨。

### 祈雨迎张龙公祝文

维元祐六年，岁次辛未，十月丙辰朔，二十五日庚辰，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军州事苏轼，谨请州学教授陈师道，并遣男承务郎迨，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昭灵侯张公之神。稽首龙公，民所祇威。德博而化，能潜能飞。食于颍人，淮颖是依。受命天子，命服有辉。为国庇民，凡请莫违。岁旱夏秋，秋谷既

微。冬又不雨，麦槁而腓。闵闵农夫，望岁畏饥。并走群望，莫哀我歎。于赫遗蜕，灵光照帟。惠肯临我，言从其妃。翔舞雩咏，荐其洁肥。雨雪在天，公执其机。游戏俯仰，千里一麾。被及淮甸，三辅王畿。积润滂流，浹日不晞。我率吏民，鼓钟旄旒。拜送于郊，以华其归。尚飨。

### 送张龙公祝文

维元祐六年，岁次辛未，十一月乙酉朔，十日甲午，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苏轼，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昭灵侯张公之神。赫赫龙公，甚武且仁。赴民之急，如谋其身。有不应祈，惟汝不虔。我自洗濯，斋居诚陈。旱我之罪，勿移于民。公顾听之，如与我言。玉质金相，其重千钧。惠然肯来，期者四人。眷此行宫，为留浹辰。再雨一雪，既洽且均。何以报之，榜铭皆新。诏公之德，于亿万年。惟师道、迨，复饯公还。咨尔庶邦，益敬事神。尚飨。

### 立春祭土牛祝文

三阳既应，庶草将兴。爰出土牛，以戒农事。丹

青设象，盖惟风俗之常；耕获待时，必有阴阳之助。仰惟灵德，佑我穡人。尚飨。

### 谢晴祝文

吏既不德，致灾害民。一雨一霁，辄号于神。风回雪止，农事并作。神则有功，吏亦知作。冻馁之苏，其赐不赀。嗟我吏民，为报之微。尚飨。

### 祈雨僧伽塔祝文

维元祐七年，岁次壬申，三月甲申朔，十二日乙未，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新知扬州军州事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苏轼，谨以香烛茶果之供，敢昭告于大圣普照王之塔。淮东西连岁不稔，农末皆病，公私并竭。重以浙右大荒，无所仰食。望此夏田，以日为岁。大麦已秀，小麦已孕。时雨不至，垂将焦枯。凶丰之决，近在旬日。轼移守广陵，所部十郡。民穷为盗，职守当忧。才短德薄，救之无由。伏愿大圣普照王，以解脱力，行平等慈。噫欠风雷，咳唾雨泽。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敬沥肝胆，尚鉴听之。尚飨。

谒诸庙祝文 定州

惟皇上帝，分命群祀。降厘下土，惟我元后。临遣近臣，镇抚一方。幽明虽殊，保民惟均。莅事之始，祇见祠下。若赋政疵类，敢逃其罚。雨暘以时，疾疫不作，亦窃有望于神。尚飨。

再谒文宣王庙祝文

轼以诸生进位于朝，入参侍从，出典方面。莅事之始，祇见庙下。居敬行简，以临其民。轼虽不敏，请事斯语。尚飨。

北岳祈雨祝文

维元祐九年，岁次甲戌，四月壬寅朔，十六日丁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军州及管内劝农使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苏轼，敢以制币茶果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北岳安天元圣帝。都城以北，燕蓟之南，既徂岁而不登，又历时而未雨。公私并竭，农末皆伤。麦将槁而禾未生，民既流而盗不止。丰凶之决，近在浹辰；沟壑之忧，上

始当宁。仰止乔岳，食于朔方。卷舒云霓，呼吸雨霁。若其安视小民之急，何以仰符上帝之仁。轼以短才，谬膺重寄。倘有罪以致旱，宁降罚于微躬。今者得请于朝，斋居以禱。旦夕是望，吁嗟而求。雨我夏田，兼致西成之富；实兹边廩，少宽北顾之忧。拜赐以时，敢忘其报。尚飨。

### 立春祭土牛祝文

敢昭告于勾芒之神。木铎传音，官师相徼。土牛示候，稼穡将兴。敢徼福于有神，庶保民于卒岁。无作水旱，以登麦禾。尚飨。

### 春祈北岳祝文

西起太行，东属碣石，南至于河，皆神所食。吏谨刑政，农毕其力。风雨时若，则神之职。方此东作，敬荐其絜。赐之丰岁，以昭灵德。尚飨。

### 春祈诸庙祝文

天既佑民，必期于无害；农惟岁望，敢请于有神。愿疾沴之不兴，庶风雨之时若。敢忘旧典，以报丰年。尚飨。

### 祈雨诸庙祝文

某神之灵。去岁之秋，民苦饥馑。望此一麦，以日为岁。不雨弥月，敢以病告。与其救之于已竭，不若起之于未枯。敢冀有神，时赐甘泽。丰登之报，我其敢忘。尚飨。

### 辞诸庙祝文

轼得罪于朝，将适岭表。虽以谪去，敢不告行。区区之心，神所鉴听。尚飨。

### 告文宣王祝文

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钧用于一君，而为无穷之遗教；身不宠利于一时，而有不朽之余荣。嗟嗟元王，以道而鸣。肆笔成书，吐辞为经。炳然不渝，言若丹青；久而愈盈，声非雷霆。瞽者可以使剔目以骇视，聩者可以使抉耳以奔惊。奈何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载空言于典籍，示后世之仪刑。回狂澜于既倒，支大厦于将倾。揭日月之昭昭，破阴氛之冥冥。嗟乎！一气之委和，与万物之至精。或为淮夷之玼珠，或为

云汉之华星。虽光辉之成彩，未离乎散聚以流形。岂若王之道德，愈久而弥明。晔晔而华，涵涵而停。融而在天者，为云汉之文章；结而在地者，为山岳之英灵；诡然如龙翔凤跃，纯乎玉振而金声。嗟嗟元王，德博难名。某奉王命，俯临边城。亩有滞穗，境无交兵。鸣玉载道，分袍在庭。有践筮豆，有丰粢盛。敢用昭荐，飨于克诚。尚飨。

### 告颜子祝文

志不行于时，而能驱世以归仁；泽不加于民，而能显道以终身。德无穷通，古难其人。惟公能之，绝世离伦。富贵不义，视之如云。饮止一瓢，不忧其贫。受教孔子，门人益亲。血食万世，配享惟神。敢不昭荐，公乎有闻。

### 告五岳祝文

相天以育物者，五方之帝也。配地以作镇者，五岳之神也。天为真君，地为真宰。五岳者，三公之象也。轼叨受朝寄，出守藩土。神不虐罚，民有丰岁。敢用告诚，以谢灵祝。

秋赛祝文二首

惟神聪明，为民依庇。宜秩典祀，钦奉灵祠。况农事之肇兴，赖神灵之降宥。一邦蒙惠，已膺风雨之时；百里有严，将享秋冬之报。

又

惟神光昭祀典，幽赞化功。享庙食以惟严，垂介福而无爽。属兹丰岁，爰举旧规。式陈蠲洁之仪，冀报有年之庆。

祷观音祈晴祝文 杭州

三吴之灾，连岁不稔。尚赖朝廷之泽，大分仓廩之陈。乃眷疲羸，仅免流殍。今者淫雨弥月，秋成半空。永惟嗣岁之忧，将有流离之惧。我大菩萨，行平等慈。睹此众生，皆同赤子。反雨暘于指顾，化丰歉于斯须。虽某等不德而召灾，念斯民无辜而可悯。愿兴慈率，一拯含生。

### 谢观音晴祝文

民无常心，固何知于帝力；天作淫雨，当有感于佛慈。慧光照临，阴沴消复。拯农工于沟壑，宽吏责于简书。某等共衔不报之恩，愿颂难名之德。恭驰梵宇，少荐微诚。

### 谢晴祝文

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蒙神之休，犹得中蒸。薄奠匪报，式昭厥诚。

### 祈雨祝文

六月不雨，乃时之常。或霖或霪，于稼则伤。稼将有秋，民饥所望。某也不德，守此一方。罪在守臣，无俾民殃。人不能神，易雨而暘。神其听之，庶乎降康。

### 谢雨祝文

窃以农事告成，旱魃为沴。寢罹焦烁之害，遂稽收刈之勤。自非降灵，大庇群俗。以下膏泽之赐，庶有丰

盈之期。实神助之使然，岂愚诚之能致。是用特临神宇，再款辟容。辄倾涓洁之诚，仰答灵威之祐。

### 祈雪雾猪泉祝文

噫嘻我民，何辜于天，不水则旱，于今二年。天未悔祸，百日不雨。雪不敛尘，麦不盖土。天子命我，祷于山川。侧闻此山，神龙之渊。躬拜稽首，敢丐一勺。得雪盈尺，牲酒是酢。

### 祈雪祝文

水旱辄求，惟吏之羞。有求不倦，惟神之休。乙卯之雪，肤寸而已。如燔舆薪，救以勺水。嘉肴旨酒，既谢且祈。愿终其赐，盈尺为期。

### 祭佛陀波利祝文

积雪始消，阴沴再作。小民无辜，弊于饥寒。草木昆虫，悉罹其虐。并走群望，祈而未报。意雨霁有数，非神得专。惟我大士含法分，无为不入尘数。愿以大解脱力，作不可思议事。愍此无生，豁然开明。尽二月晦，雨雪不作。大拯羸饿，以发信根。此大布

施，实无限量。惟大士念之。

### 祭常山神祝文

吏实不德，无以导迎顺气。消复灾沴，惟神之求。神亦闵其不才，而嘉其勤。凡有告请，靡所不答。乃者有谒乎神，即退之三日，时雨周洽，去城百里而近，蝗独不生。凡我吏民，孰不归德于神。然而一雨之后，弥月不继。百里之外，蝗生如初。岂神之能应于前，不能应于后，能恤其近，不能恤其远？盖吏不称职，政刑失中，戾于民心，以不能终神之赐。而我州之民，比岁饥殍凋残之余，不复堪命。若又不熟，则流离之祸，其莫知所止矣。神之聪明，其忍以吏不称职之所致而不卒救之欤？今夏麦垂登，而秋谷将槁，若时赐霈泽，驱攘虫灾，以完我西成之资，岁秋九月，当与吏民复走庙下。

### 祈晴祝文

均余之法，著于甲令。视岁丰凶，以驭重轻。岁且中熟，雨则害之。如此失时，公私交病。神食此土，民命系焉。无俾歉荒，以作神羞。

祷灵慧塔文三首 徐州

武宁军，今为黄河决溢，流入淮泗，围浸州城，逾月不退。一州吏民，同发至诚，仰告真寂大师化身灵塔。愿垂慈愍，密赐护持，驱除阴云，疏导积水。若十日之内，水退城全，当具灵异事迹，申奏朝廷乞加谥号，使一方士庶，永远皈依。

又

徐州本州，近以河水为患。祷于真寂大师之塔，灵应响答。十日之内，果获减退。方议闻奏，乞加谥号。今者兵夫数千，功役垂毕。而淫雨不止，人力不施。城中水潦，无所决泄。吏民告病，敢辞再读。伏望大师以法慈神力，驱攘阴沴，速获开霁，以终大赐。

又

徐州今为冬温无雪，疾疫将兴。宿麦在田，膏泽不继。民既告病，吏何以安。是用洁诚斋居，稽首仰诉。恭惟真寂大师，道齐无上士，运继普光王。遍智难名，便门无量。向者屡持微恳，上渎洪慈。消暴水

于滔天，开积阴于反掌。本州已具灵异事迹，奏乞师号塔名。伏望大师益运神功，力回旱势。赐以一天之雪，仍为五日之期。使北方民愈加恭信，某等无任虔诚激切之至。

### 告赐灵慧谥号塔文

徐州奉敕：本州乾明寺真寂大师，宜特追赐号灵慧大师，塔曰灵慧之塔者。伏以至人无心，而因缘有地；妙法常住，而隐显以时。非我凡庸，所能量度。恭惟灵慧大师，佛慈所付，愿力至深。现身淮南，度越千里而应化于此；涅槃唐世，号涉五代而易名于今。既奉诏书，一新谥号。神人交庆，道俗知归。非独永庇彭城一方之民，殆将追继普光千劫之化。惟愿益开慧智，不倦祈求。潜消水旱之萌，以称圣明之意。

### 告谢灵慧塔文

至诚默运，大庇一方之民；微雪应祈，稍苏百日之旱。恭持薄礼，少答鸿私。惟愿力之无边，庶阴云之继作。先春而降，盈尺为期。

祷雨天竺观音文

我大菩萨，为世导师，救危难于三途，化清凉于五浊。比者官吏不德，刑政失中。故此骄阳，害我天物。具官某，上承府檄，傍采民言。供奉安舆，愿登法座。伏愿江海贡润，龙天会朝。布为三日之霖，适副一邦之望。

## 苏轼文集卷六十三

## 祭文

## 祭欧阳文忠公文

呜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国有蓄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今公之没也，赤子无所仰芘，朝廷无所稽疑，斯文化为异端，而学者至于用夷。君子以为无为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譬如深渊大泽，龙亡而虎逝，则变怪杂出，舞鳅鳍而号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为病；而其既用也，则又以为迟；及其释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复用；至其请老而归也，莫不惆怅失望。而犹庶几于万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谓公无复有意于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岂厌世溷浊，絜身而逝乎？将民之无祿，而天

莫之遗？昔我先君，怀宝遁世，非公则莫能致。而不肖无状，因缘出入，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闻公之丧，义当匍匐往救，而怀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词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盖上以为天下恻，而下以哭其私。呜呼哀哉！

### 祭魏国韩令公文

天生元圣，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约而会。既生尧舜，禹稷自至。仁宗龙飞，公举进士。妙龄秀发，秉笔入侍。公于是时，仲舒、贾谊。方将登庸，盗起西夏，四方骚然。帝用不赦，授公铁钺，往督西旅。公于是时，方叔、召虎。入赞兵政，出殿大邦，恩威并行。春雨秋霜，兵练民安，四夷屈降。公于是时，临淮、汾阳。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群后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枢衡。公于是时，萧、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悸恼。呼吸之间，有雷有风，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于是时，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镇偃息，天下嗷然，曷日而复。毕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辽是恤。呜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无禄，丧我宗臣。我有黎民，谁与教之？我有子孙，谁与保之？巍巍堂堂，宁复有之！公之云亡，我无日矣，恻哭涕流，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没于东京，公为二诗，以祖其行，文追典诰，论极皇王。公言一

出，孰敢改评？施及不肖，待以国土。非我自知，公实见谓。父子昆弟，并出公门。公不责报，我岂怀恩。惟此涕泣，寔哀斯人。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归在天，宁闻我言。呜呼哀哉！

### 祭柳子玉文

猗欤子玉，南国之秀。甚敏而文，声发自幼。从横武库，炳蔚文囿。独以诗鸣，天锡雄味。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嘹然一吟，众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旧。平视青云，可到宁骤。孰云坎轲，白发垂厓。才高绝俗，性疏来诟。谪居穷山，遂侣猩狔。夜衾不絮，朝甑绝溜。慨然怀归，投弃纓绶。潜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怡，世芬莫嗅。凡世所欲，有避无就。谓当乘除，并畀之寿。云何不淑，命也谁咎。顷在钱塘，惠然我觫。相从半岁，日饮醇酎。朝游南屏，莫宿灵鹩。雪窗饥坐，清阁间奏。沙河夜归，霜月如昼。纶巾鹤氅，惊笑吴妇。会合之难，如次组绣。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维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后来，匪友惟媯。子有令子，将大子后。颀然二孙，则谓我舅。念子永归，涕如悬溜。歌此奠诗，一樽往侑。

### 祭单君贶文

呜呼维君！笃孝自天。展如闵子，人莫间言。内

齐于家，外敏于官。民谓父兄，吏莫容奸。信于朋友，人得其欢。博学工诗，数术精研。人涉其一，君有其全。寿考富贵，人谁不然。君独何辜，所向奇偏。志不一遂，怅莫归怨。念我孤甥，生逢百艰。既嫔于君，谓永百年。云何不吊，衔痛重泉。何以慰君，千里一樽。人生如梦，何促何延。厄穷何陋，宦达何妍。命也奈何，追配牛颜。呜呼哀哉！

## 祭胡执中郎中文

胡君执中之灵。君少在蜀，从先府君。凡蜀之士，事贤友仁。我之知君，固不待见。从事于岐，始识君面。相从之欢，倾盖百年。见其孺子，驹骏雏鹇。非罪失官，君则先去。我徂华州，见君逆旅。淫雨弥旬，道淖没车。他人为泣，君乐有馀。其后七年，君掾计省。虽获一笑，欢不逾顷。又复七年，我守北徐。君从其子，徐狱是书。雏□而翔，驹亦千里。惟我与君，宛其老矣。老人无徒，相见益亲。凡昔在岐，今存几人。谓君仁人，虽疾当寿。云何而然，命也难究。呜呼执中，人谁不死？如君之贤，不云止此。百炼之刚，日脍千牛。匣而不用，非我之羞。孺子肖君，世有令问。送君一觞，永归无恨。

## 祭任钜辖文

嗟君结发，从事于兵。四十余年，公侯干城。更尝世故，练达物情。佐我治军，既严且平。吏士肃然，时靡有争。汴泗横流，郭堞圯倾。风埃雾露，奔走经营。舆疾而归，犹莫敢宁。奄忽不救，闻者叹惊。子孙如林，布褐藜羹。生知其勤，死知其清。酌觞告诀，与涕俱零。

## 祭欧阳仲纯父文

仲纯父之灵曰。呜呼哀哉！文忠公之盛德，子孙千亿，与宋无极，人惟曰不足。仲纯父之贤，寿考百年，一岁九迁，人惟曰当然。奈何官止于一命，寿不登四十。谁其尸之，百不偿一。呜呼哀哉，此不足云也。仲纯父之生也，不以进退得丧有望于人，岂其死也，乃以死生寿夭有责于神。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其家，操行之称其门；而不知其志气之豪健，议论之刚果，使之临大事，立大节，不难于杀身以成仁。则夫造物者之挟其死生之权也，岂能病君也哉！虽然，往者见君于颍水之上。去岁君来见我于国门之东，携被夜语，达旦不穷。凡所以谋道忧世而教我以保身远祸者，凛

乎其有似于文忠。今也奄兮忽焉而不复见也，能不长号而屡恸乎？道之难行，盖难其人。岂无其人，利害易之。如仲纯父不畏不慕，独立不惧，则死及之。呜呼哀哉！

### 祭王君锡丈人文

公之皇祖，孝著闾里。迨兹百年，世济其美。少相弟长，老相慈诲。肃雍无间，施及娣姒。颀然四人，厥德罔二。轼始婚媾，公之犹子。允有令德，天阨莫遂。惟公幼女，嗣执壘筐。恩厚义重，报宜有以。云何不淑，契阔生死。敛不拊棺，葬不亲襚。岂不怀归，眷此微仕。緘词望哭，以致奠馈。惟此哀诚，一念千里。

### 祭文与可文

维元丰二年，岁次己未，□□□□朔，五日甲辰，从表弟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州事骑都尉苏轼，谨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湖州文府君与可之灵曰：

呜呼哀哉！与可能复饮此酒也夫？能复赋诗以自乐，鼓琴以自侑也夫？呜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气噎

悒而填胸，泪疾下而淋衣。忽收泪以自问，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乎！道之不行，哀我无徒。岂无友朋，逝莫告余。惟余与可，匪亟匪徐，招之不来，麾之不去，不可得而亲，其可得而疏之耶？呜呼哀哉！孰能悃德秉义如与可之和而正乎？孰能养民厚俗如与可之宽而明乎？孰能为诗与楚词如与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齐宠辱、忘得丧如与可之安而轻乎？呜呼哀哉！余闻赴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梦相从而惊觉，满茵席之濡泪。念有生之归尽，虽百年其必至。惟有文为不朽，与有子为不死。虽富贵寿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尝闻与可之言，是身如浮云，无去无来，无亡无存。则夫所谓不朽与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呜呼哀哉！

### 黄州再祭文与可文

从表弟苏轼，昭告于亡友湖州府君与可学士文兄之灵。呜呼哀哉！我官于岐，实始识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气方刚，谈词如云。一别五年，君誉日闻。道德为膏，以自濯薰。艺学之多，蔚如秋蕘。脱口成章，粲莫可耘。驰骋百家，错落纷纭。使我羞叹，笔砚为焚。再见京师，默无所云。杳兮清深，落其华芬。昔艺我黍，今熟其饔。啜漓歌呼，得淳而醺。天力自然，不施胶筋。坐了万事，气回三军。笑我皇皇，独违垢纷。俯仰三州，眷恋桑粉。仁施草木，信及鼎

麋。昂然来归，独立无群。俯焉复去，初无戚欣。大哉死生，凄怆蒿焮。君没谈笑，大钧徒勤。丧之西归，我窜江滨。何以荐君，采江之芹。相彼日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几合分。尽此一觞，归安于坟。呜呼哀哉！

## 祭刁景纯墓文

嗟我少君，四十二岁。君不我少，谓我昆弟。今我已老，鬓须苍然。君之永归，不为无年。我独何憾，过期而哭。人之云亡，哀此风俗。涉江而东，宛其山川。顾瞻万松，蔚乎苍芊。尚想松下，幅巾杖屦。迎我于门，抵掌笑语。岂其忽焉，斂兹一坟。俯仰空山，草木再春。平生故人，几半天下。纷然日中，掉臂莫夜。我非至人，心有往来。斗酒只鸡，聊写我哀。

## 祭张子野文

子野郎中张丈之灵。曰：仕而忘归，人所共蔽。有志不果，日月其逝。惟余子野，归及强锐。优游故乡，若复一世。遇人坦率，真古恺悌。庞然老成，又敏且艺。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坐此而穷，盐米不继。啸歌自

得，有酒辄诣。我官于杭，始获拥彗。欢欣忘年，脱略苛细。送我北归，屈指默计。死生一诀，流涕挽袂。我来故国，实五周岁。不我少须，一病遽蜕。堂有遗像，室无留壁。人亡琴废，帐空鹤唳。酌觞再拜，泪溢两眦。

### 祭陈令举文

呜呼哀哉！天之生令举，初若有意厚其学术，而多其才能，盖已兼百人之器。既发之以科举，又辅之以令名，使取重于天下者，若将畀之以位。而令举亦能因天之所予而日新之，慨然将以身任天下之事。夫岂独其自任，将世之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望其如是。是何一奋而不顾，以至于斥，一斥而不复，以至于死。呜呼哀哉！天之所付，为偶然而无意耶？将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辅成其天者不至耶？将天既生之以畀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复夺之而自使耶？不然，令举之贤，何为而不立，何立而不遂！使少见其毫末，而出其馀弃，必有惊世而绝类者矣。予与令举别二年而令举没，既没三年，而予乃始一哭其殡而吊其子也。呜呼哀哉！

### 祭任师中文

年月日，眉阳陈慥、苏轼，犍为王齐愈、弟齐万，

黄州进士潘丙、古耕道致祭于故泸州太守任大夫师中之灵曰：允义大夫，维蜀之珍。《诗》之老成，《易》之丈人。去我十年，其德日新。庶一见之，遽没元身。惟慥与轼，匪友则亲。自丙以降，昔惟州民。旅哭于庭，恻焉酸辛。祸福之来，孰知其因。自寿自夭，自屈自信。天莫为之，矧凡鬼神。生荣死哀，自昔所难。持此令名，归于九原。

### 祭刘原父文

呜呼！古称益友，多闻谅直。有一而已，罔全其德。惟公兼之，霏然有馀。惟其至明，以有众无。譬如鉴然，物至而受。罔有不照，斯以为富。先民之言，久远绝微。继以百家，其多如茨。众人劬劳，有不能获。公徐收之，其赢则百。涪之为渊，放之为川。抽之无穷，循之无端。有听其言，茫然自失。如江河注，漂荡汨涌。有读其书，释然解颐。纷纭杂乱，咸得其归。其博无际，其辩无偶。既博既辩，又以约守。昔公在朝，议论绝伦。挺然不回，其气以振。谈笑所排，讽谕所及。大夫士庶，敛衽以服。自公之亡，未几于兹。学失本原，邪说并驰。大言滔天，诡论蔑世。不谓自便，曰固其理。岂不自有，人或叹嘻。孰能诵言，以告其非。公自平昔，灼见隐伏。指撻讥诮，俾不克立。公归于原，谁与正之。酌以告哀，莫知我悲。

## 祭韩献肃公文

在昔仁祖，清净养民。维时忠献，秉国之钧。盛大蕃衍，启其后人。公暨叔季，文武彬彬。公相神宗，重厚有体。心存社稷，辅以《诗》、《礼》。博陆堂堂，扶阳济济。公将于外，戚钺雕戈。虔共匪懈，柔惠不苛。韩侯奕奕，申伯番番。大明既升，克绍圣考。介圭来朝，黄发元老。帝曰汝留，王躬是保。公勇于退，连章告归。三公就第，大政是咨。五福具有，谓当期颐。天弗憖遗，哲人其萎。哀动两宫，士夫涕洟。维此僚寮，拜公京师。从容暇日，引陪燕私。诏言在耳，已哭于帷。在公已矣，邦国之悲。灵輶启行，宅兆有期。寓焉途车，立列参差。举觞一恸，与公长辞。

## 祭徐君猷文

故黄州太守朝请徐公君猷之灵。惟公蚤厌绮纨，富以三冬之学；晚分符竹，蔼然两郡之声。家世名臣，始终循吏。追继襄阳之耆旧，绰有建安之风流。无鬼高谈，常倾满坐。有功阴德，何止一人。轼顷以蠢愚，自贻放逐。妻孥之所窃笑，亲友几于绝交。争席满前，无复十浆而五馈；中流获济，实赖一壶之千金。曾报

德之未皇，已兴哀于永诀。平生仿佛，尚陈中圣之觞；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剑。拊棺一恸，呜呼哀哉！

### 祭陈君式文

故致政大夫君式之灵。猗欤大夫，匪直也人。矫然不随，以屈莫信。大夫安之，有命在天。十年躬耕，以娱其亲。亲亡泣血，几以丧明。免丧复仕，哀哉为贫。从政于黄，急吏缓民。食黄之薇，饮其水泉。我以重罪，窜于江滨。亲旧摈疏，我亦自憎。君独愿交，日造我门。我不自爱，恐子垢纷。君笑绝纓，陋哉斯言。忧患之至，期与子均。示我数诗，萧然绝尘。去黄而归，即安丘园。澹然无求，抱洁没身。猗欤大夫，有死有生。如影之随，如环之循。富贵贫贱，忽如浮云。孰皆有子，如二子贤。千里一觞，侑以斯文。

### 祭蔡景繁文

呜呼哀哉！子之为人，清厉孤峻。经以仁义，纬以忠信。才兼百夫，敛以静顺。子之事君，惓款倾尽。挺然不倚，视退如进。持其本心，不负尧舜。子之从政，果艺清慎。缓民急吏，不肃而震。纷纭满前，理解迎刃。子之为文，秀整明润。工于造语，耻就馀馥。

诗尤所长，锵然玉振。寿以配德，天亦何吝。有如子贤，五十而陨。我迁于黄，众所远摈。惟子之故，不我籍辘。孰云此来，乃拊其椽。万生扰扰，寄此一瞬。富贵无能，俯仰埃烬。子有贤子，汗血之骏。幼亦颀然，颖发韶齿。天哀子穷，以是馈赆。我困于旅，愧莫子赆。歌此奠诗，以和虞殡。呜呼哀哉！

### 祭欧阳伯和父文

呜呼哀哉！文忠之子，譬之孔门，则其高弟。其材不同，而皆有得，公之一体。惟伯和父，得公之学，甚敏且艺。罔罗幽荒，掎摭遗逸，驰骋百世。有求则应，取之左右，不择钜细。如汉伯喈，如晋茂先，馀子莫继。公薨一纪，门人凋丧，我老又废。退而讲论，放失旧闻，日月其逝。欲操简牍，从伯和父，解发疑蔽。今其亡矣，谁助我者，投笔掩袂。斯文日化，蹊风系景，安所止戾。子独确然，求之度数，继以凡例。抱其孤学，将以安适，凿不谋枘。归从文忠，与仲纯父，孰曰非计。而我何为，寓词千里，继以泣涕。呜呼哀哉！

### 祭石幼安文

嗟我去蜀，十有八年。梦还故乡，亲爱满前。觉

而无有，泪下迸泉。窜流江湖，只影自怜。闻人蜀音，回首粲然。矧如夫子，又戚且贤。忧乐同之，义不我捐。我行过宿，子病已缠。顾我而笑，白云少痊。念子仁人，寿骨隐颧。携手同归，相视华颠。孰云此来，拊膺号天。同驱并驰，俯仰而迁。行即此路，皇分后先。哀哉若人，令德世传。才子文孙，森然比肩。天不吾欺，后将蝉联。永归无憾，举我一筵。呜呼哀哉！

## 祭司马君实文

左仆射赠太师温公之灵。呜呼！百世一人，千载一时。惟时与人，鲜偶常奇。公事仁宗，百未一施。独发大议，惟天我知。厚陵之初，先事而规。帝欲得民，一尊无私。母子之间，莫如孝慈。人所难言，我则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蓍龟。专谈仁义，辅以书诗。枉尺直寻，愿公少卑。公曰天子，舜禹之资。我若言利，非天谁欺。退居于洛，四海是仪。化及豚鱼，名闻乳儿。二圣见公，曰予得师。付以衡石，惟公所为。公亦何为，视民所宜。有莠则锄，有疾则医。问疾所生，师老民疲。和戎上策，决用无疑。此计一定，太平可基。譬如农夫，既辟既菑。投种未粒，矧获而炊。宾客满门，公以疾辞。不见十日，入哭其帷。天为雨泣，路人垂洟。画像于家，饮食必祠。矧我众僚，左右畴咨。共载一舟，丧其楫维。终天之诀，宁复来思。

歌此奠章，以侑一卮。呜呼哀哉！

### 祭王宜甫文

维元祐二年，岁次丁卯，九月庚戌朔，十九日戊辰，具位苏轼，谨以酒果之奠，昭告于故比部郎中赠光禄大夫王公宜甫亲家翁之灵。

呜呼宜父，笃厚宽中。德世其家，而位莫充。非不能充，知有天命。直己而行，不充何病。三公之子，所乏非财。风雨散之，如振浮埃。百年梦幻，其究何获。不与皆亡，令名令德。公虽耆旧，我尚同时。不识其人，想见其姿。婚姻之好，义贯黄壤。有愧古人，不祖其往。往谓赵人，子孙其昌。蒔其墓楸，我言不忘。呜呼哀哉！

### 祭范蜀公文

呜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睦而种之，有得皆贤。既历三世，悉为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几人。孰如我公，硕大光明。导日而升，灿焉长庚。死生契阔，公独寿考。天实耆之，以殿诸老。二圣嗣位，仁义是施。公昔所言，略行无遗。维乐未和，公寝不宁。乐成而薨，公往则瞑。凡百君子，愿公无极。胡不万年，

以重王国。责难之忠，爱莫助之。嗟我后来，谁复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与公弟兄，一日之少。穷达不齐，欢则无间。岂以闾里，忠义则然。先君之终，公时在陈。宵梦告行，晨起赴闻。先友尽矣，我亦白发。闻公之丧，方食哽噎。堂堂我公，岂其云亡。望公凛然，犹举我觞。

### 祭黄几道文

几道大夫年兄之灵。呜呼几道，孝友烝烝。人无间言，如闵与曾。天若成之，付以百能。超然骥德，风駭云腾。入为御史，以直自绳。身为玉雪，不污青蝇。出按百城，不缓不短。奸民情吏，实畏靡憎。帝亦知之，因事屡称。谋之左右，有问莫应。君闻不悛，与道降升。吾岂羽毛，为人所鹰。抱默以老，终然不矜。环堵萧然，大布疏缁。妻子脱粟，玉食友朋。我迁淮南，秋谷五登。坐阅百吏，锥刀相仍。有斐君子，传车是乘。穆如春风，解此阴凌。尚有典刑，紫髯垂膺。鲁无君子，斯人安承。纳币请昏，义均股肱。别我而东，衣袂仅胜。一卧永已，吾将安凭。寿夭在天，虽圣莫增。君赵魏老，老于薛滕。天亦愧之，其世必兴。举我一觞，归安丘陵。

## 祭张文定公文三首

维元祐六年，岁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八日壬戌，门生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苏轼，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太子太保乐全先生张公之灵。

呜呼！道大如天，见存乎人。小智自私，莫识其真。公生而悟，得其全淳。久乃妙物，凜然疑神。初如龙凤，不可扰驯。游于帝郊，尚以其仁。可望可见，而不可亲。师心而行，自屈自信。八十五年，以没元身。我先大夫，古之天民。被褐怀宝，陆沈峨岷。公曰惜哉，王国之珍。此太史公，笔回千钧。独置一榻，不延馀宾。时我兄弟，尚未冠绅。得交于公，先子是困。我晚闻道，困于垢尘。每从公谈，弃故服新。顷独怪公，倒廩倾困。尽发其秘，有怀毕陈。曰再见子，恐无复辰。出户迟迟，默焉衔辛。穆穆昭陵，二三元臣。惟公终始，高节迈伦。一恸永已，山摧川堙。公视富贵，如贱与贫。公视生死，如夕与晨。老不惰偷，疾不嗾呻。有化非亡，有隐非沦。我独何为，涕流于巾。

又

轼于天下，未尝志墓。独铭五人，皆盛德故。伟

欵我公，实浮于声。知公者天，宁俟此铭。今公永归，我留淮海。寓辞千里，濡袂有淮。

又

我游门下，三十八年，如俯仰中。十五年间，六过南都，而五见公。升堂入室，问道学礼，靡求不供。有契于心，如水倾海，如橐鼓风。风水之合，岂特无异，将初无同。孰云此来，恸哭不闻，高堂莫空。敛不拊棺，葬不执紼，我愧于胸。公知我深，我岂不知，公之所从。生不求人，没不求天，自与天通。天不吾欺，寿考之余，报施亦丰。一子四孙，鸾鹄在庭，以华其终。自我先子，逮今三世，为好无穷。以我此心，与此一觞，达于幽宫。

### 祭韩忠献公文

维元祐八年，岁次癸酉，十一月初一日乙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军州事、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苏轼，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魏国忠献公之灵。呜呼！我生虽晚，尚及昔人。堂堂魏公，河岳之神。四十馀年，其德日新。钟鼎有尽，竹帛莫陈。惟其大

节，蔽以一言。忠以事君，允也上臣。我与弟辙，来自峨岷。公网罗之，若获凤麟。契阔艰难，手书见存。勿以大匠，笑彼汗颜。援手拯溺，期我于仁。岂知无用，既老益顽。意广才疏，将归丘园。上未忍弃，畀之中山。公治此邦，没食其民。我独何幸，敬践后尘。公惟人杰，而不自贤。堂名阅古，以古律身。况我小生，罕见寡闻。敢不师公，治民与军。虽无以报，不辱其门。

## 祭柳仲远文二首

呜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艰。亲朋几人，日化日迁。逝者如风，讵来逾年。一恸海徼，摧胸破肝。痛我令妹，天独与贤。德如召南，寿甫见孙。矧我仲远，孝友恭温。天若成之，从政有闻。富以学术，又昌以言。久而不试，理岂其然。崎岖有求，凡以为亲。虽不负米，实劳且勤。知止于此，不如归闲。哀我孤甥，孝如闵、颜。衔痛远诉，谁抚谁存。逝者已矣，存者何冤。慎勿致毁，以全汝门，以慰我仲远永归之魂。呜呼哀哉！

又

我厄于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

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妇连壁。云何两逝，不慙遗一。我归自南，宿草再易。哭堕其目，泉壤咫尺。闷也有立，气贯金石。我穷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墓侧，可置万室。天定胜人，此语其必。

### 祭吴子野文

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苏轼谨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故吴子野远游先生之灵。呜呼子野，道与世违。寂默自求，阖门垂帟。兀尔坐忘，有似子微。或似壶子，杜气发机。遍交公卿，靡所求希。急人缓己，忘其渴饥。道路为家，惟义是归。卒老于行，终不自非。送我北还，中道弊衣。有疾不药，但却甘肥。问以后事，一笑而麾。飘然脱去，云散露晞。我独何为，感叹歔歔。一酌告诀，逝舟东飞。

### 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

呜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无所归，散而自贤。我是用惧，日登师门。既友诸子，入拜夫人。望之愀然，有穆其言。简肃之肃，文忠之文。虽无老成，典刑则存。何以嗣之，使世不忘。诸子惟迨，好学而刚。夫人实使，兄弟吾孙。徼福文忠，及我先君。出

守东南，往违其颜。病不能见，卒以赴闻。自敛及葬，馈奠莫亲。匪愧于今，有颺昔人。寓词千里，侑此一樽。

### 再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 颍州

维元祐六年，岁次辛未，九月丙戌朔，从表侄具位苏轼，谨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师兗国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灵。呜呼！轼自龆龀，以学为嬉。童子何知，谓公我师。昼诵其文，夜梦见之。十有五年，乃克见公。公为拊掌，欢笑改容。此我辈人，馀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过矣公言。虽知其过，不敢不勉。契阔艰难，见公汝阴。多土方晔，而我独南。公曰子来，实获我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无易。公虽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迁。叔季在朝，如见公颜。入拜夫人，罗列诸孙。敢以中子，请婚叔氏。夫人曰然，师友之义。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庙门，垂涕失声。白发苍颜，复见颍人。颍人思公，曰此门生。虽无以报，不辱其门。清颖洋洋，东注于淮。我怀先生，岂有涯哉。

### 祭滕大夫母杨夫人文

维元祐九年，岁次甲戌，三月壬申朔，端明殿学

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军州事苏轼，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近故长安县太君杨氏之灵。呜呼！士盛庆历，如汉武、宣。用兵西方，故西多贤。惟时滕公，实显于西。文武殿邦，尹、范是齐。功名不终，有命有义。我时童子，知为公喟。四十余年，墓木十围。乃识其子，倾盖不疑。忠厚且文，前人是似。秉心平反，慈训则尔。仰止德人，如冈如陵。升堂而拜，我愧未能。岂其微疾，一恸永已。胡不百年，以慰其子。寿禄在天，考终非亡。鹊巢之应，子孙其昌。

### 祭范夫人文

惟夫人妇德茂于闺门，母仪形于里闾。笃生贤子，绰有令名。将期百年，兼享五福。而天不亮孝子之志，神不祐善人之门。变故之来，旬日相继。尚有馀庆，钟于后昆。某忝与外姻，局於官守。聊驰薄奠，远致哀诚。

### 大行太皇太后灵驾发引文 定州

因山告成，同轨毕至。玉衣永□，风驭莫追。万国山河，尚凭于坤载；四方老稚，遽失于母慈。欲强

名言，难形德化。积此九年之泽，辅成百世之安。乃眷中山，控临朔野。华戎异服，涕慕同声。目断东朝，永绝帘帷之望；神驰西洛，想闻笳鼓之音。臣等各守边垂，莫亲馈奠。徒因僚吏，以致攀号。

祭老泉焚黄文 元丰元年

乃者熙宁七年、十年，上再有事于南郊，告成之庆，覃及幽显，我先君中允赠太常博士累赠都官员外郎。轼、辙当奔走兆域，以致天子之命。王事有程，不敢言私。谨遣人赍告黄二轴，集中外亲，择日焚纳，西望陨涕之至。

祭伯父提刑文 治平元年

呜呼！昔我先祖之后，诸父、诸姑森如雁行。三十年间，死生契阔，惟编礼与伯父千里相望。宦游东西，奔走四海，去家如忘。至有生子成童而不识者，兹言可伤。方约退居卜筑，相与终老，逍遥翱翔。呜呼伯父，一旦舍去，有志弗偿。辛丑之秋，送伯西郊。淫雨萧萧，河水滔滔。言别于槁，屡顾以招。孰知此行，乃隔幽明。呜呼伯父，生竟何为。勤苦食辛，以律厥身。知以为民，不知子孙。今其云亡，室如悬筐。

布衣练裙，冬月负薪。谁为优孟，悲歌叔孙。惟有斯文，以告不泯。

### 祭堂兄子正文

维元丰五年，岁次壬戌，正月癸未朔，三日乙酉，弟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轼谨以家饌酒果之奠，昭告于故子正中舍大兄之灵。昔我先伯父，内行饬修，闾里之师。不刚不柔，允武且文，喜愠莫窥。历官十一，民到于今，涕泣怀思。遇其所立，仁者之勇，雷霆不移。笃生我兄，和抚而毅，甚似不衰。与人之周，肃雍谨絜，喜见于眉。人各有心，酸咸异嗜，丹素相訾。穆穆我兄，尊贤容众，无适不宜。天若不僭，富贵寿考，舍兄畀谁。云何不淑，而止于是，命也可疑。我迂于南，老与病会，归耕无期。敛不抚棺，葬不执紼，永恨何追。寤寐东山，两莛相望，拱木参差。诸父父子，平生之好，相从岁时。兄死而同，我生而异，斯言孔悲。千里一樽，兄实临我，尚醕勿辞。呜呼哀哉！

### 祭亡妹德化县君文

呜呼！宫傅之孙，十有六人。契阔死生，四人仅存。维我令妹，慈孝温文。事姑如母，敬夫如宾。玉

立二甥，实华我门。一秀不实，何辜于神。谓当百年，观此腾振。云何俯仰，一嘏再呻。救药靡及，奄为空云。万里海涯，百日赴闻。拊棺何在，梦泪濡茵。长号北风，寓此一樽。

### 祭亡妻同安郡君文

维元祐八年，岁次癸酉，八月丙午朔，初二日丁未，具位苏轼谨以家饌酒果，致奠于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灵。呜呼！普通义君，没不待年。嗣为兄弟，莫如君贤。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南行，菽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

### 祭迨妇欧阳氏文

昔先君与太师文忠公恩义之重，宜结婚姻，以永世好。故予以中子迨求婚于汝。自汝之归，夫妇如宾，娣姒谐睦，事上接下，动有家法。谓当百年，治我后事。云何奄忽，一旦至此，使我白首，乃反哭汝命也。奈何！呜呼哀哉！以吉月良日殡汝于京城之西惠济之

僧舍。汝之魂识，复反于家，尚克朝夕受于奠馈。凡汝服用，皆施佛僧。

### 祭大觉禅师文

维年月日，具位苏轼谨以香茶蔬果，致奠故大觉禅师器之之灵。於穆仁祖，威神在天。山陵之成，二十九年。当时遗老，存者几人。矧如禅师，方外之臣。颂诗往来，月璧星珠。昭回之光，下烛海隅。昔本无生，今亦无灭。人怀昭陵，涕泗哽噎。我在壮岁，屡亲法筵。馈奠示别，岂免凄然。

### 祭龙井辩才文

呜呼！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虽大法师，自戒定通。律无持破，垢净皆空。讲无辩讷，事理皆融。如不动山，如常撞钟。如一月水，如万窍风。八十一年，生虽有终。遇物而应，施则无穷。我初适吴，尚见五公。讲有辩、臻，禅有珽、嵩。后二十年，独馀此翁。今又往矣，后生谁宗。道俗欷歔，山泽改容。谁持一杯，往吊井龙。我去杭时，白叟黄童。要我复来，已许于中。山无此老，去将安从。噫

参寥子，往奠必躬。岂无他人，莫写我胸。

### 惠州祭枯骨文

尔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则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监司举行，无吝财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伤残，蝼蚁穿穴。但为馘冢，罕致全躯。幸杂居而靡争，义同兄弟；或解脱而无恋，超生人天。

### 徐州祭枯骨文

嗟尔亡者，昔惟何人。兵耶、氓耶？谁其子孙？虽不可知，孰非吾民。暴骨累累，见之酸辛。为卜广宅，陶穴宽温。相从归安，各反其真。

### 祭古冢文

闰十二月三日，予之田客筑室于所居之东南，发一大冢，适及其顶，遽命掩之，而祭之以文，曰：

茫乎忽乎，寂乎寥乎，子大夫之灵也。子岂位冠一时，功逮宇内，福庆被于子孙，膏泽流于万世，春秋逝尽而托物于斯乎？意者潜光隐耀，却千驷而不顾，

禄万钟而不受，岩居而水隐，云卧而风乘，忘身徇义而遗骨于斯乎？岂吾固尝诵子之诗书，慕子之风烈，而不知其谓谁欤？子之英灵精爽，与周公、吕望游于丰、镐之间乎？抑其与巢由、伯夷相从于首阳、箕颖之上乎？砖何为而华乎？圻何为而大乎？地何为而胜乎？子非隐者也，子之富贵，不独美其生，而又有以荣其死也。子之功烈，必有石以志其下，而余莫之敢取也。昔子之姻亲族党，节春秋，悼霜露，云动影从，享祀乎其下。今也，仆夫樵人，诛茅凿土，结庐乎其上。昔何盛而今何衰乎？吾将徙吾之宫，避子之舍，岂惟力之不能，独将何以胜夫必然之理乎？安知百岁之后，吾之宫不复为他人之墓乎？今夫一岁之运，阴阳之变，天地盈虚，日星殒食，山川崩竭，万物生死，歛吸飘忽，若雷奔电掣，不须臾留也，而子大夫，独能遗骨于其间，而又恶夫人之居者乎？嗟彼此之一时，邈相望于山河。子为土偶，固已归于土矣。余为木偶漂漂者，未知其如何。魂而有知，为余媿阿。

## 哀词

李仲蒙哀词

河南李君仲蒙，以司封郎直史馆为记室岐王府，

熙宁二年七月丙戌，终于京师。家贫，丧不时举。其僚相与赙之，既敛而归。十月丙申，葬于缙氏柏岷山西。其孤吁使来告轼。曰：呜呼！吾先君友人也，哭之其可无词！昔吾先君始仕于太常，君以博士朝夕往来相好。先君于人少所与，独称君为长者。君为人敦朴恺悌，学博而通，长于毛氏《诗》、司马氏《史》。善与人交，虽见犯不报。尝有与君为姻者，无故决去，闻者为之不平，君恬不以为意。先君以是称其难。始举进士甲科，为亳、润、邠三郡职官，后为应天府录曹。勤力趋事，长吏有不喜者，欲以事困之而不能。既为博士，议礼，据正不屈。晚入岐府，以经术辅导，笃实不阿，其言多验于后。君讳育，其先河内人。自高祖徙于缙氏。没时年五十。

辞曰：中心乐易，气淑均兮。内外纯一，言可信兮。无怨无恶，善友人兮。学诗达礼，敏而文兮。翱翔王藩，仕弗振兮。宜寿黄耆，陨中身兮。两不一获，归怨神兮。我怀先君，涕酸辛兮。顾嗟众人，诞失真兮。矫矫荦荦，自贵珍兮。欺世幻俗，内弗安兮。久而不堪，厌则遁兮。惑者不解，明者哂兮。嗟卒不悟，惟彼贤兮。浑朴简易，弃弗申兮。往者不还，我思君兮。

### 钱君倚哀词

大江之南兮，震泽之北。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

将此焉止息。岂其土之不足食兮，将其人之难偶。非有食无人之为病兮，吾何适而不可。独裴回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兮，瞭然而清，颀然而瘦。亮直多闻兮，古之益友。带规矩而蹈绳墨兮，佩芝兰而服明月。载而之世之人兮，世捍坚而不答。虽不答其何丧兮，超徜徉而自得。吾将观子之进退以自卜兮，相行止以效清浊。子奄忽而不返兮，世混混吾焉则？升空堂而挹遗像兮，吊凝尘于几席。苟律我者之信亡兮，吾居此其何益。行徬徨而无徒兮，悼舍此而奚向？岂存者之举无其人兮，辽辽如晨星之相望。吾比年而三哭兮，堂堂皆国之英。苟处世之恃友兮，几如是而吾不亡。临大江而长叹兮，吾不济其有命。

### 苏世美哀词

有美一人，长而髯兮。廡敬历落，进趋檐兮。达于从政，敏而廉兮。如求与由，艺果兼兮。魁然丈夫，色悍严兮。奋须抵几，走群纤兮。闻名见像，已痂疔兮。敬事友生，小心谦兮。诲养贫弱，语和甜兮。刚柔适中，畏爱僉兮。孤直无依，众枉嫌兮。何辜于神，寿复殄兮。死无甌石，突不黔兮。孰为故人，孰视恬兮。我窜于黄，岁将淹兮。于后八年，梦复覘兮。曰吾子钧，甘藿盐兮。冬月负薪，衣不缣兮。觉而长吁，涕流沾兮。永言告钧，守穷潜兮。苦心危肠，自磨礧

兮。天不吾欺，有速淹兮。岂若人子，老閤閤兮。生欢死忘，我言砭兮。

### 王大年哀词

嘉祐末，予从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讳彭，字大年，监府诸军。居相邻，日相从也。时太守陈公弼驭下严甚，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视。君独侃侃自若，未尝降色词，公弼亦敬焉。予始异之，问于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宁军节度使讳全斌之曾孙，而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讳凯之子也。少时从父讨贼甘陵，搏战城下，所部斩七十余级，手射杀二人，而奏功不赏。或劝君自言，君笑曰：‘吾为君父战，岂为赏哉？’”予闻而贤之，始与论交。君博学精练，书无所不通。尤喜予文，每为出一篇，辄拊掌欢然终日。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至隐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其后君为将，日有闻，乞自试于边，而韩魏公、文潞公皆以为可用。先帝方欲尽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谿，以文学议论有闻于世，亦从予游。予既悲君之不遇，而喜其有子。于其葬也，作相挽之诗以饯之。其词曰：

君之为将，允武且仁。甚似其父，而辅以文。君之为士，涵咏书诗。议论慨然，其子似之。奔走四方，豪杰是友。没而无闻，朋友之咎。骥堕地走，虎生而

斑。视其父子，以考我言。

钟子翼哀词 并引

轼年始十二，先君宫师归自江南，曰：“吾南游至虔，有隐君子钟君，与其弟概从吾游，同登马祖岩，入天竺寺，观乐天墨迹。吾不饮酒，君尝置醴焉。”方是时，先君未为时所知，旅游万里，舍者常争席，而君独知敬异之。其后五十有五年，轼自海南还，过赣上，访先君遗迹，而故老皆无在者；君之没盖三十有一年矣。见其子志仁、志行、志远，相持而泣，念无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词。君讳棐，字子翼，博学笃行，为江南之秀。欧阳永叔、尹师鲁、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没。依智高叛岭南，声摇江西。虔守曹观，欲籍民财为战守备，谋之于君。君曰：“智高必不能过岭。无事而籍民，民惧且走。”观曰：“如缓急何？”君曰：“同舟遇风，胡越可使为左右手，况吾民乎？不幸而至于急，则官与民为一家，夫孰非吾财者，何以籍为？”观悟而止，虔人以安。其词曰：

崆峒摩天，章贡激石致两确。高深相临，悍坚相排，凶岳岳。是故其民，勇而尚气，巧砮斲。而其君子，

抗志砺节敏于学。矫矫钟君，泳于德渊自澡濯。贫不怨天，困不求人老愈恚。嘉言一发，排难解纷已残剥。吾先君子，南游万里道阻邈。如金未熔，木未绳墨玉未琢。君子于众中，一见定交陈礼乐。曰子不饮，我醪甚甘酏此浊。览观江山，扣历泉石步萃确。先君北归，君老于虔望南朔。我来易世，池台既平墓木幄。三子有立，移书问道过我数。我亦白首，感伤薰心陨涕渥。是身虚空，俯仰变灭过电雹。何以寓哀，追颂德人诏后觉。

### 伤春词 并引

去岁十二月，虞部郎吕君文甫丧其妻安氏，二月以书遗余曰：“安氏甚美，而有贤行。念之不忘，思有以为不朽之托者，愿求一言以吊之。”余悲其意，乃为作伤春词云：

佳人与岁皆逝兮，岁既复而不返。付新春于居者兮，独安适而愈远。书昏昏其如醉兮，夜耿耿而不眠。居兀兀不自觉兮，纷过前之物变。雪霜尽而鸟鸣兮，陂塘泫其流暖。步荒园而访遗迹兮，蕊百草之生满。风泛泛而微度兮，日迟迟而愈妍。眇飞絮之无穷兮，烂夭桃之欲然。燕晓晓而稚娇兮，鸠谷谷其老怨。蝶群飞而相值兮，蜂抱蕊而更讷。善万物之得时兮，痛

伊人之罹此冤。众族出而侣游兮，独向壁而永叹。泪  
荧荧而栖睫兮，花摇目而增眩。昼出门而不敢归兮，  
畏空室之漫漫。忽入门而欲语兮，嗟犹意其今存。役  
魂魄于宵梦兮，追仿佛而无缘。访临邛之道士兮，从  
稠桑之老人。纵可得而复见兮，恐荒忽而非真。求余  
文以写哀兮，余亦怆恨而不能言。夫既其身之不顾兮，  
尚安用于斯文。

## 苏轼文集卷六十四

杂 著

代侯公说项羽辞 并叙

汉与楚战，败于彭城。太公间走，见获于楚。项羽常置军中以为质。汉王遣辩士陆贾说项羽，请之不听。后遣侯公，羽许之，遂归太公。侯公之辩过陆生矣。而史阙其所以说羽之辞，遂探其事情以补之，作《代侯公说项羽辞》。

汉王四年，遣辩士陆贾东说项王，请还太公项王弗听，贾还；汉王不怿者累日，左右计无所出。侯公在军中而未知名，乃趋进而言曰：“秦为无道，荼毒天下，戮人之父，刑人之子，如刈草菅。大王奋不顾身建大义，除残贼，为万民请命。今秦氏已诛，天下且定，民之父子室家皆得保完以相守也，其庆大矣。宜

与太公享万岁无穷之欢。不幸太公拘于强雠，以重大王夙夜之忧。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大王诸臣，未有输忠出奇，以还太公之属车，蹈义死节，以折项王之狼心者；臣恐天下有以议汉为无人矣，此臣等之罪也。臣愿先即辱国之诛。”汉王嘻噤曰：“吾惟不孝不武，而太公暴露拘辱于楚者三年矣。吾重念天下大计未获即死之，此吾所以早夜痛心疾首东向而不忘者也。顾为之奈何？”侯公曰：“臣虽不敏，愿大王假臣革车一乘、骑卒十人，臣朝驰至楚壁，而暮与太公驂乘而归，可乎？”汉王慢骂曰：“腐儒，何言之易也！夫陆贾天下之辩士，吾前日遣之，智穷辞屈，抱头鼠窜，颠狈而归，仅以身免。若何言之易也！”侯公曰：“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则丧气。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则挫心。大王前日之遣贾也，恃之为必能之人，望之有必集之事。今贾乃困辱而归，是大王气丧而心挫也，宜其有以深鄙臣也。且大王一失任于陆贾，乃遂怨艾以为无足使令者，是大王示太公之无还期，待天下为无士也。”汉王曰：“吾岂忘亲者耶，顾若岂足以办此？且项王阴伎不仁，徒触其锋，与之俱靡耳。”侯公曰：“昔赵平原君苦秦之侵，欲结楚从也，求其可与从适楚者二十人。盖择于门下也，食客数千，得十九焉，其一人无得也，最下客毛遂请行。平原君不择而与之俱，卒至强楚，廷叱其王，而定从于立谈之间者，毛遂功也。日者，赵王武臣见获于燕，以其臣陈馥、张耳之

贤，择人请王，往者十辈，无一返者。终于养卒请行，朝炊未终，乃与赵王同载而归。此大王之所知者。臣乃今日愿为大王之毛遂、养卒，大王何嫌不辱平原、馥、耳之听哉。”汉王曰：“善。”即饬车十乘，骑卒百人，以遣侯公。

侯公至楚，晨扣军门，谒项王曰：“臣闻汉王之父太公为俘囚，臣窃庆大王获所以胜于汉者。前日汉王遣使请之，而大王不与，至将烹焉，臣窃吊大王似不恤楚矣。”项王瞋目大怒，叱侯公曰：“若自荐死，乃欲为而主行说以侥幸也。且吾亲与人角，而获其父，固将甘心焉。今乃言无恤者，何也？”侯公曰：“臣以区区之身，备汉之使，而有谒于大王，故大王以臣为汉游说而忘忠楚也。大王试幸听之。使其言有可用，则楚汉之大利，两君之至欢，岂臣之私幸也。使其言无可用，则臣徐蹈鼎镬，以从太公之烹，盖未晚也。”

项王曰：“太公之不得归必矣，若将何言？”侯公曰：“夫汉王失职，怏怏而西，因思归之士，收豪杰之伍，举梁汉之师，下巴蜀之粟，并三秦，定齐魏，日引而东，以与大王决一旦之命，大王视其志，固将一天下，朝诸侯，建七庙，定大号，为万世基业耶？抑将区区徇匹夫之节，为曾参之孝而已者耶？且连兵带垒，与楚百战以决雌雄，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大王军覆将死，自救不暇，凡所以运奇决胜为大王之勍敌者，在汉王与诸将了事耶？抑太公实为之也耶？虽庸人孺

子固知之。然则太公，独一亡似人耳，不足为楚、汉之轻重。大王幸虏获之，而祸福实系焉，视其用之如何耳。得所以用而用之者强，失所以用而用之者亡。苟为失其所用，未若不获之为善也。大王所以久拘而不归者，固以要之。要之诚是也，且要而能致之，则权在我。要而不能致，则权在人。权之所在，以战必克。则要者，名也；归者，实也。大王苟不得志于名，当速收效于实，无为两失而自遗其患。是以臣窃为大王慎惜此举也。大王固尝置之俎上而命之矣，彼报之曰：‘必欲烹之，幸分羹焉’。且父子相爱之情，岂相远哉？方汉王窘于彭城，二子同载，推堕捐之弗顾也，安知其视父不与子同也？太公之囚楚者三年矣，彼诚笃于爱父，固将捐兵解甲，膝行顿颡楚之辕门，为之请一旦之命，今励士方力，督战方急，无一日而忘与楚从事，此其志在天下，无以亲为也。大王今不归之以收其实，将久留之以执其名，故曰似不恤楚也。”

项王怒气少息，徐曰：“顾吾所仇者汉王尔，其父何与耶？且汉王亲以其身投吾掌握者数矣，我常易而释之。今乃日东向必欲亡楚而后已，故吾深仇之，欲菹醢其父，聊快于一时，况与之归耶？”侯公曰：“辱大王幸赐听臣，臣请言其不可者。夫首建大义诛暴秦者，惟楚。世为贤明显名于天下者，惟楚。天下豪杰乐从而争赴者，惟楚。被坚执锐为士卒先，所向摧靡，莫如大王。兵强将武，百战百胜，莫如大王。诸侯畏

慑，惟所号令，莫如大王。割地据国，连城数十，莫如大王。大王持此数者以令天下，朝诸侯，建大号，何待于今。然而为之八年，智穷兵败，土疆日蹙，反为汉仇。大王尝自知其所以失乎？”项王曰：“吾诚每不自知。如公言焉，公试论吾所以失者。”侯公曰：“大王知夫博者事乎？夫财均则气均，气均则敌偶，然后胜负之势决于一时。今大王求与汉博，方布席徒手未及投地，而骤以己资推遗之，已而财索气竭，徒手而校之，则大王之胜势去矣。夫仁义智信，所以取天下之资，而制敌之具也。大王乃弃资委具，以为无所事，以故汉皆获而收执之，此所以日引而东，视大王如无也。”项王曰：“何谓弃资委具？”侯公曰：“夫秦民之不聊生久矣。汉王之入关也，秋毫无所犯，解秦之罟，约法三章，民大庆悦，惟恐其不王秦也。大王之至，燔烧屠戮，酷甚于秦，秦人失望，何以为仁？大王始与诸侯受约怀王，先入关者，王之。汉王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叩关决战，降俘其主，以待大王，而大王背约，迁之南郑，何以为信？大王以世为楚将，方举大义，不立其后，无以令天下，遂共立怀王而稟听之，及天下且定，乃阳尊为帝而放杀之，何以为义？以范增之忠，陈平之智，韩信之勇，皆人杰。争天下者，视此三人为之存亡。然而增死于疑，平、信去而不用，何以为智？是以汉王于其入关也，天下归其仁；其还定三秦也，天下归其信；为义帝缟素也，天下归

其义；其用平、信也，天下归其智。此四者，大王素有之资、可畜之具，惟其委弃而不用，故汉皆得而收执之，是以大王未得所以税驾也。方今之势，汉王者高资富室也，大王者窳人也；天下者，市人也。市人不趋窳人而趋高资富室，明矣。然则大王今日之资，恃有一太公尔。天所以相楚也。今不归之，以伸区区之信义，纾旦夕之急，臣恐汉人怒气益奋，战士倍我，是大王又以其资遗汉，且将索然而为穷人矣！此臣所以为大王寒心也。夫‘制人之与见制于人，克人之与见克于人’，岂可同日而语哉？愿大王熟计之。”

项王曰：“孤所以恩汉者亦至矣，然去辄背我。今其父在此，犹日急斗，诚一旦归之，徒益其气尔。”侯公曰：“不然。臣闻怀敌者强，怒敌者亡。大王于汉，未能怀而制之，乃欲怒而斗之，臣意天溺大王之衷，将遂孤楚矣。大王诚惠辱一介之使护太公，且致言于汉王曰：‘前日太公播越于外，羁旅敝军，获侍盥沐者三年于兹，而君王方深督过之，是以下国君臣未敢议太公之归。今君王敕驾迎之，孤恐久稽君王旦暮问安侍膳之欢，敢不承令，敬遣下臣卫送太公之属车以还行宫。孤亦愿自今之日，与君王捐忿弃瑕，继平昔之欢，君王有以报不谷者，皇天后土，实与闻之。’如此而汉不解甲罢兵以答大义，则曲在彼矣。大王因之号令士卒以趋汉王，此秦所以获晋惠公也。今大王不辱听臣，臣无所受命而归，汉王固将恸哭于军曰：‘楚之

仇我者深矣，使者再返，而太公不归矣，且号为举大义，除残贼，拯万民，终之有不共戴天之仇，何面目以视天下？今日之事，有楚无汉，有汉无楚。吾将前死楚军，不返顾矣。’汉王持此感怒士心，整甲而趋楚军，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尸也。”

项王曰：“善。吾听公，姑无烹。公第还，语而主令罢兵，吾今归之矣。”侯公曰：“此又不可。夫智贵乎早决，勇贵乎必为。早决者无后悔，必为者无弃功。王陵，楚之骁将也，一旦亡去汉，大王拘执其母，将以还陵也，而其母慷慨对使者为陵陈去就之义，敕陵无还，遂伏剑而死。故天下皆贤智其母，而莫不哀其死也。今太公幽囚郁抑于大王之军，久矣。今闻使者再返，而大王无意幸赦还之，臣窃意其变生于无聊，不胜恚辱之积，一旦引决，以蹈陵母之义，则大王追悔前失，虽欲回汉军之锋，不可得矣。臣闻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方今大王粮匱师老，无以支汉，而韩信之军乘胜之锋亦且至矣。大王虽欲解而东归，不可得矣。臣愿大王因其时而用其机，急归太公，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大王解甲登坛，建号东帝，以抚东方之诸侯，亦休兵储粟，以待天下之变。汉王老，且厌兵，尚何求哉？固将世为西藩，以事楚矣。”项王大悦。听其计，引侯生为上客。召太公，置酒高会三日而归之。

太公、吕后既至，汉王大悦，军皆称万岁。即日

封侯公平国君，曰：“此天下辩士，所居倾国者，故号平国君焉。”

### 拟孙权答曹操书

权白。孟德足下。辱书开示祸福，使之内杀子布，外擒刘备以自效。书辞勤款，若出至诚，虽三尺童子，亦晓然知利害所在矣。然仆怀固陋，敢略布。

昔田横，齐之遗虏，汉高祖释郦生之憾，遣使海岛，谓横来大者王，小者侯，犹能以刀自刭，不肯以身辱于刘氏。韩信以全齐之地，束手于汉，而不能死于牖下。自古同功一体之人，英雄豪杰之士，世乱则藉以剪伐，承平则理必猜疑，与其受韩信之诛，岂若死田横之节也哉？

仆先将军破虏，遭汉陵夷，董卓僭乱，焚烧宗庙，发掘陵寝，故依袁术以举义师，所指城邑响应，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厌。不幸此志未遂，而无禄早世。先兄伯符嗣命，驰驱锋镝，周旋江汉，岂有他哉？上以雪天子之耻，下以毕先将军之志耳。不意袁术亦僭位号，污辱义师，又闻诸君各盗名字，伯符提偏师，进无所归，退无所守，故资江东为之业耳，不幸有荆轲、舞阳之变。不以权不肖，使统部曲，以卒先臣之志。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上负先臣未报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

且权先世以德显于吴，权若效诸君有非常之志，纵不蒙显戮，岂不坠其家声耶？

汉自桓、灵以来，上失其道，政出多门，宦官之乱才息，董卓之祸复兴，傕、汜未诛，袁、刘割据，天下所恃，惟权与公及刘备三人耳。比闻卓已鲸鲵，天子反正，仆意公当扫除馀孽，同奖王室，上助天子，与宗庙社稷之灵，退守藩国，无失春秋朝覲之节。而足下乃有欺孤之志，威挟天子，以令天下，妄引历数，阴构符命，昔笑王莽之愚，今窃叹足下蹈覆车也。仆与公有婚姻之旧，加之同好相求，然自闻求九锡，纳椒房，不唯同志失望，天下甚籍籍也。刘备之兵虽少，然仆观其为人，雄材大略，宽而有容，拙于攻取，巧于驭人，有汉高祖之馀风，辅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忠义不替曩昔，仆以为今海内所望，惟我二人耳。仆之有张昭，正如备之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国中文武之事，尽以委之，而见教杀昭与备，仆岂病狂也哉？古谚有之：“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仆与刘备，实有唇齿相须之势。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到成都者，吴、蜀皆存也。今使仆取蜀，是吴不得独存也。蜀亡，吴亦随之矣。晋以垂棘屈产，假道于虞以伐虢，夫灭虢是所以取虞，虞以不知，故及祸。足下意何以异此？

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倾盖如故。”言以身托人，必择所安。孟德视仆，岂惜此尺寸之土者哉？特

以公非所托故也。荀文若与公共起艰危，一旦劝公让九锡，意便憾，使卒忧死。矧仆与公有赤壁之隙，虽复尽释前憾，然岂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归朝，一匹夫耳，何能为哉！纵公不见害，交锋两阵之间，所杀过当，今其父兄子弟，实在公侧，怨仇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数窘汉王，及即位，犹下三族之令，矧足下记人之过，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于九锡，其肯赦仆于赤壁乎？孔文举与杨德祖，海内奇士，足下杀之如皂隶，岂复有爱于权！天下之才在公右者，即害之矣，一失江东，岂容复悔耶？甘言重布，幸勿复再。

### 明正 送于伋失官东归

世俗之患，患在悲乐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为正者非也，请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为之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其父兄妻子之为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于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于爱也。惟不与于己者，则不惑亦不悲。夫惑则悲，不惑则不悲，人宜以惑者为正欤，抑将以不惑者为正欤？以不惑者为正，则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乐者，曰：吾之所以为吾者，岂以是哉！虽失是，其所以为吾者犹存，则吾犹可乐焉已。而不乐，又从而悲之，则亦不忍夫天下之凡爱我者之悲而不释夫天下之凡恶我者之喜也。夫爱我而悲，恶我而喜，是知

我之粗也。乐其所以为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为正，而以知我之粗者为正，是得为正也欤？故吾愿为子言其正。子将终身乐而不悲。《诗》云：“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 太息一章送秦少章秀才

孔北海与曹公论盛孝章云：“孝章，实丈夫之雄者也。游谈之士，依以成声。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评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称叹。”吾读至此，未尝不废书太息也。曰：嗟乎！英伟奇逸之士不容于世俗也久矣。虽然，自今观之，孔北海、盛孝章犹在世，而向之讥评者与草木同腐久矣。昔吾举进士，试于礼部，欧阳文忠公见吾文，曰：“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方是时，士以剽裂为文，聚而见讪，且讪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数年，忽焉若潦水之归壑，无复见一人者，此岂复待后世哉？今吾衰老废学，自视缺然，而天下士不吾弃，以为可以与于斯文者，犹以文忠公之故也。张文潜、秦少游此两人者，士之超逸绝尘者也，非独吾云尔，二三子亦自以为莫及也。士骇于所未闻，不能无异同，故纷纷之言，常及吾与二子，吾策之审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欤？少游之弟少章，复从吾游，不及期年，而论议日新，若将施于用者。欲归省其亲，

且不忍去。呜呼！子行矣，归而求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饯其行，使藏于家，三年而后出之。元祐五年正月廿五日。

## 日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扞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为日也。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如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籥，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昔者以声律取士，

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者以经术取士，士求道而不务学。渤海吴君彦律，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于礼部，作《日喻》以告之。

### 罪 言

吾闻肉食之忧，非藿食者所宜虑也；府居之谋，非巷居者所宜处也。分之所不及，义之所弗出也。义之所弗出，利之所不释也。犯义者惑，维卒不自克，作《罪言》。

万夫之望，万夫所依，匪才尚之，而量包之。丘山之憾，一笑可散；芥蒂之仇，千河不收。呜呼！宁我容汝，岂汝不可，神之听之，终和而同乎？乘人之气，决之易耳；解伎触猜，是惟难哉。水激则旱，其伤淫夷；矢激则远，行将安追。呜呼！佐涉者湍，佐斗者呼。柴不立，其愚乃可以须。爱心之偏，其辞溢妍；恶心之厚，其辞溢丑。惟仁人之言，爱恶两捐，广大恬愉，上通于天。呜呼！善言未升，贫客瞰门。曷以寿我，公侯承之，天道好还，莫适后先。人事喜复，无常倚伏。前之所是，事定而偷；今之所是，后当焉如。呜呼！祸不在先，亦不在天，还隐其心，有万其全。疾恶过义，美恶易位；矫枉过直，美恶同则。如食宜饱，履则为度；如酌孔取，剧则荒舞。呜呼！乃阴乃阳，神理所藏；一弛一张，人道之常。

## 问养生

余问养生于吴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谓和？曰：子不见天地之为寒暑乎？寒暑之极，至于折胶流金，而物不以为病，其变者微也。寒暑之变，昼与日俱逝，夜与月并驰，俯仰之间，屡变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极也。使此两极者，相寻而狎至，则人之死久矣。何谓安？曰：吾尝自牢山浮海达于淮，遇大风焉，舟中之人，如附于桔槔，而与之上下，如蹈车轮而行，反逆眩乱不可止。而吾饮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异术也，惟莫与之争，而听其所为。故凡病我者，举非物也。食中有蛆，见者莫不呕也。其不知而食者，未尝呕也。请察其所从生。论八珍者必咽，言糞秽者必唾。二者未尝与我接也，唾与咽何从生哉。果生于物乎？果生于我乎？知其生于我也，则虽与之接而不变，安之至也。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吴子，古之静者也。其观于物也，审矣。是以私识其言，而时省观焉。

## 续养生论

郑子产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

之。”翼奉论六情十二律，其论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贪狼。南方之情恶也，恶行廉贞。廉贞故为君子，贪狼故为小人。”予参二人之学，而为之说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为心，水为肾。故五脏之性，心正而肾邪。肾无不邪者，虽上智之肾亦邪。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正而肾听命也。心无不正者，虽下愚之心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肾为政也。知此，则知铅汞龙虎之说矣。

何谓铅？凡气之谓铅，或趋或蹶，或呼或吸，或执或击。凡动者皆铅也。肺实出纳之。肺为金，为白虎，故曰铅，又曰虎。何谓汞？凡水之谓汞，唾涕脓血，精汗便利。凡湿者皆汞也。肝实宿藏之。肝为木，为青龙，故曰汞，又曰龙。古之真人论内丹者曰：“五行颠倒术，龙从火里出。五行不顺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知其说者也。方五行之顺行也，则龙出于水，虎出于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肾为政，声色外诱，邪淫内发，壬癸之英，下流为人，或为腐坏。是汞龙之出于水者也。喜怒哀乐皆出于心者也。喜则攫拏随之，怒则殴击随之，哀则擗踊随之，乐则扑舞随之。心动于内，而气应于外，是铅虎之出于火者也。汞龙之出于水，铅虎之出于火，有能出而复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

真人教之以逆行，曰：“龙当使从火出，虎当使从水生也。”其说若何？孔子曰：“思无邪。”凡有思皆邪

也，而无思则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无思而非土木乎？盖必有无思之思焉。夫无思之思，端正庄栗，如临君师，未尝一念放逸。然卒无所思。如龟毛兔角，非作故无本性，无故是之谓戒。戒生定，定则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则心火不复炎上。火在易为离。离，丽也。必有所丽，未尝独立，而水其妃也，既不炎上，则从其妃矣。水火合则壬癸之英，上流于脑，而益于玄膺，若鼻液而不咸，非肾出故也，此汞龙之自火出者也。长生之药，内丹之萌，无过此者矣。阴阳之始交，天一为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得暖气而后生。故二曰火，生而后有骨。故三曰木，骨生而日坚。凡物之坚壮者，皆金气也。故四曰金，骨坚而后肉生焉，土为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闭，而以脐达。故脐者，生之根也。汞龙之出于火，流于脑，溢于玄膺，必归于根心，火不炎上，必从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坚，达于四支，洽于肌肤而日壮，究其极，则金刚之体也。此铅虎之自水生者也。龙虎生而内丹成矣。故曰顺行则为人，逆行则为道，道则未也，亦可谓长生不死之术矣。

## 药 诵

嵇中散作《幽愤》诗，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

“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马景王既杀中散而悔，使悔于未杀之前，中散得免于死者，吾知其扫迹灭景于人间，如脱兔之投林也，采薇散发，岂其所难哉！孙真人著《大风恶疾论》曰：《神仙传》有数十人，皆因恶疾而得仙道。何者？割弃尘累，怀颍阳之风，所以因祸而取福也。吾始得罪迁岭表，不自意全，既逾年无后命，知不死矣。然旧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几百日。地无医药，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绝薰血，以清净胜之。痔有虫馆于吾后，滋味薰血，既以自养，亦以养虫。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面四两，犹复念食，则以胡麻、茯苓剉足之。饮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则客自弃去。尚恐习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对病为药，使人诵之日三。曰：东坡居士，汝忘逾年之忧、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祸、伯牛之疾，虽欲采薇散发，岂可得哉？今食麻、麦、茯苓多矣。居士则歌以答之曰：事无事之事，百事治兮。味无味之味，五味备兮。茯苓、麻、麦，有时而匮兮。有则食无则已者，与我无既兮。呜呼噫嘻，馆客不终，以是为愧兮。

### 舍铜龟子文

苏州报恩寺重造古塔，诸公皆舍所藏舍利。予无

舍利可舍，独舍盛舍利者，敬为四恩三有舍之。故人王颐为武功宰，长安有修古塔者，发旧葬，得之以遗予，予以藏私印。成坏者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则可以久存，藏私印或以速坏。贵舍利而贱私印，乐久存而悲速坏，物岂有是哉。予其并舍之。

### 怪石供

《禹贡》：“青州有铅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齐安江上往往得美石，与玉无辨，多红黄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爱，虽巧者以意绘画有不能及。岂古所谓怪石者耶？凡物之丑好，生于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间石皆若此，则今之凡石复为怪矣。海外有形语之国，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语也，捷于口，使吾为之，不已难乎？故夫天机之动，忽焉而成，而人真以为巧也。虽然，自禹以来怪之矣。齐安小儿浴于江，时有得之者。戏以饼饵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枣、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又得古铜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庐山归宗佛印禅师适有使至，遂以为供。禅师尝以道眼观一切，世间混沌空洞，了无一物，虽夜光尺璧与瓦砾等，而况此石！虽然，愿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强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

禅师，而力不能办衣服饮食卧具者，皆得以净水注石为供，盖自苏子瞻始。时元丰五年五月，黄州东坡雪堂书。

### 后怪石供

苏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诸石。苏子闻而笑曰：“是安所从来哉？予以饼易诸小儿者也。以可食易无用，予既足笑矣，彼又从而刻之。今以饼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与饼何异？”参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适而不可。”举手而示苏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异，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诚知拱、戟之皆幻，则喜怒虽存而根亡。刻与不刻，无不可者。”苏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盘云。

### 东坡酒经

南方之氓，以糯与糠，杂以卉药而为饼。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朽然而轻，此饼之良者也。吾始取面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液，蒸之使十裂，绳穿而风戾之，愈久而益悍，此曲之精者也。米五斗以为率，而五分

之，为三斗者一，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酿，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赢也。始酿以四两之饼，而每投以二两之曲，皆泽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匀停也。酿者必瓮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盖三投而后平也。凡饼烈而曲和，投者必屡尝而增损之，以舌为权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后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酿与投，必寒之而后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刍，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刍，半日，取所谓赢者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饼曲，凡四两，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搗而再酿之，五日压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劲者也。劲正合为四斗，又五日而饮，则和而力严而不猛也。刍绝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则糟枯中风而酒病也。酿久者酒醇而丰，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 判幸酒状

道士某，面欺主人，旁及邻生。侧左元方之盖，已自厚颜；倾西王母之杯，宜从薄罚。可罚一大青醪。

### 白鹤新居上梁文

鹅城万室，错居二水之间；鹤观一峰，独立千岩

之上。海山浮动而出没，仙圣飞腾而往来。古有斋宫，号称福地。鞠为茂草，奄宅狐狸。物有废兴，时而隐显。东坡先生，南迁万里，侨寓三年。不起归欤之心，更作终焉之计。越山斩木，溯江水以北来；古邑为邻，绕牙墙而南峙。送归帆于天末，挂落月于床头。方将开逸少之墨池，安稚川之丹灶。去家千岁，终同丁令之来归；有宅一区，聊记扬雄之住处。今者既兴百堵，爰驾两楹。道俗来观，里间助作。愿同父老，宴乡社之鸡豚；已戒儿童，恼比邻之鹅鸭。何辞一笑之乐，永结无穷之欢。

儿郎伟，抛梁东。乔木参天梵释宫。尽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儿郎伟，抛梁西。袅袅虹桥跨碧溪。时有使君来问道，夜深灯火乱长堤。

儿郎伟，抛梁南。南江古木荫回潭。共笑先生垂白发，舍南亲种两株柑。

儿郎伟，抛梁北。北江江水摇山麓。先生亲筑钓鱼台，终朝弄水何曾足。

儿郎伟，抛梁上。璧月珠星临蕙帐。明年更起望仙台，缥缈空山隘云仗。

儿郎伟，抛梁下。凿井疏畦散邻社。千年枸杞夜长号，万丈丹梯谁羽化。

伏愿上梁之后，山有宿麦，海无飓风。气爽人安，陈公之药不散；年丰米贱，林婆之酒可赊。凡我往还，

同增福寿。

### 海会殿上梁文

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自此佛法大行，以至海隅皆满。伏惟我海会禅师，施无尽藏，开不二门。来作西方之主人，且为东坡之道友。爰因胜地，以建道场。有大富长者八人，迨释迦宝像一所。瑶阶肪截，碧瓦鳞差。庶几鹫岭之雄，岂特鹅湖之冠。共凭佛力，仰祝尧年。如日之升，与天无极。举城僚友，阖郡士民。皆兴有作之慈，共享无边之福。

儿郎伟，抛梁东。日出三竿照海红。作礼禅师为祖席，东坡请到雪髯翁。

儿郎伟，抛梁西。此去西方路不迷。一礼慈尊无量寿，万年天子与天齐。

儿郎伟，抛梁南。南海薰风动碧潭。过尽千帆并万舶，归来金鼓结珠龛。

儿郎伟，抛梁北。玉辇巍巍天北极。侯门鼓吹到山门，为作龙兴千万亿。

儿郎伟，抛梁上。瑞气葱葱荫龙象。劝师举足不须踏，踏着毗卢恶模样。

儿郎伟，抛梁下。礼足阁黎来请话。五叶花开到处春，千灯光照何曾夜。

伏愿上梁以后，年丰米贱，气爽人安。郡侯日转

千阶，施主日增万镒。果肴云散，钱宝星飞。各务纷拏，共为笑乐。

### 若稽古说

“若”稽古，其训曰顺。考古之所谓“若”，今之所谓“顺”也。古之所谓“诚”，今之所谓“真”也。非以若易顺，诚易真也。曰：惠亦顺也。方虞书时，未有云顺者耶？

### 八佾说

《宋书·乐志》：宋文帝元嘉十三年，给彭城王义康伎，相承给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为《左传》诸侯用六，杜预以为三十六人，非是。舞以节八音，故必以八人为列。自天子至士，降杀以两；两，减其二列。若如预言，至士止有四人，岂复成乐？服虔注《左传》与隆同。又《春秋》：晋悼公纳郑女乐二八，晋以一八赐魏绛，此乐以八人为列之证也。予案，《说文》：佾从人，从睪声。睪，音许讫切，睪，肉八声，其解云：振也。八无缘为睪之声，疑古字从八从肉。

## 蜡 说

八蜡，三代之戏礼也。岁终聚戏，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礼义。亦曰：“不徒戏而已矣。祭必有尸，无尸曰‘奠’，始死之奠与释奠是也。”今蜡祭谓之祭，盖有尸也。猫虎之尸，谁当为之？置鹿与女，谁当为之？非倡优而谁！葛带榛杖，以丧老物。黄笠草屨，以奠野服。皆戏之道也。子贡观蜡而不悦。孔子告之曰：“一弛一张，文武之道。”盖谓是也。

## 尸 说

古人祭祀用尸，极有深意。盖人之意气既散，孝子求神而祭，无尸则不享，无主则不依，故《易》于《涣》、《萃》皆言“王假有庙”，即涣散之时事也。魂气必求其类而依之，人与为类，骨肉又为一家之类。己与尸各心斋洁，至诚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后人不知此道，直以尊卑之势，遂不行耳。

## 乌 说

乌于人最黠，伺人音色有异，辄去不留，虽捷矢

巧弹，不能得其便也。闽中民狃乌性，以谓物无不可以性取者。则之野，挈罌饭楮钱，阳哭冢间，若祭者然。哭竟，裂钱弃饭而去。乌则争下啄，啄尽，哭者复立他冢，裂钱弃饭如初。乌不疑其给也，益鸣争，乃至三四，皆飞从之。稍狎，迫于罗，因举获其乌焉。今夫世之人，自谓智足以周身，而不知祸藏于所伏者，几何不见卖于哭者哉？其或不知周身之术，而以愚触死，则其为智，犹不若乌之始虚于弹。韩非作《说难》，死于秦，天下哀其以智死。楚人不知《说难》而谓之沐猴，天下哀其以愚死。二人者，其为愚智则异，其于取死则同矣。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观时而动，祸可及哉！

## 二鱼说

予读柳子厚《三戒》而爱之，又尝悼世之人，有妄怒而招悔，欲盖而弥彰者。游吴，得二事于海滨之人，亦似之。作《二鱼说》，非意乎续子厚者，亦聊以自警云。

## 河之鱼

河之鱼，有豚其名者。游于桥间，而触其柱，不

知远去。怒其柱之触己也，则张颊植鬣，怒腹而浮于水，久之莫动。飞鸢过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好游而不知止，因游以触物，而不知罪己，乃妄肆其忿，至于磔腹而死，可悲也夫！

### 海之鱼

海之鱼，有乌贼其名者。向水，而水乌戏于岸间。惧物之窥己也，则向水以蔽物。海乌疑而视之，知其鱼也而攫之。呜呼！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灭迹以杜疑，为识者之所窥，哀哉！

### 梁贾说

梁民有贾于南者，七年而后返。茹杏实、海藻，呼吸山川之秀，饮泉之香，食土之洁，泠泠风气，如在其左右，朔易弦化，磨志风瘤，望之螭蛟然，盖项领也。倦游以归，顾视形影，日有德色。徜徉旧都，踌躇乎四邻，意都之人与邻之人，十九莫己若也。入其闺，登其堂，视其妻，反惊以走：“是何怪耶？”妻劳之，则曰：“何关于汝！”馈之浆，则愤不饮。举案而饲之，则愤不食。与之语，则向墙而欷歔。披巾栉而视之，则唾而不顾。谓其妻曰：“若何足以当我，亟

去之！”妻俯而怍，俯而叹，曰：“闻之，居富贵者，不易糟糠；有姬姜者，不弃憔悴。子以无瘦归，我以有瘦逐。呜呼，瘦邪，非妾妇之罪也！”妻竟出。于是贾归家。三年，乡之人憎其行，不与婚。而土地风气，蒸变其毛脉，啜菽饮水，动摇其肌肤，前之丑稍稍复故。于是还其室，敬相待如初。君子谓是行也，知贾之薄于礼义多矣。居士曰：贫易主，贵易交。不常其所守，兹名教之罪人，而不知学术者，蹈而不知耻也。交战乎利害之场，而相胜于是非之境，往往以忠臣为敌国，孝子为格虏，前后纷纭，何独梁贾哉！

### 梁工说

梁工治丹灶有日矣。或有自三峰来，持淮南王书，欲授枕中奇秘坎离生养之法，阴阳九六之数，子女南北之位，或黄或白，生生而不穷。以是强兵，以是绪余以博施济众。而其始也，密室为场，空地为炉，外焮山木之上煮天一，坏父鼎母，养以既济，风火缠绵，而瓦砾化生。方士未毕其说，工悦之，然以为尽之矣。退试其术，逾月破灶，而黄金已芽矣。于是谢方士。方士曰：“子得予之方，未得究其良，知其一不知其二。余弗邀利于子，后日不成，不以相仇，则子之惠也。”工重谢之曰：“若之术殫于是矣，予固知之矣，岂若愚我者哉！”遂歌《骊驹》以遣送之。束书在于

腰，长揖而去。工日治其诀，更增益剂量，其贪婪无厌，童东山之木，汲西江之水，夜火属月魄，昼火属日光，操之弥勤，而其术愈疏，为之不已，而其费滋甚。牛马销于铅汞，室庐尽于钳锤，券土田，质妻子，萧条褴缕，而其效不进。至老以死，终不悟。君子曰：术之不慎，学之不至者然也，非师之罪也。居士曰：圻墙画墁，天下之贱工，而莫不有师。问之不下，思之不熟，与无师同。其师之不至，圻墙画墁之不若也。不至，则欺其中，亦以欺其外。欺其中者己穷，欺外者人穷。如梁工盖自穷，亦安能穷人哉！

## 苏轼文集卷六十五

## 史 评

## 尧逊位于许由

司马迁曰：“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谓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东坡先生曰：士有箪食豆羹见于色者，自吾观之，亦不足信也。

## 巢由不可废

巢、由不受尧禅，尧、舜不害为至德。夷、齐不

食周粟，汤、武不失为至仁。孔子不废是说，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扬雄者独何人，乃敢废此，曰：“允哲尧禅舜，则不轻于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齐不经孔子，雄亦且废之矣。世主诚知揖逊之水，尚污牛腹，则干戈之粟，岂能溷夷、齐之口乎？於以知圣人以位为械，以天下为牢，庶乎其不骄士矣！

### 尧不诛四凶

《史记·舜本纪》：“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太史公多见先秦古书，故其言时有可考，以正自汉以来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穷奸极恶，则必见诛于尧之世，不待舜而后诛，明矣。屈原有云：“鲧悻直以忘身。”则鲧盖刚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诚皆小人也，则安能用之以变四夷之俗哉！由此观之，则四族之诛，皆非诛死，亦不废弃，但迁之远方为要荒之君长耳。如《左氏》之所言，皆后世流传之过。若尧之世有大奸在朝而不能去，则尧不足为尧矣。

### 尧桀之民

尧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诛。若信此

说，则尧时诸侯满天下，桀时大辟遍四海也。

### 商人赏罚

《礼》云：“商人先罚而后赏。”而汉武策董仲舒云：“商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此百王之所同而独云尔者，汉儒之学，固有以商为厚于威而薄于恩也耶？

### 管仲分君谤

宋君夺民时以为台，而民非之，无忠臣以掩其过也。子罕释相而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此《战国策》之言也。苏子曰：管仲仁人也，《战国策》之言，庶几是乎！然世未有以为然者也。虽然，管仲之爱其君亦陋矣，不谏其过，而务分谤焉。或曰：“管仲不可谏也。”苏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谏而不听，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 管仲无后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谓其有礼也。而管子之后不复见于齐者。予读其书，大抵以鱼盐富齐耳。予然后知管子所以无后于齐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以孔子称其仁，丘明称其有礼，然不救其无后，利之不可与民争也如此。桑弘羊灭族，韦坚、王锬、杨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于祸，孔循诛死，有以也夫。

## 楚子玉以兵多败

賈论子玉，过三百乘必败。而郤克自谓不如先大夫，请八百乘。将以用寡为胜，抑以将多为贤也？如淮阴侯言多多益办，是用众亦不易。古人以兵多败者，不可胜数。如王寻、苻坚、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刚而无礼，少与之兵，或能戒惧而不败耶？

## 孔子诛少正卯

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或以为太速。此叟盖自知其头方命薄，必不得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发之。使更迟疑两三日，已为少正卯所图矣。

## 颜回箪瓢

孔子称颜回屡空，至于箪食瓢饮，其为造物者费亦省矣。犹且不免于夭折。使回吃得两箪食几瓢饮，当更不活得二十九岁。然造物者辄支盗跖两日禄料，便足为回七十馀年粮矣，但恐回不肯要耳。

## 宰我不叛

李斯上书谏二世，其略曰：“田常为简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是宰予不从田常乱而灭其族。太史公载宰我为临淄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远，宜知其实。盖传者妄也。予尝病太史公言宰我与田常作乱夷其族，使吾先师之门乃有叛臣焉。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间，岂非千载不蠲之惑

也耶？近令儿子迈考阅旧书，究其所因，则宰我不叛，其验甚明。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负冤千载，而吾师与蒙其诟，自兹一洗，亦古今之大快也。

### 司马穰苴

《史记》：“司马穰苴，齐景公时人也。”其事至伟。而《左氏》不载，予尝疑之。《战国策》：“司马穰苴，为政者也，闵王杀之，大臣不亲。”则其去景公也远矣。太史公取《战国策》作《史记》，当以《战国策》为信。凡《史记》所书大事，而《左氏》无有者，皆可疑。如程婴、杵臼之类是也。穰苴之事不可诬，抑不在春秋之世，当更徐考之。

### 孟尝君宾礼狗盗

孟尝君所宾礼者至于狗盗，皆以客礼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几不脱于死。当是时，虽道德礼义之士，无所用之。然道德礼义之士，当救之于未危，亦无用此士也。

## 颜蠋巧贫

颜蠋与齐王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蠋辞去，曰：“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不宝贵也，然而太璞不完。士生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尊达也，然而形神不全。蠋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净贞正以自娱。”嗟乎！战国之士，未有如鲁连、颜蠋之贤者也，然而未闻道也。曰“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是犹有意于肉与车也。夫晚食自美，安步自适，取于美与适足矣，何以当肉与车为哉！虽然，蠋可谓巧于居贫者也。未饥而食，虽八珍犹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为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于贫不知蠋之巧也。

## 田单火牛

田单使人食必祭，以致乌鸢。又设为神师。皆近儿戏，无益于事。盖先以疑似置齐人心中，则夜见火牛龙文，足以骇动取一时之胜。此其本意也。

## 张仪欺楚

张仪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与儿戏无异。天下莫不疾张子之诈，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岂足道哉。而张子又非楚之臣，为秦谋耳，何足深过。若后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举安，四夷毕服，礼乐兴而刑罚措。”其君之所欲得者，非特六百里也，而卒无丝毫之获。岂惟无获，其所丧已不可胜言矣。则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张仪之事楚。因读《晁错传》书此。

## 商君功罪

商君之法，使民务本力农，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食足兵强，以成帝业。然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报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车裂之祸，盖仅足以偿其亡秦之罚。理势自然，无足怪者。后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无商君之功，殍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祸者，吾为之惧矣。元丰三年九月十五日，读《战国策》书。

## 王翦用兵

善用兵者，破敌国，当如小儿毁齿，以渐摇撼，而后取之，虽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渐，一拔而得齿，则取齿适足以杀儿。王翦以六十万人取荆，此一拔取齿之道也。秦亦惫矣，二世而败，坐此也夫。

## 荀子疏谬

荀子有云：“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故世之言弟子胜师者，辄以此为口实。此无异醉梦中语。青，即蓝也。冰，即水也。今酿米以为酒，杀羊豕以为膳羞，而曰“酒甘于米，膳羞美于羊豕”，虽儿童必皆笑之。而荀卿乃以为辩，信其醉梦颠倒之言。至以性为恶，其疏谬，大率皆此类也。

## 陈平论全兵

匈奴围汉平城，陈平上言：“胡者全兵，请令强弩傅两矢外向，徐行出围。”李奇注“全兵”云：“惟弓矛，无杂仗也。”此说非是。使胡有杂仗，则傅矢外向

之说不得行欤！且奇何以知匈奴无杂仗也？匈奴特无弩尔。全兵者，言匈奴自战其地，不致死，不能与我行此危事也。

### 赵尧真刀笔吏

方与公谓周昌之吏赵尧，年虽少，然奇士，“君必异之，且代君”。昌笑曰：“尧，刀笔吏耳，何至是！”居顷之，尧说高祖为赵王置贵强相，独昌为可。高祖用其策，尧竟代昌为御史大夫。吕后杀赵王，昌亦无能为力，特谢病不朝耳。由是观之，尧特为此计规代昌耳，安能为高祖谋哉！其后，吕后怒尧为此计，亦抵尧罪。尧非独不能为高祖谋，其自谋亦不审矣。昌谓之刀笔吏，真不诬哉！

### 酈寄幸免

班固有言：“当孝文时，天下以酈寄为卖友。夫卖友者，谓见利而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又执劫，摧吕禄，以安社稷，谊存君亲可也。”予曰：当是时，寄不得不卖友也。罪在于寄以功臣子而与国贼游，且相厚善也。石碯之子厚与州吁游，碯禁之不从，卒杀之。君子无所讥，曰“大义灭亲”。酈商之贤不及石碯，故

寄得免于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为洗卖友之秽，固之于义陋矣。

### 穆生去楚王戊

楚元王敬礼穆生，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与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欤？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申公、白生独留。王戊稍淫暴，与吴通谋，二人谏不听，衣之赭衣，使杵臼舂于市。申公愧之，归鲁教授，不出门。已而赵绾、王臧言于武帝，复以安车蒲轮召，卒坐臧事，病免。死。穆生远引于未萌之前，而申公眷恋于既悔之后。谓祸福皆天不可避就者，未必然也。可书之座右，为士君子终身之戒。

### 汉武无秦穆之德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

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勤而无取，必有悖心，且师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汉武帝违韩安国而用王恢，然卒杀恢。是有秦穆公违蹇叔之罪，而无用孟明之德也。

### 王韩论兵

王恢与韩安国论击匈奴上前，至三乃复。安国初持不可击甚坚，后乃云：“意者有他谬巧，可以擒之，则臣不可知也。”安国揣知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议以信恢耳。不然，安国所论，殆天下所以存亡者，岂计於“谬巧”哉？安国少贬其论，兵连祸结，至汉几亡，可以为后世君子之戒。

### 西汉风俗谄媚

西汉风俗谄媚，不为流俗所移，惟汲长孺耳。司

马迁至伉简。然作《卫青传》，不名青，但谓之大将军；贾谊何等人也，而云爱幸于河南太守吴公。此等语甚可鄙，而迁不知，习俗使然也。本朝太宗时，士大夫亦有此风，至今未衰。吾尝发策学士院，问两汉所以亡者，难易相反，意在此也。而答者不能尽，吾亦尝于上前论之。

### 卫青奴才

汉武无道，无足观者。惟踞厕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黯，为可佳尔。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

### 司马相如创开西南夷路

司马长卿始以污行不齿于蜀人，既而以赋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丝毫之善以自赎也。而创开西南夷逢君之恶，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复矜其车服节旄之美，使邦君负弩先驱，岂得诗人致恭桑梓、万石君父子下里门之义乎？卓王孙暴富迁虏也，故眩而喜耳。鲁多君子，何喜之有！

## 司马相如之谄死而不已

司马相如归临邛，令王吉谬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称病，使从者谢吉。及卓氏为具，相如又称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观吉意，欲与相如为率钱之会耳。而相如遂窃妻以逃，大可笑。其《谕蜀父老》，云以讽天子。以今观之，不独不能讽，殆几于劝矣。谄谀之意，死而不已，犹作《封禅书》。如相如，真可谓小人也哉！

## 臞仙帖

司马相如谄事武帝，开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犹草《封禅书》，此所谓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隐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殆得道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赋》，不过欲以侈言广武帝意耳。夫所谓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贾生《鹏赋》，真知大人者也。庚辰八月二十二日。东坡书。

## 奚婴田蚡

奚婴、田蚡俱好儒术，推毂赵绾、王臧。迎鲁申

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欲以兴太平。会窦太后不悦，绾、臧下吏，婴、蚡皆罢。观婴、蚡所为，其名亦善矣。然婴既沾沾自喜，蚡又专为奸利，太平岂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为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惩矣。晚乃为婴、蚡起，又可以一笑。凤凰翔于千仞，乌鸢弹射不去，诚非虚语也。

### 汉武帝巫蛊事

汉武帝讳巫蛊之事，疾如仇讎。盖夫妇、君臣、父子之间，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记·封禅书》云：“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已且为巫蛊之魁，何以责其下？此最可笑云。

###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观昌邑王与张敞语，真风狂不慧者尔，乌能为恶，废则已矣，何至诛其从官二百余人？以吾观之，其中从官，必有谋光者，光知之，故立、废贺，非专以淫乱故也。二百人方诛，号呼于市，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其有谋明矣。特其事秘密，无缘得之。著此者，亦欲后人微见其意也。武王数纣之罪，孔子犹

且疑之。光等疏贺之恶，可尽信耶？

### 赵充国用心可重

始予观充国策先零、匈奴情伪，曰：“何其明也。”又观遣雕车行羌中告谕，阻辛武贤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师。画屯田十二利，专务以恩信积谷招降，以谓此从容以义用兵，与夫逞诈诱疲人于一战者绝殊。最末，观其语将校曰：“诸君皆便文自营尔，非为公家忠计也。”语郎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守之。”语浩星赐曰：“吾老矣，岂嫌伐一时事以欺明主哉！老臣不以余命为陛下言之卒死，谁当复言之？”卒以其意白上云。呜呼！使有位君子皆用其心如充国，则古今天下岂有不治者哉！尝观于内，公卿士大夫之议曰：“法当然，奈何！”观于外，将之议曰：“诏如是，不当违诏也。”凡在我，一入一出，未有止障也。脱有能言一事，其言不用，则矜语于人曰：“某事吾尝言之，上不我用也，我则无负。”终不更犯颜色，往复论也，况于以死守而不欺，岂复有哉！而以余命受禄位者，并肩立也。岂特才不及充国，忠又不如，可叹也。夫充国之用心，人臣常道尔。然与充国同时在汉廷人，未闻皆然，而充国独然，故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时远矣，则充国益可重也。予既观充国而感今之人，又观宣帝与之上下议论，而格排群疑用之，

遂无劳兵下羌寇，不知其能功名，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充国可重也，况三代君臣间哉。下不肯有欺上，上其容有间然乎？而观扬子云赞，不及此区区论功尔。功古今岂无大者哉，不若原其心以励事君也。班固又不出语。山东气俗，故著云尔。

### 史彦辅论黄霸

吾先君友人史经臣彦辅，豪伟人也。尝云：“黄霸本尚教化，庶几于富，而教之者，乃复用乌攫肉，小数，陋矣。颍川凤凰，盖可疑也。霸以鸚为神雀，不知颍川之凤以何物为之？”虽近于戏，亦有理也，故记之。

### 梁统议法

汉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习所见以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罢肉刑与参夷之诛，景帝复孥戮晁错，武帝暴戾有增无损，宣帝治尚严，因武帝之旧。至王嘉为相，始轻减法律，遂至东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记其事，事见《梁统传》，固可谓疏略矣。嘉，贤相也。轻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记乎？统乃言高、惠、文、景、武、宣以重法兴，哀、平以

轻法衰，因上言乞增重法律，赖当时不从其议。此如人少年时，不节酒色而安，老后虽节而病，便谓酒色可以延年，可乎？统亦东京名臣，然一出此言，遂获罪于天。其子松、竦皆死非命，冀卒灭族。呜呼悲夫，戒哉！疏而不漏，可不惧乎？

### 元成诏语

楚孝王器被疾，成帝诏云：“夫子所痛，‘蔑之，命矣夫’！”东平王宇不得于太后，元帝诏曰：“诸侯在位不骄，制节谨度，然后富贵离其身，而社稷可保。”皆与今《论语》、《孝经》小异。“离”，附丽之“离”也。今作“不离”，疑为俗儒所增也。

### 直不疑买金偿亡

乐正子春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恶也。虽若孝弟者，犹所不与。以德报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买金偿亡，不辨盗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诬，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太史公窥见之，故其赞曰：“塞侯微巧，周文处谄，君子讥之，为其近于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

文秽迹以求利。均以为佞。佞之为言智也。太史公之论，后世莫晓者。吾是以疏解之。

### 邳彤汉之元臣

王郎反河北，独钜鹿、信都为世祖坚守。世祖既得二郡，议者以谓可因二郡兵自送，还长安。惟邳彤不可，以为：若行此策，“岂徒空失河北，必更惊动三辅。公若无复征战之意，则虽信都之兵，犹难会也。何者？公既西，则邯郸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苏子曰：此东汉兴亡之决，邳彤可谓汉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群臣皆欲避狄江南、西蜀；莱公不可。武臣中独高琼与莱公意同耳。公既争之力，上曰：“卿文臣，岂能尽用兵之利？”莱公曰：“请召高琼。”琼至，乃言避狄为便。公大惊，以琼为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为安全，但恐扈驾之士中路逃亡，无与俱西南者耳。上乃大惊，始决意北征。琼之言，大略似邳彤，皆一代之雄杰也。

### 朱晖非张林均输说

东汉肃宗时，谷贵，经用不足。尚书张林请以布

帛为租，官自煮盐，且行均输。独朱晖文季以为不可。事既寝，而陈事者复以为可行，帝颇然之。晖复独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寡，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盐利归官，则下人穷怨；布帛为租，则吏多奸盗。皆非明主所当行。”帝方以林言为然，发怒，切责诸尚书。晖等皆自系狱。三日，诏出之，曰：“国家乐闻驳议，黄发无愆，诏书过也，何故自系？”晖等因称病笃，尚书令以下惶怖，谓晖曰：“今林得谴，奈何称病，其祸不细！”晖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机密，当以死报。若心知不可，而顺指雷同，负臣子之义。今耳目无所闻见，伏待死命。”遂闭口不复言。诸尚书不知所为，乃共劾奏晖等。帝意解，寝其事。后数日，诏使直事郎问晖起居状，太医视疾，太官赐食，晖乃起。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偶读《后汉书·朱文季传》，感叹不已。肃宗号称长者，诏书既已引罪而谢文季矣，诸尚书何怖之甚也。文季于此时强立不足多贵，而诸尚书为可笑也。云“其祸不细”，不知以何等为祸，盖以帝不悦后不甚进用为莫大之祸也。悲夫！

### 诸葛亮八阵

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相去二丈。桓温征谯纵，见之，曰：“此常山蛇势也。”

文武皆莫识。吾尝过之。自山上俯视，百余丈，凡八行，为六十四莖。莖上圆，不见凸凹处，如日中盖影耳。就视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 曹袁兴亡

魏武帝既胜乌桓，曰：“吾所以胜者，幸也。前谏我者，万全之计也。”乃赏谏者，曰：“后勿难言。”袁绍既败于官渡，曰：“诸人闻吾败，必相哀，惟田别驾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杀丰。为明主谋而不忠，不惟无罪，乃有赏。为庸主谋而忠，赏固不可得，而祸随之。今吾知孟德、本初所以兴亡者。

### 管幼安贤于荀孔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归之。自荀文若盛名，犹为之经营谋虑，一旦小异，便为谋杀，程昱、郭嘉之流，不足数也。孔文举奇逸博闻，志大而才疏，每所论建，辄中操意，况肯为用，然终亦不免。桓温谓孟嘉曰：“人不可以无势，我能驾驭卿。”夫温之才，百倍于嘉，所以云尔者，自知其阴贼险狠，不为高人胜士所比数尔。管幼安怀宝遁世，就闲海表，其视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筲而已。既不可得而用，其可得而杀

乎！予以谓贤于文若、文举远矣。绍圣二年十二月，与客饮，醉甚，归坐雕堂西阁，面仆案上。睡久惊觉，已三更矣。残烛耿然，偶取一册，视之，则《管幼安传》也。会有所感，不觉书此。眼花手软，不复成字。

### 周瑜雅量

曹公闻周瑜年少有美才，谓可游说动也。乃密下扬州，遣九江蒋干往见瑜。干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诣瑜。瑜出迎之，立谓干曰：“子翼良若，远涉江湖，曹公作说客耶？”干曰：“吾与足下州里，中间隔别，遥闻芳烈，故来叙阔，并观雅规，而云‘说客’，无乃逆诈矣乎？”瑜曰：“吾虽不及夔、旷，闻弦赏音，足知雅曲。”后三日，瑜请干同观营中，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还，饮燕，示之侍者服饰珍玩之物。因谓干曰：“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更生，酈、陆复出，犹将抚其背而折其辞，岂足下小生所能移乎？”干笑而不言，遂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中州之士以此多之。苏子曰：曹孟德所用，皆为人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终不免杀之，岂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 贾充叛魏

司马景王既执王凌而归，过贾逵庙，大呼曰：“贾梁道，我大魏之忠臣也。”及景王病，见凌与逵共守，笞杀之。逵之子充乃叛魏事晋，首发成济之事。凌尝谓充，卿非贾梁道子耶，乃欲以国与人？由此观之，逵之忠于魏久矣，充岂不知也耶？予乃知小人嗜利，利之所在，不难反父，父且不顾，不知人主亦安用此物。故亡晋者，卒充也。予少时尝戏作小诗云：“嵇绍似康为有子，郗超叛鉴是无孙。而今更恨贾梁道，不杀公闾杀子元。”

## 唐 彬

唐彬与王浚伐吴，为先驱，所至皆下，度孙皓必降。未至建邺二百里许，称疾不行。已而先到者争财，后到者争功。当时有识者，莫不高彬此举。予读《晋书》至此，未尝不废卷太息也。然本传云：武帝欲以彬及杨宗为监军，以问文立。立云：“彬多财欲，而宗嗜酒。”帝曰：“财欲可足，酒不可改。”遂用彬。此言进退无据。岂有人如唐彬而贪财者？使诚贪财，乃远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者，独何人斯，安知非蔽

贤者耶？

### 阮 籍

“世之所谓君子者，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夫群虱之处裨中乎？逃乎深缝，匿乎败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裨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裨中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裨中乎？”此阮籍之胸怀本趣也。籍未尝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礼法之士，疾之如仇雠，独赖司马景王保持之尔，其去死无几。以此论之，亦虱之出入往来于衣裨中间者也，安能笑裨中之藏乎？吾故书之，以为将来君子一笑。戊寅冬至日。

### 阮籍求全

阮籍见张华《鹤鹑赋》，叹曰：“此王佐才也。”观其志，独欲自全于祸福之间耳，何足为王佐才乎？华不从刘卞言，竟与贾氏之祸；畏八王之难，而不免伦、秀之害。此正求全之过，失《鹤鹑》之本意也。

## 刘伯伦非达

刘伯伦尝以锤自随，曰：“死便埋我。”苏子曰：伯伦非达者也。棺槨衣衾，不害为达。苟为不然，死则已矣，何必更埋！

## 晋武娶妇

晋武帝欲为太子娶妇，卫瓘曰：“贾氏女有五不可，青、黑、短、妒而无子。”竟为群臣所誉，取之，卒以亡晋。妇人黑、白、美、恶，人人知之，而爱其子，欲为娶好妇，且使多子者，人人同也。然至惑于众口，则颠倒错缪如此。俚语曰：“证龟成鳖。”此未足怪也。以此观之，当谓“证龟为蛇。”小人之移人也，使龟蛇易位，而况邪正之在其心，利害之在岁月后者耶？

## 卫瓘拊床

晋惠帝为太子。卫瓘欲陈启废之言，未敢发。会燕陵云台，瓘托醉跪帝前曰：“臣欲有所启。”欲言之而止者三，因以手拊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

曰：“公真大醉。”贾后由是怨瓘。此何等语，乃于众中言之，岂所谓“不密失身”者耶？以瓘之智，不宜暗此。此殆邓艾之冤，天夺其魄耳。

### 石崇婢知人

王敦至石崇家，如厕，脱故着新，意色不怍。厕中婢曰：“此客必能作贼。”此婢乃知人，而崇令执事厕中，是殆无知耶？

### 裴颀之谄

晋武帝探策，当亦如签也耶？惠帝探策得一，盖神以实告。裴颀谄对，士君子耻之，而史以为美谈。鄙哉！惠、怀、愍皆不终，牛系马后，岂及二王乎？

### 王衍之死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无罪，且劝僭号。其女惠风，为愍怀太子妃。刘曜陷洛，以惠风赐其将乔属，属将妻之。惠风拔剑大骂而死。乃知夷甫之死，非独惭见晋公卿，乃当羞见其女也。

## 孟嘉与谢安石相若

晋士浮虚无实用，然其间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无一事，然桓温谓嘉曰：“人不可以无势，我乃能驾驭卿。”桓温平生轻殷浩，岂妄许人者耶？乃知孟嘉若遇，当作谢安，谢安不遇，不过如孟嘉也。

## 贵戚专杀

王济以人乳蒸豚。王恺使妓吹笛，小失声韵，便杀之；使美人行酒，客饮不尽，亦杀之。时武帝尚在，而贵戚敢如此，以此知晋室之乱也久矣。

## 王述谓子痴

王坦之为桓温长史。温欲为子求婚于坦之。及还家省父，而述爱之，虽长大，犹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即排下，曰：“汝竟痴耶，讵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辞以他故。温曰：“此尊君不肯耳。”乃止。若以辞婚得罪于温，以至狼狈，则见述痴。若以婚姻从桓温者，则见坦之之痴。王述年迫悬车，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文皇帝

曰：‘昔与南阳宗世林，共为东宫官属。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谋，遂见废弃，时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寿，致仕之年，不为此公婆娑之事。’其言慷慨，乃实训戒。”

### 英雄自相服

桓温之所成，殆过于刘越石，而区区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服，初不以成败言耶？以此论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气，未必过刘寄奴也。

### 庾亮不从孔坦陶回言

庾亮召苏峻。孔坦与陶回共说王导：“及峻未至，宜急断阜陵之界，守江西当利诸口，彼少我众，一战决矣。若峻未来，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入，有夺人之心。”导然之。亮以为峻若径来，是袭朝廷虚也；不从。及峻将至，回又说亮：“峻知石头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阳南道步来。若以伏兵邀之，可一战而擒。”亮又不从。事见二人传。峻果由小丹阳，经秣陵，迷失道。逢郡人，执以为向导，夜行无部分。亮闻之，深悔。吾以谓召峻固失计，然若从二人言，犹不至覆国几于灭亡也。晁错削七国，大类此。亚夫

犹能速驰，行入梁楚之郊，故汉不败。吾尝谓晁错能容忍七国，待事发而发，固上策。若不能忍决欲发者，自可召王濞入朝，仍发大兵随之。吴若不朝，便可进讨，则疾雷不及掩耳。吴破，则诸侯服矣，又当独罪状吴而不及馀国。如李文饶辅车之诏，或分遣使者发其兵，诸国虽疑，亦不能一旦合从俱反也。错知吴必反，不先未削为反备，既反而后调兵食，又一旦而削七国，以合诸侯之交，此妄庸人也。

### 郗方回郗嘉宾父子事

郗嘉宾既死，留其所与桓温密谋之书一篋，属其门生曰：“若吾家君眠食大减，即出此书。”方回见之，曰：“是儿死已晚矣。”乃不复念。予读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爱莫加于父子。今嘉宾以父之故，而暴其恶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宾可谓孝子，方回可谓忠臣也。悲夫！或曰：嘉宾与桓温谋叛，而子以孝子称之，可乎？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嘉宾之不忠，不待诛绝而明者。其孝可废乎？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与桓温。述怒排坦之曰：“汝真痴耶，乃欲以女与兵？”坦之是以不与桓温之祸。使郗氏父子能如此，吾无间然者矣。

## 郗超小人之孝

郗超虽为桓温腹心，以其父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将死，出一箱书，付门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伤为毙。我死后，公若大损眠食，可呈此箱。不尔，便烧之。”愔后果哀悼成疾。门生依旨呈之，则悉与温往返密计。愔大怒，曰：“小子死恨晚。”更不复哭。若方回者，可谓忠臣矣，当与石碯比。然郗超谓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则不从温矣。东坡曰：小人之孝也。

## 晋宋之君与臣下争善

人君不得与臣下争善。同列争善犹以为妒，可以君父而妒臣子乎？晋、宋间，人主至与臣下争作诗写字，故鲍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笔书以避祸。悲夫，一至于此哉！汉文帝言：“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乃不及。”非独无损于文帝，乃所以为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汉文胜贾生之论。此非独求胜其臣，乃与异代之臣争善。岂惟无人君之度，正如妒妇不独禁忌其夫，乃妒人之妾也。

## 渊明非达

陶渊明作《无弦琴》诗云：“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苏子曰：渊明非达者也。五音六律，不害为达，苟为不然，无琴可也，何独弦乎？

## 王僧虔胡广美恶

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马粪巷，子孙皆笃实谦和，时人称马粪诸王为长者。《东汉·赞》论李固云：“视胡广、赵戒如粪土。”粪土云秽也，一经僧虔，便为佳号，而以比胡、赵，则粪有时而不幸。

## 宋杀王彧

宋明帝诏答王景文，其略曰：“有心于避祸，不若无心于任运。千仞之木，既摧于斧斤；一寸之草，亦悴于践踏。晋将毕万，七战皆获，死于牖下；蜀将费祎，从容坐谈，毙于刺客。故甘心于履危，未必逢祸；从意于处安，未必全福。”此言近于达者。然明帝竟杀景文，哀哉！景文之死也，诏言：“朕不谓卿有罪，然吾不能独死，请子先之。”诏至，景文正与客棋，竟，

斂子纳奩中，徐谓客曰：“有诏，见赐以死。”酒至，未饮，门生焦度在侧，取酒抵地，曰：“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以一奋。”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见念者，为我百口计。”乃谓客曰：“此酒不可相劝。”乃仰饮之。苏子曰：死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岂贪权窃国者乎？明帝可谓不知人者矣。

### 齐高帝欲等金土之价

齐高帝云：“吾当使金土同价。”意则善矣，然物岂有此理者哉。孟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价，人岂为之哉！”而孟子亦自忘其言为菽粟如水火之论，金之不可使贱如土，犹土之不可使贵如金也。

### 刘沈认屐

《南史》：刘凝之为人认所着屐，即予之。此人后得所失屐，送还，不肯复取。沈麟士亦为邻人认所着屐，麟士笑曰：“是卿屐耶？”即予之。邻人后得所失屐，送还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此虽小节，然人处世，当如麟士，不当如凝之也。

## 崔浩占星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当出东井。”已而果然。此所谓“亿则屢中”者耶？汉十月，五星聚东井。金、水常附日不远。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予度之，十月为正，则十月乃今之八月耳。八月而得七月节，则日犹在翼、轸间，则金、水聚于井，亦不甚远。方是时，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意谄之？浩之说，未足信也。

## 陈隋好乐

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技，自齐文襄以来好之。河清已后尤甚。后主惟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纓，而为伶人之事。后主亦能自度曲，亲执乐器，玩悦不倦，倚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使侍儿阉官辈齐唱和之，曲终乐阕，莫不殒涕。行幸道路，或时马上作之。乐往哀来，竟以亡国。炀帝不解音律，略不关怀。后大制艳曲，词极淫绮。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创《万岁乐》、《藏钩乐》、《投壶乐》、《舞席同心髻》、

《玉女行觞》、《神仙留客》、《掷砖续命》、《斗鸡子》、《斗百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苑》及《十二时》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断绝。帝悦之不已，谓幸臣曰：“多弹曲者，如人多读书。读书多则能撰文，弹曲多则能造曲。”因语明达云：“陈氏褊陋，曹妙达犹封王，况我天下大同乎？”宋武帝既受禅，朝廷未备音乐，殷仲文以为言。帝曰：“日不暇给，且所不解。”仲文曰：“屡听自解。”帝曰：“政以解则好之，故不习。”观二主之言，兴亡之理，岂不明哉！

### 唐太宗借隋吏以杀兄弟

唐高祖起兵汾晋间，时子建成、元吉、楚哀王智云皆留河东护家。高祖起兵，乃密召之，隋购之急，建成、元吉能问道赴太原，智云幼，不能逃，为吏所诛。高祖以父子之故，不能少缓义师数日，以须建成等至乎？以此知为秦王所逼，高祖逼于裴寂乱宫之事，不暇复为三子性命计矣。太宗本谋于是时借隋吏以杀兄弟，其意甚明。新、旧史皆曲为太宗润饰杀兄弟事，然难以欺后世矣。建成、元吉之恶，亦孔子所谓下愚之归也欤？

### 褚遂良以飞雉入宫为祥

唐太宗时，飞雉数集宫中。上以问褚遂良，良曰：

“昔秦文公时，童子化为雉，雌鸣陈仓，雄鸣南阳。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雄诸侯。光武得其雄，起南阳，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并见，以告明德。”上悦，曰：“人不可以无学，遂良所谓多识君子哉。”予以谓秦雉，陈宝也，岂常雉乎？今见雉，即谓之宝，犹得白鱼，便自比武王，此谄佞之甚，愚瞽其君者，而太宗喜之，史不讥焉。野鸟无故数入宫中，此正灾异。使魏徵在，必以高宗鼎耳之祥谏也。遂良非不知此，舍鼎耳而取陈宝，非忠臣也。

### 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

昔袁盎论绛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为而言也。然功臣、社稷之辨，不可不察也。汉之称社稷臣者，如周勃、汲黯、萧望之之流。三人者，非有长才也。勃以重厚安刘氏，黯以忠义弭淮南之谋，望之确然不夺于恭、显，孔子所谓大臣以道事君者耶？仆尝谓社稷之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有断一指与一足，未及于死也。腹心之病，则为膏肓，不可为也。李靖、李勣可谓功臣，终始为唐之元勋也。然其所为，止卫、霍、韩、彭之流尔。疆场之事，夷狄内侮，能以少击众，使敌人望而畏之，此固任之有馀矣。若社稷之寄，存亡之几，此两人者，盖懵不知焉。太宗欲伐高丽，

靖已老矣，而自请将兵，以坚太宗黜武之志，几成不戢自焚之祸。高宗立武后，勅以陛下家事无问外人，武氏之祸，戮及襁褓，唐室不绝如线。则二人者，为腹心之病大矣。张释之戒啬夫之辨，使文帝终身为长者。魏元成折封伦之论，使太宗不失行仁义。孔子所谓有“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可以丧邦”者，岂其然乎？

### 房琯之败

房次律败于陈涛斜，杀四万人。悲哉！古之言兵者，或取《通典》。《通典》虽杜佑所集，然其源出于刘秩，陈涛斜之败，秩有力焉。次律云：“热洛河虽多，安能当我。”刘秩挟区区之辩，以待热洛河，疏矣。

### 韩愈优于扬雄

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古人，自亦难得。观其断曰：“孟子醇乎醇；荀、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不是他有见识，岂千馀年后便断得如此分明。如扬雄谓老子之言道德，则有取焉尔；

至于捶提仁义，绝灭礼乐为无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圣人不起，为救时反本”之言为无取，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则不识道已不成言语，却言其言道德则有取。扬子亦自不见此，其与韩愈相去远矣。

### 柳子厚论伊尹

圣人之所以能绝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无。孔子为鲁司寇，堕郈、堕费，三桓不疑其害己。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伊尹为政于商，既贰于夏矣，以桀之暴戾，处其执政而不疑，往来两国之间，而商人父师之。非圣人，能如是乎？是以废太甲，太甲不怨，复其位，太甲不疑。皆不可以常情断其有无也。后世惟诸葛孔明近之。玄德将死之言，乃真实语也。使孔明据刘禅位，蜀人岂有异词哉！元祐八年，读柳宗元《五就桀赞》，终篇皆妄，伊尹往来两国之间，岂其有意欲教诲桀而全其国耶？不然，汤之当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过而免于讨，可庶几也。能用伊尹而得志于天下，虽至愚知其不然，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从王叔文之罪也。

### 柳子厚诞妄

柳宗元敢为诞妄，居之不疑。吕温为道州、衡州，

及死，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道于永者，必呱呱然。虽子产不至此，温何以得之。其称温之弟恭，亦贤豪绝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龄之女也。孰有士君子肯为裴延龄婿者乎？宗元与伾、叔文为交，盖亦不羞于延龄姻也。恭为延龄婿，不见于史，宜表而出之。事见《宗元文集·恭墓志》云。

### 白乐天不欲伐淮蔡

吴元济以蔡叛，犯许、汝以惊东都，此不可不讨者也。当时议者欲置之，固为非策。然不得武、裴二杰士，事亦未易办也。白乐天岂庸人哉？然其议论，亦似欲置之者。其诗有“海图屏风”者，可见其意。且注云：“时方讨淮、蔡叛。”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于兵，盖不忍轻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怀，况欲弊所恃以勤无用乎？悲夫，此未易与俗士谈也。

### 乐天论张平叔

乐天作《张平叔户部侍郎判度支制词》云：“吾坐而决事，丞相以下，不过四五人，而主计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计盖坐而论事也。不知四五人者悉何人？平叔议盐法，至为割剥，事见退之集。今乐天制

词亦云：“计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度其人必小人也。

### 刘禹锡文过不悛

刘禹锡既败，为书自解，言：“王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所施为，人不以为当。太上久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对。宫掖事秘，建桓立顺，功归贵臣，由是及贬。”《后汉·宦者传·论》云：“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腾与梁冀比舍清河而立蠡吾，此汉之所以亡也，与广陵王监国事，岂可同日而语哉。禹锡乃敢以为比，以此知小人为奸，虽已败犹不悛也，其可复置之要地乎？因读《禹锡传》有所感，书此。

### 唐制乐律

唐初，即用隋乐。武德九年，始诏祖孝孙、窦璡等定乐。初，隋用黄钟一宫，惟击七钟，其五悬而不击，谓之哑钟。张文收乃依古断竹为十二律，与孝孙等次调五钟，叩之而应。由是十二钟皆用。至肃宗时，山东人稷延陵得律，因李辅国奏之，云：“太常乐调，皆不合黄钟，请悉更制诸钟磬。”帝以为然。乃悉取诸

乐器摩剌之，二十五日而成。然以汉律考之，黄钟乃太簇也。当时议者，以为非是。唐用肃宗乐，以后政日急、民日困、俗日偷，以至于亡。以理推之，其所谓下者，乃中声也。悲夫！

### 历代世变

秦以暴虐，焚诗书而亡。汉兴鉴其弊，必尚宽德，崇经术之士，故儒者多。虽未知圣人，然学宗经师，有识义理者众。故王莽之乱，多守节之士。世祖继起，不得不废经术，褒尚名节之士。故东汉之士多名节，知名节而不能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苦节之士，有视死如归者。苦节既极，故晋、魏之士变而为旷荡，尚浮虚而亡礼法。礼法既亡，与夷狄同。故五胡乱华，夷狄之乱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谓一天下，第能驱除耳。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故其后世子孙，皆不可使。玄宗才使肃宗，便叛。肃宗才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镇不宾，权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乱。汉之治过于唐矣，汉有纲正。因客有问十世可知，遂推此数论。

## 淳于髡一石亦醉

淳于髡言一斗既醉，一石亦醉。至于州闾之会，男女杂坐，几于劝矣，而何讽之有？以吾观之，盖有微意。以多少之无常，知饮酒之知我，观变识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托于放荡之言，而能规荒主长夜之饮；世未有识其趣者。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偶读《史记》，书此。

## 汉高祖封羹颉侯

高祖微时，尝避事，时时与宾客过其丘嫂食。嫂厌叔与客来，阳为羹尽转釜，客以故去。已而视其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齐、代王，而伯子独不侯。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非敢忘之也，为其母不长者。”封其子信为羹颉侯。高祖号为大度不记人过者，然不置转釜之怨，独不畏太上皇缘此记分杯之语乎？

## 相如长门赋

陈皇后废处长门宫，闻司马相如工为文，奉百金为相如、文君取酒。相如为作《长门赋》，以悟主上。

皇后复得幸。予观汉武雄猜忍暴，而相如乃敢以微词褻慢及宫闱间。太史公一说李陵事，以为意沮贰师，遂下蚕室。陈皇后得罪，止坐卫子夫，子夫之爱，不减李夫人，岂区区贰师所能比乎？而于相如之赋，独不疑其有间于子夫者，岂非幸与不幸，固自有命欤？世以祸福论工拙，而以太史公不能保身于明哲者，皆非通论也。

### 三国名臣

西汉之士多智谋，薄于名义。东京之士尚风节，短于权略。兼之者，三国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论也。绍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书。

### 桓范奔曹爽

司马懿讨曹爽，桓范往奔之。懿谓蔡济曰：“智囊往矣。”济曰：“范则智矣，弩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范说爽移车驾幸许昌，招外兵，爽不从。范曰：“所忧在兵食，而大司农印在吾许。”爽不能用。陈宫、吕布既擒，曹操谓宫曰：“公台平生自谓智有余，今日何如？”宫曰：“此子不用宫言，不然，未可知也。”仆尝论此二人，吕布、曹爽何人也，而为之用，尚何言

智乎？臧武仲曰：“抑君似鼠，此之谓智。”元祐三年九月十八日书。

### 夏侯玄论乐毅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乐毅》、《张良》及《本无肉刑论》，辞旨通远，传于世。”然以予观之，燕师之伐齐，犹未及桓文之举也，而以为几汤武，岂不过甚矣乎？初，玄好老、庄道德之言，与何晏等皆有盛名。然玄陷曹爽党中。玄亦不免李丰之祸。晏目玄以《易》之所谓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祸，深与神皆安在乎？群儿妄作名字，自相刻画，类如此，可以发千载一笑。

### 渊明无弦琴

旧说渊明不知音，蓄无弦琴以寄意，曰：“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此妄也。渊明自云“和以七弦”，岂得不知音，当是有琴而弦弊坏，不复更张，但抚弄以寄意，如此为得其真。其《自祭文》出妙语于纒息之余，岂死生之流乎？但恨其犹以生为寓，以死为真。嗟夫，先生岂真死独非寓乎？

## 苏轼文集卷六十六

## 题跋 杂文

## 书孟德传后

子由书孟德事见寄。余既闻而异之，以为虎畏不惧己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见虎而不惧者，则斯言之有无，终无所试之。然曩余闻：忠、万、云安多虎，有妇人昼日置二小儿沙上而浣衣于水者。虎自山上驰来，妇人仓皇沉水避之。二小儿戏沙上自若。虎熟视久之，至以首抵触，庶几其一惧，而儿痴，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必先被之以威，而不惧之人，威无所从施欤？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惧也。有人夜自外归，见有物蹲其门，以为猪狗类也。以杖击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处，则虎也。是人非有以胜虎，而气已盖之矣。使人之不惧，皆如婴儿、醉人与其未及知之时，

则虎畏之，无足怪者。故书其末，以信子由之说。

### 书鲍静传

鲍静字太玄，东海人。五岁语父母云：“本曲阳李氏子，九岁堕井死。”父母以其言访之，皆验。静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为南海太守行部入海，遇风，饥甚，煮白石食之。静尝见仙人阴君受道诀，百馀岁卒。

阴真君名长生。予尝游忠州丰都观，则阴君与王方平上昇处也。古松柏数千株，皆百围，松脂如酥乳，不烦煮炼，正尔食之，滑甘不可言。二真君皆画像观中，极古雅，有西晋时殿宇，尚存也。戊寅九月十一日夜坐书。

### 书单道开传后

葛稚川与单道开皆西晋人，而没于东晋，又皆隐于罗浮。使稚川见道开，必有述焉。而《抱朴·内篇》皆不及道开，岂稚川化时，道开尚未至罗浮也？稚川乞岫嵎令游南海，遂入罗浮，按本传在升平三年以后，相去盖三十馀年，必稚川先化也。绍圣元年九月，始予至罗浮，问山中人，则道开无复遗迹矣，亦不知石

室所在。独书此《传》遗冲虚观道士邓守安，以备山中逸事。

### 书陶淡传

《晋史·隐逸传》：陶淡字处静，太尉侃之孙也。父夏，以无行被废。淡幼孤，好导养之术，谓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不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数，淡了不营问。好读《易》，善卜筮。于长沙临湘山中，结庐居之。养一白鹿以自随。人有候之者，辄移渡涧水，莫得近。州举秀才，淡遂逃罗县埤山中，不知所终。

陶士行诸子皆凶暴，不独夏也，而诸孙中乃有淡，曾孙中乃有潜。潜集中乃有仲德、敬通之流，皆隐约行义，又皆贫困，何也？淡高逸如此，近类得道，与潜近亲，而潜无一言及之，此又未喻也。戊寅九月七日，阅《晋史》，偶录之以俟知者。儋州城南记。

### 书渊明孟府君传后

陶渊明，孟嘉外孙，作《嘉传》云：“或问听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曰：“渐近自然。”而今《晋书》乃云“渐近使之然”，则是闾里少年鄙语。虽至细

事，然足以见许敬宗等为人。

### 书南史卢度传

余少不喜杀生，然未能断也。近来始能不杀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杀。自去年得罪下狱，始意不免，既而得脱，遂自此不复杀一物。有见饷蟹蛤者，皆放之江中。虽知蛤在江水无活理，然犹庶几万一，便使不活，亦愈于煎烹也。非有所求觊，但以亲经患难，不异鸡鸭之在庖厨，不忍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类受无量怖苦尔，犹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南史·隐逸传》：“始兴人卢度，字彦章。有道术。少随张永北侵魏，永败，魏人追急，淮水不得过。自誓若得免死，从今不复杀生。须臾见两楸，流来接之，得过。后隐居庐陵西昌三顾山，鸟兽随之，夜有鹿触其壁。度曰：‘汝勿坏我壁。’鹿应声去。屋前有池，养鱼，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逆知死年月，竟以寿终。”偶读此书，与余事粗相类，故并录之。

### 书六一居士传后

苏子曰：居士可谓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无所挟而安，居士之于五物，捐世俗

之所争，而拾其所弃者也。乌得为有道乎？苏子曰：不然。挟五物而后安者，惑也。释五物而后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轩裳圭组，且不能为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与物俱不得已而受形于天地之间，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为己有，得之则喜，丧之则悲。今居士自谓六一，是其身均与五物为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与物均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丧于其间？故曰：居士可谓有道者也。虽然，自一观五，居士犹可见也。与五为六，居士不可见也。居士殆将隐矣。

### 书东皋子传后

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常以谓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我则无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予前，则予安得全其乐乎？故所至，常蓄善药，有求者则与之，而尤喜酿酒以饮客。或曰：“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东皋子待诏门下省，日给酒三升。其弟静问曰：“待诏乐

乎？”曰：“待诏何所乐？但美酝三升，殊可恋耳。”今岭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酿，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太守，间复以酒遗予。略计其所获，殆过于东皋子矣。然东皋子自谓五斗先生，则日给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东皋子与仲长子光游，好养性服食，预刻死日，自为墓志。予盖友其人于千载，或庶几焉。

### 书黄鲁直李氏传后

无所厌离，何从出世？无所欣慕，何从入道？欣慕之至，亡子见父。厌离之极，焯鸡出汤。不极不至，心地不净。如饭中沙，与饭皆熟。若不含糊，与饭俱咽。即须吐出，与沙俱弃。善哉佛子，作清净饭。淘米去沙，终不能尽。不如即用，本所自种。元无沙米，此米无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无受处故。

### 书刘昌事 昌事见杜牧宋州宁陵县记

今日过宁陵，闻县令言，前令晏县立刘昌庙。昌事迹见杜牧集，甚壮伟。宋子京独不信，以为无有。子京信李蔡记其父泌、崔胤记其父慎由事，皆以伪为

真，独不信杜牧记昌事，可笑也。李蔡作《家传》，记其父居鬼谷，并与仙接。子京亦曰：“蔡所记浮侈不可信，姑摭其实者如上。”崔胤记其父晚无子，遇浮屠生胤，乃名继。

### 书狄武襄事

狄武襄公者，本农家子。年十六时，其兄素，与里人失其姓名号铁罗汉者，斗于水滨，至溺杀之。保伍方缚素，公适饷田，见之，曰：“杀罗汉者，我也。”人皆释素而缚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罗汉，庶几复活。若决死者，缚我未晚也。”众从之。公默祝曰：“我若贵，罗汉当苏。”乃举其尸，出水数斗而活。其后人无知者。公薨，其子谿、咏护丧归葬西河，父老为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与咏同馆北客，夜话及之。眉山苏轼记。

### 书刘庭式事

予昔为密州，殿中丞刘庭式为通判。庭式，齐人也。而子由为齐州掌书记，得其乡间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礼学究。未及第时，议娶其乡人之女，既约而未纳币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两目皆盲。女家躬耕，贫甚，不敢复言。或劝纳其幼女，庭式笑曰：‘吾

心已许之矣。虽盲，岂负吾初心哉！’卒娶盲女，与之偕老。”盲女死于密，庭式丧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复娶。予偶问之：“哀生于爱，爱生于色。子娶盲女，与之偕老，义也。爱从何生，哀从何出乎？”庭式曰：“吾知丧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无目亦吾妻也。吾若缘色而生爱，缘爱而生哀，色衰爱弛，吾哀亦忘。则凡扬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为妻也耶？”予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贵人也。”或笑予言之过，予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亲友皆告绝，而叔子独安其室，恩礼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贵也，其后卒为晋元臣。今庭式亦庶几焉，若不贵，必且得道。”时坐客皆怵然不信也。昨日有人自庐山来，云：“庭式今在山中，监太平观，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复六十里如飞，绝粒不食，已数年矣。此岂无得而然哉！”闻之喜甚，自以吾言之不妄也，乃书以寄密人赵杲卿。杲卿与庭式善，且皆尝闻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为朝请郎。杲卿，字明叔，乡贡进士，亦有行义。元丰六年七月十五日，东坡居士书。

### 书外曾祖程公逸事

公讳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于乡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惮远宦，官阙，选士人有行义者摄。公摄录

参军。眉山尉有得盗芦蕪根者，实窃，而所持刃误中主人。尉幸赏，以劫闻。狱掾受赇，掠成之。太守将虑囚，囚坐庑下泣涕，衣尽湿。公适过之，知其冤，咋谓盗曰：“汝冤，盍自言，吾为汝直之。”盗果称冤，移狱。公既直其事，而尉、掾争不已，复移狱，竟杀盗。公坐逸囚罢归。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后三十余年，公昼日见盗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决。前此地府欲召公暂对，我扣头争之，曰：‘不可以我故惊公。’是以至今。公寿尽今日，我为公荷担而往。暂对，即生人天，子孙寿禄，朱紫满门矣。”公具以语家人，沐浴衣冠，就寝而卒。轼幼时闻此语。已而外祖父寿九十。舅氏始贵显，寿八十五。曾孙皆仕有声，同时为监司者三人。玄孙宦学益盛。而尉、掾之子孙微矣。或谓盗德公之深，不忍烦公，暂对可也，而狱久不决，岂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欤？绍圣二年三月九日，轼在惠州，读陶潜所作外祖《孟嘉传》，云：“凯风寒泉之思，实钟厥心。”意凄然悲之。乃记公之逸事以遗程氏，庶几渊明之心也。是岁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华馆思无邪斋书。

### 书南华长老重辩师逸事

契嵩禅师常曠，人未尝见其笑。海月慧辩师常喜，人未尝见其怒。予在钱塘，亲见二人皆跌坐而化。嵩

既茶毗，火不能坏，益薪炽火，有终不坏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视身如金玉，不旋踵为粪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爱故坏，以舍故常在，岂不然哉？予迁岭南，始识南华重辩长老，语终日，知其有道也。予自海南还，则辩已寂久矣。过南华，吊其众，问塔墓所在。众曰：“我师昔作寿塔南华之东数里，有不悦师者，葬之别墓。既七百余日矣，今长老明公，独奋不顾，发而归之寿塔。改棺易衣，举体如生，衣皆鲜芳，众乃大愧服。”东坡居士曰：“辩视身为何物，弃之尸陀林以饲鸟乌何有，安以寿塔为！明公知辩者，特欲以化服同异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书其事，以遗其上足南华塔主可兴师。时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 记孙卿韵语

孙卿子有韵语者，其言鄙近，多云“成相”，莫晓其义。《前汉·艺文志·诗赋类》中有《成相杂词》十一篇，则成相者，盖古讴谣之名乎？疑所谓“邻有丧，舂不相”者。又《乐记》云：“治乱以相。”亦恐由此得名，当更细考之。

### 记徐陵语

徐陵多忘，每不识人，人以此咎之。陵曰：“公自

难记，若曹、刘、沈、谢辈，暗中摸索，亦合认得。”  
诚哉是言！

### 记欧阳公论文

顷岁孙莘老，识欧阳文忠公，尝乘间以文字问之。云：“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此公以其尝试者告人，故尤有味。

### 记欧阳论退之文

韩退之喜大颠，如喜澄观、文畅之意，了非信佛法也。世乃妄撰退之与大颠书，其词凡陋，退之家奴仆亦无此语。有一士人于其末妄题云：“欧阳永叔谓此文非退之莫能。”此又诬永叔也。永叔作《醉翁亭记》，其辞玩易，盖戏云耳，又不以为奇特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语，云：“平生为此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为退之《画记》，退之又不能为《醉翁记》。”此又大妄也。仆尝谓退之《画记》近似甲名帐耳，了无可观，世人识真者少，可叹亦可愍也。

### 跋嵇叔夜养生论后

东坡居士以桑榆之末景，忧患之馀生，而后学道，虽为达者所笑，然犹贤乎已也。以嵇叔夜《养生论》颇中余病，故手写数本，其一赠罗浮邓道师。绍圣二年四月八日书。

### 书渊明述史章后

渊明作《述史九章》，《夷齐》、《箕子》盖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馀载，吾犹知其意也。

### 书晁无咎所作杜舆子师字说后

《易》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夫君子得舆，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剥庐，上壮而下挠也。下完而上未具，吾安寝其中，民将载之。上壮而下挠，疾走不顾，犹惧压焉。今君学修于身，行修于家，而禄未及，既完其下矣，故予以是名字之，与无咎意初无异者。而其文约，其义近，不足以发夫人之志。若无咎者，可谓富于言而妙于理者也。

## 跋退之送李愿序

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

## 书鲜于子骏楚词后

鲜于子骏作楚词《九诵》以示轼。轼读之，茫然而思，喟然而叹，曰：嗟乎，此声之不作也久矣，虽欲作之，而听者谁乎？譬之于乐，变乱之极，而至于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声夷器也，求所谓郑、卫者，且不可得，而况于雅音乎？学者方欲陈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犁然如夏釜灶，撞瓮盎，未有不坐睡窃笑者也。好之而欲学者无其师，知之而欲传者无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骏独行吟坐思，寤寐于千载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友其人于冥冥，续微学之将坠，可谓至矣。而览者不知甚贵，盖亦无足怪者。彼必尝从事于此，而后知其难且工。其不学者，以为苟然而已。元丰元年四月九日，赵郡苏轼书。

书子由君子泉铭后 孟君名震，郢  
人，及进士第，为承议郎。

子由既为此文，余欲刻之泉上。孟君不可，曰：“名者，物之累也。”乃书以遗之。元丰六年十一月九日题。

书柳子厚牛赋后

岭外俗皆恬杀牛，而海南为甚。客自高化载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风不顺，渴饥相倚以死者无数。牛登舟皆哀鸣出涕。既至海南，耕者与屠者常相半。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间有饮药者，巫辄云：“神怒，病不可复治。”亲戚皆为却药，禁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而后已。地产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无脱者。中国人以沈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烧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书柳子厚《牛赋》以遗琼州僧道赧，使以晓喻其乡人之有知者，庶几其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记。

### 跋赤溪山主颂

达与不达者语，譬如与无舌人说味。问蜜何如，可云蜜甜。问甜何如，甜不可说。我说蜜甜，而无舌人终身不晓。为其不可晓，以为达者语应皆如是，问东说西，指空画地，如心疾，如睡语，听者耻不知，从而和之，更相欺谩。

昔张鲁以五斗米治病，戒病者相语不得云“未差也”，若云尔者，终身不差也。故当时以张鲁为神。其事类此。然亦不得以此等故疑其真。余得赤溪山主颂十一篇于其子昶，问其事于乐全先生张安道，知其为达者无疑，为书其末。熙宁九年正月望日。

### 书子由超然台赋后

子由之文，词理精确，有不及吾，而体气高妙，吾所不及。虽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资所短，终莫能脱。至于此文，则精确、高妙，殆两得之，尤为可贵也。

### 书李邦直超然台赋后

世之所乐，吾亦乐之，子由其独能免乎？以为彻

弦而听鸣琴，却酒而御芳茶，犹未离乎声、味也。是故即世之所乐，而得超然，此古之达者所难，吾与子由其敢谓能尔矣乎？邦直之言，可谓善自持者矣，故刻于石以自儆云。

### 书文与可超然台赋后

余友文与可，非今世之人也，古之人也。其文非今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为《超然》辞，意思萧散，不复与外物相关，其《远游》、《大人》之流乎？熙宁九年四月六日。

### 跋王氏华严经解

予过济南龙山镇，监税宋宝国出其所集王荆公《华严经解》相示，曰：“公之于道，可谓至矣。”予问宝国：“《华严》有八十卷，今独解其一，何也？”宝国曰：“公谓我此佛语深妙，其余皆菩萨语尔。”予曰：“予于藏经取佛语数句置菩萨语中，复取菩萨语置佛语中，子能识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独子不能，荆公亦不能。予昔在岐下，闻汧阳猪肉至美，遣人置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偿，吾不知也。而与客皆大诧，以为非他产所及。已而事败，客皆大惭。

今荆公之猪未败尔。屠者买肉，娼者唱歌，或因以悟。若一念清静，墙壁瓦砾皆说无上法，而云佛语深妙，菩萨不及，岂非梦中语乎？”宝国曰：“唯唯。”

### 跋荆溪外集

玄学、义学，一也。世有达者，义学皆玄，如其不达，玄学皆义。近世学者以玄相高，习其径庭，了其度数，问答纷然，应诺无穷。至于死生之际一大事因缘，鲜有不败绩者。孔子曰：“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世无孔子，莫或叩之，故使鄙夫得挟其空空以欺世取名，此可笑也。荆溪居士作《传灯传》若干篇，扶奖义学，以救玄之弊。譬如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无常羊也。

颜渊死，弟子无可与微言者。性与天道，自子贡不得闻，惟曾子信道笃学不仕，从孔子最久。师弟子问答，未尝不唯者。而曾子之唯，独记于《论语》，吾是以知孔子之妙传于一唯。枘凿相应，间不容发，一唯之外，口耳皆丧，而门人区区方欲问其所谓，此乃系风捕影之流，不足以实告者，悲夫。

### 书子由黄楼赋后

子城之东门，当水之冲，府库在焉。而地狭不可

以为壘城，乃大筑其门，护以砖石。府有废厅事，俗传项籍所作，而非也。恶其淫名无实，毁之，取其材为黄楼东门之上。元丰元年八月癸丑，楼城。九月庚辰，大合乐以落之。始余欲为之记，而子由之赋已尽其略矣，乃刻诸石。

### 书珠子法后

李公择见传如此，云得之一武官，缘感恩而传，必不妄。公择与轼，亦尝试之。

### 书拉杂变

司马长卿作《大人赋》，武帝览之，飘飘然有凌云之气。近时学者作拉杂变，便自谓长卿，长卿固不汝嗔，但恐览者渴睡落床，难以凌云耳。

### 书温公志文异圻之语

《诗》云：“谷则异室，死则同穴。”古今之葬皆为一室。独蜀人为一坟而异藏，其间为通道，高不及肩，广不容人。生者之室，谓之寿堂，以偶人被甲执戈，谓之寿神以守之，而以石瓮塞其通道。既死而葬则去

之。轼先夫人之葬也，先君为寿室。其后先君之葬，欧阳公志其墓，而司马君实追为先夫人墓志，故其文曰：“蜀人之祔也，同垆而异圻。”君实性谦，以为己之文不敢与欧阳公之文同藏也。东汉寿张侯樊宏，遗令棺柩一藏，不宜复见，如有腐败，伤子孙之心，使与夫人同坟异藏。光武善之，以书示百官。盖古亦有是也。然不为通道，又非诗人同穴之义，故蜀人之葬最为得礼也。

#### 跋张希甫墓志后

余为徐州，始识张希甫父子。元年之冬，李夫人病没，徐人多言其贤，至于死生之际无所留难。而天骥出其手书数十纸，记浮屠、道家语，笔迹雅健，不类妇人，而所书皆有条理。是时希甫年七十，辟谷道引，饮水百馀日，甚瘠而不衰，目瞳子炯然。余知其无苦，而不忍天骥之忧惧，乃守而告之：人生如寄，何至自苦如是，愿以时饮酒食粱肉，慰子孙之意。希甫强为予食，然无复在世意。后二年，余谪居黄州，闻希甫没，既葬，天骥以其墓铭示余，余知其夫妇皆超然世外矣。

#### 书四戒

“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

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此三十二字，吾当书之门窗、几席、缙绅、盘盂，使坐起见之，寝食念之。元丰三年十一月，雪堂书。

### 书所获镜铭

元丰四年正月，余自齐安往岐亭，泛舟而还。过古黄州，获一镜，周尺有二寸，其背铭云：“汉有善铜出白阳，取为镜，清如明，左龙右虎辅之。”其字如菽大，杂篆隶，甚精妙。白阳，疑南阳白水之阳也。其铜黑色，如漆。其背如刻玉。其明照人微小。旧闻古镜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 跋司马温公布衾铭后

士之得道者，视死生祸福，如寒暑昼夜，不知所择，而况膏粱脱粟文绣布褐之间哉！如是者，天地不能使之寿夭，人主不能使之贵贱，不得道而能若是乎，吾其敢以恭俭名之。仲尼以箪瓢得之颜子，余于温公亦云。

### 跋子由栖贤堂记后

子由作《栖贤堂记》，读之便如在堂中，见水石阴森，草木胶葛。仆当为书之，刻石堂上，且欲与庐山结缘，他日入山，不为生客也。

### 题伯父谢启后

天圣中，伯父中都公始举进士于眉，年二十有三。时进士法宽，未有糊名也。试日，通判殿中丞蒋希鲁下堂，观进士程文，见公所赋，叹其精妙绝伦。曰：“第一人无以易子。”公力自言年少学浅，有父兄在，决不敢当此选。希鲁大贤之，曰：“君子成人之美。”乃以为第三。明年登乙科。此则其亲书启事谢希鲁者也。公歿后十三年，得之宜兴人单君锡家，盖希鲁宜兴人也。又八年，乃躬自装縗，而归公之第二子子明兄，使宝之以无忘公之盛德云。元丰五年七月十三日，第六侄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轼谨志。

### 跋柳闳楞严经后

众生当以是时度，佛菩萨则现是身，身无实相，

然必现是，意其所入者易也。《楞严》者，房融笔受，其文雅丽，于书生学佛者为宜。吾甥柳辟，孝弟夙成，自童子能为文，不幸短命。其兄闳为手写此经。闳既已识佛意，则辟亦当冥受其赐矣。

### 跋张益孺清净经后

佛言作、止、任、灭，是谓四病。我言作、止、任、灭，是谓四法门。无尽居士若见法门，应无是语。

### 题僧语录后

佛法浸远，真伪相半。寓言指物，大率相似。考其行事，观其临祸福死生之际，不容伪矣。而或者得戒神通，非我肉眼所能勘验，然真伪之候，见于言语。吾虽非夔、旷，闻弦赏音，粗知雅曲。子由欲吾书其文，为题其末。

### 书济众方后

先朝值夷狄怀服，兵革寢息，而又体质恭俭，在位四十有二年，宫室苑囿无所益，故民无暴赋横徭而生齿岁登，垦田日广。至于法令则去苛惨、尚宽简，

守令则进贤良、退贪残，牛酒以礼高年，粟帛以旌孝行，广惠以廩茆独，宽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算，贖盐榷之令。用能导迎休祥，年谷登衍，其裕民之德，固已浹肌肤而沦骨髓矣。然犹慊然忧下民之疾疹无良剂以全济，于是诏太医集名方，曰“简要济众”。凡五卷，三册，镂板模印，以赐郡县，俾人得传录，用广拯疗，意欲锡以康宁之福，跻之仁寿之域。已而县与律令同藏，殆逾一纪，穷远之民，莫或闻知。圣泽壅而不宣，吏之罪也，乃书以方板，揭之通会。不独流传民间，痊痼愈疾，亦欲使人知上恩也。后之君子倘不以是为诮，岁一检举之，使无遗毁焉。

右具如前，须至榜示。

### 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

物有眇而理无方，穷天下之辩，不足以尽一物之理。达者寓物以发其辩，则一物之变，可以尽南山之竹。学者观物之极，而游于物之表，则何求而不得。故轮扁行年七十而老于斫轮，庖丁自技而进乎道，由此其选也。黄君道辅讳儒，建安人。博学能文，淡然精深，有道之士也。作《品茶要录》十篇，委曲微妙，皆陆鸿渐以来论茶者所未及。非至静无求，虚中不留，乌能察物之情如此其详哉？昔张机有精理而韵不能高，故卒为名医，今道辅无所发其辩而寓之于茶，为世外

淡泊之好，此以高韵辅精理者。予悲其不幸早亡，独此书传于世，故发其篇末云。

### 书咒语赠王君

王君善书符，行天心正一法，为里人疗疾驱邪。仆尝传咒法，当以传王君。其辞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崇，吾亦不汝苦。”

### 书李志中文后

元丰七年，轼舟行赴汝海，自富川陆走高安，别家弟子由。五月九日，过新吴，见县令李君志中，同谒刘真君祠，酌丹井饮之。明日夏至，游宝云寺此君亭，观李君之文，求其本而去。眉阳苏轼书。

### 跋邓慎思石刻

轼在黄州，见邓慎思学士扶护先太夫人丧，归葬长沙。饮食起居哀慕之节，皆应古礼，凡可以显扬前人者，君必尽力求之，期得而后已。呜呼，可谓孝矣！今复观此石刻，益嗟叹之不足。元祐元年十二月日，眉山苏轼书。

## 跋送石昌言引

右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字则轼年二十一时所书与昌言本也。今蓄于陈履常氏。昌言名扬休，善为诗，有名当时，终于知制诰。彭任字有道，亦蜀人，从富彦国使虏还，得灵河县主簿以死。石守道尝称之，曰：“有道长七尺，而胆过其身。一日坐酒肆，与其徒饮且酣，闻彦国当使不测之虏，愤愤推酒床，拳皮裂，遂自请行，盖欲以死捍彦国者也。”其为人大略如此，然亦任侠好杀云。元祐三年九月初一日题。

## 跋鲁直李氏传

李如损之妹，既笄发病，见前世冤对，日夜笞之，遂归诚佛法。梦中见佛与受戒，平遣冤者。李因蔬食不嫁，黄鲁直为记，仆题其后云。

## 跋进士题目后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御延和殿，奏端明殿学士范镇所进新乐，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皆侍。时

西夏方遣使款延州塞，而边臣方持其议，相与往返未决也。故进士作《延和殿奏新乐赋》、《款塞来享诗》云。翰林学士苏轼记。

### 自评文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 跋邢敦夫南征赋

邢敦夫自为童子，所与游皆诸公长者。其志岂独蕲以文称而已哉。一日不见，遂与草木俱尽，故鲁直、无咎诸人哭之，皆过时而哀。今观此文，亦足少慰。旧尝见江南李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将寿我欤？所为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见古人矣。”吾于敦夫亦云。元祐四年四月十六日。

### 书破地狱偈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惟

心造。”近有人丧妻者，梦其妻求《破地狱偈》，觉而求之，无有也。问荐福古老，云：“此偈是也。”遂举家持诵。后见亡者宝衣天冠，缥缈空中，称谢而去。轼闻之佛印禅师，佛印闻之范尧夫。

### 记佛语

佛告阿难，使汝流转心目之罪人，能降伏此两物，即去道不远矣。心既降伏，目亦自定，不须双言，但此两物常相表里。故佛云尔也。佛云：“三千大千世界，犹如空华乱起乱灭。而况我在此空华起灭之中寄此须臾，贵贱、寿夭、贤愚、得丧，所计几何？惟有勤修善果以升辅神明，照遣虚妄，以识知本性，差为着身要事也。”

### 书梦祭句芒文

予在黄州，梦黑肥吏以一幅纸请《祭春牛文》，却之不可。云：“欲得一佳文。”予笑而从之，云：“三阳既至，庶草将兴。爰出土牛，以戒农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涂；成毁须臾之间，谁为愠喜。”傍有一吏云：“此两句，会有愠者。”其一云：“不害。”久已忘之。参寥能具道，乃复录之，今岁立春，便可用也。

## 跋刘咸临墓志

鲁直事佛谨甚，作《刘咸临墓志》。咸临不喜佛，而其父道原尤甚。道原之真茹茶、啮雪竹、折玉裂也，终身守之而不易，可不谓戒且定乎！予观范景仁、欧阳永叔、司马君实皆不喜佛，然其聪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皆佛法也。梁武帝筑浮山堰灌寿春以取中原，一夕杀数万人，乃以面牲供宗庙，得为知佛乎！以是知世之喜佛者未必多，而所不喜者未易少也。

## 书松醪赋后

予在资善堂，与吴传正为世外之游。及将赴中山，传正赠予张遇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别。绍圣元年闰四月十五日，予赴英州，过韦城，而传正之甥欧阳思仲在焉，相与谈传正高风，叹息久之。始予尝作《洞庭春色赋》，传正独爱重之，求予亲书其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赋》，不减前作，独恨传正未见。乃取李氏澄心堂纸，杭州程奕鼠须笔，传正所赠易水供堂墨，录本以授思仲，使面授传正，且祝深藏之。传正平生学道既有得矣，予亦窃闻其一二。今将适岭表，恨不及一别，故以此赋为赠，而致思于卒章，可以超然想望而常相

从也。

### 书六赋后

予中子迨，本相从英州，舟行已至姑熟，而予道贬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可复以家行。独与少子过往，而使迨以家归阳羨，从长子迈居。迨好学，知为楚词，有世外奇志，故书此六赋以赠其行。绍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东坡居士书。

### 跋所书东皋子传

绍圣二年正月十六日，方读《东皋子传》，而梅州送酒者适至，独尝一杯径醉，遂书此纸以寄谭使君。

### 跋子由老子解后

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读之不尽卷，废卷而叹。使战国时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不意老年见此奇特。

## 跋张广州书

张广州与妹仁寿夫人书云：“广州真珠香药极有，亦有闲钱，但忝市舶使，不欲效前人自污尔。有唐三百年，惟宋璟、卢奂、李朝隐治广以廉洁称，吾宋无闻焉。方作钦贤堂，绘古之清刺史，日夕思仰之，吾妹贤而知理，必喜闻也。”洁廉，哲人之细事也，而古今边患常生于贪。守边得廉吏，则夷夏人安，岂细事哉。张说作《宋璟遗爱碑》，其文曰：“昆仑宝兮四海财，几万里兮岁一来。”《书》曰：“不宝远物，则远人格。”盖致远莫若廉。使张公久于帅广，如四海之物，皆可致也。呜呼！元符三年七月十一日。

## 题所作书易传论语说

孔壁、汲冢竹简科斗，皆漆书也。终于蠹坏。景钟、石鼓益坚，古人为不朽之计亦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坠者，特以人传人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书易传》、《论语说》，亦粗备矣。呜呼！又何以多为。

### 书罗汉颂后

佛弟子苏轼自海南还，道过清远峡宝林寺，敬颂禅月所画十八大阿罗汉。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 跋石钟山记后

钱唐、东阳皆有水乐洞，泉流空岩中，自然宫商。又自灵隐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溪行两山间，巨石磊磊如牛羊，其声空磬然，真若钟声，乃知庄生所谓天籁者，盖无所不在也。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五日，自海南还，过南安，司法掾吴君示旧所作《石钟山记》，复书其末。

### 题刘壮舆文编后

今日晨起，减衣，得头风病，然亦不甚也。取刘君壮舆文编读之，失疾所在。曹公所云，信非虚语。然陈琳岂能及君耶？建中靖国元年四月十二日书。

## 记黄州故吴国

昨日读《隋书·地理志》，黄州乃永安郡。今黄州东十五里许有永安城，而俗谓之“女王城”，其说鄙野。而《图经》以为春申君故城，亦非是。春申君所都，乃故吴国，今无锡惠山上有春申君庙，庶几是乎？

## 记铁墓厄台

旧游陈州，留七十馀日。近城可游观者无不至。柳湖傍有丘，俗谓之“铁墓”，云：“陈胡公墓也”。城濠水注啗其趾，见有铁镮之。又有寺曰“厄台”，云：“孔子厄于陈、蔡所居者。”其说荒唐不可信。或曰：“东汉陈愍王宠教弩台以控扼黄巾者。”斯说为近之。

## 书汴河斗门

数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门以淤田。议者以为不可，竟为之，然卒亦无功。方樊山水盛时，放斗门，则河田坟墓间舍皆被害。及秋深水退而放，则淤不能厚，谓之煎饼淤。朝廷亦厌之而罢。偶读白居易《甲乙判》，有云：“得转运使以汴河水浅不通运，请筑塞两

河斗门，节度使以当管营田悉在河次，若斗门筑塞，无以供军。”乃知唐时汴河两岸皆有营田斗门。若运水不乏，即可沃灌。古有之而今不能，何也？当更问知者。

### 书杜牧集僧制

杜牧集有《敦煌郡僧正兼州学博士僧慧苑除临坛大德制词》，盖宣宗复河、湟时也。蕃僧最贵中国紫衣师号。种谔知青涧城，无以使此等，辄出牒授。君子予其权，不责其专也。

### 记梦中论左传

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梦数人论《左传》云：“《祈招》之诗固善语，然未见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车辙马迹之意者。”有答者曰：“以民力从王事，当如饮酒，适于饥饱之度而已。若过于醉饱，则民不堪命，王不获没矣。”觉而念其言，似有理，故录之。

### 书左传医和语

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于水也亦然。

男外阳而内阴，女子反之。故《易》曰：“坤至柔而动也刚。”《书》曰：“沈潜刚克。”古之达者，盖如此也。秦医和曰：“天有六气，淫为六疾：阳淫热疾，阴淫寒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阳物也而晦时，故淫则生内热蛊惑之疾。”女为蛊惑，世知之者众矣。其为阳物而内热，虽良医未之言也。五劳七伤，皆热中而蒸，晦淫者不为蛊则中风，皆热之所生。医和之语，吾当表而出之。读《左氏春秋》，书此。

### 记王彭论曹刘之泽

王彭尝云：“途巷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数钱，令聚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玄德败，则颡蹙有涕者。闻曹操败，则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彭，恺之子，为武吏，颇知文章，余尝为作《哀词》，字大年。

### 记李邦直言周瑜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经略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饭。贤愚相远如此。安上言吾子似快活，未知孰贤与否？

书渊明归去来序

俗传书生入官库，见钱不识。或怪而问之，生曰：“固知其为钱，但怪其不在纸裹中耳。”予偶读渊明《归去来辞》云：“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乃知俗传信而有征。使瓶有储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于瓶中见粟也耶？《马后纪》，宫人见大练，反以为异物。晋惠帝问饥民，何不食肉糜？细思之，皆一理也。聊为好事者一笑。

偶书二首

刘聪闻当为须遮国王，则不复惧死。人之爱富贵，有甚于生者。月犯少微，吴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于生者。

又

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穿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掌。

## 书郭文语

温峤尝问郭文曰：“人皆有六亲相娱，先生弃之，何乐？”文曰：“本行学道，不谓遭世乱，欲归无路尔。”又问曰：“饥思食，壮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独无情乎？”曰：“情由忆生，不忆故无情。”又曰：“先生独居穷山，死则为乌鸢所食，奈何？”曰：“埋藏者食于蝼蚁，复何异？”又问曰：“猛兽害人，先生独不畏耶？”曰：“人无害兽心，则兽亦不害人。”又曰：“世不宁则身不安，先生何不出以济世乎？”曰：“此非野人之所知也。”予尝监钱唐郡，游余杭九锁山，访大涤洞天，即郭先生之旧隐也。洞天有巨壑，深不可测，盖尝有敕使投龙筒云。戊寅九月七日，东坡居士夜坐，录此。

## 书徐则事

东海徐则，隐居天台，绝粒养性。太极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当为王者师，然后得道。”晋王广闻其名，往召之。则谓门人曰：“吾年八十来召我，徐君之言信矣。”遂诣扬州。王请受道法，辞以时日不利。后数日而死，支体如生。道路皆见其徒步归，

云：“得放还山。”至旧居，取经书分遗弟子，乃去。既而丧至。予以谓徐生高世之人，义不为炀帝所污，故辞不肯传其道而死。徐君之言，盖聊以避祸，岂所谓危行言逊者耶？不然，炀帝之行，鬼所唾也，而太极真人肯置之齿牙哉！

### 书四适赠张鹗

张君持此纸，求仆书，且欲发药。不知药，君当以何品？吾闻《战国策》中有一方，吾尝服之，有效，故以奉传。其药四味而已，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夫已饥而食，蔬食有过于八珍。而既饱之余，虽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去也。若此可谓善处穷者矣。然而于道则未也。安步自佚，晚食自美，安以当车与肉为哉？车与肉犹存于胸中，是以有此言也。

### 记导引家语

导引家云：“心不离田，手不离宅。”此语极有理。又云：“真人之心，如珠在渊。众人之心，如瓢在水。”此善喻者。

## 书梦中靴铭

轼倅武林日，梦神宗召入禁中，宫女围侍，一红衣女童，捧红靴一只，命轼铭之。觉而忘之，记其一联云：“寒女之丝，铢积寸累。天步所临，云蒸雾起。”既毕，进御，上极叹其敏，使宫女送出，睇视裙带间，有六言诗一首云：“百叠漪漪水皱，六铢纚纚云轻，直立含风广殿，微闻环佩摇声。”

## 跋李氏述先记

东坡居士曰：贼以百倍之众临我，我无甲兵城池，虽慈父孝子，有不能相保者。李君独能锄耰棘矜，相率而拒之，非其才有所足恃，德有所不忍违，恶能然哉？余恨不得其平生行事本末，当有绝人者，非特此耳。士居平世，徼幸以成功名者，何可胜数，而危乱之世，豪杰之士淹没而无传者，亦多矣，悲夫！元祐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书。

## 记朱炎禅颂

芝上人言：近有节度判官朱炎者，学禅久之，忽

于《楞严经》若有所得者。问讲僧义江云：“此身死后，此心何在？”江云：“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良久以偈答曰：“四大不须先后觉，六根还向用时空。难将语默呈师也，只在寻常语默中。”师可之。其后竟坐化。真庙时人也。

### 改观音经

《观音经》云：“咒咀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着于本人。”东坡居士曰：“观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咒咀，念观音之力，而使还着于本人，则岂观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咒咀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两家总没事。”

### 论六祖坛经

近读六祖《坛经》，指说法、报、化三身，使人心开目明。然尚少一喻。试以喻眼：见是法身，能见是报身，所见是化身。何谓“见是法身”？眼之见性，非有非无，无眼之人，不免见黑，眼枯睛亡，见性不灭，则是见性，不缘眼有无，无来无去，无起无灭。故云“见是法身”。何谓“能见是报身”？见性虽存，眼根不具，则不能见，若能安养其根，不为物障，常使光明

洞彻，见性乃全。故云“能见是报身”。何谓“所见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弹指顷，所见千万，纵横变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见是化身”。此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 记袁宏论佛

袁宏《汉记》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国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也，将以觉悟群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为沙门。沙门，汉言息也。盖息意去欲，归于无为。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善恶，皆有报应。故贵行善修道，炼精养神，以至无生而得为佛也。”先生曰：“此殆中国始知有佛时语也。虽若浅近，而大略具是矣。野人得鹿，正尔煮食之尔。其后卖与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鹿之所以美，未有丝毫加于煮食时也。”

### 书赠邵道士

耳如芭蕉，心如莲花。百节疏通，万窍玲珑。来时一，去时八万四千。此义出《楞严》，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日，书赠都峽邵道士。

## 书正信和尚塔铭后

太安杨氏，世出名僧。正信表公兄弟三人，其一曰仁庆，故眉僧正。其一曰元俊，故极乐院主，今太安治平院也。皆有高行。而表公行解超然，晚以静觉。三人皆与吾先大父职方公、吾先君中大夫游，相善也。熙宁初，轼以服除，将入朝，表公适卧病，入室告别。霜发寸余，目光瞭然，骨尽出，如画须菩提像，可畏也。轼盘桓不忍去。表曰：“行矣，何处不相见。”轼曰：“公能不远千里相从乎？”表笑曰：“佛言生正信家，千里从公，无不可者，然吾盖未也。”已而果无恙，至六年乃寂。是岁，轼在钱塘，梦表若告别者。又十五年，其徒法用以其所作偈、颂及塔记相示，乃书其末。

## 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

释迦以文教，其译于中国，必托于儒之能言者，然后传远。故《大乘》诸经至《楞严》，则委曲精尽胜妙独出者，以房融笔授故也。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而南华今无刻石者。长老重辩师，儒释兼通，道学纯备，以谓自唐至今，

颂述祖师者多矣，未有通亮简正如子厚者。盖推本其言，与孟轲氏合，其可不使学者昼见而夜诵之。故具石请予书其文。《唐史》：元和中，马总自虔州刺史迁安南都护，徙桂管经略观察使，入为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盖自安南迁南海，非桂管也。韩退之《祭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节番禺，曹溪谥号，决非桂帅所当请。”以是知《唐史》之误，当以《碑》为正。绍圣二年六月九日。

### 书楞伽经后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先佛所说，微妙第一，真实了义，故谓之佛语。心品祖师达磨以付二祖曰：吾观震旦所有经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为心法。如医之有《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后世达者神而明之，如盘走珠，如珠走盘，无不可者。若出新意而弃旧学，以为无用，非愚无知，则狂而已。近岁学者各宗其师，务从简便，得一句一偈，自谓了证，至使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谈禅悦，高者为名，下者为利，馀波未流，无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医师，不由经论，直授方药，以之疗病，非不或中，至于遇病辄应，悬断死生，则与知经学古者不可同日语矣。世人徒见其有一至之功，或捷于古人，因谓《难经》不学而可，岂不误哉！《楞伽》义趣

幽眇，文字简古，读者或不能句，而况遗文以得义，忘义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于是，几废而仅存也。太子太保乐全先生张公安道，以广大心得清净觉，庆历中尝为滁州，至一僧舍，偶见此经，入手恍然，如获旧物，开卷未终，夙障冰解，细视笔画，手迹宛然，悲喜太息，从是悟入。常以经首四偈，发明心要。轼游于公之门三十年矣，今年二月，过南都见公于私第。公时年七十九，幻灭都尽，惠光浑圆；而轼亦老于忧患，百念灰冷。公以为可教者，乃授此经，且以钱三十万使印施于江淮间。而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曰：“印施有尽，若书而刻之则无尽。”轼乃为书之，而元使其侍者晓机走钱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为金山常住。元丰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骑都尉借绯苏轼书。

### 书金光明经后

轼之幼子过，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讳闰之，字季章，享年四十有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师，殡于城西惠济院。过未免丧，而从轼迁于惠州，日以远去其母之殡为恨也。念将祥除，无以申罔极之痛，故亲书《金光明经》四卷，手自装治，送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中，欲以资其母之往生也。泣而言于轼曰：“书经之劳微矣，不足以望丰报，要当口诵而心通，手书

而身履之，乃能感通佛祖，升济神明，而小子愚冥，不知此经皆真实语耶，抑寓言也？当云何见云何行？”轼曰：“善哉问也。吾常闻之张文定公安道曰：佛乘无大小，言亦非虚实，顾我所见如何耳。万法一致也，我若有见，寓言即是实语；若无所见，实寓皆非。故《楞严经》云：若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涅槃。若诸菩萨急于度人，不急于成佛，尽三界众生皆成佛已，我乃涅槃。若诸菩萨觉知此身，无始以来，皆众生相。冤亲拒受，内外障护，即卵生相。坏彼成此，损人益己，即胎生相。爱染留连，附记有无，即湿生相。一切勿变，为己主宰，即化生相。此四众生相者，与我流转，不觉不知，勤苦修行，幻力成就。由此四相，伏我诸根，为涅槃相。以此成佛，无有是处。此二菩萨，皆是正见。乃知佛语，非寓非实。今汝若能为流水长者，以大愿力，象取无碍法水，以救汝流浪渴涸之鱼，又能观诸世间，虽甚可爱，而虚幻无实，终非我有者，汝即舍离。如萨埵王子舍身，虽甚可恶，而业所驱迫，深可怜悯者，汝即布施。如萨埵王子施虎，行此舍施，如饥就食，如渴求饮，则道可得，佛可成，母可拔也。”过再拜稽首，愿书其末。绍圣二年八月一日。

### 金刚经跋尾

闻昔有人，受持诸经，摄心专妙。常以手指，作

捉笔状，于虚空中，写诸经法。是人去后，此写经处，自然严净，雨不能湿。凡见闻者，孰不赞叹，此希有事。有一比丘，独拊掌言，惜此藏经，止有半藏。乃知此法，有一念在即为尘劳，而况可以声求色见。今此长者，谭君文初，以念亲故，示入诸相。取黄金屑，书《金刚经》，以四句偈，悟入本心。灌流诸根，六尘清净。方此之时，不见有经，而况其字。字不可见，何者为金。我观谭君，孝慈忠信，内行纯备。以是众善，庄严此经，色相之外，炳然焕发。诸世间眼，不具正见，使此经法，缺陷不全。是故我说，应如是见。东坡居士，说是法已，复还其经。

## 苏轼文集卷六十七

### 题跋 诗词

#### 书苏李诗后

此李少卿赠苏子卿之诗也。予本不识陈君式，谪居黄州，倾盖如故。会君式罢去，而余久废作诗，念无以道离别之怀，历观古人之作辞约而意尽者，莫如李少卿赠苏子卿之篇，书以赠之。春秋之时，三百六篇皆可以见志，不必己作也。

#### 书鸡鸣歌

余来黄州，闻黄人二三月皆群聚讴歌，其词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吕，但宛转其声，往反高下，如鸡唱尔。与庙堂中所闻鸡人传漏，微有相似，但极

鄙野耳。《汉官仪》：“宫中不畜鸡，汝南出长鸣鸡，卫士候朱雀门外，专传鸡鸣。”又应劭曰：“今《鸡鸣歌》也。”《晋太康地道记》曰：“后汉固始、颍阳、公安、细阳四县，卫士习此曲于阙下歌之，今《鸡鸣歌》是也。”颜师古不考本末，妄破此说，余今所闻岂亦《鸡鸣》之遗声乎？土人谓之山歌云。

### 记阳关第四声

旧传阳关三叠，然今歌者，每句再叠而已，通一首言之，又是四叠。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应三叠之说，则丛然无复节奏。余在密州，有文勋长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阳关，其声宛转凄断，不类向之所闻，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叠。乃知唐本三叠盖如此。及在黄州，偶读乐天《对酒》诗云：“相逢且莫推辞醉，新唱阳关第四声。”注：“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以此验之，若第一句叠，则此句为第五声矣，今为第四声，则第一不叠审矣。

### 书孟东野诗

元丰四年，与马梦得饮酒黄州东禅。醉后，诵孟东野诗云：“我亦不笑原宪贫。”不觉失笑。东野何缘

笑得原宪？遂书此以赠梦得。只梦得亦未必笑得东野也。

### 题孟郊诗

孟东野作《闻角》诗云：“似开孤月口，能说落星心。”今夜闻崔诚老弹《晓角》，始觉此诗之妙。

### 书渊明饮酒诗后

“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此渊明《饮酒》诗也。正饮酒中，不知何缘记得此许多事。元丰五年三月三日，子瞻与客饮酒，客令书此诗，因题其后。

### 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

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

题渊明诗二首

陶靖节云：“平畴返远风，良苗亦怀新。”非古之偶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

又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无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觴聊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飞鸟趋林鸣。啸傲东窗下，聊复得此生。”靖节以无事自适为得此生，则凡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

题渊明咏二疏诗

此渊明《咏二疏》也。渊明未尝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谓既出返，如从病得愈，其味胜于初不病，此惑者颠倒见耳。

## 题渊明饮酒诗后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近见新开韩、柳集多所刊定，失真者多矣。

## 题文选

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引》，斯可见矣。如李陵、苏武五言，皆伪而不能去。观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以知其余人忽遗者甚多矣。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元丰七年六月十一日书。

## 题鲍明远诗

舟中，读鲍明远诗，有字谜三首。飞泉仰流者，旧说是井字。一云乾之一九，只立无耦，坤之六二，

宛然双宿，是桑字。一云头如刀，尾如钩，中间横广，四角六抽，右畔负两刃，左边属双牛，当是龟字也。

### 书谢瞻诗

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所谓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为胜善，亦谬矣。谢瞻《张子房》诗曰：“苛慝暴三殇。”此礼所谓上中下三殇。言暴秦无道，戮及孳稚也。而乃引“苛政猛于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于是”。谓夫与父为殇，此岂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诸如此甚多，不足言，故不言。

### 题蔡琰传

刘子玄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书，非西汉文，盖齐、梁间文士拟作者也。予因悟陵与武赠答五言，亦后人所拟。今日读《列女传》蔡琰二诗，其词明白感慨，颇类世所传木兰诗，东京无此格也。建安七子，犹涵养圭角，不尽发见，况伯喈女乎？又：琰之流离，必在父死之后。董卓既诛，伯喈乃遇祸。今此诗乃云为董卓所驱虏入胡，尤知其非真也。盖拟作者疏略，而范曄荒浅，遂载之本传，可以一笑也。

## 书文选后

五臣注《文选》，盖荒陋愚儒也。今日读嵇中散《琴赋》云：“间辽故音庠，弦长故徽鸣。”所谓庠者，犹今俗云敝声也，两手之间，远则有敝，故云“间辽则音庠”。徽鸣者，今之所谓泛声也，弦虚而不按，乃可泛，故云“弦长则徽鸣”也。五臣皆不晓，妄注。又云：“《广陵》、《止息》，《东武》、《太山》。《飞龙》、《鹿鸣》，《鹞鸡》、《游弦》。”中散作《广陵散》，一名《止息》，特此一曲尔，而注云“八曲”。其他浅妄可笑者极多，以其不足道，故略之。聊举此，使后之学者，勿凭此愚儒也。五臣既陋甚，至于萧统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赋》，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赋，而统谓之序，大可笑。相如赋首有子虚、乌有、亡是三人论难，岂亦序耶？其他谬陋不一，聊举其一耳。

## 题温庭筠湖阴曲后

元丰五年，轼谪居黄州。芜湖东承天院僧蕴湘，因通直郎刘君谊，以书请于轼，愿书此词而刻诸石，以为湖阴故事。而鄂州太守陈君瀚为致其书，且助之请。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舟过芜湖，乃书以遗湘，使

刻之。汝州团练副使员外置苏轼书。

### 书李白十咏

过姑孰堂下，读李白《十咏》，疑其语浅陋。见孙邈，云闻之王安国，此乃李赤诗，秘阁下有赤集，此诗在焉，白集中无此。赤见《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为厕鬼所惑而死。今观此诗，止如此，而以比白，则其人心恙已久，非特厕鬼之罪。

### 书李白集

今太白集中，有《归来乎》、《笑矣乎》及《赠怀素草书》数诗，决非太白作。盖唐末五代间贯休、齐己辈诗也。余旧在富阳，见国清院太白诗，绝凡。近过彭泽唐兴院，又见太白诗，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语不甚择，集中往往有临时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辈敢尔。若杜子美，世岂复有伪撰者耶？

### 记太白诗二首

“湘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唐末有见人作此诗者，词气

殆是李谪仙。余在都下，见有人携一纸文书，字则颜鲁公也，墨迹如未干，纸亦新健。其首两句云：“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此语亦非太白不能道也。

又

“人生烛上花，光灭巧妍尽。春风绕树头，日与化工进。惟知雨露贪，不念零落近。昔我飞骨时，惨见当涂坟。青松覆明霞，缥缈上下村。既死明月魄，无彼玻璃魂。念此一脱洒，长啸登昆仑。醉着鸾凤衣，星斗俯可扪。”“朝披云梦泽，笠钓青茫茫。寻丝得双鲤，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势如飞翔。归来问天姥，妙义不可量。金刀割青素，灵文烂煌煌。燕服十二钿，想见仙人房。暮跨紫鳞去，海气侵肌凉。龙子喜变化，化作梅花妆。遗我累累珠，靡靡明月光。劝我穿绛缕，系作裾间珰。揖余以辞去，谈笑闻余香。”余顷在京师，有道人相访，风骨甚异，语论不凡。自云：“常与物外诸公往还。”口诵此二篇，云：“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李太白作也。”

书学太白诗

李白诗飘逸绝尘，而伤于易。学之者又不至，玉

川子是也，犹有可观者。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谪仙，准律，不应从重。又有崔颢者，曾未及豁达李老，作《黄鹤楼诗》，颇类上士游山水，而世俗云李白，盖当与徐凝一场决杀也。醉中聊为一笑。

### 书诸集伪谬

唐末五代，文章衰尽，诗有贯休，书有亚栖，村俗之气，大率相似。如苏子美家收张长史书云：“隔帘歌已俊，对坐貌弥精。”语既凡恶，而字无法，真亚栖之流。近见曾子固编《太白集》，自谓颇获遗亡，而有《赠怀素草书歌》及《笑矣乎》数首，皆贯休以下词格。二人皆号有识知者，故深可怪。如白乐天赠徐凝、退之赠贾岛之类，皆世俗无知者所托，尤不足多怪。

### 书诸集改字

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自余少时，见前辈皆不敢轻改书。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蜀本《庄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与《易》“阴‘疑’于阳”、《礼》“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

“凝”。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盖灭没于烟波间耳。而宋敏求谓余云“鸥不解‘没’”，改作“波”。二诗改此两字，便觉一篇神气索然也。

### 书退之诗

韩退之《游青龙寺》诗，终篇言赤色，莫晓其故。尝见小说，郑虔寓青龙寺，贫无纸，取柿叶学书。九月柿叶赤而实红，退之诗乃寓此也。

### 记退之抛青春句

韩退之诗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买抛青春。”《国史补》云：“酒有郢之富春，乌程之若下春，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杜子美亦云：“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盞便醺人。”近世裴铏作《传奇》，记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则“抛青春”亦必酒名也。

## 辨杜子美杜鹃诗

南都王谊伯《书江滨驿垣》，谓子美诗历五季兵火，舛缺离异，虽经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阙者。谊伯谓“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盖是题下注。断自“我昔游锦城”为首句。谊伯误矣。且子美诗，备诸家体，非必牵合程度侃侃然者也。是篇句落处，凡五杜鹃，岂可以文害辞、辞害意耶？原子美之意，类有所感，托物以发者也。亦六义之比兴、《离骚》之法欤？按《博物志》，杜鹃生子，寄之他巢，百鸟为饲之。今江东所谓“杜宇曾为蜀帝王，化禽飞去旧城荒”是也。且禽鸟至微，犹知有尊，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礼若奉至尊。”子美盖讥当时之刺史，有不禽鸟若也。唐自明皇已后，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于君者，可一二数也。严武在蜀，虽横敛刻薄，而实致职以资中原，是“西川有杜鹃”。其不虔王命负固以自抗，擅军旅，绝贡赋，如杜克逊在梓州，为朝廷西顾之忧，是“东川无杜鹃”耳。至于涪、万、云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为有也，怀贰者为无也，不在夫杜鹃之真有无也。谊伯以为来东川，闻杜鹃声繁而急，乃始疑子美诗跋噫纸上语，又云子美不应叠用韵，何耶？子美自我作古，叠用韵，无害于为诗，仆所见如此。谊伯博

学强辩，殆必有以折衷之。

### 记子美八阵图诗

仆尝梦见一人，云是杜子美，谓仆：“世多误解予诗。《八阵图》云：‘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世人皆以谓先主、武侯欲与关羽复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我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吴之意，此为恨耳。”此理甚近。然子美死近四百年，犹不忘诗，区区自明其意者，此真书生习气也。

### 书子美自平诗

杜子美诗云：“自平宫中吕太一。”世莫晓其义，而妄者至以为唐时有自平宫。偶读《玄宗实录》，有中官吕太一叛于广南。杜诗盖云自平宫中吕太一，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见书不广而以意改文字，鲜不为人所笑也。

### 书子美云安诗

“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此老杜云安县诗也。

非亲到其处，不知此诗之工。

### 书子美驄马行

余在岐下，见秦州进一马，眈如牛，颌下垂胡侧立，颠倒毛生肉端。蕃人云：“此肉眈马也。”乃知《邓公驄马行》云：“肉驄碾礪连钱动。”当作眈。

### 书子美黄四娘诗

子美诗云：“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东坡云：此诗虽不甚佳，可以见子美清狂野逸之态，故仆喜书之。昔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黄四娘独何人哉，而托此诗以不朽，可以使览者一笑。

### 书子美屏迹诗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晚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竹光团野色，山影漾江流。废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子瞻云：“此东坡居士之诗也。”或者

曰：“此杜子美《屏迹》诗也，居士安得窃之？”居士曰：“夫禾麻谷麦，起于神农、后稷，今家有仓廩。不予而取辄为盗，被盗者为失主。若必从其初，则农、稷之物也。今考其诗，字字皆居士实录，是则居士诗也，子美安得禁吾有哉！”

### 记子美陋句

“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向来云涛盘，众力亦不细。呀帆忽遇眠，飞橹本无蒂。得失瞬息间，致远疑恐泥。百虑视安危，分明曩贤计。兹理庶可广，拳拳期勿替。”杜甫诗固无敌，然自“致远”以下句，真村陋也。此取其瑕疵，世人雷同，不复讥评，过矣！然亦不能掩其善也。

### 记子美逸诗

《闻惠子过东溪》诗云：“惠子白驴瘦，归溪唯病身。皇天无老眼，空谷滞斯人。岩密松花熟，山杯竹叶春。柴门了无事，黄绮未称臣。”此一篇，予与刘斯立得之于管城人家叶子册中，题云《杜员外诗集》，名甫字东美。其余诸篇，语多不同。如“故园杨柳今摇落，安得愁中却尽生”之类也。凤翔魏起兴叔云：“天

兴人掘得此诗石刻，与此少异：‘岩密松花古，村醪竹叶春。柴门了生事，园绮未称臣。’”

### 评子美诗

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又云：“知名未足称，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诗外尚有事在也。

### 书子美忆昔诗

《忆昔》诗云：“关中小儿坏纪纲。”谓李辅国也。“张后不乐上为忙。”谓肃宗张皇后也。“为留猛士守未央。”谓郭子仪夺兵柄入宿卫也。

### 杂书子美诗

《悲陈陶》云：“四万义军同日死。”此房琯之败也。《唐书》作“陈涛邪”，不知孰是？时琯临败，犹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促战，遂大败。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书与我军，留待明年莫仓卒。”

《北征》诗云：“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此谓陈元礼也。元礼佐玄宗平内难，又从幸蜀，首建诛杨国忠之策。

《洗兵马行》：“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此张镐也。

明皇虽诛萧至忠，然常怀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耶？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

《后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将驱益愁思，身废不足论。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详味此诗，盖禄山反时，其将校有脱身归国而禄山杀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 书柳公权联句

贵公子雪中饮，醉馀，倚槛向风，曰：“爽哉，快哉！”左右有泣者。公子惊问之，曰：“吾父昔以爽亡。”楚襄王登台，有风飒然而至，王曰：“快哉！此风寡人与庶人共之者耶？”宋玉讥之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而有之？”不知者以为谄也，知之者以为讽也。唐文宗诗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续之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惜乎，

时无宋玉在其傍也。

### 书韩定辞马郁诗

韩定辞，不知何许人，为镇州王熔书记，聘燕。帅刘仁恭舍于宾馆，命幕客马郁迎接。马有诗赠韩曰：“燧林芳草绵绵思，尽日相逢陟丽谯。别后巉晶山上望，羨君时复见王乔。”郁诗虽清秀，然意在试其学问。韩即席酬之：“崇霞台上神仙客，学辨痴龙艺更多。盛德好将银管述，丽辞堪与雪儿歌。”坐中宾客靡不钦讶，称为妙句，然疑其银管之僻也。他日郁从容问韩以雪儿、银管之事。韩曰：“昔梁元帝为湘东王时，好学著书，常记录忠臣义士及文章之美者。笔有三品，或以金、银饰，或用斑竹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书之；德行清粹者，用银管书之；文章赡丽者，用斑竹管书之。故湘东王之誉振于江表。雪儿，李密之爱姬，能歌舞。每见宾僚文章有奇丽中意者，即付雪儿协音律歌之。”又问痴龙出自何处，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误坠其中，因行数里，渐见明旷，见有宫殿、人物，凡九处。又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食之。不知何所。后出，以问张华。华曰：“此地仙九馆也，大羊名痴龙耳。”定辞复问郁巉晶山今当在何处，郁曰：“此隋郡之故事，何谦逊而下问。”由是两相悦服，结交而去。

## 书李主诗

“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路无人自还。”李主好书神仙隐遁之词，岂非遭离世故，欲脱世网而不得者耶？

## 书柳子厚诗

仆自东武适文登，并海行数日，道傍诸峰，真若剑铓。诵柳子厚诗，知海山多尔耶？子柳子云：“海上尖峰若剑铓，秋来处处割人肠。若为化作身千亿，遍上峰头望故乡。”

## 题柳子厚诗二首

柳子厚诗云：“鹤鸣楚山静。”又云：“隐忧倦永夜。”东坡曰：子厚此诗，远出灵运上。

又

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

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

### 书子厚梦得造语

子厚《记》云：“每风自四山而下，震动大木，掩冉众草，纷红骇绿，蓊勃芴气。”柳子厚、刘梦得皆善造语，若此句，殆入妙矣。梦得云：“水禽嬉戏，引吭伸翮，纷惊鸣而决起，拾彩翠于沙砾。”亦妙语也。

### 评韩柳诗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

### 书子厚诗

柳子厚诗云：“盛时一失贵反贱，桃笙葵扇安敢当。”不知桃笙为何物。偶阅《方言》：“簟，宋、魏之

间谓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为簟也。梁简文《答湘南王献簟书》云：“五离九折，出桃枝之翠笋。”乃谓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间，杜子美有《桃竹杖歌》。

### 书乐天香山寺诗

白乐天为王涯所谗，谪江州司马。甘露之祸，乐天在洛，适游香山寺，有诗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不知者，以乐天为幸之，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

### 书常建诗

常建诗云：“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欧阳公最爱赏，以为不可及。此语诚可人意，然于公何足道，岂非厌饫刍豢反思螺蛤耶？

### 书韩李诗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与柳展如饮酒，一杯便醉，作字数纸。书李太白诗云：“遗我鸟迹书，飘然落岩间。其字乃上古，读之了不闲。”戏谓柳生，李白尚气，乃自招不识字，可一大笑。不如韩愈倔强，云

“我宁屈曲自世间，安能随汝巢神仙”也。

### 录陶渊明诗

“清晨闻扣门，倒裳自往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褰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谁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此诗叔弼爱之，予亦爱之。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

### 书渊明诗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侵晨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不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览渊明此诗，相与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多矣。元祐九年正月十六日，李端叔、王几仁、孙子发皆在。东坡记。

书渊明乞食诗后

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人，此大类丐者口颊也。哀哉！哀哉！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

书渊明饮酒诗后

《饮酒》诗云：“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宝不过躯，躯化则宝已矣。人言靖节不知道，吾不信也。

书渊明诗二首

孔文举云：“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事矣。”此语甚得酒中趣。及见渊明云：“偶有佳酒，无夕不倾，顾影独尽，悠然复醉。”便觉文举多事矣。

又

陶诗云：“但恐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此未醉时

说也，若已醉，何暇忧误哉！然世人言醉时是醒时语，此最名言。张安道饮酒初不言盏数，少时与刘潜、石曼卿饮，但言当饮几日而已。欧公盛年时，能饮百盏，然常为安道所困。圣俞亦能饮百许盏，然醉后高叉手而语弥温谨。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饮者。善饮者，澹然与平时无少异也。若仆者，又何其不能饮，饮一盏而醉，醉中味与数君无异，亦所羨尔。

### 书薛能茶诗

唐人煎茶用姜。故薛能诗云：“盐损添常戒，姜宜着更夸。”据此，则又有用盐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辄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姜煎信佳也，盐则不可。

### 书乐天诗

“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元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遥想高僧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唐韬光禅师自钱塘天竺来住此山，乐天守苏日，以此诗寄之。庆历中，先君游此山，犹见乐天真迹。后四十七年，轼南迁过虔，复经此寺，徒见石刻而已。绍圣元年八

月十七日。

### 论董秦

玉川子《月蚀》诗云：“岁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娄生，覆尸无衣巾。”详味此句，则董秦当是无功而享厚禄者。董秦，本忠臣也。天宝末骁将，屡立战功。虽粗暴，亦颇知忠义。代宗时，吐蕃犯阙，征兵。秦即日赴难。或劝择日，答曰：“君父在难，乃择日耶？”后卒污朱泚伪命，诛。考其终始，非无功而享厚禄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绍圣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书日月蚀诗

玉川子作《月蚀》诗，以为蚀月者，月中之虾蟆也。梅圣俞作《日蚀》诗云：“食日者三足乌。”此固因俚说以寓其意也。《战国策》曰：“日月暉于外，其贼在内。”则俚说亦当矣。

### 书卢全诗

卢全诗云：“何时得去禁酒国。”吾今谪岭南，万

户酒家有一婢，昔尝为酒肆，颇能伺候冷暖。自今当不乏酒，可以日饮无何，其去禁酒国矣。

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

“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不知从之游者谁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绍圣二年二月十一日，东坡居士饮醉食饱，默坐思无邪斋，兀然如睡，既觉，写渊明诗一首，示儿子过。

书渊明酬刘柴桑诗

自夏历秋，毒热七八十日不解，炮灼理极，意谓不复有清凉时。今日忽凄风微雨，遂御夹衣，顾念兹岁，屈指可尽。陶彭泽云：“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此言真可为惕然也。

## 书柳子厚南涧诗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索，林影久参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末路少所宜。寂寞竟何事，迟回只自知。谁欤后来者，当与此心期。”柳子厚南迁后诗，清劲纤余，大率类此。绍圣三年三月六日。

## 对韩柳诗

韩退之诗云：“水作青罗带，山为碧玉簪。”柳子厚诗云：“海上群山若剑铍，秋来处处割愁肠。”陆道士云：“二公当时不相计会，好做成一属对。”东坡为之对云：“系闷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铍山。”此可编入诗话也。

## 书李峤诗

“昔时青楼对歌舞，今日黄埃聚荆棘。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李峤诗也。盖当时未有太白、子美，故峤辈

得称雄耳。其遭离世故，不得不尔。雨中闻铃且犹涕下，峤诗可不如撼铃耶？以此论工拙，殆未可也。

### 书贺遂亮诗

“意气百年内，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虚襟。君子重名义，直道冠衣簪。风云何可托，怀抱自然深。落霞净霜景，坠叶下枫林。若上南登岸，希访北山岑。”此贺遂亮《赠韩思彦》诗也。《成都学馆记》，遂亮撰，颜有意书。书词皆奇雅有法。尝患不见遂亮他文，偶因读《国史补》，得此诗，乃为录之。

### 书董京诗

《晋史》：“董京字威辇，作诗答孙子荆，其略曰：‘玄鸟纒幕，而不被害？鸣隼远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鱼，逡巡倒尾。沉吟不决，忽焉失水。嗟乎！鱼鸟相与，万世而不悟。以我观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达人，深穆其度，亦将窥我，颦蹙而去。’”京之意盖曰：以鱼鸟自观，虽万世而不悟其非也，我所以能知鱼鸟之非者，以我不与鱼鸟同所恶也。彼达人者不与我同欲恶，则其观我之所为，亦欲如我之观鱼鸟矣。京，得道人也，哀世俗不晓其语，故粗为说之。戊寅九月

八日。读《隐逸传》。

### 书杜子美诗

“崔郎忧病士，书信有柴胡。饮子频通汗，怀君想报珠。亲知天畔少，药味峡中无。归楫生衣卧，春鸥洗翅呼。酒闻上急水，旱作耻平途。万里皇华使，为僚记腐儒。”此杜子美诗也。沈佺期《回波》诗云：“姓名虽蒙齿录，袍笏未易牙绯。”子美用“饮子”对“怀君”，亦“齿录”、“牙绯”之比也。广州舶信到，得柴胡等药，偶录此诗遣闷。己卯正月十三日，久旱，微雨阴翳，未快。

### 书唐太宗诗

唐太宗作诗至多，亦有徐、庾风气，而世不传，独于《初学记》时时见之。

### 书韦苏州诗

世传王子敬帖，有“黄柑三百颗”之语。此帖乃在刘景文处。景文死，不知今在谁家矣。韦苏州有诗云：“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盖苏州亦

见此帖也。余亦尝有诗与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气压邺侯三万签。”

### 书杜子美诗后

“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十有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当供给。至老双鬓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面妆手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海南亦有此风，每诵此诗，以谕父老，然亦未易变其俗也。元符二年闰九月十七日。

### 书司空图诗

司空图表圣自论其诗，以为得味于味外。“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云：“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院，松阴满庭，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俭有僧态。若杜子美云：“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则才力富健，去表圣之流远矣。

## 书郑谷诗

郑谷诗云：“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此村学中诗也。柳子厚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扁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人性有隔也哉，殆天所赋，不可及也已。

## 书王梵志诗

王梵志诗云：“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每人吃一个，莫嫌无滋味。己且为馅草，当使谁食之。”为易其后两句云：“预先着酒浇，图教有滋味。”

## 书柳子厚诗

柳柳州《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病中见寄》：“客有故园思，潇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梦绕羽人丘。味道怜知止，遗名得自求。壁空残月曙，门掩候虫秋。谬委双金重，难征杂佩酬。碧霄无枉路，徒此助离忧。”元符己卯十一月十九日，忽得龙川信，寄此纸，试书此篇。

## 书柳子厚诗后

元符己卯闰九月，琼士姜君来僦耳，日与予相从。至庚辰三月乃归，无以赠行，书柳子厚《饮酒》、《读书》二诗以见别意。子归，吾无以遣，独此二事，日相与往还耳。二十一日书。

## 记永叔评孟郊诗

欧阳永叔尝云：“孟东野诗‘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就使堪织，能得多少。”

## 书太白广武战场诗

昔先友史经臣彦辅谓余：“阮籍登广武而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岂谓沛公竖子乎？”余曰：“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者，指魏、晋间人耳。”其后余游京口甘露寺，有孔明、孙权、梁武、李德裕之遗迹。余感之，因题诗，其略曰：“四雄皆龙虎，遗迹了未刊。方其盛壮时，争夺肯少安。废兴属造物，迁逝谁控抟。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难。聊兴广武叹，不待雍门弹。”则犹此意也。今日读李白《广武古战

场》诗云：“沉湎呼竖子，狂言非至公。”乃知李白亦误认嗣宗语，与先友之意无异也。嗣宗虽放荡，本有意于世，以魏、晋间多故，一放于酒耳，何至以沛公为竖子乎？

### 书退之诗

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得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

### 书黄鲁直诗后二首

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入用，亦不无补于世也。

又

鲁直诗文，如蝥蛄、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

## 书陆道士诗

陆道士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好丹药，通术数，能诗，萧然有出尘之姿。久客江南，无知之者。予昔在齐安，盖相从游，因是谒子由高安，子由大赏其诗。会吴远游之过彼，遂与俱来惠州，出此诗。

## 书诸公送周梓州诗后

予自元祐之初，备位从官，日与正孺游。三年，予既有江海之意，而正孺亦慨然有归欤之叹，遂请梓州，得之。予时以诗送行，有“扫棠阴”、“踵画像”之语。旋出领杭州二年，还朝，老病日加，方上章请郡，曰：“正孺已及瓜矣，盍往代之，遂归老眉山乎？”或曰：“不可，梓人之安正孺甚矣，其去正孺，如去父母，子其忍夺之！”乃止，不敢乞。梓人愿复借留正孺数年，诏许之。而大丞相吕公典领实录，见熙宁中正孺为御史时所言事，叹曰：“君子哉，斯人也。”因言于上，除正孺直秘阁。士大夫以才能论议，取合一时可也，使人于十年之后，徐观其所为，心服而无异议，我亦无愧，难矣。正孺有书来，欲刻诸公送行诗于石，求予为跋尾，乃记所闻以遗之，且使梓人知予前诗卒

章之意，未始一日忘也。

### 书游汤泉诗后

余之所闻汤泉七，其五则今三子之所游，与秦君之赋所谓匡庐、汝水、尉氏、骊山，其二则余之所见凤翔之骆谷与渝州之陈氏山居也。皆弃于穷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獠之所饮，惟骊山当往来之冲，华堂玉甃，独为胜绝。然坐明皇之累，为杨、李、禄山所污，使口舌之士，援笔唾骂，以为亡国之馀，辱莫大焉。今惠济之泉，独为三子者咏叹如此，岂非所寄僻远，不为当途者所愿，而后得为高人逸士，与世异趣者之所乐乎？或曰：明皇之累，杨、李、禄山之污，泉岂知恶之？然则幽远僻陋之叹，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无知于荣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为抱器适用而不择所处者之戒。元丰元年十月五日。

### 书黄子思诗集后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

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馀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闽人黄子思，庆历、皇祐间号能文者。予尝闻前辈诵其诗，每得佳句妙语，反复数四，乃识其所谓，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予既与其子几道、其孙师是游，得窥其家集，而子思笃行高志，为吏有异材，见于墓志详矣，予不复论，独评其诗如此。

## 苏轼文集卷六十八

### 题跋 诗词

#### 跋文忠公送惠勤诗后

始予未识欧公，则已见其诗矣。其后屡见公，得勤之为人，然犹未识勤也。熙宁辛亥，余出倅钱塘，过汝阴见公，屡属余致谢勤。到官不及月，以腊日见勤于孤山下，则余诗所谓“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者也。其明年闰七月，公薨于汝阴，而勤亦退老于孤山下，不复出游矣。又明年六月六日，偶至勤舍，出此诗，盖公之真迹，读之流涕，而勤请余题其后云。

#### 书赠法通师诗

“欲识当年杜伯升，飘然云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随

缰锁，料得而今似我能。”仆偶云：“通师子不脱厩场屋，今何为乎？”柳子玉云：“不过似我能。”因戏作此诗。熙宁七年二月日。

### 题鲜于子骏八咏后

始予过益昌，子骏始漕利路。其后八年，予守胶西，而子骏始移漕京东。自朝廷更法以来，奉法之吏，尤难其人。刻急则伤民，宽厚则废法。二者其理难通，而山峡地瘠，民贫役重，其推行为尤难。子骏世家南隆，亲族故人，散处所部，以亲则害法，以法则伤恩，二者其势难全。是三难者萃于子骏，而子骏为之九年，其声藹然，闻之四方。上不害法，下不伤民，中不废亲，自讲议措置至于立法定制，皆成于其手。吏民举欣欣然，而子骏亦自治园囿亭榭，赋诗饮酒，雍容有馀，如异时为监司者。君子以是知其贤。子骏以其所作八咏寄余。余甚爱其诗，欲作而不可及，乃书其末，以遗益昌之人，使刻于石，以无忘子骏之德。

### 记子由诗

八月四日与子由同来，留小诗三首：“葱蒨门前路，行穿翠密中。却来堂上看，岩谷意无穷。”“夭矫

庭中柏，枯枝鹊踏消。瘦皮缠鹤骨，高顶转龙腰。”  
 “窈窕山头井，泉通伏涧清。欲知深几许，听放辘轳声。”子由和云：“峒峒山上寺，近在古城中。苦恨河流远，长教眼力穷。”“盘曲山前路，流年向此消。兴亡须一吊，范叟卧山腰。”“孤绝山南寺，僧居无限清。不知行道处，空听暮钟声。”子由诗过吾远甚。熙宁十年八月四日，子瞻。

### 书诸公送皃绎先生诗后

皃绎先生既歿三十餘年，轼始从其子复游，虽不识其人，而得其为人。先生为阆中主簿，以诗饯行者，凡二十餘人，皆一时豪杰名胜之流。自景祐至今，凡四十餘年，而凋丧殆尽，独张君宗益在耳。怀先生之盛德，想诸贤之遗烈，悼岁月之不居，感人事之屡变。故书其末，使后生想见其风流云耳。

### 题文潞公诗

《送时郎中》诗云：“一从辞画省，游岁守坤维。久浹于藩任，常分乃睿思。六条遵汉寄，千里奉尧咨。按部壶浆拥，行春茜旆随。握兰班已峻，拔薤化方施。吏服蒲鞭耻，童怀竹马期。不藏金似粟，倾降雨如丝。

每见求民瘼，宁闻拾路遗。责躬还掩阁，察吏更褰帷。好续循良传，宜刊德政碑。奸邪随草靡，权黠望风移。渤海绳皆治，葵丘戍及期。佩牛登富庶，负虎变淳熙。云路征贤日，星郎拱极时。将升严助室，暂辍阮咸麾。挽邓舟停水，思何咏载岐。鱼城初解印，凤阙即移墀。曲榭青云路，离筵白□词。玳簪萦别恨，金酒折芳枝。从此三巴俗，多吟蔽芾诗。”轼尝得闻潞公之语矣，其雄才远度，固非小子所能窥测，至于学问之富，自汉以来，出入驰骋，略无遗者，下迨曲技小数，靡不究悉，虽笃学专门之师，莫能与之较，然世不以此称公，岂勋德所掩覆故耶？今观其幼时诗，精审研密，句句皆有所考，盖其积之也久矣。元丰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书。

### 自记吴兴诗

仆游吴兴，有《游飞英寺》诗云：“微雨止还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见日，草木自苍然。”非至吴越，不见此景也。

### 记所作诗

吾有诗云：“日日出东门，步寻东城游。城门抱关

卒，怪我此何求。吾亦无所求，驾言写我忧。”章子厚谓参寥曰：“前步而后驾，何其上下纷纷也？”仆闻之曰：“吾以尻为轮，以神为马，何曾上下乎？”参寥曰：“子瞻文过有理似孙子荆。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

### 书曹希蕴诗

近世有妇人曹希蕴者，颇能诗，虽格韵不高，然时有巧语。尝作《墨竹》诗云：“记得小轩岑寂夜，月移疏影上东墙。”此语甚工。

### 记郭震诗

蜀人任介、郭震、李旼，皆博学能诗，晓音律，相与为莫逆之交，游荡不羁，礼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识过人。李顺之将乱，震游成都东郊，忽赋诗曰：“今日出东郊，东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教征马食。”遂走京师上书，言蜀将乱，不报。期年，其言乃效。震竟不仕。介为陕西一幕官而死。旼稍达，仕至尚书郎。震将死，其友往问之，侧卧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岂可复替名哉！”虽平生诙谐之馀习，然亦足以见其临死而不乱也。

## 评杜默诗

石介作《三豪》诗，略云：“曼卿豪于诗，永叔豪于文，杜默字师雄者豪于歌也。”永叔亦赠默云：“赠之三豪篇，而我滥一名。”默之歌，少见于世，初不知之。后闻其篇，云“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皆此等语，甚矣介之无识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恶争名，且为介讳也。吾观杜默豪气，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饱后所发者也。作诗狂怪，至卢仝、马异极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

## 书狄遵度诗

“佳城郁郁颓寒烟，饥雏乳兽号荒阡。夜卧北斗寒挂枕，霜拱木落雁横天。浮云西去不复返，落日东逝随长川。乾坤未死吾尚在，肯与螻蛄论大年。”狄遵度自儿童，已能属文，落落有声。年十六，一夕，梦子美诵平生所为诗，皆集中所无者，觉而记两句，后遂续之云耳。

## 题子明诗后 并鲁直跋

吾兄子明，旧能饮酒，至二十蕉叶，乃稍醉。与之同游者，眉之蟆颐山观侯老道士，歌讴而饮。方是时，其豪气逸韵，岂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不见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闻于蜀，非复昔日之子明也。侄安节自蜀来，云子明饮酒不过三蕉叶。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蕉叶矣。然旧学消亡，夙心扫地，枵然为世之废物矣。乃知二者有得必有丧，未有两获者也。

老道士，盖子瞻之从叔苏慎言也。今年有孙汝楫，登进士第。东坡白云饮三蕉叶，亦是醉中语。余往与东坡饮一人家，不能一大觥，醉眠矣。鲁直题。

## 题和王巩六诗后

仆文章虽不逮冯衍，而慨慷大节乃不愧此翁。衍逢世祖英睿好士，而独不遇，流离摈逐，与仆相似。而衍妻悍妒甚，仆少此一事，故有“胜敬通”之句。

## 题陈吏部诗后

故三司副使吏部陈公，轼不及见其人。然少时所识一时名卿胜士，多推尊之。迩来前辈凋丧略尽，能称诵公者，渐不复见，得其绪言遗事，皆当记录宝藏，况其文章乎？公之孙师仲，录公之诗二十五篇以示轼。三复太息，以想见公之大略云。元丰四年十一月廿二日，眉阳苏轼。

## 书赠陈季常诗

余谪黄州，与陈慥季常往来，每过之，辄作“汁”字韵诗一篇。季常不禁杀，故以此讽之。季常既不复杀，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语使人凄然也。

## 书遵师诗

游汤泉，览留题百余篇，独爱遵师一偈云：“禅庭谁作石龙头，龙口汤泉沸不休。直待众生尘垢尽，我方清冷混常流。”戏作一绝答云：“石龙有口口无根，自在流泉谁吐吞。若信众生本无垢，此泉何处觅寒

温。”元丰七年五月十三日。

### 书葛道纯诗后

“淙流绝壁散，灵烟翠洞深。岩际松风清，飘飘洒尘襟。观萝玩猿鸟，解组傲园林。茶果邀真侣，觞酌洽同心。旷岁怀兹赏，行春始重寻。聊将横吹笛，一写山水音。”与高安葛格道纯同游庐山简寂观，道纯诵此诗，请书之石。元丰七年五月十九日，汝州团练副使苏轼和仲。

### 书子由金陵天庆观诗

“兴废不可必，冶城今静祠。松声闻道路，竹色净轩墀。江近风云改，庭深草木滋。孤坟吊遗直，铭暗闵元规。”元丰三年四月，家弟子由过此留诗，七年七月十六日，为书之壁。

### 书子由绝胜亭诗

“夜郎秋涨水连空，上有虚亭缥缈中。山满长天宜落日，江吹旷野作惊风。纛烟惨淡浮前浦，渔艇纵横逐钓筒。未省岳阳何似此，应须子细问南公。”蜀州新

建绝胜亭，舍弟十九岁作。

### 跋翰林钱公诗后

轼齟齬入乡校，即诵公诗，今得观其遗迹，幸矣。  
元丰八年正月二十日。

### 题别子由诗后

“先君昔爱洛城居，我今亦过嵩山麓。水南卜筑吾岂敢，试向伊川买修竹。又闻缙山好泉眼，傍市穿林泻水玉。想见茅檐照水开，两翁相对清如鹄。”元丰七年，余自黄迁汝，往别子由于筠，作数诗留别，此其一也。其后虽不过洛，而此意未忘，因康君郎中归洛，书以赠之。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轼书。

### 跋欧阳寄王太尉诗后

“丰乐坡前一醉翁，馀龄有几百忧攻。平生自恃心无愧，直道诚知世不容。换骨莫求丹九转，荣名何待禄千钟。明年今日如寻我，颍水东西问老农。”此欧阳文忠公寄太尉懿敏王公诗。轼与公之子定国、定国侄孙子发、张彦若同游宝梵。定国诵此诗，以遗诗人戴

仲达。仲达，尝从文忠公者也。元祐元年四月，门生苏轼书。

### 书黄鲁直诗后

每见鲁直诗文，未尝不绝倒。然此卷语妙，殆非悠悠者所识能绝倒者也，是可人。元祐元年八月二十二日，与定国、子由同观。

### 记董传论诗

故人董传善论诗。予尝云：杜子美不免有凡语，“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岂非凡语耶？传笑曰：“此句殆为君发。凡人用意深处，人罕能识，此所以为独苦，岂独画哉？”

### 书参寥论杜诗

参寥子言：“老杜诗云：‘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此句可画，但恐画不就尔。”仆言：“公禅人，亦复爱此绮语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见江瑶柱，岂免一朵颐哉！”

### 记少游论诗文

秦少游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诗冠古今，而无韵者殆不可读。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

### 题李伯祥诗

眉山矮道士李伯祥好为诗，诗格亦不甚高，往往有奇语。如“夜过修竹寺，醉打老僧门”之句，皆可可爱也。余幼时学于道士张易简观中，伯祥与易简往来，尝叹曰：“此郎君贵人也。”不知其何以知之。

### 书绿筠亭诗

“爱竹能延客，求诗剩挂墙。风梢千蠢乱，日影万夫长。谷鸟惊棋响，山蜂识酒香。只应陶靖节，解听北窗凉。”清献先生尝求东坡居士作绿筠亭诗，曰：“此吾乡人梁处士之居也。”后二十五年，乃见处士之子瑄，请书此本。绍圣二年四月十三日。

## 题王晋卿诗后

晋卿为仆所累。仆既谪齐安，晋卿亦贬武当。饥寒穷困，本书生常分，仆处不戚戚固宜，独怪晋卿以贵公子罹此忧患，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此孔子所谓“可与久处约长处乐”者。元祐元年九月八日。

## 书黄泥坂词后

余在黄州，大醉中作此词，小儿辈藏去稿，醒后不复见也。前夜与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篋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读，以意寻究，乃得其全。文潜喜甚，手录一本遗余，持元本去。明日得王晋卿书，云：“吾日夕购子书，不厌近。又以三缣博两纸。子有近书，当稍以遗我，毋多费我绢也。”乃用澄心堂纸、李承晏墨书此遗之。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题憩寂图诗并鲁直跋

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苏子瞻、李伯时为柳仲远

作《松石图》。仲远取杜子美诗“松根胡僧憩寂寞，庞眉皓首无住着，偏袒右肩露双脚，叶里松子僧前落”之句，复求伯时画此数句，为《憩寂图》。子由题云：“东坡自作苍苍石，留取长松待伯时。只有两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诗。”因次其韵云：“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前世画师今姓李，不妨题作辋川诗。”文与可尝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虽不及，石似过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鲁直下一句。

或言：子瞻不当目伯时为前身画师，流俗人不领，便是诗病。伯时一丘一壑，不减古人，谁当作此痴计。子瞻此语是真相知。鲁直书。

### 题张安道诗后

“因嗟萍梗才名客，自叹匏瓜老病身。一榻从兹还倚壁，不知重扫待何人。”元丰三年，家弟子由谪官筠州，张安道口占此诗为别，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尝出涕向人也。元祐六年十二月薨于南都。将属纆，问后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是月十一日，举哀荐福禅院，录此诗留院中。

### 书张芸叟诗

张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练西事，稍能诗，从高

遵裕西征回，途中作诗二绝。一云：“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他日玉关归去路，将何攀折赠行人。”一云：“青铜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将军休上望乡台。”为转运判官李察所奏，贬郴州监税。舜民言：“官军围灵武不下，粮尽而退。西人从城上大呼：‘官军汉人兀擦否？’或仰而答曰：‘兀擦。’城上皆大笑。西人谓惭为兀擦也。”

### 书试院中诗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领贡举事，辟李伯时为考校官。三月初，考校既毕，待诸厅参会，故数往诣伯时。伯时苦水悸，幅幅不欲食，作欲驱马以排闷。黄鲁直诗先成，遂得之。鲁直诗云：“仪鸾供帐饕虱行，翰林湿薪爆竹声，风帘官烛泪纵横。木穿石盘未渠透，坐窗不邀令人瘦，贫马百啮逢一豆。眼明见此玉花骝，径思着鞭随诗翁，城西野桃寻小红。”子瞻次韵云：“少年鞍马勤远行，夜闻啮草风雨声，见此忽思短策横。千重故纸钻未透，那更陪君作诗瘦，不如芋魁归饭豆。门前欲嘶御史骝，诏恩三日休老翁，羨君怀中双橘红。”蔡天启、晁无咎、舒尧文、廖明略皆继，此不能尽录。予又戏作绝句：“竹头抢地风不举，文书堆案睡自语。看马欲驱顿风尘，亦思归家洗袍袴。”伯时笑曰：“有顿尘马欲入笔。”疾取纸来写之后。三月六

日所作皆是也。眉山苏轼书。

### 书鬼仙诗

“忽然湖上片云飞，不觉中流雨湿衣。折得荷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

“江上橈竿一百尺，山中楼台十二重。山僧楼上望江上，遥指橈竿笑杀侬。”

“湘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

“爷娘送我青枫根，不记青枫几回落。当时手刺衣上花，今日为灰不堪着。”

“浦口潮来初渺漫，莲舟溶漾采花难。芳心不惬空归去，会待潮平更折看。”

“酒尽君莫沽，壶倾我当发。城市多嚣尘，还山弄明月。”

“卜得上峡日，秋江风浪多，巴陵一夜雨，肠断木兰歌。”

“寒草白露里，乱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罢，寒烛与君同。”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夜，与鲁直、寿朋、天启会于伯时斋舍。此一卷，皆仙鬼作或梦中所作也。又记《太平广记》中，有人为鬼物所引入墟墓，皆华屋洞户，忽为劫墓者所惊，出，遂失所见。但云“荒花

半落，松风晚清”。吾每爱此两句，故附之书末。

### 记白鹤观诗

昔游忠州白鹤观，壁上高绝处有小诗，不知何人题也。诗云：“仙人未必皆仙去，还在人间人不知。手把白髭从两鹿，相逢聊问姓名谁。”

### 记关右壁间诗

“欲挂衣冠神武门，先寻水竹渭南村。却将旧斩楼兰剑，买得黄牛教子孙。”余旧见此诗于关右壁间，爱之，不知何人诗也。

### 记西邸诗

余官凤翔，见村邸壁上书此数句，爱而诵之。云：“人间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无眼禅，昏昏一枕睡。虽然没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况真个是。”

## 书出局诗

“急景归来早，浓阴晚不开。倾杯不能饮，待得卯君来。”今日局中早出，阴晦欲雪，而子由在户部晚出，作此数句。忽记十年前在彭城时，王定国来相过，留十馀日，还南都。时子由为宋幕，定国临去，求家书，仆醉不能作，独以一绝与之，云：“王郎西去路漫漫，野店无人霜月寒。泪湿粉笺书不得，凭君送与卯君看。”卯君，子由小名也。今日情味虽差胜彭城，然不若同归林下，夜雨对床，乃为乐耳。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 评诗人写物

诗人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决非桃、李诗。皮日休《白莲》诗云：“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决非红莲诗。此乃写物之功。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中体也。元祐三年十二月六日，书付过。

## 评七言丽句

七言之伟丽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五更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尔后寂寞无闻焉。直至欧阳永叔：“沧波万古流不尽，白鹤双飞意自闲”；“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乐耕耘”。可以并驱争先矣。轼亦云：“令严钟鼓三更月，野宿貔貅万灶烟”。又云：“露布朝驰玉关塞，捷书夜到甘泉宫”。亦庶几焉尔。

## 读文宗诗句

“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世未有续之者。予亦有诗云：“卧闻疏响梧桐雨，独咏微凉殿阁风。”

## 书辩才次韵参寥诗

“岩栖木食已皤然，交旧何人慰眼前。素与昼公心印合，每思秦子意珠圆。当年步月来幽谷，拄杖穿云冒夕烟。台阁山林本无异，故应文字未离禅。”辩才作此诗时，年八十一矣。平生不学作诗，如风吹水，自

成文理。而参寥与吾辈诗，乃如巧人织绣耳。

### 书参寥诗

仆在黄州，参寥自吴中来访，馆之东坡。一日，梦见参寥所作诗，觉而记其两句云：“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后七年，仆出守钱塘，而参寥始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缝间，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仆与客泛湖，自孤山来谒参寥，汲泉钻火，烹黄蘗茶，忽悟所梦诗，兆于七年之前。众客皆惊叹，知传记所载非虚语也。元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眉山苏轼书并题。

### 记谢中舍诗

寇元弼言：“去岁徐州倅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甚作诗，忽咏《落花》诗云：‘流水难穷目，斜阳易断肠。谁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惊问之，若有物凭附者。自云是谢中舍。问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终，花皆落云。’”

## 书苏子美金鱼诗

旧读苏子美《六和寺》诗云：“松桥待金鱼，竟日独迟留。”初不喻此语。及倅钱塘，乃知寺后池中有此鱼如金色也。昨日复游池上，投饼饵，久之，乃略出，不食，复入，不可复见。自子美作诗，至今四十馀年。子美已有“迟留”之语，苟非难进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寿耶！

## 题张子野诗集后

张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馀技耳。《湖州西溪》云：“浮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与余和诗云：“愁似鰕鱼知夜永，懒同胡蝶为春忙。”若此之类，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称其歌词。昔周昉画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皆所谓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欤？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 书所和回先生诗

回先生诗云：“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馀。白酒酿来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东坡居士和

云：“世俗何知贫是病，神仙可学道之馀。但知白酒留佳客，不问黄公觅素书。”熙宁元年八月十九日，有道人过沈东老饮酒，用石榴皮写句壁上，自称回山人。东老送之出门，至石桥上。先渡桥数十步，不知其所往。或曰：“此吕先生洞宾也。”七年，仆过晋陵，见东老之子偕，道其事，时东老既没三年矣。为和此诗。其后十六年，复与偕相遇钱塘，更为书之。偕字君与，有文行，世其家云。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东坡先生书。

### 记里舍联句

幼时里人程建用、杨尧咨、舍弟子由会学舍中《天雨联句》六言。程云：“庭松偃仰如醉。”杨即云：“夏雨凄凉似秋。”余云：“有客高吟拥鼻。”子由云：“无人共吃馒头。”坐皆绝倒，今四十余年矣。

### 题凤山诗后

杨君诗，殊有可观之言，长韵尤可喜，然求免于寒苦而不可得。悲夫，此道之不售于世也久矣！

## 题欧阳公送张著作诗后

诗中虽不著岁月，有“厌京已弄春”之语。是则自洛还馆中未久，去夷陵之行无几矣。元祐六年，东坡居士观于汝南东阁。

## 书颍州祷雨诗

元祐六年十月，颍州久旱，闻颖上有张龙公神祠，极灵异，乃斋戒遣男迨与州学教授陈履常往祷之。迨亦颇信道教，沐浴斋居而往。明日，当以龙骨至，天色少变。二十六日，会景颙、履常、二欧阳，作诗云：“后夜龙作云，天明雪填渠。梦回闻剥啄，谁呼赵、陈、予？”景颙拊掌曰：“句法甚新，前此未有此法。”季默曰：“有之。长官请客吏请客，目曰‘主簿、少府、我’。即此语也。”相与笑语。至三更归时，星斗灿然，就枕未几，而雨已鸣檐矣。至朔旦日，作五人者复会于郡斋。既感叹龙公之威德，复嘉诗语之不谬。季默欲书之，以为异日一笑。是日，景颙出迨诗云：“吾侪归卧髀骨裂，会友携壶劳行役。”仆笑曰：“是男也，好勇过我。”

## 书李简夫诗集后

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于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李公简夫以文学政事有闻于天圣以来，而谢事退居于嘉祐之末、熙宁之初。平生不眩于声利，不戚于穷约，安于所遇而乐之终身者，庶几乎渊明之真也。熙宁三年，轼始过陈，欲求见公，而公病矣。后二十年，得其手录诗七十篇于其孙公辅。读之，太息曰：“君子哉若人，今亡矣夫！”元祐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 题梅圣俞诗后

“驿使前时走马回，北人初识越人梅。清香莫把酴醾比，只欠溪头月下杯。”梅二丈长身秀眉，大耳红颊，饮酒过百盏，辄正坐高拱，此其醉也。吾虽后辈，犹及与之周旋，览其亲书诗，如见其抵掌谈笑也。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 跋再送蒋颖叔诗后

颖叔未有帅洮之命，作扈驾诗，轼和之，有“游魂”之句，遂成吟讖。正月十六日，偶谒钱穆父，作小诗写之扇上，颖叔、穆父、仲至皆和，轼亦再赋。请颖叔收此扇与此轴，旋复迎劳，吾诗之必讖也。

## 记宝山题诗

予昔在钱唐，一日，昼寝于宝山僧舍，起，题其壁云：“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此中空洞全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其后有数小子亦题名壁上，见者乃谓予谄之也。周伯仁所谓君者，乃王茂弘之流，岂此等辈哉！世子多讳，盖僭者也。吾尝作《李太白真赞》云：“生平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嗔。”吾今复书此者，欲使后之小人少知自揆也。

## 书石芝诗后

中山教授马君，文登人也。盖尝得石芝食之，故作此诗，同赋一篇。目昏不能多书，令小儿执笔，独题此数字。

## 书蜀僧诗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馀寇，与部队相远。饥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斩之。僧应对不惧，公奇而赦之。问求蔬食。僧对曰：“有肉无蔬。”公益奇之。馈以蒸猪头，食之甚美。公喜，问僧：“止能饮酒食肉耶，抑有他技也？”僧自言：“能为诗。”公命赋蒸豚，操笔立成云：“鬣长毛短浅含膘，久向山中食药苗。蒸处已将蕉叶裹，熟时兼用杏浆浇。红鲜雅称金盘钉，软熟真堪玉箸挑。若把毡根来比并，毡根自合吃藤条。”公大喜，与紫衣师号。元祐九年二月十三日，偶与公之玄孙讷道此，因记之。

## 书彭城观月诗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余十八年前中秋夜，与子由观月彭城，作此诗，以《阳关》歌之。今复此夜宿于赣上，方迁岭表，独歌此曲，聊复书之，以识一时之事，殊未觉有今夕之悲，悬知有他日之喜也。

## 记乐天西掖通东省诗

元祐元年，予为中书舍人。时执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以舍人厅后作露篱，禁同省往来。予白执政，应须简要清通，何必树篱插棘。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偶读乐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构小亭，种竹开窗，东通骑省，与李常侍隔窗小饮，作诗。”乃知唐时得西掖作窗以通东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来，可叹也！

## 书润州道上诗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只有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仆时三十九岁，润州道中，值除夜而作。后二十年，在惠州守岁，录付过。

## 书李主词

“三十馀年家国，数千里地山河。几曾惯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苍皇辞庙日，教坊

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哉！

### 题秧马歌后四首

惠州博罗县令林君抃，勤民恤农，仆出此歌以示之。林君喜甚，躬率田者制作阅试，以谓背虽当如覆瓦，然须起首尾如马鞍状，使前却有力。今惠州民皆已施用，甚便之。念浙中稻米几半天下，独未知为此，而仆又有薄田在阳羨，意欲以教之。适会衢州进士梁君瑄过我而西，乃得指示，口授其详，归见张秉道，可备言范式尺寸及乘驭之状，仍制一枚，传之吴人，因以教阳羨儿子，尤幸也。本欲作秉道书，又懒，此间诸事，可问梁君具详也。试更以示西湖智果妙总禅师参寥子，以发万里一笑，尤佳也。绍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轼书。

又

林博罗又云：“以榆枣为腹患其重，当以柅木，则滑而轻矣。”又云：“俯偻秧田，非独腰脊之苦，而农夫例于胫上打洗秧根，积欠皆至疮烂。今得秧马，则

又于两小颊子上打洗，又完其胫矣。”

又

翟东玉将令龙川，从予求秧马式而去。此老农之事，何足云者，然已知其志之在民也。愿君以古人为师，使民不畏吏，则东作西成，不劝而自力，是家赐之牛，而人予之种，岂特一秧马之比哉！

又

吾尝在湖北，见农夫用秧马行泥中，极便。顷来江西作《秧马歌》以教人，罕有从者。近读《唐书·回鹘部族黠戛斯传》，其人以木马行水上，以板荐之，以曲木支腋下，一蹴辄百馀步，意殆与秧马类欤？聊复记之，异日详问其状，以告江南人也。

### 书陆道士诗

江南人好作盘游饭，鲋脯脍炙无不有，然皆埋之饭中。故里谚云：“撇得窖子。”罗浮颖老取凡饮食杂烹之，名谷董羹，坐客皆称善。诗人陆道士，遂出一联句云：“投醪谷董羹锅里，撇窖盘游饭碗中。”东坡

大喜，乃为录之，以付江秀才收，为异时一笑。吴子野云：“此羹可以浇佛。”翟夫子无言，但咽唾而已。丙子十二月八日。

### 记刘景文诗

刘季孙景文，平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学能诗。仆荐之，得隰州以歿，哀哉！尝有诗寄仆曰：“四海共知霜鬓满，重阳能插菊花无。”死之日，家无一钱，但有书三万轴，画数百幅耳。

### 书刘景文诗后

景文有英伟气，如三国时士陈元龙之流。读此诗，可以想见。其人以中寿没于隰州，哀哉！哀哉！晁秀，学道离爱人也，然常出其诗，与余相对泣下。丁丑正月六日。谨题。

### 书晁秀诗

予在广陵，与晁无咎、晁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客去，予醉卧舟中。晁秀作诗云：“扁舟乘兴到山光，古寺临流胜气藏。惭愧南风知我意，吹将草木作天

香。”予和云：“闲里清游借隙光，醉时真境发天藏。梦回拾得吹来句，十里南风草木香。”予昔对欧阳文忠公诵文与可诗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曰：“此非与可诗，世间元有此句，与可拾得耳。”后三年，秀来惠州，见予，偶记此事。

### 记虏使诵诗

昔余与北使刘霄会食。霄诵仆诗云：“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公岂不饮者耶？”虏亦喜吾诗，可怪也。

### 书迈诗

儿子迈，幼时尝作《林檎》诗云：“熟颗无风时自脱，半腮迎日斗先红。”于等辈中，亦号有思致者。今已老，无他技，但亦时出新句也。尝作酸枣尉，有诗云：“叶随流水归何处，牛载寒鸦过别村。”亦可喜也。

### 书韩魏公黄州诗后

黄州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虽闾巷小民，知尊爱贤者，曰：

“吾州虽远小，然王元之、韩魏公尝辱居焉。”以夸于四方之人。元之自黄迁蕲州，没于蕲，然世之称元之者，必曰黄州，而黄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黄四十余年，而思之不忘，至以为诗。夫贤人君子，天下之所以遗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黄人独私以为宠，岂其尊德乐道，独异于他邦也欤？抑二公与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为郡守，有德于民，民怀之不忘也固宜。魏公以家艰，从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诗》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金锡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泽矣，何必施于用？奉议郎孙贲公素，黄人也，而客于公。公知之深，盖所谓教授书记者也。而轼亦公之门人，谪居于黄五年，治东坡，筑雪堂，盖将老焉，则亦黄人也。于是相与摹公之诗而刻之石，以为黄人无穷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几托此以不忘乎？元丰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团练副使苏轼记。

### 记参寥诗

昨夜梦参寥师手携一轴诗，见过，觉而记其《饮茶》诗两句云：“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梦中问：“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云：“俗以清明淘井。”当续成一诗，以记其事。

书王太尉送行诗后

|     |     |     |     |     |
|-----|-----|-----|-----|-----|
| 杜衍  | 贾黯  | 宋敏求 | 司马光 | 王安石 |
| 苏涣  | 王畴  | 邵亢  | 元绛  | 王纯臣 |
| 吕夏卿 | 张暉  | 何涉  | 谢仲弓 |     |
| 陈洙  | 胡恢  | 王举正 | 赵概  | 张揆  |
| 曾公亮 | 王珪  | 王洙  | 曾公定 | 胡宿  |
| 范镇  | 李复圭 | 张刍  | 吴几复 | 范百之 |
| 晁仲衍 | 石扬休 | 李绚  | 宋敏修 |     |

右三十三人

|     |     |     |     |     |
|-----|-----|-----|-----|-----|
| 丁度  | 郭勛  | 齐廓  | 马仲甫 | 令狐挺 |
| 施昌言 | 吕居简 | 孙沔  | 刘瑾  | 冯浩  |
| 黄灏  | 韩铎  | 李师中 | 辛若渝 |     |
| 李寿朋 | 刘参  | 张师中 | 李先  | 楚泰  |
| 洪亶  | 周延雋 | 钱延年 | 解宾王 | 黄从政 |
| 孟询  | 阎颢  | 谢徽  | 张孜  | 吴可几 |
| 范宽之 | 张中庸 | 鲍光  | 闵从周 |     |

右三十三人

《送行诗》上下二卷，凡六十有六人。庆历、皇祐间，朝廷号称多士，故光禄卿赠太尉王公挂冠归江陵，作诗纪行者，多一时之杰。呜呼！唐虞之际，于斯为

盛，非独以见王公取友之端，亦足以知朝廷得士之美也。昔柳宗元记其先友六十七人于墓碑之阴，考之于史，卓然知名者盖二十人。宗元曰：“先君之所友，天下之善士举集焉。”余于王公亦云。元符元年十月初七日。

### 跋黔安居士渔父词

鲁直作此词，清新婉丽。问其得意处，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渔父家风也。然才出新妇矶，又入女儿浦，此渔父无乃大澜浪乎？

### 记临江驿诗

“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李白当年流夜郎，中原无复汉文章。纳官赎罪人何在？志士临风泪数行。”绍圣间临江军驿壁上得此诗，不知谁氏子作也。

### 记沿流馆诗

“帘卷窗穿户不扃，隙尘风叶乱纵横。幽人睡足谁呼觉，欹枕床前有月明。”绍圣间，人得此诗于沿流馆

中，不知何人诗也。今录之，以益篋笥之藏。

### 书罗浮五色雀诗

罗浮有五色雀，以绛羽为长，馀皆从之东西。俗云：“有贵人入山则出。”余安道有诗云：“多谢珍禽不随俗，谪官犹作贵人看。”余过南华亦见之。海南人则谓之凤皇，云：“久旱而见则雨，潦则反是。”及谪儋耳，亦尝集于城南所居。余今日游进士黎威家，又集庭下，锵然和鸣，回翔久之。余举酒嘱之，汝若为余来者，当再集也。已而果然。

### 书秦少游挽词后

庚辰岁六月二十五日，予与少游相别于海康，意色自若，与平日不少异。但自作挽词一篇，人或怪之。予以谓少游齐死生，了物我，戏出此语，无足怪者。已而北归，至藤州，以八月十二日，卒于光化亭上。呜呼！岂亦自知当然者耶？乃录其诗云。

### 书圣俞赠欧阳阏诗后

“客心如萌芽，忽与春风动。又随落花飞，去作江

南梦。我家无梧桐，安可久留凤。凤栖在桂林，乌哺不得共。无忘桂枝荣，举酒一以送。”右宛陵先生梅圣俞诗。先君与圣俞游时，余与子由年甚少，世未有知者，圣俞极称之。家有老人泉，圣俞作诗曰：“泉上有老人，隐见不可常。苏子居其间，饮水乐未央。泉中若有鱼，与子同徜徉。泉中苟无鱼，子特玩沧浪。岁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为仲尼叹，出为盛时翔。方今天子圣，无滞彼泉傍。”圣俞没，今四十年矣。南迁过合浦，见其门人欧阳晦夫，出所为送行诗。晦夫年六十六，予尚少一岁，须鬓皆皓然，固穷亦略相似。于是执手大笑，曰：“圣俞之所谓凤者，例皆如是哉！”天下皆言圣俞以诗穷，吾二人者又穷于圣俞，可不大笑乎？元符三年月日书。

### 书王公峡中诗刻后

轼蜀人，往来古信州，山川草木，可以默数，老病流落，无复归日，冥蒙奄霭，时发于梦想而已。庚辰岁，蒙恩移永州，过南海，见部刺史王公进叔，出先太尉峡中石刻诸诗，反复玩味，则赤甲、白盐、滟滪、黄牛之状，凜然在人目中矣。十月十六日轼书。

### 书石曼卿诗笔后

范文正公《祭曼卿文》，其略曰：“曼卿之才，大

而无媒。不登公卿，善人是哀。曼卿之诗，气豪而奇。大爱杜甫，酷能似之。曼卿之笔，颜筋柳骨。散落人间，宝为神物。曼卿之心，浩然无机。天地一醉，万物同归。不见曼卿，忆兮如生。希世之人，死为神明。”方此时，世未有言曼卿为神仙事。后十馀年，乃有芙蓉之说，不知文正公偶然之言乎，抑亦有以知之也？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书。

### 书冯祖仁父诗后

国家承平百馀年，岭海间学者彬彬出焉。时余襄公既没，未有甚显者，岂张九龄、姜公辅独出于唐乎？真、扬冯氏，多贤有文者。河源令齐参祖仁出其先君子诗七篇，灿然有唐人风，方知祖仁之贤，盖有自云。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 书程全父诗后

读其诗，知其为君子，如天侔岂易得哉？予识之于罪谪之中，不独无以发扬其人，适足以污累之。乃书以属过子，善藏之，异时必有知此子者。元符三年十二月日。

## 书苏养直诗

“属玉双飞水满塘，菰蒲深处浴鸳鸯。白苹满棹归来晚，秋着芦花一岸霜。”“扁舟系岸依林樾，萧萧两鬓吹华发。万事不理醉复醒，长占烟波弄明月。”此篇若置在太白集中，谁复疑其非也？乃吾宗养直所作《清江曲》云。建中靖国元年三月二日。

## 书秦少游词后

少游昔在虔州，尝梦中作词云：“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转空碧。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供奉官依君沔居湖南，喜从迁客游，尤为吕元钧所称。又能诵少游事甚详，为余道此词，至流涕，乃录本使藏之。建中靖国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 题杨朴妻诗

真宗东封还，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能为诗。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否？朴言：“无有。惟臣妻一绝云：‘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

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命其子一官就养。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老妻曰：“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妻不觉失笑。予乃出。又：昔年过洛，见李公柬之，言：杨朴妻赠行一绝。因览魏处士诗，偶复记之。

### 书章警诗

章警，字隐之。本闽人，迁于成都数世矣。善属文，不仕。晚用太守王素荐，赐号冲退处士。一日，梦有人寄书召之，云东岳道士书也。明日，与李士宁游青城，濯足水中，诘谓士宁曰：“脚踏西溪流去水。”士宁答曰：“手持东岳送来书。”警大惊，不知其所自来也。未几，警果死。其子襍亦逸民，举，仕一命乃死。士宁，蓬州人也。语默不常，或以为得道者，百岁乃绝。尝见余于成都，曰：“子甚贵，当策举首。”已而果然。

### 书过送县秀诗后

“三年避地少经过，十日论诗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岳，犹能茧足慰东坡。来时野寺无鱼鼓，去后闲门

有雀罗。从此期师真似月，断云时复挂星河。”仆在广陵作诗《送昙秀》云：“老芝如云月，炯炯时一出。”今昙秀复来惠州见余，余病，已绝不作诗。儿子过粗能搜句，时有可观，此篇殆咄咄逼老人矣。特为书之，以满行囊。丁丑正月二十一日。

### 书欧阳公黄牛庙诗后

右欧阳文忠公为峡州夷陵令日所作《黄牛庙》诗也。轼尝闻之于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为馆阁较勘，时同年丁宝臣元珍适来京师，梦与予同舟溯江，入一庙中，拜谒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辞，予不可。方拜时，神像为起，鞠躬堂上，且使人邀予上，耳语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馆阁，乃尔异礼耶？既出门，见一马只耳，觉而语予，固莫识也。不数日，元珍除峡州判官。已而，余亦贬夷陵令。日与元珍处，不复记前梦云。一日，与元珍溯峡谒黄牛庙，入门惘然，皆梦中所见。予为县令，固班元珍下，而门外镌石为马，缺一耳。相视大惊，乃留诗庙中，有‘石马系祠门’之句，盖私识其事也。”元丰五年，轼谪居黄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见过，因语峡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请书其事与诗：“当刻石于庙，使人知进退出处，皆非人力。如石马一耳，何与公事，而亦前定，况其大者。公既为神所礼，而犹谓之淫祀，以见其直

气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为录之。正月二日，眉山苏轼书。

### 记梦诗文

昨夜欲晓，梦客有携诗文见过者。觉而记其一诗云：“道恶贼其身，忠先爱厥亲。谁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又有数句若铭赞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不修，以贼其牛。”元丰七年三月十一日。

### 记梦中句

昨日梦人告我云：“知真飧佛寿，识妄吃天厨。”余甚领其意。或曰：“真即飧佛寿，不妄吃天厨？”余曰：“真即是佛，不妄即是天，何但飧而吃之乎？”其人甚可余言。

### 书清泉寺词

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余将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闻麻桥人庞安时善医而聋，遂往求疗。安时虽聋，而颖悟过人，以指画字，不尽

数字，辄了人深意。余戏之云：“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有王逸少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啼。谁道人生难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是日，极饮而归。

### 自记庐山诗

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日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已而见山中僧俗，皆云苏子瞻来矣，不觉作一绝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既而晒前言之谬，复作两绝句：“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怀清赏，神游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在庐山。”是日有以陈令举《庐山记》见寄者，且行且读，见其中有云徐凝、李白之诗，不觉失笑。开先寺主求诗，为作一绝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唯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往来山南北十馀日，以为胜绝不可胜谈，择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峡桥，故作二诗。最后与总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绝云：“横看成岭侧成峰，到处看山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仆庐山之诗，尽于此矣。

## 书子由梦中诗

元丰八年正月旦日，子由梦李士宁相过，草草为具。梦中赠一绝句云：“先生惠然肯见客，旋买鸡豚旋烹炙。人闲饮酒未须嫌，归去蓬莱却无吃。”明年闰二月六日为予道之，书以遗迟云。

## 记鬼诗

秦太虚言：宝应民有以嫁娶会客者。酒半，客一人径起出门。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将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妇人以诗招我，其词云：‘长桥直下有兰舟，破月冲烟任意游。金玉满堂何所用，争如年少去来休。’苍黄就之，不知其为水也。”然客竟亦无他。夜会说鬼，参寥举此，聊为记之。

## 题张白云诗后

张俞少愚，西蜀隐君子也。与予先君游，居岷山下白云溪，自号白云居士。本有经世志，特以自重难合，故老死草野，非槁项黄馘盗名者也。偶游西湖静轩，见其遗句，怀仰其人，命寺僧刻之。元祐五年九

月五日。

### 记黄州对月诗

仆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馆于官舍。而蜀人张师厚来过。二王方年少，吹洞箫，饮酒杏花下。明年，余谪居黄州，对月独饮，尝有诗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黄州见花发，小院闭门风露下。”盖忆与二王饮时也。张师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复为古人，哀哉！

### 书黄州诗记刘原父语

昔为凤翔幕官，过长安，见刘原父，留吾剧饮数日。酒酣，谓吾曰：“昔陈季弼告陈元龙曰：‘闻远近之论，谓明府骄而自矜。’元龙曰：‘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兄弟。渊清玉洁，有礼有法，吾敬华子鱼。清修疾恶，有识有义，吾敬赵元达。博闻强记，奇逸卓犖，吾敬孔文举。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所敬如此，何骄之有。馀子琐琐，亦安足录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后在黄州，作诗云：“平生我亦轻馀子，晚岁人谁念此翁。”盖记原父语也。原父既没久矣，尚有贡父在。每与语，强人意，今复死矣。何时复见此俊杰人乎？悲夫！